

七禽掌

第一章 群丑肆凶

夜幕深垂，虫声四起，在这深秋的季节里，到处都显得静静的，尤其这洞庭湖附近，更是美景无边。时已午夜，游客尽散，空舟泊岸，那一轮皓洁的明月，洒下了满天的光雨，点缀着这沿湖的垂柳，夜风轻拂着柳丝，萤儿成群穿舞枝丫，时明时灭，真是好一番景致。

在这洞庭湖西角，有一片竹林，占地颇大，本是一块公地，后来有一石姓商人，愿以高价，向官府购置这块已经荒芜的林地，几经洽商总算成交。这石姓商人名益川，世代业盐，已相传五世，可谓家财万贯，富兼三湘，偏又为人仁厚，乐善好施，凡有助于地方上的一切善举，这石益川从不后人，每年岁终施粥，分给远近贫苦人家，故此这洞庭一带，提起这石益川来，无不竖指夸赞！

自从那块荒芜竹林归这石益川后，眼见它渐趋幽雅，朱楼平起，假山耸峙，各色奇花点缀院中，再加上原有的修竹，经这新主人一整，已经改头换面，面目一新。这新主人干脆也不砌墙，就用原有的竹枝围了一圈，白石作柱，红木为门，用一块四方的大理石，镶在那白石柱上，主人在石柱上亲题“拾翠园”三个大字，送请精匠雕凿，抹以碧绿之色，越显得超然幽雅，气度不凡。

这石老先生益川，虽然为人和善，富而兼仁，可是子嗣单零，年近五旬方得一子，取名继志，老夫妇爱如性命，西席数人居家施教。这石继志虽只十七岁，可说是诗词歌赋无所不精，提笔成文，出口成章，才名早就声传远近。老善人一生最厌官宦仕途，故此决不令子进京赴考，只要能继承这份祖传盐业，做一个安分商人就够了！

这日午夜，拾翠园在夜色里格外动人，偌大的一所宅院连一点声音都没有。突然一条黑影一晃，已立于拾翠园门上。这人青巾扎头，背插双拐，身材瘦小，闪着那双鼠目略一打量这石府情形，面带喜容，一声呼哨，就见接二连三来了七条黑影，俱是紧身衣服，快似狸猫，一时间人影幢幢，闪烁着阴森森兵刃的青霞！

先前那瘦小汉子，见人手已齐，这才压低着嗓子道：

“今日我兄弟既奉命打劫这位姓石的人家，照规矩是不能放过一人，哥儿们务必要下手利落，事成后携细软至关爷庙会齐，若有私自逃跑的，嘿嘿！莫说我老大到时不够交情，瓢把子那两手，各位都清楚……我们是闲话少说，老三、老七房上把风，只要见有人出来，一律格杀勿论！”

然后他又闪着那双鼠目，注视了一下其余诸人道：“老四后门，老五大门，也是一样见一个杀一个！事后接替哥儿们手上的东西，下余三人随我上线开爬！”

话一说完双手齐挥，就见黑影连闪，各自己按位站妥，这自称老大的，双手往后一背，已掣下了那副铁拐，扭脸道：“老八，你可认准了没有？那老两口真住在北上房？”

被称为老八的高个子，一挺手中剑道：“放心，错不了！我去照顾那小的！”

这持拐的哼了声道：“时间可不多了！我们上！”

就见他猛一杀腰，似脱弦强弩般纵身，已来至那朱楼正厅，真是好快的身形，待他站定后，下余三人也随后来到了，俱是兵刃在手，满面杀机，持拐

汉子朝那老八一咧嘴道：“说话！”

就见那老八剑交左手，朗声道：“湘中八丑奉总瓢把子一指魔之命，来此作案，大家可要听清楚！若有人敢不遵命，私自出声或走动的，一律格杀勿论！”

这一发声就见有三两处灯火已明，这持剑人嗓音提高又反复地照样念了两遍。可怜这石家合府上下，俱是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好人，哪见过这场面，闻言后直吓得全身战抖，冷汗交流。有那胆力较大的家人，拉开门缝往外一看，见院中户上，高高矮矮站着好几个汉子，俱是倒提着雪亮的兵刃，哪还敢出一点声，赶快把门给关上，跪地呼天不已。

那石益川夫妇正在梦中，被话声惊醒，仔细一听吓得魂飞九天，这石益川哆嗦着下了床，也不敢点灯，口中低喊他的侍僮顺才。这顺才就住在隔壁小室内，闻言倒还能从容来至，这石益川已吓得面色惨白，道：“你快去叫少爷起来，叫他快来！好……好照顾着……”

顺才闻言，连溜带跑地下楼去了。这老夫妇正自在房中打点金银细软，那雕栏花窗一声大震，已自洞开，跟着闯进了三人，为首一人手持双拐，一指石益川道：

“你就是石益川么？你也太肥了！叫我们兄弟看着眼红。废话少说，乖乖把所有的金银细软拿出来，哥儿们一高兴，或许给你个全尸……要不然，可怪不得要叫你活受罪了！”

这旁立二人，刀剑齐施，箱柜应刃而开，你抖我拉拖了一地。别看这石益川虽吓成这样，可他生就一副硬骨头，闻言喝道：“你们这批强……盗！快给……我滚！来人哪！”

可怜这话才一出口，那持拐汉子一上步，手起拐落，直把那石益川打了个脑浆迸裂，横尸就地。那石夫人见状一声惨呼，飞扑上前抚尸大号，才一声，寒光一闪也是身首异处！这三人结果了石氏夫妇，一阵翻捣，把所有细软金银打点了足有三大袋。

那顺才下得楼来，见少爷房中灯犹亮着，推门进去，那石继志正倒提着一根木棍。顺才抖声道：“我的爷！你这是怎么了，你还想打架呀？老爷叫你快上去想法跑呢！”

这石继志一咬牙道：“这批贼人，欺人太甚！居然目无法纪，黑夜打劫，我要不给他点厉害还行！”

这顺才一听真是笑都笑不出来，心想我的爷！你还要给人家厉害！不被人活宰了已是万幸了。正想过去拉他快走，就听得哈哈一阵狂笑道：“想跑？可没有那么容易！”接着“喀嚓”一声，那窗被人整扇用掌震开，窜进一人，长身黑面，用手中宝剑一指石继志道：“哟嗬！你还想动手是怎么的？”

那石继志此时已把生死置之度外，大喝一声：“我与你这狗强盗拼了！”手中木棍搂头就打。

这来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湘中八丑老八紫面佛邱锦，他为人奸滑，手中剑也颇不弱，做梦也没想到这锦衣少年居然真敢动手，巧脚一滑，一偏身已让过这一棍，掌中剑“白蛇吐信”，快似闪电奔石继志咽喉点去，剑尖堪堪已至咽喉，突然一声娇叱：“狗贼敢尔！”

银光一闪，那邱锦“哎哟”了一声，手中剑“当啷”落于地下，那灯也在此时一暗，隐约里见一纤影一晃，已至继志身旁，二话不说，一伏身已把他背在背上，低语道：“还不快随我走！找死么？”

话未完，那邱锦已闻声扑至，左手“金剪指”往那纤影肋下便插，这黑影虽背上负人，可身手仍是了得，待这邱锦掌将递到，玉臂微弯，向外只一崩，那邱锦偌大身体，竟给撩出去丈余远，“呼”一声撞在墙角，当时就昏了过去，这黑影料理了邱锦，可不敢稍停，口中娇唤道：“喂！你可抱紧点……我要上房了！”突然发现自己说话有毛病，不由羞了个大红脸，往地上一啐道：“反正摔下来你倒霉！”

那石继志伏在这黑衣人背上，惊魂乍定，不由想起了父母此时安危，急道：“这……位侠客！还有我父母呢！”那黑衣人似一怔，沉吟道：“糟了……不过你放心！先把你救出去再说，这几个毛贼我还不在乎！”

言罢拉开屋门，娇躯一扭如一缕轻烟似的已至房上，身形尚未站定，已有人滑身至前，手中链子枪抖手就扎，口中尚喝道：“并肩子！报号！”

这黑衣人一声娇笑道：“谁是你们‘并肩子’！给我下去吧！”竟抖手抓住了来人链子枪头，右掌顺势往前一抖，“小天星”掌力只五成劲向外一吐，那汉子已似抛絮般给震下房去。石继志在背后看得目瞪口呆，心说这人身材纤弱，发音娇嫩，哪来这么大本事？想到此不由在背后细细一瞧这黑衣人，不由涨了个大红脸。

敢情这黑衣人，虽是丝巾系头，可那巾下犹散着数缕青丝，夜风里左右飘拂，透着阵阵幽香，不是个姑娘是什么！石继志可吓坏了，正要出声叫她停住让自己下来，话还未出口，就见一条黑影随后而至，这人手中雁翎刀一声不哼举刀就扎，石继志心说我可完了！却不料这少女好似背后有眼似的，口中叱一声：“来得好！”娇躯微斜，跟着一转身，反欺至来人身侧，玉臂仅一抬，那人哼了一声，“扑通”栽倒房上。继志在背后，见这少女仅用那水葱也似的玉指，在这人肋下一点，却不知那儿正伏着人体一个大穴，名为“章门”，因其位处肝脏之尖，如重手可置人死命，虽只轻轻一戳，这来人也经受不起，当时晕死了过去。

少女接连料理了三人，可是她背负着人，也不敢在此久留，一飘身已下了房，展动身形，兔起鹘落，已来至那竹墙附近，双臂微振，竟拔起有四丈高下，往墙外纵去。石继志在背后，两耳生风，身已腾空，正自胆寒，似见少女在空中，玉手后扬，就有数点银星往身后飞去，微闻“叮当”一阵响声，击起了无数火花，落了满地，才知道是迎击身后的暗器，心想好险呀！由是把这姑娘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这少女出墙后一阵疾驰，才略放慢了脚步，石继志此时在背后道：“请停停好不好！我的手酸死了！”

那少女闻言噗嗤一笑道：“这么大的男人叫人背着，也不害臊！你不说，我也不背你了！”

说着真的停住身形，单臂一松，扑通一声，石继志摔了个屁股墩，在地上哼道：“你不会轻点……”

那姑娘一面扶着他，一面笑了个前仰后合，半天才止住笑道：“我都给忘了！你先在这小林里等我一下，我回去处置那班狗贼去！一会儿就来，你可千万别走，叫人不放心……”慢慢声音变低，又看了他一眼，才带着娇羞一扭纤腰，星驰电闪般往来路纵去。

石继志待这少女走后，想起此番遭遇，真是祸从天降，不胜伤感。他慢慢走到那丛小林，找了棵大树坐下，心想这姑娘既有这么大本事，那群贼叫她给打走了，也未可知，想至此不禁心略放松，正自默默祈祷父母平安，不

想眼前黑影一闪，那姑娘已立身前，不由一高兴立起问道：“姑娘！那些贼人退了没有？我爹娘可好？”

就见那姑娘愣愣地站着，那双明眸透着泪痕，突然一伏身趴在树上嚤嚤而泣。石继志见状大恐，抖声道：“姑娘……你这……是怎么了？”

那少女闻言猛抬起头，用一双泪眼看着石继志，半天才悲道：“我说了你可不许难过……”

石继志闻言吓得冷汗直流，睁大眼睛道：“你说……莫非……”

这姑娘把头一低道：“都怪我不好……去晚了一步，你父母……竟被那班贼给……”

她伏在树上又哭个不停，石继志此时真是心如刀割，神智已昏，见状大叫道：“姑娘！你说什么？”

头一阵晕，竟然倒地不省人事，这一下，可把那少女吓坏了，也顾不得什么授受不亲，弯腰把他抱起，在他耳旁千呼万唤，那石继志竟然状同沉眠兀兀不醒。少女无奈，抱着他偌大身体，泪儿流了个满腮……

原来这少女姓程名友雪，父亲程俊本是江南世族，只为留恋这洞庭湖色，举家迁居这洞庭湖畔，已有二十余年。这程友雪自小随江南奇侠金线女练就一身惊人绝技，去年才习艺期满，别师返家，竟日跑马游船，好不逍遥。这一晚夜静更深，自己来至这湖边研习上乘轻功“一叶渡江”——因恐白日练此功夫，惊人耳目。不想却巧遇八丑午夜行劫，待她发现时隐身入内，无巧不巧，竟潜至石继志房下，正逢紫面佛邱锦仗剑行凶，这才用金线女特制暗器“金线丸”打落那邱锦兵器，救了石继志一命。黑夜中，见这石继志少年英俊，虽然是一介书生，可是眉目间透着英气，竟然不惧这班匪类，芳心不知怎么，竟对这少年书生一见倾心如意，想救出这石继志后，凭自己一身超人的武功，再回来除那班匪类当无大碍。却不想一念之失，铸成大恨，待放下石继志，驰返拾翠园时，已经遍地横尸，哪还有八丑的影子！知道自己只顾救石继志一人，竟使这石家全府上下，落得无一活口，好不伤心。上楼后又发现那石老夫妇双双倒卧血泊，只吓得毛骨悚然，忙找块单子把二老尸身盖上，因恐那石继志一人又生意外，这才亡命似的又往回奔，不想才一露口风，竟把石继志惊吓得昏死了过去。

且说那程友雪此时真是又惊又怕，生怕这石公子再有个三长两短，那时自己的罪就更大了，有心先把他抱到自己家去，又怕半夜三更，一个女孩家，抱着一个男的回家，难免叫人非议，真是急得浑身出汗。

她一阵狂奔，也不知跑了多远，眼前已是荒芜一片，地面平坦，放眼望去可及数里。程友雪停身环视，竟给她发现了一座有似寺庙的建筑，心内暗喜，几个起落，已至近前，一看果是一座古刹，只是到处塌墙倒垣，两扇破门，随风开闭。此时任何栖身之所，对程友雪都不啻琼楼玉宇。看手中的石继志，已是面如金纸，牙关紧咬，不由一阵心惊，哪还顾得许多，一脚踹开半掩着的小庙门，里面漆黑一片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先提气喊了两声“里面有人没有”，也不见回音，知道是一座无人的小庙，这才大胆闯入，蛛丝缠了满脸，奇痒异常，也顾不得去抓，定了定神，略略看清身前居然还有一个长方香案，把石继志轻轻放下，由囊中取出千里火迎空一晃，这才看清，这庙内虽破旧不堪，但案上尚还干净，想是时常有人居此，案头上尚立着一对古铜灯台，上面还留着小半截残蜡，不由大喜，用火点着，一时灯光炯炯，照得这小室通明。

程友雪见石继志尚昏迷未醒，知道是惊吓过甚，一时闭住了气，当时不敢怠慢，也顾不得害羞，先解开他的上衣，露出细白结实的上身，程友雪脸一阵红，心也跟着“通通”乱跳。有生以来，还是第一次接触异性肌肤，哪能不既羞且怕呢！

她抖着手先在他胸骨二寸之下，中央“玄机”穴上点了一指，此穴属单穴，因恐石继志闭气过久，一时难以接上，故先行打开此穴。那石继志被点后双目紧闭，竟哼出了声，少女闻声知他已醒转，芳心暗慰，当时弯身附耳道：“你醒了？别怕！我再为你和和气！一会儿就好了！”

继志闻言开目，见自己不知何时来到这小破庙中，眼前站着一亭亭少女，眉目若黛，举止若仙，正是方才救自己出来的那位侠女，由是又联想到全家惨祸的一节，俊目一转，热泪又流了满脸……

友雪见状大是不忍，正想扶起他安慰一番，才一伸手见对方裸着上身，正睁着那双泪眼看着自己，不由脸一红，鼻子一酸，把身子扭过一旁，掏出一条小汗巾，往他身上一丢，口中带着哭音道：“你也别再难受了！擦擦眼泪，我还有话问你呢！”

石继志闻言，见这少女也哭了，他到底是个男人，在女孩子面前流眼泪，总不大好意思。见少女丢过一条小手巾，心想我怎好用它来擦泪？想着就举起衣袖来擦，这一抬腕，才发现自己竟是光着上身，不由“呀”的叫了一声，抖声道：“我的衣服呢……这……”

一面两手交叉着遮住上身，身子直往里缩，友雪见状连哭带笑道：“没关系！是我给你推穴和血脱下来的，一个男的还怕什么羞嘛！”

继志才知原来是这么回事，那两只手放下不好，不放也不好，一时狼狈十分。友雪见状含笑把衣服往他身上一丢，转过面去道：“快穿上吧！我不看你就是了……”

石继志穿好衣服，翻身下地，朝着友雪一拜，口中道：“多蒙女侠客搭救小生一命，小生没齿不忘，尚请赐告芳名以图后报！”友雪闻言，噗嗤一笑，用那玉手遮了下嘴，这才说：“什么女侠客小生的，我不敢当，你们读书人都是这么酸溜溜的，叫人听了怪不自然！你别再谢了，我真惭愧，一时大意竟……唉！别提了！提起你又伤心！”接着又用那双剪水秋波一膘继志，羞道：“你问我名字，本可告诉你，但有个条件，你的名字得先告诉我，你看行不行？”

言罢睁着那双美目望着继志，等他答话。石继志本是一多情种子，只是在这父母双亡的悲伤场合下，哪还有心去谈情说爱，闻言叹了口气道：“小生……”忽然觉得这称呼不妥即刻改过道：“小弟姓石名继志，继乃继续之继，志就是志气的志！”

程友雪一面听，一面在手心里写了一遍，点点头道：“知道了！”接着一笑问石继志道：“你问我名字干什么？我可不愿叫人家谢我……以后再告诉你好了！”

石继志此时内心真比刀割还难受，一心惦念着父母的遗体，闻言虽觉这女孩言下透着无限情意，可是此时也只有装糊涂，红着脸点了点头道：“既如此，还请姐姐在此少待，小弟这就回去，将我父母遗体归置一下……”

少女闻言皱眉道：“按理这是你的一番孝心，我可不能说什么，只是现在不知那湘中八丑到底走了没有，你一个文弱书生此去实在是不大妥当，令亲遗体，我已用白单子盖好了，我看还是等天亮了，先去官府，会同差人共

同处理，这样较好，不知你意如何？”

石继志一听，的确这话很有道理，不由眼圈一红，强自忍泣，咬牙切齿道：“姐姐可知道湘中八丑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家与他们到底有何深仇大怨？居然忍心下此毒手！可怜我父母一生行善……竟落得如此下场！此仇不报，我石继志真枉为人也！”

程友雪闻言，注视着石继志，见这年轻人处处都显着英秀挺拔，器宇不凡，心想可惜他满腹经文，竟然对武技一窍不通，便叹道：

“这湘中八丑乃两湖有名巨盗，虽然武技并没什么了不起，可是他们都跻身排教，这排教在两湖水面上、陆地都有极大的势力，别说普通人不敢惹他们，即使是地方上官府，对他们也是谈虎色变。这还罢了，尤其他们那总教主一指魔莫小苍，年虽古稀，却有一身惊人的绝技，听说是幼受异人传授，江湖上提起他来，没有不怕的。听我师父说这莫小苍，表面虽是开帮立教的正经教会，暗里却操着不法的买卖，党羽遍地，只要打探出哪里有大富人，或是珠宝商旅，定不轻易放过，同时一下手绝不留一活口，真是狠毒已极，虽然大家都知道是他们所为，可是一来无切实证据，再说也实在不敢招惹他们，也许这样就愈发放纵了他们，居然敢在这洞庭附近对石老先生下此毒手，真令人发指，别说是你这父母深仇不可不报，就连小妹我日后如遇上了他们任何一人，也决不轻易饶过……”

石继志这才明白是排教所为，再一听他们如此势力，不由寒了一半心，把头一低，泪流满面，慢声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我这仇今生恐怕报不成了！”

程友雪冷笑一声道：“那可不一定！不知你今年有多大了？”

石继志一怔，心想我多大岁数，与报仇何干？但人家既问，又怎好不答，只好叹道：“小弟今年已一十七岁，空有满腹诗书，奈何手无缚鸡之力，对今后复仇之事，又有何用？”

少女闻言一喜道：“这么说你还小呢！只比我大一岁，我不妨叫你一声石哥哥！石哥哥，你可别灰心，如果你有毅力、勇气从今立志苦心习武，如遇名师指点，五六年定可练成惊人的功夫，那时你再手刃仇人也不为迟，只看你是否有此决心罢了。”

此言一出，就见石继志猛然把头一抬，双目闪着无比的毅力朗声道：“姐姐这话可是真的么？”

就听少女一阵娇笑道：“当然是真的！谁还骗你！你呀，比人家大，还老叫人家姐姐姐姐的，也不害臊……不过我可愿意，有你这么个好弟弟，我也高兴死了！”

石继志被说得哭笑不得，当时红着脸道：“我因与你初遇，又蒙搭救，故未敢托大，尚希勿怪，既如此，今后我就不客气称你一声妹妹好啦。”

程友雪道：“谁怪你了嘛，你如今到底作何打算？是学武呢？还是再念书考你的状元去？”

石继志毅然道：“妹妹可别取笑我了，我已立志从明日起专心学武，拜妹妹为师，不知你肯不肯收我？”

程友雪带笑说：“什么？拜我为师？哎呀”真笑死我了！那你的仇一辈子也别想报了，连我自己还打不过那莫小苍呢，你想教出来的徒弟哪行？”

石继志闻言一阵寒心道：“那么说，我又去找谁呢？”

程友雪道：“天下之大，何奇不有？风尘异士、草野奇人多的是，只要有恒心毅力去访求，不怕你找不到，你又何必灰心！”

石继志听了，虽觉寻师不易，但为了报灭家之仇，也只好暗下决心，当时红着脸道：“妹妹金玉良言，愚兄永铭心扉，一待我父母安葬后，定然远走天涯寻访名师，不能手刃那莫小苍及湘中八丑，誓不为人！”

程友雪在一旁一拍手道：“这才是我的好哥哥呢！到时候我一定帮你忙，替你访求。可惜我师父是女的，脾气又特别怪，要不然就拜她老人家为师多好……”

石继志闻言甚喜，一有了报仇决心和希望，心里就畅快多了！这才想到谈了半天，连人家姓什么还不知道，岂不荒唐。先看了那少女一眼，才哧哧问道：“说了半天，还不知妹妹姓什么呢？真是……”

程友雪一笑道：“你呀！光想问人家名字，也不知你究竟想什么！不过看你也不是坏人，干脆连名字也告诉你算了，免得你以后又问！我姓程……”

继志不由自主地问道：“程什么？”

那少女脸一红，带着笑了笑，才正色道：“‘友雪’，你可不许告诉别人，要不然我可是不依你！”

说着竟低下了头，继志心说我告诉别人干什么？正想问这二字如何写法，少女似已知道他心意，接口道：“好话只说一遍，知音何必会意，不许再问……”

继志心意被人窥破，不由脸一阵红，友雪见状竟掩口低头笑了起来。

二人谈着话，东方已透曙光，友雪似才惊觉，啊了一声道：“光顾得和你说话，天都快亮了，我得回去一下，要不然妈不急死才怪。你等我一会儿，我给你送饭来吃，吃完饭你再去办事，千万可别走啊！”

石继志不忍心叫她失望，见人家为自己的事，竟然劳累一夜，不由带泪对程友雪道：“妹妹为我的事劳累至此，愚兄心下实在不安……”

那程友雪闻言立足不走，在他脸上注视良久，才微微含笑道：“你可别这么想……有你这两句话，小妹即使为你把这条命赔上，也心甘情愿……别乱想，好好在这儿等我！”说罢微笑着对石继志招了招手道：“我走了！”

一纵身，已出了庙门，石继志不由跟到门口，见她已如一缕轻烟似的站在墙上，尚自回眸浅笑。晨风轻吹她那乌黑的细发，黎明的曙光正照着她那白净不染铅华的脸。“这女孩怎么这么美……”他想着不由举手轻挥，心里甜甜地着实有一番消受。一阵晨风送来凉意，石继志立时从意乱情迷中醒来，重陷于无边的哀痛之中。

太阳出来了，照得这小庙内外通明，石继志一人坐在庙角的一堆稻草上，愣愣地看着地下的方砖，一会儿站起来踱步，一会儿又坐下，他的脑子里盘旋着父母的深仇，以及今后投师学艺的情形，正自发怔，却听得那大香案下发出一阵吃语：“好莫小苍……我不宰了你……”

不由吓得他一阵哆嗦，心想这香案下还睡得有人？半天又没听见声音。大着胆走到香案前，用手揭开那垂在香案两边的桌布，往里一看，不是有人是什么！

原来那香案呈长方形，下面还有一格，正好可容得一人平卧，就在这上面端端正正睡着一个人，这人看样子像有四十岁左右，面皮白净，儒生打扮，头上是读书人的方巾，一双手其白如玉，指上留着寸许长的指甲，身上是一袭青布衫，倒还洗得洁净，看样子真像是屡试不中之一介穷儒……

穷书生翻了个身，还闭着眼，嘴中又念道：“遇路上事，乐其便而姑为染指，一染指，便深入万仞！理路上事，毋惮其难而稍为退步，一退步，便

远隔千山。”

石继志心中一惊，暗思此人所言究属何意，似在说他自己遇上了闲事要他管似的，管又不好，不管又不好……忽然自己暗笑，想到这人分明是在此睡了一夜，现在好梦方酣，梦中言语还有什么真的？由是想到自己昨夜与那少女在此谈话，不知这书生听到没有？所幸自己立心纯正，并无不可告人之处，即使他听到也没有什么关系！再看那书生兀自没醒，本来出气无声，这会竟吐气如哨，心想天下什么怪事都有，还有这么打鼾的？真是……

才把手中桌布放下，不想那哨音突然尖长刺耳，吓了一跳，连忙用手捂着两耳，那声音竟不减退，由指缝中直往里钻，刺得心惊肉跳，索性放下双手，心说我的天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再听那哨音从开始到现在竟是一口气，尚自愈来愈尖，并无中辍，不由越发惊惧，心说这人光吐气不吸，怎么成呢！大胆强忍刺耳之声，上前把那桌布再掀开往里一看，见那书生嘟着嘴像吹口哨一样，尖音越来越厉，看样子一时还吐不完呢！不由望着那书生皱眉发愣。

这一口气少说也吐了盏茶的时间，把一旁石继志看得心里直发毛，起先还以为这事虽怪，但天下之大何奇不有？也许这人喉咙有毛病，但是这气一直不完，他可真怕了，心想这人也许夜里中风，得了暴症，若是这一吐气吐死了那不糟了？他是个生性淳厚极富同情心的年轻人，虽是在悲痛之余，同情之心仍未改变，一想到此哪能不忧，不由伸手，往那书生背上一推，手心才一沾书生背，竟像摸在一块冰上似的，奇寒砭骨，由是更断定了这人得了暴病无疑。

那书生正自吐气如哨，逍遥自在的时候，被人一推，哨音立止，接着打了个哈欠，动了几下嘴唇，才慢慢地睁开双眼，两道神光电射而出，石继志不禁后退了一步，红着脸说：“这位先生想是得了急病……”

那书生翻了翻眼皮，浅浅一笑道：“小伙子！好好的你把我给晃醒干什么？我好好的得什么病了？”

这一下把个石继志弄得怔立当场，尴尬之极，心想人家既没病，自己却如此多事，不由面红过腮，道：“方才先生吐气如哨，光出不进，晚生以为先生中了风，才冒昧惊扰，尚请先生原谅晚生无知，不加责怪才是！”

那书生闻言点点头道：“我一向睡觉都是如此，倒是你这娃娃难得有这番好心！我不怪你就是了！”接着伸了个懒腰说：“好好一觉，给你这么一闹，也睡不成了！我正梦见跟那莫小苍打架，打得正热闹的时候……”

石继志闻言一怔，心说这莫小苍不就是杀害自己父母的大仇人一指魔？不由用眼一看这老书生道：“先生也认得莫小苍么？”

书生冷冷一笑道：“我老人家岂能跟这种人作朋友？不过我可认得他，这老家伙到死也忘不了我！娃娃！你叫石继志是不是？”

石继志看此人也不过四十出头，开口闭口叫自己娃娃，心中老大的不自然，现在听他把自己的名字也叫了出来，不由大惊问道：“晚生正是石继志，先生如何认得？”

这书生哈哈大笑半天才道：“昨天晚上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‘继乃继续之继，志就是志气的志，’哈哈！我老人家也不是聋子，什么听不见？”

石继志闻言，不由直羞得面红过耳，那书生见状带笑道：“你也别脸红！我老人家还真同情你那番遭遇，本想出来跟你们谈谈，可是我老人家一生最讨厌女人，一见有那女娃娃在，我就懒得出来了！”

言至此忽然偏头听了听道：

“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你可别说我在这儿，她要知道可不大好意思，我还是再进去睡我的觉，你该办什么办什么，可不许再来扰我好睡，否则我老人家可要给你点厉害看看！”

石继志正觉得这人说话疯疯癫癫，哪里有谁来了？不想果见庙门“呀”一声开了，伸进个头来，不是程友雪又是谁？不由暗惊这书生听力过人，能听别人之所不能听。连忙走前两步迎将上去，见程友雪已进得庙来，提着一只小红篮，先对石继志欣然一笑，然后放下手中小篮，娇声道：“让我好赶，生怕你沉不住气走了，还好，你总算没走，要不然，我这番奔波才叫冤枉呢！”

石继志本想告诉她桌下有人，但想人家既嘱咐自己不要告诉她，自然不便说出；但不说吧，又恐程友雪一片天真，出言无忌，难免有些情发于衷的话，叫那书生听着，岂不难为情……再看友雪，今天穿的是水葱色的一套袄裤，一双二龙抢珠的浅绿缎绣花鞋，越发显得身材婀娜适度已极，那双明而大的眼睛，在长长的睫毛之下，隐透着无限情意，一条长而黑的大发辮，想是时间匆忙，竟有小半截未加编扎，随风散落在两肩，更增得娇媚十分，友雪此时已发现石继志看她，不由双颊晕红，一扭娇躯，转过身去，嗔声道：“别看了”吃吧，饭都凉了！”

石继志这才惊觉，上前恭施一礼道：“为愚兄之事多劳贤妹了！”

友雪闻言，心里一阵甜，忸怩地踢着地下的稻草道：“我才不累呢！你这人呀……快吃吧！是我亲自做的呢！”

继志经她这么一催，真觉得饥肠辘辘，更不愿辜负人家一番好意，红着脸拿过饭篮，只见此篮细藤编结，色泛鲜红，心想连篮儿也如此雅致，可想这家人就更不俗了。想着揭开盖，里面共分两格，一格是一个大黑漆木食盒，一格是一樽上好瓷罐。先把食盒打开，里面又分四格，分装风鸡、熏鱼、煮鸡蛋和一叠银丝饼，不由望着少女道：“这么多！我吃不了，贤妹也吃一点吧！”

友雪笑道：“我已吃过了！你吃吧，别不好意思！”

说着从篮里拿出一只浅绿瓷碗，打开那瓶罐盖儿，一股清香由内溢出，她先盛了一碗，随后抽出一双牙筷，含笑递给继志道：“这是我自己熬的鸡丝粥，加了些新剥的莲子，味道就愈加好了，你不信一吃就知道了！”

石继志连连道谢，接过一尝，果然美味无比，不由抬头望着程友雪会意地一笑。友雪见状笑道：“怎么样？不骗你吧！还有那鸡蛋，你吃吃看。”

言罢，似等不及，自己伸手拿了一个递过去。石继志才喝了口粥，还未咽下，见第二样又到，连忙放下碗接过，心想煮鸡蛋不很平常吗！却不料再一看大是不然，原来这鸡蛋下面开有一个约杏仁大的小洞，有一粒莲子塞着口儿，用筷子夹开莲子，就有一股异芳由蛋内透出，把蛋皮剥开，原来不是原有的蛋白，竟是粉红的肉团，夹起一尝，真是入口生津，心中不由暗赞。

友雪笑道：“这没有什么稀奇的，不过是用虾仁、鸡丁和笋末、蛋白一起剁碎搅匀，装在里面，然后用莲子封口，再用新摘的荷叶包上，放在火上蒸，今天时间来不及，我只弄了两个给你尝尝新，以后有机会定然让你吃个够。”

继志闻言，心想我的天，光这一样就这么麻烦！程友雪此时也拿了块银丝饼，一条条地撕着吃。要按平日，这些食物石继志早就一扫而净，可是今日内心悲痛欲裂，只吃了少许就停筷不食。友雪见状，知他伤痛父母惨死，自然无心饮食，也不再勉强，帮他把食盒整好，放置一边，才道：“我也不

耽误你的正事，现在你去官府报案，事后再回来，我也回家，晚饭我带来，我们一块儿吃！”

继志虽内心不安，但终不忍说出叫人失望的话，点头道：“谢谢妹妹的美意，此时愚兄只有身受，只是一待把我爹娘安葬好了，愚兄就想远走天涯，访寻名师，定要学得像妹妹这样一身武功，手刃亲仇，才不负双亲恩育一场！”言罢热泪交流，不胜凄楚。

程友雪见状又安慰了一番，二人相继出得庙来，友雪向前遥指道：

“顺这条小路一直走就到大街，到了大街一问就知道了，白天人多，多有不便，我也不送你了。你要自己小心，中午你也许来不及，晚上你可别忘了回来！我等你吃饭！”

二人就在此分道而行。不言友雪回家，且说继志至官府报案后，知县大惊，会同三班捕快，亲自和继志来至那拾翠园，进入屋后，见横尸遍地，惨不忍睹，合府上下，连仆厨二十余人，除去石继志外，竟无一幸免，把知县吓得冷汗直流，连道：“反了！反了！这班贼人还有王法没有！”

因石益川在地方上是一大善士，且对官府各项措施都有相当的捐助，知县不敢怠慢，着实忙了一阵。

石继志眼见父母惨状，悲痛欲绝，抚尸痛哭，几次死去活来。知县命人购买上好棺木将二老装殓，并安慰了这石继志一番。石继志表示先把二老葬在这拾翠园中，待自己报得大仇后，再为二老起灵正丘首，知县一切照办，最后留下一些银钱，这才哭丧着脸回去。

原来这知县从石继志口中得悉此案乃湘中八丑受一指魔指使所为，哪能不忧？不管吧，这几十条命案非同小可；管吧，这排教的势力自己是避之犹恐不及，哪还敢再去招惹？

石继志待知县走后，看着差人把父母遗体装殓，这才略微把遗留各物归置了一下，吩咐那班役工在后院里挖了几个坑，把自己父母还有一名老仆及书僮装棺埋好，留待以后自己护送回乡安葬，其他奴仆都由官府派人一一装棺抬出去埋葬。洞庭湖附近人山人海，把拾翠园围了个水泄不通，见此惨状，无不大骂贼人狠毒。

一切就绪后，太阳也快下山了。继志在柜橱里搜了些散落的金银及几套换洗衣服，打点成一轻便行囊，告诉留守官人要出去访亲一段时间，那些官人自然同意，把各屋门窗锁好，大门贴上封条，留待以后继志回来，再行开启。继志又赏了他们不少银两，各自回衙销差去了。

可怜继志一个锦衣玉食的公子哥儿，哪经得起这番折腾，这一天一夜已憔悴得面色苍白，双目红肿。一个人提着行囊往那小庙走去，直走得双脚酸麻，那小庙已在望中，放下行囊歇了一会儿再走，总算到了，进得庙来见友雪早已到了。

友雪雀跃趋迎，半笑半嗔地道：“你怎么这会儿才回来？我等得心焦死啦！”

石继志坐定后略略把经过情形一一吐诉，程友雪听完道：“想不到你们读书人办事真有规矩，居然想得如此周到！只希望皇天不负苦心人，能叫你找到一个好师父才好！”

忽然似想起一事，笑道：“你方才是不是回来过一次？还吃了点东西？”

石继志一怔道：“愚兄自与妹妹分手后，一直折腾到现在，哪里有空回来？”

少女奇怪地自语道：“怪事！那是谁吃了？”

转又对石继志道：“早上的饭篮我忘记带走，方才来见它仍放在那儿，可是打开一看，里面的食物一点儿也没有了！我只当是你回来又饿了吃的，后来一想又觉不会……真是怪事！”

石继志一听，也觉奇怪，忽然大悟，哦了一声道：“我知道了！”

说着站起身来，走到那香案处，弯腰掀起桌布往里一看，不由奇道：“他上哪儿去了？”

友雪见状大是不解，问道：“他是谁呀？难道这里还有人住？”

石继志道：“上午我才发现，本来要告诉你，可是这人叫我不要说，并说他最讨厌女人。我想反正晚上他总要出来，那时再为妹妹引见也不迟，不想他竟走了，可怜他还生着病……”

友雪不禁大奇，马上接口问道：“他是怎么样一个人？怎么睡得这么近，我会没发现他？”

继志遂把穷书生的长相穿着大略形容了一下，并道：“这人生的病也真怪，全身冰冷，睡起觉来吐气像吹哨，最奇的是只吐不吸……你说这有多怪！”

友雪听后面现惊容，抬头想了想，忽然问道：“这人是不是面色白净，手上还留有长指甲？”

继志一怔道：“正是这样，一点不错，难道妹妹也见过他……”

话还未完，友雪已跳起道：“快追！千万别让这人走了！”

说罢纵身出门，继志不解其故，也跟着出去，见友雪已无踪影，自忖无能追赶，只得颓然呆立。

好一会儿友雪才快快而返，犹自惋惜地道：“他已走远追不到了。”

继志不解地问道：“妹妹追他作甚？莫非为他偷食欲整治他么？看小弟薄面……”

友雪闻言，没好气地看了继志半天道：“呆子！”你知道他是谁呀，他就是如今武林谈虎变色，闻名丧胆的上官先生！”

继志疑道：“他也会武功？‘上官先生’是谁？”

程友雪又嗔又笑道：“跟你说你也不清楚，这位老前辈怕已有一百几十岁了！我也是听师父说过他的样子，可没见过！”

继志这才松了口气，摇头道：“错了！错了！这人看样子顶多不过四十岁，哪像是一百多岁的呢？”

友雪用眼一瞥继志笑嗔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？这上官先生因幼服肉芝，又擅驻颜之术，虽过百龄，看起来也不过四十许人。你呀，空自放过这大好机会，否则拜得此人为师，别说那八丑，就是一指魔，只要听到此老名字，怕不就吓坏了！你的仇还怕报不了么！”

石继志不由大是追悔，连声长叹，站起来又找了一遍，仍然毫无踪影，却在那香案下发现了一张字条，连忙叫道：“妹妹快来看，这是不是那上官先生留下来的？”

友雪连忙过来，果见继志手中拿着一张纸条，上面用黑炭写着：“昨夕游洞庭，今夜赴峨嵋，娃娃如有志，彼处问上官。”

友雪不由拍手笑道：“果然是他！这就好罗！”

继志见字不由大喜，一时竟拉着友雪手道：“妹妹看这上官先生是不是有意收我为徒才留这字条的？”

友雪闻言道：“这纸条上不是写得清清楚楚吗！‘娃娃如有志，彼处问

上官’，不过这‘娃娃’是不是指你就知道了！”

石继志红着脸点头道：“是指我！”

友雪噗嗤一笑，用眼瞟着继志说：“还好意思说呢！这么大的人被人家叫做娃娃，也不羞！你是怎么知道是叫你？”

石继志带着羞道：“他老人家方才就一口一个娃娃娃娃的，人家要叫，我有什么办法？”

友雪忽似惊觉道：“光顾说话，饭都凉了，快吃饭吧！既然有这字条就不怕了！”

石继志一宽心，食量大增，一顿饭两人吃到了夜阑人静，友雪才收拾干净，还帮他睡的地方整理了一下，笑着一指那香案道：“这下可好，上官前辈的地方你可以接受了！”

继志一指那案上绿缎绣花薄被道：“这是谁的？”

友雪抿嘴一笑道：“还会是谁的？你盖就是了，不许问！”

继志由那被上阵阵香气，已知定是友雪自己盖的，心里一阵甜，不由把那被用手抱起道：“是妹妹的，愚兄何忍盖它，别给弄脏了！”

友雪见状忸怩道：“我呀……才不会再盖它了呢！被你抱过了……”

继志闻言，心中暗思此女对自己竟如此深情，将来只望自己能学得绝世武功，才能配得上她，否则岂不辜负了对方一番深情。又想到这上官先生，不知是否真在峨眉等我，到时自己千万不能错过这好机会……想着不由就发起愣来。

友雪见状一推他道：“呆子！你想什么呀！我问你，你带了这么一大箱什么东西？”

继志这才惊觉笑道：“都是些少不了的东西，半箱衣服半箱书！”

友雪笑喊道：“我的天！也不是叫你去赶考，带书干什么！快提过来，我给你整理一下！”

继志闻言把那大箱子提过来，打开盖子，真有一半是书，友雪一本本地都给拿出来，拿到后来有一方青石古砚，雕刻细致古雅，两边各刻着一行小字：“劝君惜时”，“莫负少年”，继志道：“这是先父亲手所刻，我怎能不带呢！”

友雪道：“听说那上官先生乃秀才出身，这倒挺对他的胃口，这砚台你带着也许用得着！”

整理结果只有三套衣服和一本《拾翠诗集》，及留下些银钱，其它友雪都说无用，这《拾翠诗集》是石继志三年所作诗赋，自然爱如性命，不忍释手。继志又由箱内拿出一只丝囊，红着脸对友雪道：“不日就要与妹妹分手，此一别不知何日方能再见……此物为愚兄从不离身之物，现赠给妹妹以为纪念，尚乞笑纳！”

友雪害羞地接过小丝囊，想到不日离别之苦，不由眼圈都红了。她慢慢打开那小丝囊，见内中是一面翡翠雕成的佩珠，连着一一条红绒的彩绳，知道定是继志自己带在身上的玩意儿，不由芳心又喜又羞，半天才道：“只要你能找到上官先生就好了！此期间盼你能勤为练功，相信五六年定有大成，志哥的厚赠小妹愧受……盼你千万不要以我为念……”到此竟语音带悲，差点流下泪来。

继志见状内心感动异常，怕她伤心，也不敢再提走的事。那友雪此时竟背转身去，继志只当她在擦泪，待她转身过来时，手中却多了一串珠链，光

华四溢，一看即知是上好珍珠，她悲声道：“志哥哥！这串链儿也是小妹从小随身的东西，此番离别在即，就送给哥哥吧……”

继志红着脸接过，入手竟还是热的呢！当时对着友雪道：“妹妹放心，我定不会使你失望，这串珠儿实不敢受，既是妹妹真心相授，愚兄就先为妹妹保管吧！”

友雪笑道：“那我也算为你保管吧！”

说话间天已不早，继志怕她回去晚了不便，再三催她回去，友雪才告别起身。继志笑道：“这些不带去的东西，妹妹先为我保管如何？”

友雪点点头道：“你不是明天上午才走吗？我上午送你走后，再把它们带回去好了！”

继志点头称是，友雪又道：“别送了，明天想着等我！”说罢提着两只篮儿越墙而去。

石继志一人回到庙中，躺在香案上，一时百念俱集，最奇是友雪的倩影，竟离不开自己的脑子，只一闭眼就想到她，不由坐起用手捶头自言道：“继志呀，继志！放着父母血海深仇不报，你还有心去想这些儿女私情，真是禽兽不如了！”言罢竟惊出一身冷汗，他由是重新下地磨墨书字，大意为自己绝艺未就，深仇未报，实不敢蒙友雪厚待，决心不等她来，自己先走，如找不到上官师父，今生就永不见她了！

第二天尚未黎明，石继志已在路上。他虽心中爱程友雪万分，但自己如今大仇未报，投师未成，尚有何面目谈那儿女私情，故此生怕见到友雪后，又生出别样情节，忍着心留下那封信，一个人就走了！

不言程友雪见信后一番伤心，且说石继志一人晓行夜宿，月余来至宜昌地面。

这宜昌乃鄂西大镇，位处长江北岸，亦是湘鄂入川的门户，地位显要，商旅云集，甚是热闹。时已过午，烈日高悬，继志又热又饿，不由顺路走至一家饭店，见楼高三丈，朱红大匾书着“太白居”三个黑字，高悬楼中，甚是显目，不由驻足门首，早有小二上前道：“客人里面请！粉蒸鸡、小笼肉样样都有！请里面坐！”

继志不由往内走去，这小二引颈高叫“与相公看上坐！”

里面众伙计齐声吆喝道：“有！”

继志进得店中，见虽时已过午，人才上有八成，找了个背光的位子坐下，叫了一客糯米蒸鸡。这糯米鸡乃鄂省名菜，将鸡分斩数块置以瓦碗，外置以糯米佐料，放笼火蒸，食时用筷夹食，米鸡混淆，味美异常。他一人正吃到得意之时，忽见堂倌引进一女客，这女客一身浅蓝湘绸裙衫，身材修长，进得店中举目四望，那小二带笑问：“这位小姐可要上坐？吃点东西？”

那女客手中提着一条湘妃竹的小马鞭，一面在手中玩着，嘴中道：“你们这儿可有一位书生……”

忽然一眼瞧见继志坐在那儿，不由把话中途打住，带笑对小二道：“好吧！我就在这里吃点东西吧！我的马在门口，可好生给我照顾着！”

说着轻移莲步由继志身边擦过，经过继志面前时，有意无意地回眸一笑。

继志见此女年龄比友雪也大不了多少，语音带着川味，细腻娇柔甚是动听，那一笑更透出浅浅两个酒窝，不由一怔，心说我也不认识她，怕是对别人笑吧！回头看看，身后并无一人，这才感到不大自然，自己红着脸低头吃饭，却听得一旁的堂倌对那少女道：“小姐要吃点什么？”接着报了一大串

菜名。

那少女竟道：“我呀……喂！你看看那位先生吃什么就给我来什么好了！”

小二闻言心中奇怪，可也只好走来瞧瞧转告少女，少女娇嗔道：“我不是说过照样吗！怎么这么噜嗦！”

那堂倌碰了一鼻子灰，嗫嗫连声下去了。

继志一听少女竟叫和自己一样的菜，不由一抬头朝那少女望去，不想她也正朝这边看，四目相对，继志连忙收回目光，又是个大红脸。那少女竟浅笑自言自语道：“这么怕羞，还想学武呀！”

继志闻言一惊，心想她怎么知道我的事？这不是怪吗！心中不由又联想到，这少女别是江湖女贼，或是那一指魔莫小苍的什么人……愈想愈觉来者不善，自己草草食毕，付了钱，提着包袱往外就走。

出门后一阵急走，见身后并无那少女踪影，这才宽心大放，往码头走去。这是长江的一道小支流交叉点，民船云集，岸上马匹无数，古语“南船北马”，到了这里也差不多该废马换船了。

继志见那些民船上都贴了红纸条，上写某某君订，连问了好几条船，都是如此，正担心今夜恐走不成了，不想有一人破竹似的开腔道：“相公可要乘船？我们这船还空着！”

继志大喜，闻言望去，见一汉子阔肩黑面，赤着上身，露出钢筋似的肌肉，正站在一艘半大不小的船板上朝己点首发话，不由走近道：“你这船可是入川的么？”

那汉子闻言道：“去川也可以，不过客人要多付点钱，这一路水势太急，而且晚间行船太危险……”

继志道：“多点钱倒无妨，只要快点就行！”

说着就往船上走去，那汉子一面放下船板，一面对内招呼道：“老九！客人来了！”

继志一走近那船，才发现船头上放着一只香炉，上面还插着五根手指粗的香，白烟缕缕，散着异香，也不解其意。上得船后，见倒还洁净宽敞，讲好船价纹银十两，餐费另算，就有一人领着他进入舱内，洗脸完毕还送上一双软底便鞋，继志正在弯腰换鞋，却见那大黑汉子在船尾对一人咬耳细谈，语音甚低，却不时把目光向自己抛来，那人听完话后下船飞奔而去，只当是为自己采购路上食物，并不疑有他。换好鞋后踱至船尾，见那大黑汉子尚站在那里举目岸上，似在等人，不由对那汉子道：“什么时候开船呀？”

那汉子闻言道：“还有几位客人未到，我已派人去请了，他们一来，就可起锚行船！”

继志啊了一声道：“原来还有别位客人？”

那大汉笑道：“这么大船，如只有相公一人，那我们不赔死本了？”

继志暗思此言倒也有理，一时也无话可说。

那汉子含笑问：“还没请教相公贵姓呢！”

继志微笑道：“姓石。”

那汉子闻言面色一展，似有喜容，走前一步，面带巧笑道：“相公可是由湘省来的？”

继志一愣道：“你如何得知？”

那人诡笑道：“一听相公的口音就知道了！”

石继志这才放心，正暗怪自己多疑，却见一骑白马沿岸边驰来。

马上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方才酒店所见的少女，那小女人还未至，已摇动手中马鞭，对船家叫道：“喂！搭我一下好不好？”

那大汉见是一女客，先拉下脸道：“对不起！我们不载人了！”

那少女已下马道：“就多我一人有什么关系？我多给你们钱就是了！”

那船家听后略一思索，皱眉道：“不是我不载你小姐，我们有规矩，一船只载一家！”随着用手一指继志道：“你看！有人了不是吗？”

继志闻言暗思这船家好狡猾，方才还说在等别人乘船，此时又说只载一家，不过自己对这少女总是怀疑，并不希望她也乘此船，当下也不答腔，举目江中，似在观赏景色。那少女闻言，看了继志一眼，又回目对那船家道：“这么大船，只他一人，不太空了吗？”

那汉子却道：“不是我不愿意，”说着用手一指那船头香炉对少女道，“姑娘，你看这是什么？”

少女看了看香炉，面带冷笑道：“你们排教又有什么了不起，既做生意，哪有不搭客人的？”

继志闻言一惊。

这汉子正要解说，却见由少女身后走来三人，石继志见这三个人，俱是四十上下的年纪，各人提着个包袱，内中包的却不似衣物，像是兵刃铁器之类。那船家见三人来到，忙趋前问好，很是恭敬。这三个人上得船来，先朝继志看了看，内中一人点头道：“老金，开船吧！”

那汉子答应着正要走，岸上少女叱道：“这是怎么说的，带别人不带我！那可不行！”

那被称为老金的回头对三人道：“这位姑娘非缠着要乘咱们的船不可，这不讨厌吗？”

三人中一瘦小干枯者走至船边，对那少女道：“你还是少罗嗦，这船不乘外人……”

突然身后有人道：“老四！叫她上来吧！一个雏儿还能闹多大的天！谅她也不敢坏我们的事！”

那瘦小汉子闻言冷笑着退下，对那少女道：“你招子可要放亮一点，乖乖地上来一边呆着，少说话管闲事，到地方下去走你的！听清没有？”

少女笑道：“只要让我上去就行了，我又管什么闲事嘛！”

说着牵马走上。老金喊道：“怎么马也上来了？”

少女闻言道：“不上来，还能把它丢在江里？要丢也得等到晚上，船开到没人的地方再下手，才不会叫人看着疑心呀！”

三人闻言对视了一眼，面含冷笑地看着少女，满脸不屑状。少女好似未见，上得船后，把马拉至一边，自己靠着船边一站，举目江心，不发一言。接着船身微微起伏，竟是起了锚，那三人也就进舱去了。

继志在一旁冷眼旁观这少女，见她长发垂肩，杏目含威，隐隐间透着无限深情，不时向自己瞟来。心想这少女不知到底是何路数，为何紧随自己不舍？看她样子又不似怀有恶意，真令人百思不解。想着想着那船已驶出码头，渐渐扯起风帆，顺流而下。

宜昌一带水面多礁，狭窄水急，行船是得小心。此时夕阳西下，落日映着水面，反射出万道红光，江面上归帆点点，渔歌互答，继志一时沉醉山水之间，忘记进舱休息，正在沉迷之际，却听身旁少女自言自语道：“死在眼前都不知道，还有心思看山水呢！真可怜！”

继志不由一惊，回头一看，那少女仰面朝天，面带薄笑，真不知她是不是对自己说话。把少女的话用心一想，暗忖道，莫非这船家要不利于我么？由是联想到那三个不速之客，穿着打扮以及言语间都令人起疑，只是自己与他们无冤无仇，平白无故害我作甚？心中对这少女的话半信半疑，涨红了脸，看看舱面无人，对着那少女恭施一礼道：“敢问小姐方才是与小生谈话么？”

此言一出，少女竟用手一掩口，笑出了声，半天才放下手，看了继志一眼道：“这船面上只两个人，不跟你说话，我跟谁说？谁是小姐？谁又是小生？”

继志被这少女儿句话说得面红过耳，强装着笑脸道：“既如此说，这船家莫非真有异心，对我不利么？”

那少女闻言一笑，反问道：“我先问你，你是不是姓石？”

继志心想今天真怪，怎么这些人都对自己如此清楚，难道我身上挂了招牌不成？皱着眉道：“小弟正是姓石，姑娘如何识得？”

那少女一笑道：“这就是了，你是预备到四川峨嵋山去找上官先生可是？”

继志听后瞠目结舌道：“这……姑娘如何得知，莫非姑娘与我那友雪贤妹认识么？”

少女闻言一怔，随即冷冷地道：“我可不认识你那什么友雪贤妹！你也别管我怎么知道的，反正可以告诉你，你大可放心，我可不会害你。你呀，也用不着怕我，更不必老躲着我，到时候你想找我，我还不一定会帮你忙呢！”

几句话说得石继志不胜汗颜，正想解释一番，那少女已似带着气一转身，走进船尾篷，理都不理自己。

少女走后，石继志越想越惭愧，当着船尾那些人，自己又不便再去道歉，只好望着少女背影发了一会儿愣，心想既然人家说的是真话，那我倒要对这船上人小心些了。

差不多午夜时候，小船已驶近险要的宜昌峡附近，此时月黑风高，水面上鲜有船只，这船头上一边挂着一盏气死风灯，黑夜里显得光亮异常。

石继志倒背着手立于船头，他这一夜就没敢睡，忽然小船在水面打了个转，竟停止不进，却见那船家老金笑着近前道：“相公，这峡面大狭，半夜水流很急，只好在此抛锚，等明日一早再行。水面风大，相公还是进舱里去歇歇吧。”

石继志道：“既要停，为何不泊舟岸边，在这水中心，不太危险吗？”

此言一出，那老金嘿嘿冷笑道：“还是停在这里好……我看相公还是进舱去好些！”

继志带气道：“我喜爱这夜晚景色，没关系，受不了凉！”

那船家冷笑了几声道：“你既愿死在外面，可怪不得我们……”

石继志闻言勃然大怒，剑眉一竖道：“你说什么？你们难道还敢图财害命么？可惜你家公子身带银两不多，即使全部被你们拿去，也满足不了你们这班猪狗不如的东西！”他也不知哪来的胆量，竟然反身挺胸，丝毫不惧。

老金尚未开口，身后已有一人接口道：“小子！告诉你吧！拾翠园中叫你侥幸跑了，今夜看你再往何处跑！”

言罢一个箭步，已至继志身旁，一晃手中三尖两刃刀，分胸便刺，眼看这一刀已堪堪刺至胸前，不料一声娇叱：“狗贼！好大胆！”

从那高有三丈的船桅上，一黑影快似电闪星驰般落下，手中青光一闪，

只听得“呛”一声，那汉子手中兵刃，已被腰斩为二，“当啷”一声落于船板。那汉子眼看这一刀已要刺上，忽觉手中兵刃一紧，竟自折断，哪能不既惊且怒！

这汉子不是别人，正是湘中八丑中的老二金翅雕许化，随行二人，一为老四白面佛刘元泰，一为老五多眼神乔智，这三人奉命打探石继志下落，不想来到宜昌地面，一入宜昌便与水面排教弟兄联络好了，告诉那些弟兄如果发现一书生模样的人乘船，无论如何得留住他，然后再派人报信。也该这石继志有此一番惊险，竟然飞蛾扑火，自投上门。

且说金翅雕许化兵刃被折，也顾不得看来者何人，移步抽身纵出七八尺远近，就着灯光一打量来人，不由哈哈笑道：“我当是何方高人，原来竟是你呀！倒看不出你还会两下子！来来来，许某人就以一双空掌接你两招！”

言罢一上步，抖掌便打，这少女见对方掌已临胸，叱声：“来得好！”

凹肚吸胸，这掌虽十成功劲，就是差着一点没打着，许化见这一掌已堪堪打上，少女只一收腹，自己就打不着，才知错估对方，心想要糟，急速收掌，却已来不及，只觉右臂下一麻，扑通栽倒在地。

这少女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法，点了这许化“章门”穴，此穴位于“期门”穴之下，第十一肋骨之端，与背后“精促”穴遥遥相对，为人体要穴，属双穴，左右各一，可拿可点，重手可致入死命。

那余下二人见状大惊，心说如今的少女，怎么都这么厉害？那白面佛刘元泰见自己拜兄一照面就让少女给点倒在地，不由一阵心寒，一言不出，手中十二节亮银鞭带起一团银光，夹着劲风，朝少女后脑猛击。

石继志见那少女似还不知，不由惊呼道：“女侠！小心后……”

话还未完，就见少女不知怎地，往上一伸手，竟抄住了那鞭尾，叱一声：“起！”竟把刘元泰整个身子由身后向前抛起。

不待刘元泰身子落地，左掌呈鸡心状往半空一吞一吐，就听得“砰”一声，声同击革，那刘元泰就像是一个大彩球似的，被这掌力震向半空足有两丈高，“扑通”一声落于江中。

就在石继志开口叫少女小心当儿，那多眼神乔智冷笑一声道：“先毙了你这小子再说！”

他趁少女无暇分身之际，一摆手中厚背鬼头刀，搂头盖顶就砍，继志虽毫无武功，但当此性命存亡之交，哪能闭目等死，见对方鬼头刀迎着灯光闪闪生辉，朝自己迎面劈下，一声惊呼，往旁拼命一跳，竟给他侥幸躲过一招，那刀用力过猛，一时收不住势，“铮”一声，砍入船面数寸深。乔智见一刀竟未伤着对方，抖手起刀，二次进身，这口刀“铁锁横舟”带着风声往继志腰上斩去……

寒森森的刃口眼看就要挨上，这一挨上，怕不马上腰断骨折，继志一声叹道：“此番休矣！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听“呛”一声，那重刀竟被硬崩转回，乔智就着这刀身势大猛劲转了一圈，才拿桩站稳，惊魂乍定一看，原来那少女不知何时竟滑身至自己面前，随听“扑通”一声水响，敢情四哥刘元泰竟让人家用“混元炁”掌力给震落水中，少女掌震刘元泰与剑磕乔智鬼头刀，几乎是同一时间，自己三兄弟来此下手不成，一照面先伤了两个，如今生死未卜，哪能不怕？

乔智竟忘了此身是在船上，一收手中鬼头刀，足下用劲，“海燕掠波”

平窜出落于船篷之上，这才发现自己身在船上，想跑也跑不成，一跺脚转回身大喝道：“臭丫头！我与你拼了！”

手中刀挽起一个刀花，展开了刀法，竟是一套“六合刀”，少女似同儿戏般在他刀锋里左进右退，像穿花蝴蝶一样，干脆就收下剑，拿他练开身形了。乔智这趟六合刀耍得倒真来劲，左舞右挑，插花盖顶，里三外八，外行眼里还真看不透他有多大功夫，可是内行眼里这乔智简直不值一笑。

内功讲求者，以静制动，快如狡兔，静如泰山，借力使力，随体附形，每出招，意到则力到，试观乔智面红气喘，吐气开声，先就犯了练武者大忌，时候一久，乔智出气如牛，面红心躁，而那少女依然面浮浅笑，轻灵已极。少女因恨乔智口出不逊，故处置他时别出心裁，围着他滴溜溜乱转，也不下狠手，看样子是要他自己累死为止。

这时乔智一招“笑指天南”，鬼头刀带着劲风由下往上，直朝少女上半身劈去，这是“六合刀”最后绝招，本是虚式，少女见刀刃已到，不慌不忙单足点地，全身后翻，“游蜂戏蕊”，身上罗衫被风飘着，那姿态美艳已极。谁知这乔智见少女才一翻身，不待那刀递去，口中大喝道：“哪里跑！”

猛一翻腕，这口刀由“笑指天南”突改为“玉带围腰”，一团刀光竟朝少女腰肋斩去。

这少女乃高人弟子，身怀绝技，对付这等毛贼，本不值费如此周章，一来年轻气盛，再者自己意中人就在一旁壁上观，哪能不抖擞精神存心卖弄一番，也是她一时大意，竟忘了这是“六合刀”最后绝招，见对方猛一翻腕，才想起不对，可是冷森森的寒刃已临腰前。

好个奇女，就在此千钧一发之际，竟靠着单足足尖的一点之力，全身像箭头一样射了出去，竟然超越船舷，往江心落去。乔智见状，只当那少女必被淹死无疑，却不料白影一闪，眼前一暗，“砰”一声，脸上着实中了一掌，这一掌少女用了八成功力，竟把他打了个皮开肉裂，鲜血飞溅，当时一交栽倒，一命呜呼。

一旁的石继志看得触目惊心，心想这少女真和我那友雪妹妹不相上下呢！正在目瞪口呆的当儿，人家已立于自己面前，面含娇笑道：“我的少爷！这会儿还躲不躲我了？”

继志尚未答上话，那少女忽然回头叱道：“上来！”

就见一抖瑟黑影，慢慢由船尾起来，全身黑得发亮，仔细一看，竟是船家老金。

原来老金起先仗着三丑势力作威作福，这时见三丑相继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哪能不惊魂欲飞，在少女巧斗多眼神乔智的时候，他就偷偷溜至后舱，换好一套油绸水衣裤，出来就见那少女一掌把乔智打了个满脸花，这一吓，真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喘，本想马上跪地求饶，谁知那少女竟走到石继志身旁谈话，不由心花怒放，暗思此时不走更待何时？他又怕跳水有声，再让少女追下去给提上来，故此偷偷往下缩，不想脚才碰水面，就被人家叫住了！这老金要是不理，也不见得就逃不了，可是现在眼见少女如此神功，简直就吓昏了头，一听人家叫“上来”，乖乖地真上来了，“扑通”一声跪倒在地，口中哭喊道：“女侠客饶命……”

那个少女冷笑一声道：“像你这种小人，本该一掌震死，可是如今还用得着你，还不乖乖去起锚开船，要是路上敢弄一点玄虚，你就别想活了！”

那老金闻言，简直出乎意料之外，大喜过望，起身就走，却不料才一转

身，又是一声“回来！”

心中一寒，哭丧着脸走回，石继志见状以为这少女又要对他下杀手，大是不忍，道：“何必赶尽杀绝，姑娘，还是饶他一命吧……”

少女闻言回头一笑道：“你的心倒软，要不是他这坏东西通风报信，哪会来这三个狗贼！我才不杀他呢，杀了他谁开船？”

随着回过头来对老金招手道：“来呀！”

这老金一步四停地移近过来，就见少女一纵身，一阵风似的来到身前，抡掌往他背后就抓，直吓得大叫：“奶奶饶命！”随觉背后脊骨一麻，只当要完了，不由一交倒地，叫了两声，才觉得身上不痛不痒，心中又惊又怕，暗忖这是怎么回事？不由翻着一对猪眼看着那少女，满脸乞怜之色，少女这才笑道：

“起来吧！我告诉你，我可把你背后大筋用分筋错骨手给错开了，这种手法只我一人会，你要是在船上好好侍候着，船到了，我再给你接上：要是想跑，也随你便，不过，我可先警告你，你要是跑了，最多只能活上三个月，到时还是死路一条，你看着办吧！”言罢挥手令去。

老金听后，一阵冷气直透脚底，方才想溜的心思打消尽净，哭丧着脸道：“姑娘……你这是何苦？我也不会跑……”

少女笑道：“不跑？谁知道你跑不跑，好在也不痛不痒，你要真不跑，到时候我给你接上不是一样？还不走，等什么！以后说话可小心点，什么奶奶！谁是奶奶！”这老金无话，只好站起回身走去。

石继志这才知道少女用意在此，不由暗佩少女精灵。见少女已处置完毕，这才趋前一拜道：“姑娘真神人也！在下佩服不尽，此番不是姑娘拔刀相救，在下早已命丧黄泉了！”

少女见状，浅浅一笑，低语道：

“你别以为我真那么狠心，方才我只在他身后“凤眼”穴上，用拿穴法拿了一下，他身上只感到一阵麻，其实一点事没有，我吓唬他是分筋手，这样他就不敢跑了，乖乖地在船上侍候着！”接着又一笑，说：

“你也别佩服我，上官先生数十年来，未收一人，竟垂青到你头上，可见你根骨定有过人之处，能得此老垂青，真不知是几世修来的福分，你将来学成后，只要不忘记我，把他老人家那手‘七禽掌’教给我就谢谢你啦！”

石继志闻言慨然道：“姑娘说哪里话，小弟此番千里投师，尚不知上官先生肯不肯收，倘幸如姑娘所言，定将那掌法倾囊授予姑娘，以谢今夜救命之恩！”

少女听后，略一皱眉道：“如果你只是为了谢我救命之恩，才教我那套掌法，还不如不教的好……”言罢竟低下头，满面悲戚之色。

继志一时还摸不透这女孩心意，闻言不由一愣，哧哧道：“这……小弟不会说话，姑娘……你可别生气！”

少女一颗芳心，早已紧系继志，此时见自己把一颗心全给了他，对方竟视如未见，言语举动间，虽似对自己感激万分，却丝毫没有情意，不由柔肠寸断，芳心暗碎，那泪儿就像断线的珍珠一样，粒粒滚腮而过。

一旁的石继志越看越糊涂，觉得自己明明是一句好话，却把人家说哭了，不由大感不安，抖着身子趋前道：“姑娘……你这是……怎么了？”不想不说话还好，这一说，那少女干脆把身子趴在船边上哭出声来了。

石继志皱着眉立在一旁，劝，不好，不劝也不好，一时窘态百出，嘴中

啧啧连声。那少女哭了一会儿，才抬起头，用袖子擦了一下泪，泪眼模糊地看着石继志，玉唇微启，可是又没说出什么，最后叹了口气道：“呆子！你可别多心，我可不是哭你，天凉了，我们还是进去吧……”

继志傻瓜似的点点头，那少女道：“走呀！”随着破唇一笑，自己站起身往船后走去。

石继志待少女走后，自己又呆了一会儿，看着滚滚的白浪，心中真不知是什么滋味，正是“剪不断，理还乱，是离愁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”

第二天天一亮，小船已至巫峡。巫峡乃长江三峡之一，陡峭曲折，真是险恶十分。继志走出船时，见少女已远立船边，正在凭栏小望，石继志理了一下皱折的衣服，远远地道：“姑娘早啊！”

那少女才慢慢地转回身来，看着他启齿一笑道：“这是什么时候了，还早！可惜你起得太晚，错过了看日出的美景。”

继志展目船外，果见一轮红日轻浮远天，散出漫天红霞，水面上直似万千火蛇在来回闪动，此时有三两小帆垂钓江中，笠翁倚舟，渔歌互答，好一幅绝妙的图画，正是人在图画中，不由脱口道：“果然是美景无边。姑娘你眼福不浅，小弟凡夫俗子，竟然贪图席榻之安，错过这日出盛景，真是追恨不已……”

少女一笑道：“你呀，样样都好，就是这般酸气，令人怪不自然的……”

接着回眸视江，轻轻道：“我问你，你昨天说的那位友雪妹妹她是何人？可否告诉我一下？”

继志闻言脸一阵红，讷讷道：“她是小弟救命恩人，乃江南奇侠金线女之徒。如果不是她，小弟早活不到今天了！”

少女低声道：“难得你记得这么清楚，她既是金线女徐老前辈的弟子，武功想必了得，是不是？”

继志接口道：“我那友雪妹妹武功果是了得，以一双空手瞬息间连伤数人，可谓之女中英侠……”

不想话还未完，那少女竟浅浅一笑，插语道：“啊？那么我问你，我在你眼中算不算本事大呢？”

言罢睁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继志，继志脱口答道：“姑娘乃神人也！武功盖世，何消小弟再说！”

那少女笑着摇头道：“真的呀？那么我问你，比起你的友雪妹妹如何呢？”

继志不由一怔道：“这个……”

少女一笑学道：“‘这个’……比不上是不是？”

继志脸一红，叹口气道：“姑娘与我那友雪妹妹俱是武功盖世，可你们又没打过，我怎么分得清呢？”

少女慢慢点头道：“这倒也是实话。看样子，我是要跟她打一架了，看看到底谁强！”

继志闻言急道：“这……千万使不得！姑娘何苦为这一言，和我那友雪妹妹伤和气！”

少女用一双秀目一瞟继志道：“好吧！我们不谈武功。我问你，你那友雪妹妹长得如何呢？很漂亮吧？”

继志心说，这女孩真怪，人家漂亮不漂亮，关她何事？但他心中对友雪已爱护备至，几乎不容许她受一点委屈，闻言红着脸点点头。

少女见状，一股凉气直透脚底，但她亦一世娇娃，哪会服人家呢，内心虽难受已极，可表面仍故作自然，浅浅一笑，露出那对可爱的酒窝道：“我呢？”

继志早就猜透她有此一问，也最怕答这问题，现在果然人家问上了，不由一翻眼皮装糊涂道：“什么？姑娘怎样呢？”

这一问那少女一阵羞涩，双颊飞红，低头哼道：“你装什么嘛……知道你友雪妹妹漂亮就是了！”

她娇态毕露，美艳已极，继志也不由心内暗赞，忍不住叹了口气，那少女抬头看着继志，追问道：“说呀……”

继志见状知不能再装傻，干脆实话实说，又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姑娘乃天仙人，人间玉人，哪能不美呢！”

果如继志预料，那少女又道：“既然有这么美……”

话还未说完，继志故意打岔道：“真的！光顾说话，竟忘了还没吃饭呢……姑娘，我们进去……”

这话还未完，见那少女俏皮地笑着，继志不由脸一红叹口气，话也接不上去，带窘地笑笑低下了头，又抬起头看看船外，还想再打岔，少女已笑道：“别装傻！等会儿再吃饭也不晚，我问你，我和你那友雪妹妹谁更漂亮？”

继志正色道：“姑娘一定要问，我只能说一个春兰，一个秋菊，一时瑜亮并生，分不出轩轻上下！”

少女娇笑道：“好一张油嘴，算你会说话。我们说了半天话，也同了一路船，我问你，我叫什么名字你知不知道？”

继志脸红过耳，心说真的，我怎么糊涂至此，连人家姓什么都不问，人家对自己还有救命大恩，这简直是荒唐已极，一怔不知所答，那少女冷笑一声道：“算了！其实你也不需要问，一切都算我自作多情好了，我们吃饭去吧！”

这一来继志急了，见对方竟伤心至此，哪能不动心，何况他本是一多情种子，所以如此寡情，原因有二，一是自己父母新丧，内心忧伤已极；再就是已和程友雪定情在先，虽然内心何尝不喜此女，但总怕有负友雪芳心，所以勉强克制，如今和此女两度邂逅，眼见对方为自己甘冒万险，登舟护送，再加上几度谈话，内心实已情感难以克制，痛苦已极，又一见把人家寒心至此，那本性不由得自然流露，眼圈一红喊道：“姑娘……”几滴泪也不由流出眶来。

少女哼了一声，一抬头才发现他竟哭了。

继志见人家停下了，才发现自己不该流泪，忙用手去擦，少女已趋前道：“你……哭了！我是逗你呢，要不要知道我的名字？我告诉你！”

继志点点头。少女先前的伤心和懊丧已被继志的眼泪一扫而净，慢慢道：“告诉你吧，我复姓司徒，名云珠，人家都叫我女飞卫……家父司徒明和上官先生是好朋友，当然若论年龄，上官先生怕比我爷爷还大呢！”

继志这才知道，啊了一声道：“可是姑娘你又如何得知小弟投师？又如何知道小弟姓名呢？”

司徒云珠一笑道：“一月前那上官先生突然来到我家，我父女因数年未见这位前辈，摆筵相迎，席间他说到在洞庭新收一徒，并略言你的出身经过，听得我父女都怪难受的，后来他说你根骨俱佳，若能随他习武，至多五年必有大成，并言你不日就要上峨嵋寻他，因我父女近居鄂北，托我父女在你路

过时就近照顾，于是我天天没事就在那驿道上溜，小心注意，前日果见你行至，穿着仪态都与上官先生所言相似，因此在后跟你一路，见你行至大街拐个弯竟不见了……”她言至此用目一瞟石继志，满面娇羞又接着道，“这一下可把我急坏了，这才满街乱问，不想问到那酒店竟看到了你，才心中一块石头落地。本想饭后请你至我家，我父女小尽地主之谊，不想你竟避我而去。我因知排教声势极大，你小小年纪又无武功，遇上定无活路，这才随后找你，一直找到码头才见你已登船，我一见船头焚香，就知是排教所辖，故此千方百计上得此船。以后的事你都亲眼看见了，无需我再说了！明白了吧，我的少爷！”

继志听后真是羞愧得无以复加，一时面红耳赤，一句话也答不上，正想出言道歉，忽见司徒云珠面色突变，叱声不好，双足一点，快同脱弦之箭，一闪已至船头，双掌齐出，只闻“砰”一声大震，竟将那大铜香炉，震起足有三丈高下，扑通一声落于江中，这才回头对继志叫道：“昨夜我们只顾说话，竟不觉这狗贼在香炉上弄了手脚，居然香列星状，发出求援的信息，只怕眼前就有热闹了！”

说着转身入舱，那老金见状脸色惨白，跪地磕头如捣蒜道：“侠女饶命，这可不是……我的主意，是老王的主意！”

司徒云珠厉叱道：“他人呢？”

老金哭道：“昨晚上就下水走了！小人天大的胆也不敢……”

司徒云珠一声冷笑，右掌往外一推，那老金尚离着有七八尺远，竟被打了一个筋斗，当时闭气昏死过去。

继志正在莫名其妙，女飞卫已招手道：“我的少爷，别愣着啦，快帮我掌舵，把船划到岸边好上去，要不然敌人马上就来了！这星状香阵，是遇到极厉害的强敌才能发出的信号，再不走，等会儿来人定是高手无疑！”

继志闻言大吃一惊，连忙跑至船尾，双手挽舵，也不知该往何处搬动。少女一笑道：“天！你旁边去，还是我来吧！”

谁知她也不高明，那船在水中滴溜乱转，眼前是一山口，水流奇快，把船冲得乱转。一出山口发现水面太宽，司徒云珠不由暗暗叫苦，后悔不该把老金打伤，否则尚可令他把船靠岸。正在双手扶舵判别水势，忽听石继志道：“云姐！你看来这么多船……”

司徒云珠大惊，四面一看，道声：“完了！”

她忽然蛾眉一挑，秀目圆睁道：“别怕！我就不信打不过他们，只是你……”

继志咬牙一挺身道：“云姐别管我，这班狗贼，居然赶尽杀绝……士可杀而不可辱，我今天跟他们拼了！”言罢满脸坚毅之色。

司徒云珠放下舵，叹了口气道：“想不到竟来了这么多人，难得你有此勇气，我岂能让你单身遇险，等会儿你只坐在这船头不动就行了，一切都有我呢！”

继志还要争辩，司徒云珠已嗔道：“你不听话，我就不理你了！”

继志这才无奈地走到船头坐下，再看那来船竟有八艘之多，在水面上一字排开，渐呈弧形围来，每船船头都焚着香，舱面上立着数人，持弓搭箭，好不惊人，渐渐来近，才看清有一艘朱漆大船居中，船头立着三人，都是发须花白的老人。这些船离着有三丈远近围了个圈子，停舵不动，由大船上走出一人大喝道：“来船听着！既是舵上漂子为何不燃香具？”

司徒云珠冷笑一声道：“好好行船，你们阻拦河面不放是何道理？”

话未完就听来船有人喊道：“就是她，香主！这女孩可厉害得很，我们金爷想必也死在她手上了！”

司徒云珠往说话处一望，就见果是昨日船上的那老王，此时正跪在那三个老人的身前。就见内中一五旬左右老人慢步走至船头，冷笑一声道：“你这女娃娃好大的胆，一夜之间连伤我教下四个弟子，胆敢劫船护着那姓石的小子，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？乖乖把那小子送过来，随我回坛，我们也不会难为你，通知你家大人领你回去，要不然你后悔也晚了！”

司徒云珠娇叱一声：“住口！你们这群目无法纪的家伙，居然赶尽杀绝，姑娘我看不顺眼就要管。不错，你们人是我杀了，姓石的在我船上，你们不服气就来拿好了！”

那老人闻言，直气得哼出了声，只见他捞起长衫下摆，往腰下一掖，随闻“嗖嗖”连声，竟有数支箭往少女身上射来。那老人皱眉喝道：“不许放箭！我要会会这娃娃，看她有多大的能耐，居然如此狂傲！”

少女一听弦声，就知箭到，只见她一声低叱，身已腾空，两支箭由身下穿过，双手上抄竟又是两支入手，在空中一个“细胸巧翻云”，轻飘飘又落于原处，真比四两棉花还轻。

那老人呵呵笑道：“果然有两下子！”

声随人起，只见他一杀腰，竟施展出上乘轻功“凌空五云步”的身法，只一闪已立于司徒云珠船头，一扫船面，见船面上躺着一人，不用说定是自己教下弟子无疑，不由一声冷笑，头上又短又白的几根头发根根倒竖，一声喝道：“你给我躺下吧！”

随声身已扑至，右掌平伸，“小天星”掌力向外一吐，只闻“呼”一声，一股劲风直朝司徒云珠胸前撞来，司徒云珠一见此老翻掌，就知来者不弱，见掌风疾劲，不敢怠慢，暗运神功，双掌齐出，“混元炁”掌力毕竟不凡，只听一声大震，两股掌力对撞，双方都被震退两三步才拿桩站稳，心内都不由暗暗惊奇。

原来此老乃排教红旗总舵主，武功之强除去教主莫小苍及三位香主外，就数他第一，擅打“七星石”，尤其厉害的是“子午夺命针”，这“于午夺命针”细如牛毛，一发数十枚，简直防不胜防，中人奇冷刺骨，若不及时医治，至多一月必死，每日子、午二时痛苦最甚，故名为“子午夺命针”。此人姓杜名英奇，绰号镇三江，所有水面船只都归其辖，故势力在教中极大。红旗总舵设在巫山山口，昨日正为其五五寿辰，莫小苍特派了两位香主前往道贺，不想就接报有弟兄遇险，故此二人就便来援。这杜英奇满打算在二位香主前奏功一番，不想这一对掌，竟发现这少女掌力居然不在自己之下，哪能不惊。已自知掌上对敌实难有制胜把握，一声冷笑道：“姑娘好掌力，杜某多开罪了。”

只见他一伸手向腰间摘开如意扣，往外一抖手，映着日光闪闪生辉，竟是一条十四个骷髅首首相咬的骷髅鞭，鞭头往地下一搭，道了声：“请！”司徒云珠此时也不敢大意，抬手一按长剑哑簧，“呛”一声，宝剑出鞘，闪出一道奇光，剑名“铸雪”，确是一口吹毛断发的好剑。

这时江面上船只已把这艘小船围了个风雨不透，大船上两位香主和诸人，众目直视，却没一点声音。

杜英奇求功心切，不待对方摆好式子，猛然一点脚尖，矮身而进，手中

骷髅鞭就在进身的当儿，一条金龙似的抖手而出，夹着极强劲风往司徒云珠腰上缠去。司徒云珠并不外闪，反倒揉身而进，一个“怪蟒翻身”，掌中剑长虹贯日般递出，反朝对方咽喉点去，身法巧快已极。杜英奇一招落空，不由大怒，一声厉叱，一摆右手，卷回鞭头，随着往后一翻，骷髅鞭二次甩起，向司徒云珠头上猛砸下来，同时上半身向后一仰，避开来剑，身形快若飘风。这杜英奇见连番狠招都没制住对方，众目睽睽之下，自己偌大辈分，这脸如何丢得起？

正当女飞卫剑由上而下刺到，杜英奇大喝一声，恶念陡生，掌中骷髅鞭“秋风扫落叶”，离地仅一尺高，不待司徒云珠把身子落实，就向她双腿扫去。

这鞭身十四个骷髅，每个都有不小分量，施展起来真比铁棍还重，不用说叫它正面碰上，就是被它扫着一点，也得血肉横飞，骨断筋折。司徒云珠见鞭身已至，一声娇叱，“旱地拔葱”身已纵起，往后倒窜了丈余，落于船篷。这杜英奇一鞭扫空之下，身形已跟着纵起，不待身形落定，暗中已把“子午夺命针”针筒扣于左掌。女飞卫尚不知情，一翻身快似电光石火往杜英奇身前扑来。

第二章 破晓飞血

那镇三江杜英奇趁司徒云珠身在空中未落之际，一按“子午夺命针”筒机钮，就听“叭”一声，一蓬光雨奔女飞卫司徒云珠没头盖脸、快似闪电地飞去，这两旁船上之人，无不认定司徒云珠在这种情形之下不死必伤无疑。

好个女飞卫，身在空中仍似全身是眼，见镇三江好好地把身子往旁一纵，已猜出定有暗器要到，但可没想到是这么狠毒的“子午夺命针”，见杜英奇一收左手，即在囊中探出一把金钱镖，随听“叭”一声，十点银星已到，司徒云珠在空中把丹田气往下一沉，那前纵的身形遽然微停，一振左手，这一掌金钱已透着一阵轻啸打出，竟是施展的武林绝技、暗器中超群的手法“满天花雨”，只一片铮铮之声，天空中开了无数火花，两种暗器竟自相撞，落了一地。虽然如此，司徒云珠这一掌飞钱只有九枚，一枚金钱打一枚子午夺命针，尚有一针一闪而至，躲已无及，竟穿破中衣划腿而过，玉腿上马上划了一道两寸长短的血道，司徒云珠忍着痛没有出声，除了大船上两位香主外，几乎没有一个看出她是受了伤，就连那杜英奇也吓得一愣，心说好厉害的女娃娃，真是长江后浪催前浪，一辈新人换旧人了。

司徒云珠一落地，银牙一咬，一抖手，三点金星脱手而出，竟是方才未出手、以备万一的三枚金钱。这金钱一出手互相磨擦，发出一阵清脆啸声，呈一字形奔杜英奇上中下三盘打到。

杜英奇“子午夺命针”从不轻用，只要一出手，敌人不死也带重伤，所以这筒针，十数年来在江湖上也不过用了七八次，万没料到对方一个年轻女孩，竟能躲过自己这一筒暗器，正在气愤惊异之下，三枚金钱已然打到，杜英奇把身子往左一晃，右手骷髅鞭甩起，一个“懒龙伸腰”，哗啦一声，三枚金钱全被磕向半空。司徒云珠三枚金钱一出手，身子也提纵而起，掌中剑“织女投梭”分心便扎，左手“毒蛇寻穴”，并食中二指，向杜英奇“笑腰穴”便点。

镇三江才躲过金钱镖，见少女剑闪一道青光往自己心口扎来，一翻腕，那骷髅鞭硬往剑上卷来，却见少女左手点穴手来到，他可真有些缓不过手来，左脚用力一滑，竟把那舱面木屑纷纷划起。他的身形也真够快的了，司徒云珠这一式双招满心要制敌于胜地，不想终于又让他逃开了，娇叱一声，掌中剑一吞一吞，就在转身的时候，已展开了身手，正是父亲司徒明亲授的“震海伏波剑”，只见剑光闪闪，人影幢幢，快如闪电，静如泰山，果然不凡。

司徒云珠因恨他一针之仇，故此把这趟父亲仗以成名的剑法展出，倏起倏落，忽进忽退，身剑合一，剑点分明。镇三江不由倒吸一口冷气，暗思原来她竟是银发叟司徒明的弟子，就难怪这般厉害了！

杜英奇此时也展开了“金鞭二十四式”，全身上下金龙盘绕，带起呼呼风声，二人一搭上手，转眼间就对拆了十余招，直看得四周之人目瞪口呆。

舱中石继志看得心惊肉跳，心中不由暗暗直为司徒云珠担心，忽然二人身形一合，“呛”一声轻震，双双分开，一声清叱，那司徒云珠不待身形立稳，二次递剑而出，直奔杜英奇右肋猛刺，镇三江反身抖鞭往剑上便磕，他可没想到司徒云珠这一招是虚式，这一鞭才崩出，就听司徒云珠一声叱道：“着！”猛一翻腕，镇三江想躲也来不及了，眼看剑已刺上他的肩部，忽然这司徒云珠把手腕一挫往回一提，就听“噗”一声，杜英奇肩上已被刺了三寸许深一个血口，随着剑尖涌出一股血泉，直痛得他“哟”了一声，一阵蹒

珊，才拿桩站定。

只见杜英奇此时面色铁青，翻着一双红目看了司徒云珠良久，慢慢点点头道：“姑娘好剑法！在下自不量力，不是你剑下留情，老夫这条命岂能再有……”话还未完，就见白影一闪，有一矮小老人已纵至船面，对杜英奇道：“贤弟你先下去，胜败兵家常事，算不了什么！”那杜英奇羞道：“尚香主！这是司徒……”话还未完，那矮小老人道：“我知道！贤弟快上船包扎一下……”杜英奇这才朝着司徒云珠苦笑道：“杜某有生之日，定不忘这一剑之恩！”手按着伤处勉强纵回来船，马上就有人扶着他人内去了。

司徒云珠剑伤镇三江之后，就知道事情没完，见又来一老人，而由杜英奇对来人态度，已可判断出来人武功辈份之高，不由面含冷笑地看着这老人，不发一言。

矮小老人交待完毕，才回过头来含笑点点头道：“如果我猜得不错，银发叟司徒明一定是姑娘的师父了？”

司徒云珠点头道：“司徒明正是家父，你老人家难道认识么？”

老人闻言似微微一怔，皱皱眉道：“难怪了！姑娘你可知我与令尊尚有一面之交么？你如今这么横行，剑伤我教下弟子数人，连杜贤弟一个总舵主居然也被你伤了，我如不代令尊管教你一下，日后岂还得了！”话还未完司徒云珠一声冷笑道：

“云珠自幼随父，久受庭训，从不妄伤一人，此番实是眼见你们欺人太甚，才挺身而出，老前辈对弟子横行一说，真令人不解了！”那老人闻言后哈哈一阵狂笑道：“好一张利口，今天我要不管教管教你，你也太笑我教中无人了！”言罢卷起那肥大的衣袖，露出两只枯枝似的手来，接道：

“你就上吧！我要领教领教那司徒老兄亲传的‘震海伏波剑’，事后我再负荆请罪！”司徒云珠由他笑声里已听出此老内功已臻炉火纯青地步，只是一时想不起这人到底是谁，闻言后不由也带气道：“堂堂前辈居然也用起车轮战了，弟子也不客气了，就在前辈手下讨教两手高招！”言罢摆剑候车。

此言一出，那老人不禁羞得一阵脸红，接着朝天打了个哈哈道：

“好好！算你有理，我先回去，过一会儿你休息好了我再来，看你还有什么话说！”言罢回身一纵，已回到那大船之上。

司徒云珠倒不是真累，只是一心惦记着石继志，此时也不知他是否仍在舱中，故而用话先激走了那老人，这才返身入内，见石继志好好坐在舱口，不由宽心大放。趋前唤道：“你还好吧？”

石继志此时见她玉面晕红，秀发也散开了少许，一进门就关心自己安危，不由感动得热泪交流，上前一步握住了她一只玉手道：“姐姐！为了小弟……真苦了你了！”司徒云珠害羞地收回手，心里真是有无限的安慰，见继志眼角含泪，俊目中透着无限情意，不由浅笑道：

“呆子！你没看我打胜了吗？你又难过个哪门子呀？”一面把那一只有春葱也似的玉手又递过去，叫他握住，芳心也不知是羞是喜。石继志这才看清她已身上见汗，那浅蓝的绸衫已被香汗浸透，握在手中的玉手湿湿的，不由叹了口气道：

“他们人这么多，我看还是我出去吧，别为了我害了姐姐，那小弟真是死不瞑目了！”此时司徒云珠已把上身偎在石继志怀中，闭着眼享受这暂时的温馨，她何尝不知道自己恐怕斗不过那老人，但在她心中，只要能在这石

继志在一块，就是死也甘心……闻言竟忸怩地哼了一声道：“你……你多大啦？”石继志心想她真有闲心，居然在危急时刻想到这些，但又不愿叫她伤心，轻搂着她小声道：“我快十八了，你呢？”司徒云珠浅笑道：

“那我比你大一点，今年将满十八，真是你姐姐呢！”继志见她和自己在一起，简直一切都不顾了，不由也把心一横，心想人家为我已牺牲一切，我要再固执这一点私情，真是猪狗不如了。有此一念，那一番真情再也克制不住，看着她微微湿润的粉脸小声道：“云姐！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……”司徒云珠双颊飞红，斜目瞟了他一眼道：“不害羞！谁对你好？我才不喜欢你呢！你有你的友雪妹妹，还会想到我？”石继志叹道：“本来我心里只有她一人，如今……又多了姐姐了！你们两人，最好谁都别离开我……”话还未完，司徒云珠竟一挺身坐起道：

“你倒想得满好的！一箭双雕！可没有那么便宜，你要她就别理我！理我就别理她……”言罢双目含泪，竟似受了大委屈似的。她一站起身，石继志才发现她脚下顺着腿在流血，不由大惊急道：“姐姐！你受伤了？”扑上去扶她，不想司徒云珠闪身让开哭道：

“别碰我！去找你的友雪妹妹去吧！我自己会包！”石继志见状，心同刀割，呆站在那一阵心酸，差点又流下泪来。他此时内心真是难定取舍，二人都是一样的美，也一样对自己有救命大恩，舍此图彼固是不对，可是若舍彼图此也是不该……偏偏这司徒云珠又是如此小性，怎不叫他柔肠寸断，眼见她力战群敌，身尚负伤，哪能不痛心欲裂，再大的英雄临此关口，也是无法，何况石继志本是一多情种子，就更不用说了。

司徒云珠虽一旁负气，可愈是这样内心愈放他不下，低着头一面自己裹伤，一面斜目向他瞟去，见他状同呆痴，泪眼含情，心内早已不忍，不由叹了口气，一伸玉腿道：

“你呀！真是我前世的冤家！帮我包一下吧……”石继志这才惊觉，见对方欺霜赛雪似的一条玉腿，竟然不避羞地伸出叫自己去包，也顾不得什么授受不亲，忙趋前小心捧起，强忍着激动的情绪，把伤处包好，拉下裙子，这才敢抬起头来，见司徒云珠那双脉脉含情的眸子正看着自己，似忧似怨，忽然她唤一声“你……你害死我了！”竟然扑身至继志怀中，双手搂紧着他那结实的臂，无限相思都倾吐而出。

二人正在相拥对依的当儿，不想外面一苍老声音道：“怎么样，休息够了吧！姑娘！”司徒云珠这才惊觉，挣开继志双手，理理秀发，拿起地上的剑，对石继志苦笑道：

“你等我一下，我出去会他！还是跟方才一样，你可千万别乱跑，叫我不放心！”一开舱门纵身而出，见那老人袖手而立，脸上带着微笑，竟似悠闲已极，见司徒云珠出来，才微咳一声道：

“姑娘，我方才仔细想了一下，以我如今辈分实在犯不着跟你打，何况我和令尊多少有点交情，依我看，你还是把那姓石的放出来，我们决不难为他，只把他交到总教听莫教主发落，我们这边死几个人就算白死了。你呢，也早点回去，以后少出来惹祸。你看这办法如何？”此言一出，两边船上之人都不由暗暗不服。其实这香主岂是如此糊涂甘犯众怒之人？他所以要这么做，是因内心畏惧那银发叟司徒明，今天如伤了司徒云珠，司徒明虽和自己有一面之缘，但此老一向最护短，岂肯与自己甘休？与其那时叫人家找上门来令自己出丑，还不如眼前故示大方放这女孩回去，此举众人虽不满，但那

姓石的小子既然到手，也可留下自己这张老脸，用心真可谓良苦。

司徒云珠一听对方话中虽有放自己逃生之意，但主要的还是要把石继志交出，这真比要她自己的命还难，浅浅一笑道：

“后辈对你老人家一片厚意感激十分，但常言道始善务终，今天石继志既随我一路，后辈曾说要负责他安危，如今遇到危难就舍他而去，日后传扬出去，岂不叫全天下人耻笑？后辈虽未学后进，然江湖上提起女飞卫来尚无恶评，这脸面实在丢不起，前辈既有好生之德，不如就放我二人一同出去，隆情厚意，永铭肺腑……你老人家意下如何？”

那老人直听得老脸红一阵，青一阵，心说好不识趣的丫头，我如今是如何破格开脱你，你还不乘着台阶快下去，却为管人闲事甘冒大险，你既如此，也怪不得我，日后即使银发叟再来理论，我也有话可说了。想到此不由双眉一挑冷笑道：“好个不识趣的娃娃！不给你点厉害，谅你也不知我南海苍龙何许人也！”人随声到，那肥大衣袖带来呼噜噜一阵风声，直往司徒云珠面上扫去。

司徒云珠一听对方竟是父亲谈到过的武林高手、南海苍龙尚和彤，不由一阵心寒，见对方衣袖已似一根铁杵往自己面门扫来，知道不要说叫它扫上，就是挨着点边也是不行，不由往后一挫腰，“金鲤倒穿波”，跃出有五尺许翩翩落地。尚和彤的“流云飞袖”没伤着人，心内也不由暗赞此女轻功煞是了得。

尚和彤一袖拂出，身子也跟着腾起，那瘦小身影在空中活似一头灵猴，身尚未落，已吐气开声地“嘿”了一声，右掌箕伸向外一推，司徒云珠身形才站定，就觉有一股极大潜力，朝自己当胸逼来，她可不敢像接镇江掌力那样去硬接，一面运起“混元炁”内力防身，一面双手下按，“一鹤冲天”拔起两丈高下，反往尚和彤背后落去，身才落下，双拳齐抖，“虎扑式”朝他背后猛击。

尚和彤这一劈空掌满打算定能把她逼下水去，不想人家又躲过了，正自暴怒，猛觉身后疾风扑背，不由一声冷笑，一招“怪蟒翻身”，身才转过，双腕齐翻，“剪梅指”双双朝她两腕切下。司徒云珠晓得此招厉害，容对方掌沿已快到，才猛一收拳，化拳为“摔碑手”，直朝老人肋下猛挥。

尚和彤万没料到司徒云珠竟如此厉害，以往自己出手，对方很少逃过三招以外的，这女飞卫到底不凡，竟从容化解了数招，由此推想她父亲司徒明就更不得了啦。

盛怒之下，他已不考虑一切后果，狂笑一声道：

“这是你自己找死，可怪我不得！”见司徒云珠摔碑手已打到，不躲不迎，竟实实在在地受了她这一掌，只听“砰”一声，这四周之人都发出一声惊叫，心想这下尚香主可完了！

却不知司徒云珠这一摔碑手打上，觉得就像击在一块棉花上似的，心内大惊，想收手已自不及，就见那老人把肚子一吸一鼓，喝声“去吧！”司徒云珠竟像一个彩球似的被抛出，右手痛彻心肺，总算她有“混元炁”内功护身，手腕未折，在空中一个“云里翻”又落于船篷之上，痛得她咬着银牙一声不发！

尚和彤盛怒之下，不惜施出自己数十年来苦练的绝功“一棉功”，待对方手掌挥上时运功制敌，可他错估了对方这一挥之力，只觉腹内五脏其热如焚，只道司徒云珠双腕必折无疑，不想举目一看，心里凉透了！自己运功制

敌，不想所得结果是陪着对方一齐痛。司徒云珠被这一震，那手已肿起老高，心中亦惊。她是极好胜的女孩，尽管如此，也不想点头服输，可是她自己知道，再用这只右手出招击敌已办不到了。正在暗想该怎么办，那尚和彤已一阵风似的扑上船篷，口中道：

“好姑娘，真有你的，再接这个！”一抖左手，“懒龙伸腰”，奔司徒云珠肩头就打，右手并食中二指，往她“凤尾”穴便点。司徒云珠此时见对方两式俱下，暗道不好，左脚一滑，右腿飞起，用“鸳鸯跺子腿”直向尚和彤小腹踢去。尚和彤可没想到她会用腿，一时反给逼得后退两步，一伸手往她脚踝便抓。

司徒云珠用这身法是出于万不得已，见对方竟伸手便抓，自己玉肤岂能让人随便就抓，一时羞得面红耳赤，左手“奔雷手”直朝老人顶上猛击。尚和彤才一伸手，已觉不该对人家少女施此招式，连忙收回，见司徒云珠“奔雷手”又到，不禁右手掌心朝天，暗运内劲，“嘿”的一声，推出一掌。

司徒云珠最怕与他掌，何况自己此时又是左手，想收已自不及，就听“砰”一声大震，老人无事，司徒云珠却全身一阵翻腾从丈许高的船篷上落下，在空中“云里翻”，身子总算没摔着，可已一交栽倒在地，痛得她香汗淋漓，面色铁青。尚和彤深恐她又起来，石火电光似的闪身跃下，伸指便点，却不知这一指才出，就听舱内亡命似的一声大叫：“老贼！你敢……”吓得他一愣，回头却见一少年书生，手持木棍，眼含痛泪，飞跑过来，手中木棍搂头就打。尚和彤不知他就是石继志，只当是另一高手，不由一偏头躲过一棍，并二指奔这少年右臂“精促”穴便点，不想对方竟然不躲，心才一寒，这一指已点上，就见书生“哎呀”一声翻身栽倒，敢情是被自己点上了！

这“精促”穴在肋骨上数第七条骨缝处，亦为人体大穴，左右右一，但被点中并无生命危险，至多晕迷一个时辰，即行自解。

尚和彤正想再补上一掌也叫他带点伤，不想司徒云珠此时竟强忍数处伤，由地上“鲤鱼打挺”窜起，没命似的扑过来，口中狂喊道：“不许碰他！”怎奈她双手俱肿不能出招，待身扑至，见石继志已昏倒在地，不由一阵心酸，反扑在他身上一阵抽搐，竟自哭出声来了。

南海苍龙在一边发愣，不知这是怎么回事，往前一纵身，司徒云珠一抬头，尚和彤见她满面泪痕，犹自悲泣不已，不禁心中大悟，暗忖怪不得这女娃娃死也不肯放他呢，原来竟是这么回事，不由嘿嘿一笑。司徒云珠见他伤了自己不说，竟还伤了自己心上人，此时已把他恨入骨髓，往前一窜，举足就踢，还不等她来到身前，尚和彤已一晃身，由她身前纵起，落于身后，弯腰把那石继志抓起，双足运劲，施出上乘轻功“八步赶蝉”，只一个起落已来到那大船之上。

司徒云珠见石继志竟落入他手，心痛欲裂，大喊道：“老贼……把他放下来，姑娘与你拼了！”她竟披头散发、满面泪痕，像疯了一样扑上大船，伸出那双带伤的玉手，硬抢石继志。不待尚和彤转身，就听另一苍老声音道：“你也太任性了！娃娃！”

司徒云珠就觉背后一麻，接着眼前一黑，一交栽倒不省人事。

这人是在大船上的另一香主，年过七旬，姓魏名也鲁，绰号赤眉老人，武功之高，较尚和彤犹有过之，在排教中身份地位武功，除了一指魔莫小苍，没有一人能与之匹敌。他在船上眼见司徒云珠一个少女，竟如此骄横，伤了镇三江不说，竟连南海苍龙费了这把大劲，还没把她制住，不由气就大了，

若不是自己身高位尊，又有尚和彤先出手，他早就下手了，此番见尚和彤已拿住了石继志，她尚追逐不舍，不由勃然大怒，只一飘身已来至司徒云珠身后，运用一指神功，尚隔着一层绸衫，一指透出，正点在她颈下“凤眼”穴上，那司徒云珠半声未哼，已倒在地。

水面上群众哗然，由魏也鲁施令回航，暂先押返至他的凤羽厅。

原来排教总坛设在湘省洞庭附近，其下尚分三厅，名凤羽、凤翅、凤尾，分设三处，每厅有香主一人，总揽大权，普通各项事务，各厅俱可自行处理，除非有关本教的大事，才由各厅分报总坛听候莫小苍处理。这凤羽厅香主就是魏也鲁，厅址设在四川巫山，总管川省水陆各舵，为三厅权力最大者，其余两厅，“凤翅”设在鄂省宜昌附近，辖鄂省水陆各弟子，香主即是南海苍龙尚和彤；“凤尾厅”设在湘省总坛，香主金笛生柳上旗，此人年龄尚不过四旬，却有一身惊人的武功，甚得莫小苍器重。

且说魏也鲁用隔空点穴法，点倒司徒云珠后，在回程的路上对尚和彤道：“真想不到这娃娃如此难斗，看样子今后江湖上真是后生可畏！”尚和彤叹口气道：“这一下算和司徒明结上梁子了！”言后微微摇首，却不料那魏也鲁冷笑一声道：

“他自己管束无方，又怎可怪罪我们！贤弟放心，一切都冲着我好了，那银发叟不来就罢，倘真来此，我还要他还我个公道呢！”南海苍龙听后脸一阵红道：“大哥误会了！小弟岂是惧他武功，只不过觉得这梁子结得划不来罢了，大哥既如此说，倒显得小弟怕事了！”魏也鲁哈哈大笑道：“兄弟！我们自己人还分什么你我彼此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谅那司徒明也非三头六臂，尚能对我兄弟如何！”

正说着话，石继志哼出了声，在地上一阵翻动，眼睛仍未睁开，魏也鲁叹道：“看此子貌相清秀，又不会武，倒不似恶人模样，怎么教主会对他非置之死地而甘心呢？”

尚和彤闻言也略皱了一下眉道：“莫大哥近年行事愈发诡秘，如此下去，我教前途恐不会长了。”

魏也鲁浅浅一笑道：“你我兄弟但求无愧于心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他既待我弟兄如同上宾，我们也只好为他担当一切了！贤弟！我看有我二人在，他二人插翅难逃，不如把他们穴道解开，叫他们也休息一下，一切待返厅后再行处理。”尚和彤闻言点头称是，走至二人身旁，在点穴处推拿一阵。

须臾，就见石继志睁眼坐起，一翻身见身侧有二老叟倚桌对弈，其中一人正是方才与司徒云珠对敌之人，不由一阵大怒，喝道：“狗贼！我家与你们何冤何仇？居然午夜行劫，把我一家大小杀了个光，剩我一人尚还不舍，狗贼呀！你们也是成名的武士，天良何在？”想起屈死九泉之下的父母，不由号陶痛哭，双手举起一只坐椅，直奔尚和彤秃头掷去。二老听完话后，面现惊容地对望了一眼，见椅已到，尚和彤只一伸手，轻轻接住随即放下，状同儿戏一样。石继志一椅未打着人家，不由回首找物，却不料一眼发现司徒云珠也地上躺着，秀发散乱，粉面泪痕，也顾不得再去找物伤敌了，一扑身已至她身前，一把抱着，热泪点点而下。

一旁二老见状不由微微摇了摇头。司徒云珠经石继志一哭一摇，也慢慢醒来，一睁眼见是自己一心悬念的石继志，不由破唇一笑，只疑身在梦中，伸出了那只带伤的手轻摸着他小声道：“别难过……我不要紧！你呢？”忽然想起尚不知身在何处，忙翻身坐起，一着眼前二老，不由又羞又惊，连忙

挣开继志对二人道：“你们预备把我们带到哪里去？”尚和彤微笑道：“你们不是想上四川么？我们也是回川去，不是正合你们心意么？”随又哈哈大笑，司徒云珠闻言大怒，一挺身已站起，吓得尚和彤即速离座，这时魏也鲁哈哈大笑道：

“姑娘！你好好坐下吧！我们决不难为你们，你要是想跑，可是自寻烦恼，我要在十步之内拿不下你，也枉称赤眉老人了！”司徒云珠一听，心凉透了，眼前二人俱是武林道上令人侧目的怪杰，自己无论如何也斗他们不过，何况还有石继志这累赘。无奈之中，拉了张椅子坐下，一个人皱着眉嘟着嘴，那样子确是惹人怜爱。

石继志见她坐下了，也不客气地拉了把椅子坐下，尚和彤见状点头道：“对了！这样比什么都好！老打人也不嫌讨厌哪？”说着也回座坐好，笑对魏也鲁道：

“凭良心说，我是真让这孩子给打怕了，人家对招是点到就算输，她这是真玩命，不死不休，这玩意……谁不想多活几天？真……”那样子滑稽已极，司徒云珠虽在难中，可到底还是孩子，听完这话，竟哧哧笑出声来，待发现这不是笑的场合，才勉强忍住，加上脸上原有的泪痕，那样子十分逗人。

惹得二老都不由相顾大笑，司徒云珠回眸嗔道：“谁跟你们笑……没羞！”魏也鲁却停住笑，看着石继志道：“你就是石继志吧？你方才说什么杀你全家，是怎么回事？谁杀你全家？”

石继志听人一提，不由又潸潸泪下，看这两位老人，都是七十开外，貌相和善，真想不到竟会是莫小苍手下之人，还不大想理他们。司徒云珠一听，好似他们尚不知真情，乐得叫石继志道出经过，自己也可当面羞辱他们一番，就一瞟继志道：

“你说出来！看他们也好意思听！”石继志见状，这才一五一十，把自己遭难经过道出，悲伤时声泪俱下，别说司徒云珠已哭成了泪人儿，就连魏也鲁和尚和彤也听得连连叹息，不时摇首。

待继志诉完经过，尚和彤冷笑一声问：“小兄弟！这话可是真的么？别是你瞎编的吧？”石继志泫然道：“这事情洞庭一带无人不晓，你如不信只一问便知！”尚和彤不由义形于面道：“这八丑点点萤光，居然敢如此横行，待我回坛后定然察实予以重惩，只怕这事与莫教主无关吧！”

一旁的魏也鲁哼了一声道：“那也说不定！唉！如这事属实，我岂忍对你如此……石继志，你尽管放心地先呆在我那儿，只要我察明了如你所言，拼着我那莫大哥怪罪，我定放你逃生便了！”石继志还未答话，司徒云珠已抢道：“谢谢你啦！老前辈！果真如此，那上官先生一定感激不尽！”魏也鲁一愣道：“这与上官先生有何关系……”司徒云珠一笑用手一指石继志道：“他就是上官先生新收的弟子，你们还不知道呀？”

此言一出，二老大惊，相互对望了一眼，在他们的心中，都已想到了在他们尚在投师习艺时，江湖上已盛传着这绝世怪人，从没有人知道他多大岁数，也从没人知道他真实名字，仅仅人云亦云地叫他一声上官先生，他做事也好，对敌也好，永远只是一人，没听说过他用过兵刃，可是事无不成，战无不胜，武林道上提起他来，真可谓之闻名丧胆。一听眼前的石继志就是这位绝世怪人的未来弟子，哪能不连吓带惊！尚和彤直惊得张嘴结舌半天才对魏也鲁道：“大哥！这……上官老前辈还在人世呀？”

魏也鲁慢慢点点头道：“我也是去年才听人说起，在峨嵋‘小刃峰’上

有人发现他的侠踪，后来也没再听人说起了！想不到他还真在世，算起来，老人家怕没有一百好几十岁了！”随又扭头对石继志道：“小兄弟！你亲眼见过他没有？”石继志点头道：“不仅见过，还和他谈了半天话呢！你们都说他这么老，我看他才四十多岁呢！”

魏也鲁面现惊奇，点点头道：“这就是了！果然是他，我少年时曾眼见他老人家掌震西川双丑，这西川双丑那时都已年过七十，武林道上提起那一对怪客，谁敢惹他们？不想被那上官先生一掌一个，都给送回老家去了。那时我看他就像四十岁左右，回去以后问及家师，才知他老人家曾幼服肉芝仙液，并擅驻颜之术，故此虽偌大年岁，看来也不过四十多岁！”接着又摇摇头道：“那掌力真厉害！听恩师说，是他自己在深山大泽中，亲身体会七种飞禽的姿态，加以编整成一种独步武林、闻所未闻的怪式，名字叫什么‘七禽掌’……这七禽掌好不厉害，那西川双丑如此功夫，竟然双双命丧七禽掌之下……从那时起到如今，这五十多年中，我竟没机会再看他老人家一次！想不到他如今还真在世，还会收你为徒，这真是令人想不透的事！”

石继志听完这一席话，不由把上官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心想上官先生果如友雪妹妹及司徒云珠所言，如我真能随这位老人家习艺，我定要把他老人家那套“七禽掌”学会，然后找到那八丑及莫小苍，叫他们一一在我掌下毙命，方对得起我全家屈死的冤魂！

他一个人正在入神暗思，却见门启处走进一人，对二老施礼道：“二位香主请外室用饭！”魏也鲁答应一声，立起身一瞧石继志二人，对那人道：“再弄一份，给他二人送来。”说着和尚和彤双双走出，至门口时，尚和彤笑道：

“你二人乖乖在这里呆着，可别打别的算盘。好在船快到了，总有一个下落，你们要是想跑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！”言罢把门带上。

这二人在内，互相望着，也不知此行究竟是何下场，石继志对司徒云珠道：“姐姐！你把上官先生的事告诉他们干什么呢？”

司徒云珠一笑道：“傻瓜！上官先生如今在武林道上，凡是老一辈的人提起来，谁不敬畏十分？要不然他们会如此客气呀！你现在可放一万个心，只要你不落在那莫小苍手上，保险你死不了！你没听刚才那赤眉老人的话么！他对上官先生是敬仰到什么份上了！所以现在咱们别的可以先不顾虑，最主要是先想想逃跑的办法！”

石继志听后皱眉道：“如今你伤未愈，我不会武功，四面强敌，逃跑恐怕不太容易吧……”司徒云珠闻言也不禁皱眉不语。须臾，门开处进来一人，手上端着一盘热腾腾的包子，还有一大碗牛肉汤，放在桌上，摆上碗箸，朝二人看了一眼，也不说话，转身走了。

司徒云珠笑道：“管他的！先吃点东西再说。”说着就拿了个包子丢过来，石继志接过，勉强吃了一个，却再也吃不下了，司徒云珠吃了两个包子，还喝了一碗汤，笑道：“这汤满好喝的！你要不要尝尝？”石继志皱眉道：“你倒真放得下心，我都快愁死了……”

司徒云珠一缩颈笑道：“光愁有什么办法！饭总得要吃呀！你放心！等我这手好了，谅他们困我不住，打不过他们，要跑还没有什么问题，这里面除了这两个老家伙，我谁也不怕！”石继志点头道：“只希望你的伤快点好，就是不能跑，也只好听天由命了！”说着拉过司徒云珠一只手来仔细一看，果然齐腕处已红肿了一圈，问道：“现在还痛不？”司徒云珠闻言点点头，

忽然又笑着摇摇头道：“不怎么痛了！”石继志道：“你骗我，一定还痛……”话未完，门口有人哈哈大笑道：“不要紧！我来给你看看！”二人闻言忙分开两边，都羞了个大红脸。

门开处二老相继走入，尚和彤脸上笑容初敛，趋前道：“姑娘伤着手了是吧？唉！你方才少用点劲打，不就好了？”说着由身上掏出一长形玉匣，打开盖，共分三格，由一边取出两粒朱红药丸，递与司徒云珠道：“把这个服下，保你明天就好！”司徒云珠伸手接过，也不道谢，尚和彤还给她倒了杯水递过去道：“谁叫我把你打伤了昵！快吃下去吧……”司徒云珠连眼皮也不抬，端过杯子就把药丸吞下了。

魏也鲁立起身，对二人道：“我们到别室去，你二人就在这舱里呆着，有事招呼一声就行了！”言罢就和南海苍龙起身退出。石继志二人在舱内对泣，一时也无话好谈。司徒云珠过去拉了一张藤椅，对石继志道：“你就在这上面先休息一会儿吧，乘此暇时我也不妨运运功夫，这伤就许好得快些！”石继志道：“姐姐，还是你坐吧，你有伤！”司徒云珠笑道：“我不要这靠椅，只要能坐就行了！”石继志这才坐下，见司徒云珠盘膝坐定，心中奇怪道：“姐姐！你还会打坐呀？”司徒云珠笑着道：“你对武功一道，真还外行得很，不错，这是叫打坐，但在练武艺来说，就应叫坐功，是练上乘内功的基本功夫，你将来若能入师门，这门功夫是少不了的。好了，现在就不要说话了！”言罢竟垂下目来。石继志在一旁看得奇怪，见她慢慢吐气匀长，竟似睡去模样，自己也不由闭目养神，谁知这一日劳累，又身在舟中，直似摇篮一样，一会儿也就睡着了。

也不知什么时候，被人从梦中摇醒，忙睁开眼，正要出声，却被人用手把口捂着，就着窗外透进的如银月色一看，原来是一发须全白的高大老人，不由大惊，翻身坐起，这老人低头用极低的声音附耳道：“别出声！我来救你。”言罢把石继志往背上一背，抖开一条丝带，往后一甩，竟把他在背后绑了个结实。石继志此时真是身在雾中，也摸不清这老人到底是何路数，再一打量这小舱中，竟没有了司徒云珠踪影，不由大急，在背后小声道：“老人家，还有司徒姐姐，你也救她一下吧！”老人小声道：“她在外面……别出声！”说着轻轻拉开小舱门，纵身出外，那份轻快就别提了！

石继志一出舱门，经过那隔壁小室，灯犹亮着，可并没那二位香主的踪影，昏暗油灯下有两个人对趴在桌上，一个是张着嘴脸朝上，一个是脸朝下，两只手空悬着，一看就猜到，定是被这高大老人给点了穴道。

船静静泊在岸边，展目外视，无数船影长长地排着，尚有数只船舱中燃着灯火，加上哗哗的流水声，显得寒夜萧然。这老人走到船头略一探视，两手一按，好一招“一鹤冲天”，带着一人竟拔起六丈高下，往一条船桅上落了下去。

石继志但闻两耳生风，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喘，随觉身子微停，再一看，敢情那老人背着自己，竟站在那第一艘船的桅杆上，离水面少说有五六丈高下，那船本在水面上摇摇晃晃，可老人仅单足尖点着这桅杆之顶，另一足尚悬空着，身子竟像粘在上面似的纹丝不动！

这老人在桅杆上手遮凉篷，向外望了一会儿，探手入怀，再一掷腕，继志就听有极细微的一阵破空声，飞出良久才听不见声，接着这老人在桅杆顶上一杀腰，活像一只大雁似的腾身而起，这次竟是往岸上峭壁纵去，那峭壁高有数十丈，是有名的“铁棺峡”，这老人背着石继志，在峭壁中间一点足，

身子又再度腾起，这一次竟拔起足有八丈高下，已落于那峭壁绝顶。

待站定身形后，老人才回头对石继志笑道：“小伙子！怕不怕？”石继志此时已把这老人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心内暗思，怎么江湖上有这么多能人？自己连日来所遇，哪一个不都是有一身惊人的功夫，眼前这高大老人身手之高，以自己判断，就连那两位香主，恐怕也比不上。闻言在背上道：“老人家！我们上哪去呀？云珠姐姐呢？”老人笑道：“自然有地方去！你问云儿么？我们现在不就在等她么！”继志一听，才知此老竟是司徒云珠的父亲、银发叟司徒明，不由又喜又羞——羞的是哪有在人家父亲面前，老问人家女儿的道理，不由一时面上讪讪道：“原来……是老伯父，小侄方才多有失礼，尚乞勿怪才好。”老人此时展目江中，闻言哼道：

“你有什么地方失礼了？不是挺好的吗……喔！你看她来了！”继志顺着老人手指往下一看，果见江面上漂着一条小船，因悬崖太高，又是黑夜，所以船上的人看不清，老人面带喜容，又抖手打出一物，须臾，那小船竟划不动，在江面上直转。

银发叟皱眉笑道：“这丫头就会吃饭，连个小船都划不好！”此时二人身在绝壁之顶，呼呼江风，吹得老人一身白绸衣袂扑噜噜直响，满头银发也被吹得向后扬着，月光之下，真像仙人似的。

又等了一会儿，老人才说道：“我们要下去了，你要怕就闭上眼。”继志一心想看这老人到底如何下这数十丈高的峭壁，所以并未闭眼。

银发叟话未完，双手平摊，全身垂直地向下一纵，就像一条白线似的，快如闪电已落于那峭壁之半，脚尖一挨地，二次又如此下坠，两袖被风鼓得气囊似的呼噜噜一阵乱响，身子已往那小船船头落去，待落在那船头之上，小船仅微微向前晃了一晃，这份轻功真可谓之登峰造极，试想由数十丈高处往下纵来，那力量何等大，何况背负一人，如无数十年极深的轻功造诣，岂敢如此施为？

待站定身形后，石继志已惊得一身冷汗，听老人低声道：“云儿！你前面坐着，让我来，把那两个老儿惊动了就麻烦了！”司徒云珠答应了一声，纵身来至船首。这小船最多也只可容下四人，可谓小巧已极，老人坐定身形后，才把胸前丝带解开，石继志惊魂乍定，坐下后方要开口，司徒云珠用手在嘴上一按，做了个噤声的样子，吓得他没敢出声。

银发叟并不用桨来操船，只见他面朝里坐着，双手连连向后挥动，那船竟快得出奇，在水面就像一条水箭似的，须臾，已离原先大船老远，再过一会儿，竟然看不见那些船的踪影了，银发叟才叹了口气道：“可累死我了！”言罢停手不动，稍稍休息，才拿起桨来，在水面上划着，司徒云珠拍手道：“好罗！现在可以说话了！”继志正要对老者称谢，不想那银发叟用一双严厉的目光一扫司徒云珠道：“丫头！你好大的胆，也不告诉我一声，就跑这么远！不是我一路好找，看你怎么得了？十七八岁了，还是这么小孩子气！咱们回去再说！”言罢直气得对空吐气不已。

司徒云珠有生以来就没有见父亲像今夜这样生过气，见父亲竟当着继志的面骂自己，真是又羞又怕，眼圈一红，竟哭出来了，银发叟一面划着，一面厉声道：“你还哭？哪一点委屈你了？你自己想想，一个姑娘家整日价在外面，像什么样子！虽说我们侠义门中不拘泥这些小节，可你也得告诉我一声呀……你眼里还有我这爸爸没有？你说！”

司徒云珠不待父亲再说下去，已哭道：“爸爸！你老人家少说几句吧……”

一面呜呜地哭得很响，石继志在一旁坐不住了，心想司徒云珠完全是为了自己，自己却害人家挨骂，当时真恨不得能有个地缝叫自己钻下去才好，可眼前不能不说话，只得红着脸对银发叟司徒明道：“老伯！都是小侄不好，误乘匪船，多亏令媛一时不平，上船搭救，否则小侄早已一命归西了！令媛完全基于一片侠义心肠，实无半点过错，老伯如再加以责骂，不如就骂小侄好了！这一切罪过都是小侄引出来的……”司徒明听后，就着月光看了看这年轻人，只见他剑眉星目，玉面朱唇，英俊中透着清秀，真是翩翩绝世的公子！怪不得自己女儿会不辞千辛万苦一路护送……再一看自己女儿，见她一面哭，一面还用一双泪眼望着石继志，透着无限情意……老人本身也是情场过来人，见状洞悉一切，仰天长叹了一口气，低语道：“年轻人啊……”石继志见状尚不明何意，仍用乞求目光看着老人，似等他回音似的。银发叟见状对司徒云珠一望叹道：“还哭什么？你没听有人给你讲情呢！说你完全是基于一片侠义心肠！我能忍心再怪罪你这女侠客？”说到最后已带着笑，一扫方才那严厉声色，司徒云珠不由被父亲说得破涕为笑，一面笑着一面道：“爸爸……”老人笑道：“怎么啦？女侠客！”惹得石继志直想笑出声。

这一来银发叟算是一点气也没有了。原来这银发叟如今已是八十岁的人了，早年亦是少年英俊，更有一身超人绝技，因此甚得当时少女青睐，但他为人高傲，差不多的他看不上眼，因此孑然一身，直到三十岁才和当时少年奇侠金线女聂芷仙结识。

二人都是一世奇侠，女貌郎才惺惺相惜，不久因爱而结合，江湖上提起来谁不羡慕？

三十几年来，二人在巫山辟室合修，形影不离，虽然膝下犹虚，但二人一心相爱，志在研讨绝世武功，倒也不以为憾。

所谓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，这年也算该当有事，金川附近有一苗族，族名康康，盛传出现一蟒，食人无数，闹得整个苗族人心惶惶，偏赶上金线女聂芷仙有事远行，司徒明基于侠义心情，只身远奔苗疆，因他武功惊人，那康康族上下无不视之若神，老土司乌力更是待他若上宾，一力巴结，正赶上那苗族外遇强敌铁环猓攻击，因此这乌力更是一力挽留司徒明，说什么也不放行。

司徒明剑斩怪蟒后，因出来日子不少，怕聂芷仙返回后放心不下，所以说什么也要回去，可土司一心想留住司徒明为自己效力，想出一条奇计，叫这司徒明非留下不可。

原来土司有一女名唤云花，生得秀丽娇艳已极，乌力爱若掌上明珠。云花那时正是双十年华，尚待字闺中，司徒明一世奇侠，虽年过六旬，可看来至多不过五旬出头，加以貌相神俊，竟被云花暗恋在心。乌力见自己爱女对他倾心，于是在一午筵上当面向司徒明提亲，司徒明因已有妻，当然婉言谢绝，因恐这乌力再事纠缠，所以言明自己预备次日就要回返巫山。

乌力听后心中暗忧，竟假告女儿云花说亲事已成，今晚就要举行，云花闻言，芳心不胜暗喜。可是那土司乌力，竟告诉司徒明说今晚特备盛筵要与他送行，司徒明不疑是计，还道谢了一番。是晚赴筵，见乌力穿戴俱新，尤其是云花打扮得直同新娘一样，虽感疑心，但想到自己明天要走，也许人家为了表明心怀敬重，才如此穿戴。但乌力竟在筵上用苗语大声宣布，自己女儿已定今晚嫁给司徒明为妻，从此司徒明就要永留苗疆，为康康族效力，一时众苗人掌声欢呼如雷，可笑司徒明竟以为这是人们对自己欢呼，告别之意，

当时还感动得站起摇着双手，云花在旁见状就更不疑有他了。

酒席一半云花带羞先退回洞房，乌力竟用药酒将司徒明灌得酩酊大醉，那酒中掺以烈性春药，令人食后不可自制。可叹司徒明一世奇侠，竟无意中着了道儿，直喝得步履蹒跚才由人送入洞房。

洞房中云花早已等候，一面扶他入睡，自己也就像妻子一样给他擦脸、脱衣、司徒明已服药酒，眼见娇娃在前，投怀送抱，哪还能再克制得住？就在那神秘的一夜，做下了遗恨终身的事。

司徒明次日凌晨一醒，见状又惊又怒，只当是云花无耻，对自己暗施诱计，一气这下，不问青红皂白打出一掌，可怜云花尚睡眠惺忪，粉面垂羞的当儿，竟被一掌震得腾起足有一丈高，连吐了几口鲜血，昏死过去。司徒明盛怒之下，又去找那乌力，可叹老土司满心打算，这一着定可使司徒明回心转意，不想尚在梦中，已被司徒明一掌击毙。

待回巫山后，司徒明把这事一直隐瞒心中，从未对金线女聂芷仙提起一点，然而内心的羞愧，已使他慢慢疏远着她；一方面不知怎么，竟深感自己当时下手太毒，不该对乌力父女如此狠心，不由日日暗祷着，乞求上天别叫云花死了。

第二年秋天，有一个壮健的苗妇，抱着一个已将断奶的女婴，不辞千山万水找到了巫山，好不容易到了司徒明的住处，却只有聂芷仙在家，这苗女留下了女婴和一封书信，还哭诉了半天，原来她是一个精通汉语的苗妇，直哭骂这司徒明如何忘恩负义，既是当众接受婚姻，明媒正娶，为何又次日行凶而去……一直哭了半天才走。聂芷仙听后真好比晴天一个霹雳，直惊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，待那苗女走后，自己哭得天昏地暗，暗骂司徒明是无情无义之辈，我是如何一片真心待你，不想你居然作出这无耻无义之事，怪不得这一年来对自己日渐淡情，原来生有外心。

她一面哭，一面看那女孩，见她长得粉搓玉揉，眉宇间竟和司徒明一模一样，更深信那苗妇所言非虚，自己含着泪，再把那封信打开一看，见竟是一封血迹斑斑的血书，不由吓得心里一阵哆嗦，再看那信上，竟是一笔细秀的汉文：

“我永远忘不了的丈夫！你永远也没想到，可怜的云花还没有死吧！可是丈夫啊！在云花写这封信时，已经离死也不远了！狠心的丈夫啊！你为什么当时不多用点力把我打死？叫我这一年多受尽了罪！

但是丈夫！我永远不会恨你，只恨我那死去了的父亲，因为都是他一人的错，他已得到了上天给他应有的惩罚，而活着的我，却是多么无辜可怜啊！

丈夫啊！我不会再活着叫你恨我了！当这封我亲手用我流出的血写成的信在你眼前时，云花已不在人世了！我的丈夫！答应我一个最后的要求，请笑笑吧！这一年多的时间，我无时不在想着你，我想着你的笑！

丈夫啊！你会流泪吗？千万不要哭，因为你是那么的勇敢，我们苗人不喜欢流泪的男人，云花虽死了，但并没有离开你，云花的灵魂，就跟在你的身边，云花永远是你的，永远也不要离开你！

孩子是你的，她长得多像你啊！你会好好爱她么？把你那一身超人的本事教给她吧！答应我！

丈夫！我的手只允许我写到这里，毒药已经发了，我的头也昏了……我的汉文不好，你不会笑我吧！

再见吧！我的丈夫！

你不要的妻子云花血书”

金线女读完这封有血有泪的信，不由被云花的真情感动得热泪交流，因此就更恨司徒明无情无义。本想等司徒明回来与他理论一番再远走高飞，但久等他不回来，一气之下，留下一封信，书明经过，说明自己决不原谅他对自己的不忠实，不管这事情当初是如何发生，自己也不会原谅他。这封信写好后，连同云花的信，都放在那孩子的身边。聂芷仙就这样含泪离开了巫山，也离开了司徒明。

司徒明当晚回家，发现了这一切，真是肝肠俱断，心痛欲裂，他像疯子一样在巫山上到处喊着，一会儿是芷仙，一会儿又是云花，每天除了喂这孩子以外，他就像疯子一样这样低低地唤着，没有黑天白天。

巫山下有几家民户，司徒明每天按时抱着女婴到民家去吃奶，交换条件是司徒明为他们猎取鸟兽。凭他那绝世的武功，任何鸟兽只要被他发现，就别想能逃开他手，就这样又在巫山上住了一年。

第二年，孩子也长大许多，不需吃奶，他才带着她远走湘鄂，在宜昌一个清静的山水之边住下。

也就是那一年的时间，他那满头的发都已变白，胡子也白了，人就像老了十年似的，“银发叟”的外号，也就在那时开始被人叫开了。

时间真快，岁月催人，十七年就这样过去。那女婴不是别人，就是司徒云珠——银发叟为追念她死去的母亲，给她取名云珠，暗含是云花的珠胎之意，司徒明果真遵照云花之言，从云珠五岁起，就授以武功，把一身惊人武功倾囊相授。司徒云珠也真不负父亲一番苦心，学成一身惊人绝技，只是每当她问起母亲在哪儿时，老人总是热泪交流，因此她也就不敢再问，但在幼小的心中，已猜到母亲和父亲之间，定有一段不可告人的悲惨经过。十七年来，父女二人可谓之相依为命，司徒明年岁已过古稀，只此一女，自然溺爱了些，平日连一句重话也舍不得骂她。这一日因久候女儿不归，放心不下，出去一打听才知竟上了一艘排教之船，不由大惊，这才亲自操一条小船，运用“流云飞袖”神功，一路运劲催舟，这小船真像箭头一样，不一日已发现前面大船。

司徒明遥跟着这八艘大船，直到船泊岸度夜，他才在午夜，施展绝世轻功，来至大船探访。也算事情凑巧，那二位香主，因把居处让与石继志、司徒云珠，入夜就来至邻船暂眠，派了二名得力手下在外室把守，也是他二人一时大意，认为石继志二人就在身侧船上，更有一人不会武，一人负伤，门口尚有人把守，只稍有声响，定必可惊觉来援，怎么也不会叫他二人跑走。

却不知司徒明如何身手，窥知二老至邻船后，以迅雷不及掩耳身法进舱点了把守的二人麻穴，二人只觉人影一闪，就不知人事了。

司徒明这才摸黑进室，司徒云珠此时暗行坐功，手上伤已愈了一半，见父亲来救，真是惊喜欲狂，司徒明先引女儿至船外，告之小舟停处，嘱她速去把那小船划进前面峡口暗石处，等候自己金钱为号，再驰至那峭壁之下等候自己和石继志。

待云珠走后，司徒明才再返大船，总算皇天有眼，竟然毫不费力把石继志救出，三人合乘小船，司徒明因恐在近处操桨有声，这才又施“流云飞袖”功夫运劲催舟。

这流云飞袖功夫难在一气之间，将内力完全贯于两袖之上，故此用来对敌，无异两柄钢刃，更可以这袖暗发功劲，十步内，若内功高者，可制人于

死命，因此用来催舟，就好像疾风扯帆一样，哪不快得出奇呢！

且说司徒云珠见父亲已无怒意，不由破涕为笑，对石继志道：

“真把我急死了！你们老不来，我手又痛，这小船又不听话，又怕弄出声音，费了好大力气，好容易才划到那陡崖之下，那船光打转不走，我当时急得真想哭，正在急得要命的时候，你和爸爸就来了！那两位香主这下可气坏了！”

石继志尚未答话，司徒明已叹道：“你们可别小瞧了那二位香主，那尚和彤我倒认识，武技已不凡，云儿万万不是对手，最厉害是那赤眉老人魏也鲁，江湖上提起他来谁不怕三分？就是我老头子真要跟他动上手，还说不定能制住他呢！”石继志闻言，暗幸方才没有惊动，否则恐怕此番想走就没那么简单了。

司徒云珠此时直叫着手痛，银发曳见状皱眉笑道：“方才你也不痛，这一看见我了，就觉得手痛了！你这丫头！唉，伤着什么地方了？”司徒云珠还未答话，石继志已在旁道：“两个手腕都肿了，腿也破了！”司徒明回头看了他一眼，心中暗想：“你倒知道得怪清楚。”不由笑着点了点头道：“贤侄你呢？”

石继志摇摇头，一旁的司徒云珠却道：“他被那南海苍龙点了一下，喂！你现在还觉得痛不？告诉爸爸一声，保险会给你治好！”一旁的司徒明不禁暗暗地摇了摇头，心想，这两个小家伙已经彼此爱上了！不由引目向自己女儿看去，见她月光下直似玉树临风，竟和她母亲云花长得一模一样……再向那石继志看看，剑眉深锁，星眸含威，那丰俊的神采竟比自己当年似有过之，心内暗忖，这二人如能一心相爱，倒是一对武林奇葩！只是这石继志人品虽佳，到底出身富族，难免意志薄弱，气质浮华，如那样，这武技实难学成高深的造诣，何况他对云儿的爱，不能仅由这一面觉察，常言道“痴心女子负心郎”，不如对他故示冷漠一下，看看此子涵养定力如何？如是一有毅力孩子，他定会有一番作为，历尽千辛万苦，也要达成他投师志愿，果真如此，自己至时再亲赴峨嵋，面谒上官老前辈，替他二人定下终身，一来可解决云儿终身大事，再说得此佳婿，也颇堪自慰了！

想到这里，这银发叟不由心中暗暗生出一计，虽然石继志眼前或不见谅于他，但他如真是一上进青年，日后定能如愿以偿，那时他不但不会恨我，反会加倍感激了。

想到此，不由故意冷笑一声对女儿道：“我问他受伤没有？要你多操什么心？他自己不会说呀！轻轻点了一指有什么了不起！值得大惊小怪！”司徒云珠正在含笑看着继志，一听父亲竟一扫方才言笑态度，不但明骂自己多管闲事，还暗讽了石继志一番，自己挨骂尚无话可说，人家石继志好好的也被沾上，试想他脸往何处放？不由羞红双颊，用那一双快流泪的妙目向石继志看去。

石继志闻言虽觉不大中听，却也没想到是骂自己，一听话中意思，此老分明不喜自己女儿与我来往，不禁带愧道：“老伯此言极是，小侄倒是一点也不觉痛苦，只是令媛……”这话还未完，银发叟已冷笑道：“她的伤我知道，你就别管了！”石继志一听，不禁羞得脸通红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一旁的司徒云珠已经哭出声来了。

原来司徒明此举含有深意，见他二人已相爱至深，石继志尚未投师，此情念如不与他一刀斩断，他定无心习绝艺，上官先生一番苦心，岂不白费？

不如眼前假意冷漠，好叫他死了这条心，一心学艺，待他学成之后，一切都尚不为迟。

这时小船已驶近一浅滩附近，靠岸停住，三人相继走下，银发叟对司徒云珠道：“我们先在这里暂歇一夜，明天再回家吧！”随着回头对石继志笑道：“贤侄！你意如何？等明天你住到我家去吧，到峨嵋还远得很呢！你一个公子哥哪受得了这个罪？还学什么武啊，算了吧！”

继志闻言，简直气得两眼发育，不由带泪道：“老伯此言差矣！小侄此次全家惨遭奇祸，幸能逃生，又蒙上官先生垂青，已经是两世为人，还有什么苦不能受？伯父盛意，小侄心领，小侄投师之志已决，不容中途向背，即使粉身碎骨，也要达到此愿……”言罢，恭敬地朝银发叟一拜道：“多谢伯父今夜搭救，小侄有生之日决不忘此大恩！”又上前一步眼含热泪对司徒云珠一拜道，“姑娘舍身相救，继志永铭心扉，此番就向姑娘告辞，尚请珍惜玉体，不以我为念……”言毕愤愤地头一抬，转身就走。

司徒明闻言，面浮浅笑，心中快慰已极，暗思此子果然毅力超人，云儿眼力到底不差，当时也不说破，只张着一张大口，眼望着他走远的背影，不发一语，连连点头。

这下可把司徒云珠急坏了，哭着跑了两步，大叫道：“喂！回来……”见他背影只停了一下，想转身还是没转，随即一跺脚又往前行。

司徒云珠又哭着跑了几步，高唤道：“叫你回来……”不禁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了，就听父亲在一旁道：“好孩子！别难受！叫他去吧！”司徒云珠此时已把父亲恨透了，闻言理也不理，还继续哭她的，声音愈来愈大，银发叟不由伸出手来，摸着她满头秀发道：

“孩子！你不知爸爸这是计么？”司徒云珠一面哭，一面道：“什么计？人家也没招您惹您……呜呜……”司徒明不由皱眉长叹一声道：“傻孩子！爸爸比你更喜欢他！不过我如不这么做，他怎会一心一意地去投师学艺呢！好糊涂的孩子！”司徒云珠这才流着泪抬起头，看着父亲道：“真的？你老人家不恨他？”

司徒明一笑道：“当然真的！我恨他干什么？”云珠这才擦干了泪，又往前走了两步，已看不见那石继志的影子，连日相处，两情相悦，这一走，像把自己的心也带走了，痛定思痛，不禁热泪交流，本想施展轻功去追上他，但有自己父亲在旁，自己到底是个女孩子，怎么敢这么做。想到父亲此举，果然用心良苦，只是可苦了石继志，不由拉着父亲手道：“天这么黑，半夜里他怎么走啊？”

司徒明摇摇头道：“孩子！一个男人是应该当得起一切风险的，俗谓“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”，不要为他担心，叫他自己去吧！只要他有毅力、有决心，他会达到他的志愿的！这孩子有出息，如果爸爸眼力不差……”

一个晴天的早晨，华阳县城近郊峨嵋山下，有一个衣衫破烂的青年，这年轻人全身衣衫又脏又破，赤着双足，披散着头发，双目深陷，他微皱着眉，抬头向那举国闻名的峨嵋山上望去，心内暗叫道：“好高好大的山啊……”

只见一丛丛的古树，隐约在疾风劲吹的飞云里，一座座庙宇，错落在山的每个角落，真是宝相万千，不胜庄严。年轻人看着看着，不禁展眉一笑，心里一扫这月来的沮丧，重生出了新的希望，他叫道：

“峨嵋呀！峨嵋！我总算走到了！”随又低头看着自己那双赤足，割裂的肌肤，眼中不禁透着泪痕，又一阵心酸，离开司徒父女这一月来，想不到

自己竟会落魄至此，一想到司徒明，不由冷笑道：

“银发叟！你也太小看我石继志了！我要不学成绝技叫你看看，誓不为人！”他由树下站起身来，背上一个小袋，这袋中有足够十日的干粮，这才沿着那山道一路上去。山道很宽，并不难行，而且上山的人很多，倒也不觉如何苦闷。差不多走了有半天时间，已来至一大庙宇，那些行人多半是往庙中来朝拜的，继志已饥渴过甚，心想就先到这庙中歇一会儿再走吧。

这座庙宇好大的规模，只大殿就有九座，内中僧人少说也有一千多，大殿上香烟缭绕，阵阵檀香，令人嗅之顿感全身飘然，直如出世之仙，凡念俱消。他随着那些进香之人在殿中绕了一周，又出来进第二座寺门，这寺门前，有一根大木，少说也有千年以上，却被砍下头尾，架于这寺门前，人们俱说：“那就是大神木啊！”继志好奇地看着那大木，见有人在一端用手轻击，另端则有人伏耳其上，好似在听什么似的，心想这木长至少也有五丈左右，难道离这么远，那头轻轻一击就会听见？不由也走上前附耳其上，果然那边击节之音声声在耳，甚至用手指在上微击，这边也听得清清楚楚，心内暗暗称奇，心想，怪不得称之为神木，原来真有点怪！

他本是一个少年，童心未退，这一来顿忘疲劳，跟着人家嬉笑起来。又进了一座古寺，见内中十八罗汉金身神像，栩栩如生，在这寺后，有一小崖洞，门口跪了一大片善男信女。自己走近一看，原来内中有一老僧，满面皱纹，一脸泥沙，好似几年没洗过澡似的，最奇是这老僧所靠着石壁，竟像挖就了的一个洞，洞的形态，竟同这老僧打坐的姿势一般无二，这老和尚人就打坐在这空凹之内，竟像在石壁之上雕刻凸出半个人似的，不由大奇，再注视这和尚头上尚满布了蜂巢，无数黄蜂在巢中此出彼进，就听有人在后说道：

“这就是法定老仙师，听说他在此打坐已有两百多年了，因此那石壁竟给他靠坐成了一个印子。”又有一人在旁道：“这和尚一打坐最少就是两个月才醒一次，你们看，蜂子在他头上都做了窝，他还不知呢！”说得石继志将信将疑，再看那和尚，一切情形果真有点像方才人们所言，不禁对这和尚肃然起敬，暗想世上还真有能活两百岁的人，难怪那上官先生也这么大了呢！

待游完了这九座大殿，天已近晌午，继志吃了些干粮，向和尚讨了碗水喝，在殿旁大椅上打起盹儿来。不想一觉醒来，红日西下，此时大庙内空空荡荡，游人都已散尽，慌忙下地，见一和尚正在扫地，不由上前施礼问道：“请问师父，此山可有一小刃峰么？”

和尚闻言似一惊，看了继志一眼道：“有倒是有的，不过施主问它干什么？可远得很呢……”石继志一听果有此峰，不由喜道：“我因有一友人居此，嘱我前去找他，就请师父指引我一条捷径，我好起身！”这和尚闻言面现浅笑道：

“客人说笑话了，这小刃峰上别说是人迹不能到，就是鸟兽也不易上去，哪会有人住在那儿呀！”继志闻言一怔，暗思我既来此，不管如何总不能半途而废，再高也要上去，当时假作惊问道：“原来这样呀！师父指给我看看，我看看到底有多高？”和尚将信半疑地走出庙门，继志随后跟着，走到一处谷口，和尚往右后方云深处一指道：“那被云封住的地方就是，若人走去，最少得四五天，还说不定能上去，而且峰顶积雪，人在上面冻得受不了！”说着打个哈哈，晃着光头回去了。

继志向和尚指处一望，暗暗叫声苦，只见这小山道仅可容

一人，而且草深过人，往上看，奇石错路，怪藤纠葛，真是狮虎难登。但他毫不畏难，当时紧了一下裤带，先绕到谷下，然后往那山顶一路攀去。

这一阵走少说也有三四个时辰，天已暮昏，尤其在古树参天奇石遮影的山道上，更显得阴暗异常，石继志已精疲力尽，身上被荆棘刺扎得鲜血点点，痛楚不堪，无奈找了块大石坐下，拔去身上那些小刺，歇了一会儿，又站起身往上走去。

再往上走简直就没有路了，蹬着深可过人的草和石藤往上爬，爬了没有一个时辰，已气息喘急，非再歇歇是万不能走了。就这样又走了三四个时辰，天已大黑，实在看不见路了，而且山风阵起，还有这山上虫兽鸣声，听来简直吓坏人。总算找到了一个藏身的地方，是三块大石垒起，当中的空隙处足够一人容身，这才摸黑吃了两个干馒头，喝了一点水，枕着小袋子昏昏睡去。

第二天天才一亮，他也醒了，真是腰酸背痛，几乎不能举足，身上被蚊虫咬得青一块红一块，狼狈不堪。此时小风徐来，百鸟喧鸣，景致可谓美极，要是在平地有此佳境，他不知该如何高兴地赏玩一番，但这会儿可无此雅兴。他捶了一会儿腿，一拐一拐地往上又爬，本来晚上冷得已受不了，这时太阳出来，山雾散开了不少，暖和多了，也看得清楚些。爬不了一会儿又累了，石继志暗想要是老休息，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爬到？不由把心一狠，拼着累，说什么也不停，这样发狠了七八次，天又到了中午时分，已累得趴在石上只有喘气的份了，自己暗想，非休息一下不可，再不休息就要回老家了！

他吃了点东西，算一算还有不少馒头，真想把这袋子丢掉，提在手里，又沉又不方便，有好几次，人上去了，袋子却忘在下面，只好下来再捡，自己一赌气留下了十个馒头和那一小皮囊水，其它的都丢了，在树边上躺了一会儿，算算时间不早，这才又走，忽然呱呱几声怪叫，吓得他滚爬一边，一看却是几只大黑鸟，在空中一路翻扑而下，心中火起，丢了块石头，离那鸟还有十几丈就掉下来了，不由暗笑自己真是好本事，连个石头都丢不远，于是更想到非要下决心找到那上官先生学成本事不可。

又走了两个时辰，大出意外，眼前山势开朗，水秀花明，景致无边，有三四道小泉瀑挂在石上，水声潺潺，好不动人，石继志心头大喜，跑到水边，先喝了几口，这才把头浸入，干脆脱下衣服，大洗一番，精神马上振作起来。穿上衣服，靠着石头吃东西时，无意中见一白兔由身前三丈余处走过，尚没发现自己似的，不由仔细一看，这白兔通体雪白，一双红眼东张西望，美丽已极，正想偷偷去捉，不想那白兔一窜已至大石之后，竟失踪影，心中好不扫兴，又接着吃了一点东西，正想起身，忽见白影一闪，那白兔又出来了。

继志心想，这次看你往哪里跑？不由靠在石后一声不响，见那白兔嘴中衔着一片圆形叶子，大如手掌，那白兔衔着它一路往石上跑去。

石继志小心地在后跟着，心说我看你捣什么鬼？这白兔走上那石，还回头看了看，石继志忙把头低下，再抬起头，已失白兔踪影，想是就在那石后。自己轻轻地爬到石边，露出一目往石后一看，白兔果然在那儿。

奇怪的是竟有两只兔子，一只兔子卧在地上，全身是血，睁着一双红眼珠，在它下半身股部，竟然皮开肉裂，少说也有四寸长一道大血口子，鲜血尚在流着，看样子是被野兽利爪所伤，再看原先那只白兔，此时把那圆形树叶在口中嚼碎，又吐在石上。

正在不解，却见那兔儿将树叶嚼碎后，又衔起来走到那受伤同伴之前，把嚼碎的叶子吐敷在那伤口之上，继志心中大悟，原来是给那伤兔治伤啊，

不由暗笑，一片叶子能管什么用？

此时见那兔子将树叶敷好后，退至一旁，蹲在一边看着那受伤同伴，好似有无限希望。

说也奇怪，不一会儿，那伤兔竟一翻身站起，未受伤的兔子一跳老高，好像狂喜已极。石继志不由惊得张口结舌，心想，这是什么叶子，简直比市上专治刀伤的药还灵上百倍嘛！由是再注目那受伤兔子伤口处，只这么一会，伤口非但不再流血，而且隐隐浮着一层白沫，像是新肉已长出模样，不禁惊得叫了一声。

这一叫，两只兔子一竖双耳，一前一后两支白箭似的，往石上杂草中一窜，竟失踪影。

石继志愈想愈怪，但是自己亲眼所见，哪能不信，不由又回至方才流水处，想着方才兔子所经之路，往下找去，找到了那块大石，再下去一点，鼻中就嗅到一阵奇香，味似柑子，而较之犹浓，不由张目四望，只见一片草藤，哪有什么柑子？不由大失所望，忽然一阵风起，吹得那草身下伏，隐约中似有一红色小果形同橘状，在那石缝乱草中晃来晃去，那香味竟更浓厚，不由大喜，一路爬到石缝一看，果然生着一株小树，至多不过一尺高，上面仅有六片叶子，叶状如碗口，正是方才那白兔口中之物，方才被兔咬去一叶，破处此时竟汨汨流着白色浆汁。

再看那红色小果，大如金橘，阵阵芳香由内透出，闻之头脑顿感清爽。石继志上前小心摘下那果子，入手奇软，竟似吹弹可破，生怕破了可惜，一时垂涎，也不管可食与否，往口中一塞。

那果子水蜜桃似的，入口即破，一股又凉又甜的浓汁顺喉而下，当时全身爽快，通体生劲，心中大奇，再看那小树，此时已枝弯叶垂，状似干枯，心想这树儿好似只为结这个小果子才生的，一高兴把那六片叶子摘下，用树叶包好，放入袋中。

最奇的是自服了那小果之后，全身疲劳竟一扫而光，非但毫无疲惫，竟比没上山时似精力大有过之，心中暗奇，莫非这果子功效如此之大？想着不由顺手拿那小袋，刚才还觉沉重异常，此番入手竟似轻如无物，这才知道，自己无意之间巧服灵果，须臾间已力大身轻判若两人，自己还不相信，走到大石前，自忖这石平日摇也别想摇动，不妨拿它试试力气。

只见他双手一按那石，往上一举，那大石竟应手而起，一举过顶，直喜得石继志一振双臂，那大石忽悠悠起在半空，半天才落下，一声大震，惊起无数飞鸟，石继志这一喜，真不可用言语形容，反身一路狂奔，大笑大叫，就像现在已是一个盖世无敌的大侠客似的。

只见他一路狂奔乱跳，一会儿就上去了数十丈高，他高兴得如同疯子一样，这一气跑了少说有一个时辰，看看身已被裹在云雾之中，只这一时所走，昨日一天怕也没走这么多，他停下脚步，想想那小和尚所指的方向，竟似离此不远，此时果觉阵阵寒意，再一注目空处，竟有三两处白雪未退，心想难怪呢！

他岂知巧服百年一见的芝果，早已元气精力大增，否则此时怕早冻得他不能走了。

石继志暗想着那和尚指引之处，正想回身再走一阵，却闻得身后兽喘之声，不由大惊，回目望处，不由吓了个半死。

原来不知何时，自己身后竟站着三个怪物，这怪物状如猿猴，一颗头又

似狗狒状，四掌雪白，剑齿交错，口中呼呼有声，每一个都比人还高，虎视眈眈地望着自己，样子可怕已极。

石继志吓出一身冷汗，忙往下一跳，不想不动还好，这一跑，那东西“呼噜噜”一声低吼，随后就扑。

继志虽巧取异果，力大身轻，但是到底没练过武，这东西一扑来，简直不知道该如何躲才好。只见为首那怪物，人立双足，举着长爪对己便抓，石继志亡命似的往旁一闪，这怪物竟抓在石上，“喀嚓”一声，那方青石给它抓了一洞，怪物一抓没有抓着，怪吼一声，下余二兽一拥齐上，眼见三兽齐扑，剑齿利爪，那石继志必无幸免，不想听得一声低叱：“畜生敢尔！”接着“砰！砰！砰！”连响三声，三个怪物，就像抛球似的，起在了半空，一阵悲噪，相继翻落谷底去了。

石继志在地上惊魂乍定，抬头一看，不禁惊喜得狂呼一声：“师父……”一窜而起，伏地便拜，在石上含笑走下一个中年儒生，这儒生还是一袭青衣，面白如玉，不是上官先生是谁？这书生走下石来，带着笑搀起石继志，一打量他身上，见他破衣赤足，状同乞丐，不由微微点头道：

“好小子！可苦了你了！”石继志如愿以偿，才想起了一路危险，几度亡魂，不由热泪交流，看着上官先生道：“师父！我不苦，只要能找到您老人家，拜您老人家为师，即使再苦，弟子也不以为意……”上官先生闻言点点头道：

“想不到你居然有此毅力决心，今后我定不使你失望，将我这一身从未示人的功夫全部授你，只盼你能努力勤习，虚心求教，方不负我对你一番苦心。只是我这身功夫，凡人不易全部学会，你虽根骨俱是上品，也难保你能全部习会，这就看你的造化了！”石继志唯唯受命，上官先生用手一挽石继志腋下道：“我们还是先回去再谈吧！一会儿就要下大雨了！”

他挟着石继志，足尖一点，就像一阵风似的，站在了石上，再一腾身又是数丈，已落于老树树尖，身子就像一块棉花似的，挟着石继志，那小枝仅微微一抖，接着忽起忽落，落足处从未沾地，都是在树尖之上，往往只见他用足尖一点枝上小叶，身即腾起，简直比一只小鸟还轻盈。这样不到一盏茶时间，已来至绝峰之巅的一幢石屋中。

上官先生这才放下石继志，撮口一声长啸，声音悠远已极，须臾，就见白影连闪，由峰后箭一般翻出两头巨猿，都是雪白的毛，火眼金睛，威猛已极，这二猿来至上官先生之前，咧着大口直叫，上官先生用手一指二猿，对石继志道：“这是我在大巴山上收服的一对雪猿，当时还是小猿，不想如今已长得如此大了。你不要小瞧了这对畜生，它们已经跟我有年，拳脚上都有惊人的功夫，差不多的人，就别想能喂它们的边！”二猿见有生人和主人谈话，都走近继志身边，一个拍肩，一个搭背，像遇到多年老友似的。石继志斜目看着二猿，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喘，上官先生见状叱道：“不得无礼！”

别看这二猿状极凶猛，被上官先生一叱，吓得双双怪叫，放下手偎在一边，上官先生这才一指继志对二猿道：“他是我新收弟子，今后你们两个，要好好听他话，同时要保护他，听到没有？”二猿闻言后连连低鸣。

上官先生一笑道：“今后你就居于此室！”石继志看旁边有一石床，只是床仅可容一人躺下，连翻身的地方都没有，比普通的长条石凳还窄，不禁暗想，这床又窄又小，还没有被褥，如何睡法？不由一时怔怔望着那床。

上官先生想是已窥透其意，一指那床，对石继志笑道：“你可别小瞧了

这床，这床是我由九华山南石翁处，费了多少口舌才讨来这么一块冰川寒石，小心凿成，每夜睡于其上，可锻练筋骨，对我等练功之人大是补益。我在这床上已睡了十九年，后来那‘回肠寒功’练成才没有睡，你如今来了正好睡，否则真可惜了。开始数日你一定感到不习惯，而且奇寒刺骨，慢慢你内功有了根基，就不会觉得它冷了！”石继志这才明白，当时跪地，朝上官先生行了拜师之礼，上官先生含笑受了，忽然像想起一事，一把把石继志拉至身边，注目他脸良久才皱眉问道：“说实话！你过去练过功夫没有？”石继志一愣，恭答道：“弟子从未学过什么功夫，师父何故问此？”

上官先生摇摇头道：“看你含蕴外溢，二目开合间透着精元之气，分明是内功有相当根基的象征，你却说从未习功，真令人不解！”石继志忽然想到路上巧食异果之事，不由啊了一声道：“弟子在路上巧食了一枚柑子，入口生芬，食后觉得身轻力大多了！恐怕就是为此之故吧！”

上官先生面现惊容问道：“什么柑子？你说给我听听！”石继志这才把跟随白兔一节，细细道出。上官先生听得愈来愈喜，大叫道：“快把那叶子拿来给我看看！”石继志由袋中取出那六片叶子，双手递上，上官先生接过，细细看了看，又在鼻上嗅了嗅，一拍石案道：“你这小子真是好福气！你知道这是什么？”石继志怔怔地道：“是什么？”上官先生喜道：“这是千年难得一现的芝果呀！你这孩子！怎么我在山上几十年都没发现？你却有此奇遇！”石继志喜道：“师父！那树还在那儿呢！要不要挖回来？”

上官先生摇头道：“没用了！这芝果一离枝，树即枯萎，再怎么也不会活了，幸亏你把这几片叶子摘回来了，有此数叶，我即可掺和它药，制成丸药，不知可救多少贫病之人了！”石继志一听，无意间竟食此仙果，哪能不惊喜欲狂呢！

上官先生停了一会儿又接笑道：“好处还多呢！这可好，有其师必有其徒，为师我在你这年岁时在青城山也巧食了一只成形肉芝，和你食的这芝果同为千载难逢的仙品，后来仗着这肉芝功效，我才有今天的功力，如此说来，我这一身神功和那七禽掌是非你不传了！也是非你不能学会呢！”

石继志听师父一提那七禽掌，想起问道：“江湖上都知道师父会一套七禽掌，这七禽掌到底如何厉害？”

上官先生笑道：“难得他们还知有这套掌法。现在告诉你还嫌太早，过一个时候，我亲自带你练这功夫，你就知道它的厉害了，不是为师夸口，如今武林中能敌此掌法的恐怕还没有一人！”又道：“降魔者，先降自心，心伏，则群魔听服；驭横者，先驭此气，气平，则外横不侵！所以这开始的半年我要先把你的心完全定下，叫你一点外念都没有，这一点做起来可不大容易！”石继志唯唯听命，上官先生随即站起道：“你劳累一天，还是早早休息，有话明天再说！”

石继志不敢违命，上官先生起身进内。石继志待师父走后，这才略为整理，往那石床上一坐，就觉有刺似的连忙跳下，一摸那石，真比冰还冷，心说天呀，这可怎么睡？想了半天，师父既叫自己睡，定必无害，无奈咬着牙，勉强躺上去，那冷气直往骨缝钻，冻得两齿咯咯相战，这样冷到半夜，才微觉好些。

第二天尚在梦中，就被一东西连打连拍的给吓醒了，一睁眼见床前站的竟是一只大白猿，再一看天还黑着，不由对那猿道：“天还没亮，你把我弄醒干什么？看我等会儿不告诉师父打你才怪！”那猿听后非但不惧，竟咧着

一张大口连吼，一面用手向外指。

石继志见状问道：“叫我到外边去是不是？”那猿听后连连点头，石继志这才睡眼惺松地跟着那猿出来，见此时东方已微露鱼肚白色，师父也在院中，这才知原来师父也起来了。当时走前，见上官先生面朝东方，身体微蹲，口中吐气如牛，知道师父正在练功，不敢惊扰，在一旁细心看着。

一会儿见师父吐气渐弱，最后出气如哨，这才想到师父在破庙中吐气一节，声音竟和现在声音相同。上官先生又吐了半天才收住，随即站起，回头笑对石继志道：“这早上的时间最宝贵，我不忍叫你浪费，所以让大白去叫你！”

继志上前施礼问安，上官先生笑道：“以后天天见面，这礼就免了吧！”说着用手一指东方天边鱼肚白色道：“这白色过后，马上就有一股紫气，这紫气对我等练功人最为有益，若能加以运用，一世享用无尽。”

言罢不久，那白色果然隐去，忽然紫光一现，上官先生低声道：“就是此气，你不妨面对那方向深呼吸一番。”言罢自己对着那紫气，把口连张，无数白气由口中喷出，接着又吸了几口，如此接二连三，最后直到张开口没有白气时才止，随笑对石继志道：“上天给人的东西本不少，只是一般俗人只顾贪念一些食寝之安，却忽视了这万金难买的好东西，真是何其庸哉！”

石继志此时呼吸了一阵，果觉清适异常，上官先生又一指石室之后道：“后面有一石井，你可到那去洗漱，用水由井内提取即可！”忽然想起一事道：“以后你每日在我起身以前，要在石缸内先提满二十桶水！”石继志答应着，就往那井边走去，到后果见有一井，走到井边往下一看，心中已凉了一半。

原来那井一眼望不见底，有一藤索连结井外，自己顺着藤索一路扯上，扯了少说也有十丈长短才出一桶，一看水桶，全系青石凿成，少说也有七八十斤，再加上水，起码在百斤以上，这一桶水已累得不轻，自己洗漱完毕，就开始提水，二十桶水提满，已红日高照，百鸟齐喧，自己两条手臂跟断了似的。

进室后，上官先生点头道：“你要不是吃了那芝果，这二十桶水够你提一天的！”随着撮唇一啸，二猿已到，上官先生道：“你们摘的东西呢？还不拿来！”二猿闻言如飞而去，一会儿各抱着无数山果之类回来。石继志别说是吃，简直连见也没见过，上官先生道：“这些黄精首乌是你每天的粮食，当然你如不怕麻烦，本山鸟鲁有的是，可令二猿随时捉来，你自己弄着吃，我如今是食否均可，高兴了，也许大吃一顿，否则每日就是吃一点黄精就够了！”

石继志捧着这些东西，到后面洗剥干净，给师父送上二只上好的首乌，自己这才就着山泉吃了一饱。

从此石继志就在这山上过下去，每日也就是吃这些东西，偶尔也打点鸟来吃，不知不觉半年过去，这石继志已有惊人的进步。

首先睡在那石床上，他已不觉它冷了，而且觉得舒适已极；其次每日打水，都能在师父未起身以前把那水缸装满，而且有时尚可多打上几桶，这些看来似没什么，实际上已经不得了了。

奇怪的是这半年来，上官先生除了每晨叫他对那紫气呼吸一番，别的什么都没教他，有时候，甚至连问都不问他。

这一日，石继志提水完毕，正和二猿在山上追扑为戏，忽听师父在前面

唤叫，连忙整整衣服往前室走去，见师父面带微笑道：“你过来，我有话问你！”

石继志不知为何，涨红了脸走近师父，上官先生问道：“我教你的功夫你练得已不错了！你自己觉得是不是？”石继志一怔，哧哧道：“师父！教我的……什么功夫？”说罢把头低下，惟恐师父责骂。上官先生笑道：“你别怕！我告诉你你就知道了，首先你睡那床还觉得冷不冷？”石继志摇摇头，上官先生笑道：“这就是了，你本身纯阳元气已经大盛，这是普通练武者十年也达不到的境地。其次我问你，你水提得如何了？是不是已不觉得累了？而且时间也快多了？”

石继志笑着点点头，上官先生又道：“这证明你半年来臂力大增，而且全身筋血都已活开，足可随我练掌了！其次你再想想每日随二猿去采摘山果，无形中已为你轻功打下了极深的基础，而且由二猿身上学得那些窜跃的姿势，是你在任何人身上学不到的，这半年来，内、外、轻三功你已都有超人的进步，明日起便可随我正式研习上乘功夫了！”

第三章 七禽掌法

石继志闻言大喜道：“师父！练什么掌？是不是那一套七禽掌呀？”

上官先生点头笑道：“七禽掌可不能马上教你，先要看看你别的功夫进展如何。来，为师先带你去看看这套掌法的来历。”

言罢一杀腰已纵出七丈左右，石继志连忙跟上，只见上官先生绕着山尖往下续攀，纵跃如飞，轻如鸿毛，石继志在后跟得头昏目眩，连跌带爬，有几次险些跌下山涧。

突然见师父在一处颓壁立足，回首笑唤道：“快呀！”不由一咬牙，拼命往前纵去，至上官先生面前时已全身汗透，喘息不止，上官先生回首笑道：“不错！不错！你这身轻功已登堂入室了！”又笑道，“志儿！你可知我带你来此的用意么？”继志已累得喘成一片，闻言摇头表示不知。

上官先生一指天空道：“你看看这些是什么？”石继志抬头往天一看，只见此时天空正飞着无数苍鹰，大小不一，少说也在百只以上，不由奇道：“这些不是普通的老鹰么？”上官先生点头道：“不错！是老鹰，可是今后这些老鹰也就是你的师父。”

石继志闻言大惑不解，翻着一双俊目望着上官先生，上官先生见状道：“你此时注意这些鹰儿飞腾扑跌的姿势，这正是武林中最难练而最真的功夫……”石继志闻言向那些饿鹰望去，果见无数苍鹰，在空中纠扑互啄，翻飞展翅都极为矫健，姿势优美已极，不由看得呆了。

上官先生点头道：“我这套七禽掌就是由七种飞禽，各取其优异姿势变化而成，其中那‘雷厉三翅’、‘细胸翻云’、‘鹰扑十三式’……都是由这些鹰儿身上得来的，我每日早晚来此勘察已有十年，才编出那二十余招式……”说至此忽然中止，用手一指那鹰道：“你注意，看左边那只小鹞儿……”继志忙顺师父手指处望去，果见有一全身黑色的小鹰，正收双翅，朝二大鹰箭一般冲去，心想这小鹰好不自量，自己才多大一点，竟敢以卵击石。

不想这念头还未转完，那小鹰已飞近二大鹰前，只见它二足一收，双翅猛敛，就像一团黑球朝二大鹰滚到，上官先生看至此高声道：“注意！雷厉三翅！”

话还未完，就见那小黑鹰，已滚至二大鹰身前，突然一偏身，诱得那大鹰往前一进，猛见它一声短鸣，那左翅突然向外一展，奔大鹰头上挥去，“啪”一声挥个正着，直打得那大鹰在空中一阵滚翻。

妙在这小鹰并未飞回，竟然猛又一张右翅，“啪”一声，右边那只大鹰，也随声翻滚不已。

这二大鹰，差不多并排落下，在空中双双鼓翅，重振旗鼓，又朝小黑鹰迎上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这小黑鹰不待二巨鹰窜上，已先行收翅，降至二鹰处，双翅同展，由上往下猛然一击，随着“啪啪”两声，那两只大鹰，竟被这一猛击，打得如箭一般的一阵翻腾，落下深涧。

石继志看得惊心不已，不由奇道：“师父！这小黑鹰怎么这么厉害？那么大的两只老鹰都让它给打下山涧去了！”上官先生道：“那不是普通的老鹰，名叫鹞子，身虽比老鹰小得多，可是专与老鹰为敌，因此普通老鹰只要碰上它，如不快逃决无幸免，方才那二鹰想是自恃身大，不想还是丧身它手，

真是鹰中克星！”石继志这才知道原来这小黑鹰就是鹞子，难怪它有这么凶呢。

上官先生笑道：“方才那三翅，姿态绝伦，就是我取入七禽掌中的‘雷厉三翅’了！下余那‘细胸翻云’，‘鹰扑十三式’，都不是轻易能看到它们演出的，好在我们离此甚近，以后你每日晨暮要来此亲身体会一刻，如此再学我这套掌法，就可事半功倍了！”

言罢返身对石继志道：“我再带你到一处地方，这地方较远，还是我携着你去吧！”说着夹起石继志，一路穿腾纵跃，向对面山峰纵去。石继志但闻两耳生风，眼前山石林木快似奔马向身后奔去，只惊得汗毛耸然。

正自惊心，忽见上官先生驻足于一峰之半，皱眉道：“这东西今天还不一定有呢！”言罢放下继志，抬头往高空望去。

石继志见状不由也抬起头往上望去，只见朵朵飞云，哪有什么东西，忽听一声鹤唳，远天浮出二小白点，上官先生见状面有喜色道：“我说呢！该是它们吃饭的时候了，哪能不到！”言罢又夹起继志往前翻过了这山峰，眼前是一片不太大的沃野，奇花异草，布满了这小峰之顶，上官先生带着继志落于一石上道：“我们躲在这石后不动，否则一定要把这两只扁毛东西给惊跑，那就麻烦了！”

石继志忙依言把身子藏好，心中奇怪，心说师父也不是神仙，怎么就敢断定这两只仙鹤一定要落在这里呢！不由小声道：“师父！它们来这里干什么？”上官先生用手一按嘴，令他禁声，一面小声道：“你别说话，它们是吃饭来了！你只要注意它们落下的姿势及爪啄上的功夫就够了！”言罢不再出声，抬头上望，似等候那白鹤来到。

石继志心想这里也没什么食物，它们吃什么？闻言将信将疑，不由也抬头看着那双鹤儿。

只见那一双白点，在极高的远天，快似箭头一样向前冲刺着，说也奇怪，待飞临这小峰顶上高空，竟一阵盘旋，不再前飞。

继志正要出言，被上官先生用手把嘴捂住，果见那二鹤一阵盘旋，由高而低，又转了半天，好似详细观察了一遍，确信无外敌，这才双双收翅落下。

石继志此时觉得右臂一紧，见是师父用手握住，知道是示意自己注意它们落地姿势，不由引目望去。

二鹤离地尚有三四尺，双双张大了翅，身子顿停，那双长腿猛然直伸，仅足尖一着地，双翅猛收，真比一根针还轻，美观已极。

两鹤相继落地，“呱呱”叫了两声，瞪着一双红眼四处张望了一阵，这才在草丛中扑腾低飞，似要找寻什么东西似的，忽听师父上官先生在身旁低声咦了一声，笑着附在继志耳旁道：“今天真巧，有好戏看了！这东西今天算碰见对头了！”言罢注目前方，忽然二鹤中，有一只引颈大叫了一声，腾身而起，偏偏那一带丛莽繁茂，遮住目光，只见这鹤儿，时起时落，时而递爪向草中抓去，似与什么野兽争斗。

那另一只白鹤此时却已起了在空中，几次飞鸣下扑，俱是欲前又却，仿佛有些畏忌之状。继志越看越觉有异，暗忖这时已是盛秋，尤其山顶严寒，各处草木俱已开始黄落凋零，怎么这一带草木仍是那般郁郁葱葱的？又想到常听人说，仙鹤好与蛇蟒相斗，是蛇类克星，凡是毒蛇大蟒盘踞之地，土草颜色，俱呈异状，不是寸草不生，便是长得特别茂盛。

眼前二鹤莫非与蛇蟒相持不成？刚想到这里，猛见那前一只白鹤，突然

下击，“呱”一声，又猛然振翼而起。

紧接着，竟由草中窜起一条大蛇来，这蛇通体墨也似黑，并不甚粗，却很长，下身不见，单这上身，竟有八九尺长短，赤信吞吐，好不惊人。

石继志从未见过这等大蛇，吓得几乎叫了出来，但见上官先生面含微笑，好似把这等大蛇毫不放在眼中，也就稍稍安心，专心看鹤如何处置怪蛇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猛见那鹤在空一束双翼，像箭头一样朝怪蛇冲去，那蛇知道厉害，竟然迎着那鹤，将丈余长短的下半身，匹练似的卷了上去。

上官先生低声道：“你是自己找死！”果见那鹤在空中突然一伸钢爪，将蛇身抓了个牢，那蛇负痛吱吱连声怪啸，回身张嘴往鹤颈便咬。

眼看这一嘴咬上，那鹤决无幸理，不想那鹤不知怎的，那只被蛇下身紧缠的腿，竟猛然抽出，一爪正抓在怪蛇七寸上，一阵乱抖，怪蟒此时腥涎四滴，吱吱声不绝于耳。

另一只较小白鹤，见同伴已然得手，一束双翼，也自扑上，二爪齐施，双双抓住那怪蛇颈下，举嘴就啄，数啄之后，蛇身皮开肉裂，鳞片纷纷下落，腥血四溢，这蛇此时虽暴怒不已，长信吞吐，全身伸缩，奈何在四只钢爪之下，任它一再逞威，也脱不得身。

这两只白鹤，最小的也远较大鹤为大，站起身来少说也有大半个人高，这一展翼扑腾，声势惊人。

那蛇虽凶厉万分，奈何世上各物，各有所惧，就像鸡见了黄鼠狼，老鼠见了猫，蜈蚣见了鸡一般，内心先就怯敌，打起来自然就别说了。

鹤正是蛇类克星，因这蛇非比寻常，故此二鹤费尽心力，几次遇险，才侥幸得手。

两只鹤已把那蛇抓在半空，一阵急抖，那蛇骨节都多半脱节，转动不灵，这才双双松爪，掷于地下，爪啄齐下，那碗口粗细的蛇身，霎那间血肉模糊。一鹤由蛇腹中挖出一墨绿色物正要吞食，上官先生猛然一声大喊道：

“好啦！这个留给我吧！”人随声起，直向二鹤扑去，二鹤千辛万苦才杀得一蟒，主要是垂涎蛇腹中此物，谁知方才找出，一旁却横生枝节，又不能不躲，正要啄了就飞，但上官先生早念及此，声才一出，双掌已自推了出去。

二鹤但觉一股强风，逼得不能立足，双双展翼起空，在空中尚低旋不去，上官先生抬头笑道：“你们这两个扁毛畜生，哪天不吃好几个，我老人家留下一个你们还舍不得，惹我火起，一掌打你们下来。”石继志也走了出来，见状问上官道：“师父，是什么东西？”

上官先生用手一指地下死蛇对石继志道：“这条蛇可不是普通的蛇，这蛇名叫地青，奇毒无比，因此腹中蛇胆对我等大是有益！”言罢由袖中拿出一柄寒光夺目的匕首插入蛇腹中只一挑，已把蛇胆挑出，那胆色作碧绿，隐隐有一股清凉之气从中透出，上官先生点头道：“果然是好东西，志儿！你快摘一片叶子来包上它，拿回去再说。”石继志依言包上了那蛇胆，上官先生抬头一看，那双鹤儿尚在空中盘旋不去，不时低飞啁鸣，不由一笑，用匕首挑起那蛇上半身，往空一振腕，喝一声起，那长有丈余的大蛇，就像一支长箭似的射向半空，那双白鹤见状欢鸣一声，双双下冲，在空中抓住那蛇，冲霄而去。

上官先生这才对继志道：“我意思是想叫你来看这仙鹤起落时的姿势，和它们束翼出爪的动作，这一斗，恐怕你也没心注意这些了，好在今后机会

甚多，你不妨随时注意一下！”石继志闻言道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在鹤身上取了些什么招式呢？”

上官先生笑道：“‘腾霄腹’、‘三现云爪’、‘引颈亮翅’，这些都是武林道上失传已久的招式了，别小看这几样招式，整整费了我三个秋天，每日此时来此窥视才揣摩而成。”随着解释说，“‘腾霄腹’就是那鹤儿起飞不久，要凌霄去时，那一股冲劲，你可注意那时它腹部和背部，一定是紧收平贴，这种提气施力最为难练，若能施之于武技上，却能收极大的功效呢！‘三现云爪’是白鹤身尚未落地时，在空中突然伸爪，那种姿态又轻松又迅速，差不多那些普通的蛇类很难逃开这一爪，还有二爪是由翅中伸出，如不注意根本就看不出它这二爪是怎么出的！”石继志闻言这才知道师父用心之苦，竟由这飞禽中注意其超然姿态，贯之于拳掌，用心真可谓妙极！

上官先生又接着解释那“引颈亮翅”一招道：“一般武林道上概称有白鹤亮翅一式，其实创此招之人只注意到了它亮翅时的优雅姿态，竟忘了看它颈头部分，唯有颈部配合着右手施出这招引颈亮翅，才是最理想的招式。”言罢一弯脖子，右掌突展，姿势果同那白鹤一模一样，继志这才知道，师父在这套七禽掌上的确是下了一番苦功夫。

上官先生一面往前走，一面又对石继志道：“我这七禽掌除了以上三禽外，还有金鸡、孔雀、冬雀和驼鸟四种。”石继志心想金鸡、孔雀武林中原有用其姿态者，那驼鸟与冬雀又有何所采呢？尤其是冬雀又小又弱，又能有什么值得效法处？

上官先生已看出石继志心中怀疑，不待他问，自己接口道：“金鸡和孔雀是些什么招式以后再告诉你，最难是学冬雀和驼鸟，这两样禽类，一在大漠中，鲜有人见到，一者身材幼小，遍处皆是，因此更没有人会注意到它们头上，明天习此掌时，我再临时讲给你听吧！”

说话间二人已翻过这座山头，展开身形兔起鹘落往回路上纵着，石继志这月来，既食芝果，又随二猿日夕攀山越岭，无形中轻功已有了惊人的造诣，这一拼命追踪上官先生，不由施出了全身解数，真可谓之身快如箭！

石继志正行其间，突觉劲风扑背，他虽不精拳掌功夫，可已感觉有异，往旁一闪身，一溜翻滚，站起身却无一人，不由暗自惊奇，正想爬起再走，却又听到嗤嗤破空声，这次竟没容他躲开，后颈着了一下，痛得他一裂嘴，那东西落在地下，竟是小小一片枫树的红叶。

前面上官先生此时也发觉有异，回身扑来，捡起地上那片红叶，双眉一挑，微微冷笑一声道：“雕虫之技，尚敢弄人，我看看你究系何人，敢在我老人家面前如此猖狂！”话才一了，身子已腾起。

这小林不过五丈见方，内中人想藏身也不行，上官先生身未入林，双掌已平身推出，就听哗啦啦一阵暴响，那一片枫树竟倒下了五六棵，这种超人的劈空掌力，确实令人叹为观止。

这一声暴响后，由内轻烟似的拔出一条黑影，返身便跑，身形之快却属少见，上官先生见来人居然敢在自己面前脱逃，哪里容得，一振腕，喝声：“打！”这片小枫树叶，像急箭般奔那人身后打到。那人一听背后破空声，已知有暗器到，只见他猛一翻身，并二指往那叶上一敲，他可小瞧了这片红叶，这一敲上，就像敲在一支带棱的铁棒上似的，痛得二指炙发发热。

上官先生这叶箭一出手，身已来至这人背后，右手“五雷手”朝这人肋下便插，正逢这人一回首，白发长须，分明故人，

不由一收手哈哈笑道：“司徒老儿别来无恙，没事找这个碴做什么？”

那人见身形既露，回身朝上官先生深深一拜，开口笑道：“老前辈真神人也！尚乞恕在下无礼才是！”上官先生大笑着至前，拉起那人手道：“今天是什么风，让你这三湘老人光临敝处？”那人尚未开口，石继志已看出来人竟是亲由敌手救出自已的银发叟司徒明，不由又惊又喜，趋前躬身施礼道：“不知司徒伯父驾到，小侄未曾远迎，尚乞勿罪才好！”

银发叟含笑至前，拉着石继志一手，点头道：“三峡一别数月，想不到贤侄竟练成这么一身好轻功，由你双目光华判来，分明内外功已至炉火纯青地步，非我亲眼得见，真难以相信！”

石继志脸一红，看了上官先生一眼道：“一切都是恩师苦心栽培，方有今日小成，至于武功，小侄尚未入门径呢！”司徒明惊异地摇摇头道：“不会吧？”言罢回头看着上官先生之眼，意在询问是否真情。

上官先生笑道：“可不是，这几月来他武功真还未学呢！老弟，此子遭遇竟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奇，想不到那千年难得一见的芝果，竟让他无意发现给吃了！”司徒明闻言，惊得张大了嘴道：“什么？芝果？”

上官先生点头道：“一点不假！所以我说有其师必有其徒，我那套七禽掌，真是非他不传了！”司徒明听罢连连赞叹，一行三人一面走一面谈，已至洞府不远，远远见二黑点踏树穿枝而来，须臾至前，竟是二猿，至前朝着上官先生叫了两声，纵身至石继志前，举掌就打，一面还发出一阵怪笑，石继志月来，已和这二猿相处如手足一般，见状非但不怪，反而一捞衣摆，和二猿嬉战起来，一时三条黑影，你打我躲，乱成一团。

司徒明笑着点点头道：“这就难怪了！有这么两个师兄，真比什么都好，他那轻功以及掌式怎会不进步惊人呢！”言罢和上官先生挽臂入内，这才又躬身对上官先生施一礼道：“今日后辈冒昧造访，一来是瞻仰前辈仙容，再者实有一事禀告！”

上官先生一怔道：“什么事？”司徒明笑道：“其实在你老人家面前，也不值一提，不过后辈深恐此等老怪为害江湖，及早提醒你老人家一声，将来如有便，还是把他们除去的好！”

上官先生不解道：“你说的到底是谁？你还不能把他们除去么？”司徒明摇摇头道：“后辈实无此能力，老前辈可曾记得五十年前横行天山南北麓的那三位怪人么？”上官先生闻言，面现惊容啊了一声道：“什么？那天山三鬼又出世了？这还真有点讨厌呢！”

司徒明笑道：“这天山三鬼目中无人，手狠心辣已极，如今武林中恐怕除去老前辈外，别无他们所惧之人，就连一指魔莫小苍，提起他三人都敬畏十分，近闻那莫小苍极力拉拢他三人入他排教，也不知现在如何了！”

上官先生哈哈大笑，突然剑眉一扬哼道：“他三人要是不改旧恶，那可真是自己找死！老弟，且莫管这些，今日你大老远跑来，我们不妨乐一下。”随即一声长啸，二猿闻声而至，石继志也随后跟到，上官先生先对二猿道：“今天有远客来到，你们去捉一只鹿和两只山鸡来，快！”二猿领命而去，上官先生又笑对石继志道：“我室后藏有上好佳酿，你不妨把它取来，还有，你可会弄菜么？”石继志闻言脸一红道：“弟子实没弄过，不过想来也不甚难，待弟子等会儿试试，师父和司徒伯父却要包涵一番呢！”

上官先生略一皱眉笑道：“那日在洞庭附近破庙中，那菜还真不错，不是你自己弄的么？”石继志闻言，脸更是红过顶门，哧哧道：“那菜是友雪

妹妹弄的，弟子哪有那么好手艺！”

司徒明在一旁笑道：“如前辈不嫌难吃，后辈倒精通烹饪，等会儿待二猿携物来后，我自己来弄，石贤侄给我打下手就行了！”上官先生笑道：“那真太好了！”

忽然司徒明正色对石继志道：“贤侄，我起身之前，我那小女还再三叫我代她问候你，并言盼你好好练功，将来好手刃大仇，今日一见贤侄果然大有精进，万不可有自满之心，不要令我父女对你失望才好！”言下深意，石继志哪能不懂，不由唯唯领命，转身拿酒去了。

出得门，就见二猿已自回转，一个背着一只鹿，一个提了五六只山鸡，翅膀还不住拍打。

继志一面对接过鸡，一面对二猿道：“师父说只要两只，你们捉这么多做什么？”二猿咧着大嘴，喉中吼吼有声，连说带比，也不知它们说些什么，石继志日夕与二猿相处，虽不明其言，但由意中略可窥出那是：“你们吃两只，我们也要吃呀……”不由又气又笑，转身提鸡入内。司徒明和上官先生闻声走出，二猿见状，吓得把地上三只鸡拿起藏于身后，不想那鸡尚未死，呱呱叫了几声，二猿吓得挤眉弄眼，一张黑脸，红得发紫，双双不待上官先生喝问，都跪倒在地。

上官先生笑骂道：“吃两只鸡有什么关系，瞧你们那份样子！还不起来，到外面去！”二猿大出意料之外，叩了个头欢跳着出去。

司徒明来至室后，和石继志把那些鸡肉该切的切，该炒的炒，不多时弄出几个菜来，此山附近又有现成的笋菌之类，弄得倒满像个样，石继志自来峨嵋后未曾吃过这等美味，就连上官也赞不绝口。又取出那罐酒，这酒罐非木非石，竟是一个大葫芦，其大无比，四周俱盘以细藤，倒出酒来，色作浅绿，一股清香惹人垂涎。司徒明不由连赞好酒，上官先生见状笑道：“老弟台！你可知这酒的来历么？”

司徒明把葫芦拿过，低头一看，见酒上浮着约半寸来厚的一层白沫，阵阵清甜芬芳，由内透出，用口一吹白沫，露出清可见底的酒来，先给上官先生倒了一杯，又转头对石继志道：“贤侄！不要客气，你也坐下一起用饭吧！”石继志含笑对司徒明道：“老伯先用，小侄不急！”上官先生扭头道：“你就一块儿吃吧！”石继志这才落坐，司徒明也给他满了一杯，自己最后倒上一杯，举杯对上官先生敬饮一口，不想入口生芬，竟是平生从未尝过的美酒，不禁叹道：“老前辈这酒莫非是自制的么？”上官先生摇头道：“我哪有如此闲心，说起这酒，还有一个小故事呢，不妨道出助助酒兴吧！”司徒明奇道：“还有什么故事？前辈不妨讲来听听！”

上官先生喝了口酒，含笑道：“大概是半年以前，有一天我起来练功，见二猿久睡不起，过去一看，见这两个东西昏昏沉沉，只当其懒睡，骂了一顿也就算了。谁知第二天早晨又是如此，由二猿喘息中微微有一股酒味，”接着笑指桌上酒道：“就是这酒味，我一时奇怪，这附近百里，连人都没一个，这酒如何得来？”石继志插口道：“那是哪里来的？”

上官先生摇头道：“你听我说呀！我虽一顿责骂，奈二猿竟死也不肯说出这酒何来，生怕我知道来源，它们以后就没有得吃了！我一时计上心来，当时骂一顿就走了。当晚我就开始注意这两个畜生，果见其鬼鬼祟祟，溜至山后，我一声不响紧随其后，见二猿竟向那山腰密林中窜去。我一时奇怪，愈发不舍，见二猿一路窜跃，朝一座藤架上奔去，那里竟是一猴穴，数以百

计的猴群，见到二猿，一时大器狂奔，我心中始大明，原来竟是猴子所酿的猴儿酒！”听得石继志兴致大起，那上官先生吃了一口肉，又继续道：“二猿待众猴逃散后，好似轻车熟路般，一阵急转已入一小棚下，由洞中翻出这样的一只葫芦来，拔盖就饮，才饮一口，就把葫芦往地一摔，双双大怒扑向猴群，一阵乱打！”

上官先生说到此，不由忍不住笑道：“你们猜那里面是什么酒？”司徒明笑道：“什么酒？”上官先生笑了两声，这才接道：“哪是什么酒，竟是那群猴儿的尿！”三人都不由大笑起来，上官先生又道：“原来这二猿天天去抢酒喝，众猴表面虽不敢反抗，实则内心愤恨已极，故此撒了些尿在葫芦中，假作是酒，放置原处，二猿不知，只当是那上好美酒，不想却上了一次大当，我当时见二猿野性大发，已击毙了不少猴子，一时不忍，上前喝止，二猿见我到来，吓得伏地不动，我把二猿带回后，也不骂它们，以后叫它们去，它们也不敢去了。”

石继志奇道：“那这酒又如何会被师父得来呢？”上官先生点头道：“你别急呀！”笑着又接道，“我虽喝止二猿，可内心却留了意。”说着用眼瞧司徒明道：“你知道，我过去是嗜酒如命的，哪能放过如此佳酿？”司徒明笑着点点头。

石继志不由急得皱眉，老先生却是不慌不忙，又接道：“这事情过了四五天，一天清晨，我自己又到了那片林中，众猴多数外出觅食去了，我又施出上乘轻功‘凌虚锁云步’，因此没有惊动它们一个，它们竟把酒葫芦用藤索绑在树上，外覆以叶，真不太好找，总算叫我给找着了，不但找到这酒，竟还找到了它们酿酒的几个大石臼。当时还有八九个猴子在那儿轮班负责制酒呢！有的去果皮，有的洗净，最绝是尚有二猴用脚在石臼中踩来踩去，嘴里哼着不成音的怪调子，叫人看了忍俊不禁！我在旁边实在忍不住笑了几声，不想把这几只猴子给吓跑了。我走近那几个石臼一看，还真不错呢！”司徒明笑道：“都是用些什么东西酿酒？味道会这么美！”

上官先生想了想道：“东西还真不少呢！有柑子、梨、龙眼、葡萄、山枣，还有好几种野生不知名的野果。最奇是共分十个大石臼，每臼中都日期不同，有的是刚摘的新果，有的是已发酵的，有的是用泥封了口的，还有露天晒太阳的，过程还真多，看来满像是那么一回事，因此一日也不过可制这么一满罐。”司徒明笑道：“老前辈也照样制成这酒可是？”

上官先生摇摇头道：“我可没那么傻！我以后每三天至那石臼前，先用别物把看酒的猴子引走，取一葫芦，够我一人喝的就行了！因此那些猴子虽发现少一点，也不甚大疑，自此后我确实享受了五个月的美酒，直到前两月下山收志儿后，无暇再去取那酒了，这点酒直放了两个多月，吃起来味道却更纯了！”石继志直喜得心花怒放道：“师父明天带我去看看，我再去偷一罐来。”

上官先生笑道：“你叫二猿带你去吧！不过那些猴儿可灵得很，不要给它们发现了，以后搬了地方，再找可就难了！”石继志点点头，上官先生好似突然想起一事，啊了一声对石继志道：“只顾说话，倒忘了这个宝贝了，那条地青蛇的蛇胆呢？快拿来！”

石继志忙跑去将那蛇胆拿出，司徒明惊道：“怎么这峨嵋山上好东西这么多？还会有那么毒的地青蛇？看样子我过几天也要把家搬到这儿来啦！”上官先生微笑着尚未答话，石继志已将那蛇胆搁置桌上道：“这蛇胆师父如何

吃法？弟子就会弄来！”上官摇摇头道：“不需要怎么弄，为师我不吃它，还是留给远来的客人吧！”

司徒明闻言连摇双手道：“这可使不得，老前辈既不食用，我看还是给继志吧！他正当练功期间，这东西对他大是有益，晚辈已是年近九旬的人了，吃它又有何益？”石继志再三推辞，上官先生笑道：“既如此，志儿你就吃了吧！”石继志还是执意不肯，银发叟已倒了一满杯猴儿酒，推至继志身前道：“快就着这酒吞下，这东西普通人想吃也到不了嘴，你还推个什么劲，何况是师父之命，长者赐不敢不受，你还不快吞下去！”继志闻言一看那蛇胆，差不多比鸡卵还大，遍体深绿，不由暗忖，这东西可怎么吞啊！

上官先生见状笑道：“用酒吞下，果然是好，否则这蛇胆凉性太大，你又初次服这东西，难免中寒，有这酒，是再好不过了！”石继志无奈，只好拿来用水洗净，又端进来，看着师父道：“就这么整个吞呀？”

银发叟哈哈笑道：“破开来不苦死你！你别看它大，吞下去就不觉得大了，好吞得很，你不信就试试，决不骗你！”

石继志这才放在嘴里，闭着眼往下一咽，果然一滑就入腹中，一点也不觉难受，又喝了那杯酒，笑道：“这蛇胆有什么用？”

上官先生道：“主要是对你目力大有好处，以后可练习暗中视物，久之即可成所谓夜眼；对你练气也大有补益！你这孩子，前服芝果不久，又食此地青蛇胆，缘份真是不小，今后要再练不好功夫，就没有怪的了！”

言罢便与银发叟高谈阔论起来，由近十年来的江湖人物一直谈到那天山三鬼。石继志由话中略可听出，这天山三鬼是极厉害的三个老怪，就连银发叟提起他们也觉心悸，师父好似有意出山一行，不过日子可不一定。这一席饭一直吃到夕阳下山，三人才停箸离座。

石继志收拾干净，再进屋却见银发叟已起身欲走，见石继志进来，含笑点头道：“贤侄，我回去了！有什么事没有？”石继志脸红道：“老伯初来，为何不多留几日，小侄还想向你老人家讨教几手轻功呢！”

银发叟笑道：“守着绝世高人，还用得着向我讨教？我看你日随二猿，轻功上已有极深造诣，小女云珠是万万比不上了！我因有事非走不可，望你好自努力。”言罢就要起身。

石继志此时再也忍不住道：“老伯返家后替小侄问候令媛一声，小侄下山后，定亲去谢她救命之恩。”银发叟哈哈大笑道：“知道了！”

上官先生对石继志道：“我送司徒先生一程，就你别出去了。”言罢一纵身已出去八九丈远，银发叟又回头看了石继志一眼道：“我走了！”随着跟踪而出。旷野里但见二黑点，如星丸跳掷一般，一瞬间已消逝于云雾中。

石继志送走银发叟后，一个人倚门而立，心中顿感无限空虚，心想自己不知何日方能学成像师父那一身绝技，何日方能手刃亲仇？一时不禁呆在那儿，忽见二猿由屋后嘻着大口跑来，突然想到师父说的猴儿酒的故事，唤二猿至前，做了一个饮酒的姿势，问二猿在何处可取得。

二猿互相唧咕了一阵，拉起石继志往山后跑去，石继志喊道：“别拉！我跟你们去就是了！要轻一点，师父说那些猴儿精着呢！”想到身无兵刃，万一遇到蛇兽之类可麻烦，于是又跑回去把师父那柄匕首拿出，再同二猿一路翻腾，往山后奔去。

差不多走了半个时辰，前面是一片密林，二猿脚步开始放轻，石继志问道：“是不是就在这片林中？”二猿连连点首。继志恐其误事，命二猿在外

等候，说了半天，才算勉强听话，石继志这才往林内走入，进入不远，就见古树参天，藤蔓垂地，猴群在上面窜来窜去，数目何止千百，心想难怪人说蜀中多猴，只这峨嵋山一处，如果算计起来，恐怕也有好几万不止呢！

众猴见有人潜入，一阵怪啸，继志只见眼前黑影连闪，猴儿一时逃出了多半，尚有少数不畏人的犹在远远树上，瞪眼看石继志，嘴中发出尖厉刺耳的鸣声，在暮晚的荒林内，也颇令人胆寒。

继志见状心内不免有点胆寒，本想回身出去唤二猿同行，又想凭自己眼前功力，虽谈不上什么武功，可也不比二猿为差，欲回又止，还是鼓足勇气往前行去，又想起师父说过，最好不要惊动众猴，不由将身隐入暗处，一路轻足穿越。差不多又走了一盏茶时间，果如师父所说，眼前竟是一个极大的花藤树架，这藤架是由无数棵黄果树连成，因树顶都一样平，且上面覆满了藤蔓，竟成了一个极大的棚架，棚上无数现成枝蔓构成的洞，内中隐隐透着猴鸣，石继志暗忖，这就是了！

他不敢硬往那棚上翻去，倒不是怕那些猴儿，实在怕惊动了它们，以后不利取酒，小心顺着棚下一路窜跃，眼前更是潮暗异常。

差不多又走了半个时辰，继志见天已近晚，不由深悔此行无获。突然一阵酒香飘来，仔细一闻，正是猴儿酒无疑，大喜过望，顺着这酒香走去，渐渐酒香越来越纯，继志此时口渴异常，一嗅着酒香，恨不能喝它几口，不由一阵紧走。

忽然见一处树荫之下，有几个石臼，形状不一，正有六七个猴子在石臼上跑来跑去，有的正在剥弄一些果类，嘻笑怪状，令人喷饭。

石继志藏在树后，仔细看那石臼共有六个，因第六个臼之下正放着几个葫芦，应该是装酒之臼。正想投石惊走那些猴儿，不想手才举起，突闻得极凄长的一声尖鸣，声音悠长已极，闻之令人毛骨耸然，众猴闻音，直吓得一阵怪啸，纷纷窜林逃逸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在这怪声之后，有一白点，由远处树尖之上似星丸跳掷般，瞬息已踏枝来到，石继志还没看清这东西是何形状，见一猴脚下慢了一步，被这东西一捞后腿，已自到手。

石继志惊魂乍定，一打量来物，不由暗暗惊奇。只见这东西长得似猴非猴，比猴要小得多，却比猴又要大些，全身雪一样白，脑后披着垂肩的金黄色头发，一双红眼，就像玛瑙似的，闪闪生着红光，双手奇长，直立着已快垂到地上。

石继志何曾见过这东西，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喘。只见这怪物一伸手捞住那猴，那猴一阵尖鸣，竟给吓昏了过去，这怪物伸出那又尖又长的手，对猴儿顶门上一抓，活生生一颗猴脑已到怪物手中，血淋淋地往大口中一丢，一阵大嚼，吃了个精光，这才举目往四下一望，不见一猴，只气得厉啸了两声，竟轻车熟路般往石臼走去。

石继志吓得目瞪口呆，见怪物走至石臼前，先用手揭开那石盖嗅了嗅，张着一张大口，白齿翘露，端起葫芦浸向臼内，微闻“咚咚”一阵酒响，灌了满满一葫芦，往树身一倚，嘴对嘴一阵大喝，不一会儿一葫芦酒喝了个精光，又去灌了一满葫芦，石继志心想，乖乖！这家伙好大的酒量，这一葫芦少说也有五斤左右，自己师徒们三人尚未饮尽，这东西居然饮两大葫芦，好不惊人！

这猴儿酒初饮似毫无酒劲，可是后劲极大，继志仅饮了数杯，这会儿已

略感有点头昏，这怪物不知根源，只图眼前快活，满饮两葫芦之后已步履蹒跚，一时酒性大发，一振手已将那葫芦摔了个粉碎，厉鸣连声，窜高纵矮，掌过处枝丫横起，山石粉碎。闹了约半盏茶的时间，才倚树醉倒。

继志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喘，见怪物醉倒树边，尚恐它未十分沉迷，打出一粒石子，见它不动，知道确实醉了，这才大着胆子走出。经它一闹，倒打消了取酒的企望，反朝那怪物身前走去。

这一走近才看清，敢情这东西白毛内尚长着一层极细的密鳞，银光闪烁。心想怪不得，那老藤青石被它一掌即击断，似此恶兽平日不知害了多少生灵，不如乘其醉倒，将它一刀结果算了。拔出那把寒光耀目的匕首，再一看这东西，全身雪白的毛，脑后金发被风吹得飘着，神俊已极，一刀杀死岂不可惜？这样为难一阵，心想干脆把这怪物背回去让师父处置，师父见闻渊博，定识此兽来历。想到这用手一拉这怪物长臂，倒不甚重，正要背起，不由又想到它方才凌厉情形，不由一阵战瑟。

想了一阵又放下怪物，到石臼前满灌了一葫芦酒，对怪物嘴灌进，心想这够它大醉一天的，又用山藤把它手脚捆了个紧，自己也灌了一葫芦酒，这才背起那怪物，往回路上急奔而去。

继志唯恐怪物半路醒来，也不再怕惊动众猴，一路狂驰，不一刻已至林外，二猿正在山石上打闹，见主人出来，都欢啸上前。

不想其中一猿一眼看见继志背后所背的小怪物，一阵惊叫，吓得连窜带跳而去；另一猿不明究里，正在惊疑，也一眼看到那怪物，一声尖叫，直吓得拼命狂纵，一任继志在后大喝，二猿竟头也不回，往山顶奔去。石继志见二猿一跑，也不由心内发毛，心想这怪物和猴子差不多大小，竟有如此威力，二猿连狮虎蛇蟒尚且不惧，想不到看了它竟吓成这样，这怪物平日的厉害可想而知了。

想到这儿脚下加紧了步子，幸好背后怪物尚自昏睡未醒，待到了峰顶石室，见师父已立在门首，不由高喊道：“师父！我捉了个怪猴子！”

上官先生闻言一怔道：“什么怪猴子？”石继志把背后怪物往地上一搁，上官先生趋前仔细看了一眼，忽然面色一变，满面惊容，退后一步道：“我的天！这哪是猴子？如我见识不差，这正是古史上所记载的金发神猿，你怎么会捉到手？快说呀！”

石继志略把捉这怪物经过说了一遍，上官先生听后又惊又喜道：“如此说来这定是猿无疑，现在要不设法加以处置，待其醒后可就麻烦了，为师这身本事敢夸耀武林，但尚不敢说一定能置此物于死地！好在先师在世时，也曾收过一猿，看此猿体状，尚是小猿，你快把它抬进内屋石床，我要给它动手术。”

石继志闻言，心想看不出小小一猿，师父竟也如此重视起来，还要给它动手术，真令人不解，连忙把小猿抬进内屋石床。

上官先生微合双目，运玄功于右手食指，竟是百年来未运用过的重指力“六合指”，一指透出，直奔怪物“心坎穴”点去。

那怪物被点后全身一阵急抖，半天才息，石继志见状奇道：“师父何需用此重手法来点此畜生？难道普通点穴手，尚不能制此畜生么？”

上官先生开目笑道：“你哪知这畜生全身密鳞，一般刀枪都别想穿透，普通指力岂能伤它分毫？我这六合指百年来尚是首用，你没见方才它全身急抖，盖因这指力已深透其内脏，即使酒力过后，不解开它穴道，它是永远也

不会醒了！”

石继志闻言伸了下舌头，又道：“师父点了它何穴？怎么这畜生穴道师父也识得？”

上官先生道：“这心坎穴位于胸腹之间，即胸部人字骨处，为腹间与心肝胃之间也！如点后一日夜不治，即成不治之血症！”随又笑道，“人、猿、猴类形状既相仿，智慧亦近，故其全身穴道与人完全一样，他们全身只少了‘期门’与‘章门’、‘气海’三穴，别的一律与人体无异。以后待教你点穴时，你要特别注意了！”

言罢向石继志要过那把匕首，先将它全身藤条斩开，这怪物双手下垂，竟由石床上垂下至地，上官先生摇头叹息道：“妙哉！斯兽！你看它这双长臂，两扇大掌，非但可用作对敌的武器，最主要便于其行走，如有风时，它只须平伸双臂，就可御风而行，身轻如燕，力大无穷，茫茫万物中，恐尚无其敌！造物之奇，何奇不有！”

上官先生手拿匕首，先在这怪物脑下三分处，将金发割去一些，露出铜钱大的一块密鳞，扭头对石继志道：“你去打一盆水来，要热水，再取一块热巾备用。”

石继志领命而去，须臾各物俱已拿至，上官先生先接过那块热巾，覆于怪物顶上去毛处，待半盏茶时，才把毛巾取下，用手中匕首在那去毛处，割了一个三角形小块。

但闻匕首划处，铮铮作响，上官摇头道：“好坚的一层鳞片，若非我这匕首亦是宝物，还真割它不动呢！”言罢手指暗运内力，微闻丝丝响了几声，竟割开了一个小洞，汩汩鲜血由内流出，上官先生又在它头顶“百汇穴”上点了一指，那血就流得少了。

石继志在一旁看得惊心动魄，一方面替这怪物生命担心，再方面也不由暗惊师父见闻广博，竟连这罕有的异兽也清楚到极点。

上官先生止住这怪物流血后，才用匕首挑出一块顶骨，置于滚热水中，伸出中食二指，插入那怪物的脑中略微伸动，似在找物，石继志看得瞠目结舌，正在惊心当儿，见师父停止不动，微闻“叭”的一声，竟由怪物脑内取出一块白色菱形骨头，略端详那骨，对石继志道：“这怪物所以如此凶暴残酷，全系此一恶骨作怪，今我将其取去，待其醒后，小心善诱，日后不难成为顺人奇兽，你无意之间竟得此神兽，真是可喜之极！”

言罢由身上取出一只绿玉瓶，打开盖来一股奇香，笑问继志道：“你可知这瓶中粉末系何物所制？”石继志摇头道：“弟子见闻浅薄，实不知是何物所制，想必定是一种奇药吧！”

上官先生笑道：“这药还是你送的呢，你忘了那几片芝果的叶子么？”石继志这才想起，不由啊了一声。上官先生用那长有寸许的指甲挑了少许药粉，洒在那怪物脑部伤口处，再由盆中取出那块三角顶骨合好，道：“我们不要理它，叫它自己慢慢醒来，这伤口待它醒来时已不妨事了！”

石继志闻言怕道：“它醒后不会跑了么？”上官先生笑道：“当然会跑，岂非要跑，它还要大大发一阵脾气呢！”石继志闻言不由一怔说：“那不糟了？”

上官先生泰然道：“我既敢如此做，当然自信有制服它的本领，你不要担心，这东西生具怪性，如果你能一下把它制服，它会怕你一辈子，这一生中对你忠心不二，你叫它做什么，它就做什么，只是你要一次制它不服，你

就一辈子别再想能收服它了！就是以后再能制它，它也至死不会从你。”

石继志闻言，不觉朝那怪物望了一眼，见它大张着嘴，喉中呼呼有声，有要醒的意思。上官先生点头对石继志道：“它快醒了，你可避至外面，我就在这门口等它便了！”言罢把石室内易碎物件，拿于室外，归置好，自己倚门而立。

石继志见师父竟闭上双目，暗自调息，身上骨节一阵阵急响，暗付师父对敌一向从容不迫，今夜对付这怪物，看样子竟用出全部精力了，此物厉害可想而知。这念头还未转完，忽见那獠在石床上翻了个身，尚闭着眼，伸出两只极长手臂，在空中挥舞了一阵，嘴中错齿有声。

上官先生突开双目，闪出奇光，回头对石继志道：“你只要看，万不可出手，一切都由我来对付它！”

原来这怪物酒量极大，普通酒类五六斤也灌它不醉，它虽醉倒，但心内却很明白，石继志背它一路，它并非不知，只是全身连一两力也没有，连眼睛也睁不开。

入室后被上官先生以乾门玄功“六合指”点了一指，这才真的昏了过去，但此指力蕴劲潜力甚大，点后在怪物体内尚来回游荡，无形中倒使它全身血脉复苏，穴门疏通，那酒性倒被解开了！

待上官先生与它开顶取骨后，气血上撞，又将“心坎穴”解开，虽脑部“百汇穴”又被点了一指，但上官先生旨在为它止血，待伤口合上，也就自行解开，要平日似怪物如此暴性，早一纵而起，但今日却大不然，一来新伤未久，多少总有些痛苦，二来脑中恶骨已被去掉，虽一时之间并未能尽去先天遗留的暴性，但比之过去却温善多了。

这獠在石榻上先觉寒冷如冰，但其一身钢筋铁骨倒也不觉痛苦，一睁眼见眼前形势不对，又觉脑中隐隐作痛，就知吃了亏，在榻上一挺腰，已似箭一般窜了过来。上官先生早料及此，乘它身尚在空中之际，暗运内力，劈空一掌。

这怪物身尚在空中，就觉一股劲风，当胸推到，在它脑中，万物见它都应不敢还手，任其摆制才是正理，哪容得有人向它肆威。

上官先生这一掌才到，那怪物两掌凌空一按，身子竟在空中水平地跳起五六尺高，上官先生这一掌完全打空，但那凌厉无比的掌风，却划着怪物身旁过去，虽说它有密鳞防身，也不禁沿肤一阵火热，一扭脸看到发掌者竟是一生平未见过的“人”，不由勃然大怒，在空中一翻身，也不挨地，这双长臂透着疾风，直奔上官先生面门抓到！

上官先生见其双爪直似两柄钢钩，已快临头，这才猛一侧身，以极快身形“踩云步”，一晃身反扑怪物后背，双掌一抖，“懒龙伸腰”，直捣这怪物后心。

金揉一爪未中，更加暴怒，怒吼连声，脑后垂肩的金色长发，像针一般根根倒立。

上官先生这一铁掌才到，却见怪物双足一弹，全身竟倒翻了过来，二掌按地，双足直朝上官顶门扑下，迫得上官先生双掌不得不往回一收。怪物见连着几招未克住敌人，自己反数度遇险，直气得暴跳如雷，口中呼呼有声，白沫垂滴不已。

上官先生一生对敌，从未让对方逃开过三招，今日见这怪物竟连拆三招，心内也不由暗赞它身手不凡。

金猿此时正在盛怒头上，双爪倒剪，又被对方一招“蜉蝣戏水”躲过，单掌支地，猛一急转，一声尖啸，全身窜起，要在室外，这一纵少说也有十数丈高下，但石室内仅可容它起来两丈，“砰”一声，一头正撞在青斑紫花岩上，“哗啦啦”洒下了一室碎石，怪物新伤未久，若不是生就一颗无坚不摧的铁头，这一下不脑浆迸裂才怪，就如此也够它受的。

它在空中一咧嘴，痛得尖叫了一声，摔倒在地，虽受此重创，尚不减其威，在地上张开大嘴痛翻了一阵，一按四爪，怪啸一声，又朝面前的上官先生扑到。

其实上官先生很可以一上来就以极重手法将它制住，但他知这怪物生就一副狂态傲骨，那样做未必令它心服口服，故此只用些极为小巧的功夫，闪躲腾挪，抽空还捣上一拳，有意让它将全身能耐尽力施展，到它无力之时，再猛用重手将它制住，让它心服口服。

此时室门大开，那怪物大有机会逃出，但它已立意报仇，不将上官先生活活抓死誓不甘休。

上官先生见它遭此重创后尚如此狠凶，心中也不禁微微吃惊，于是愈发打起精神，展开身形，左闪右避，快似电光石火，暗室中仅见一袭青衣围绕着一件白物，时上时下，身形之快，一旁石继志看得惊心动魄，叹为观止。

上官先生和这怪物动上手，辗转之间天已大黑，少说也斗了有两个时辰。

那猿总是新伤未愈，又是伤在脑部，方才又撞了一下，在上官先生这种高人手上，连番失利，那暴气怒性已较前稍平，狂啸暴跳也少多了。

上官先生身形却越来越快，嘴中还不时发出责骂怪笑，不是在它头上摸一把，就是在它身上抽空拔几根毛，直逗得那猿火眼怒睁，又自暗怒起来，尖啸又起，上官先生见它又狂怒起来，就稍怠身手，待其气平下了，又是老样。

如此四五度之后，那怪物已自知不敌，才想到了该是跑的时候了，两只红眼不时朝门外瞟去。

上官先生见状，知道时机已至，口中大喝一声：“畜生！你还不服么？”身子已抢至怪物左侧，右掌暗用玄功，施出了“混元一气霹雳掌”，一掌吐出，因恐这掌力太重，震伤怪物内脏，故往它下股处击去，只听得“砰”一声，那怪物身子就像一团白球，给震了起来。这一掌上官先生用了八成劲，就是一块钢板也能打弯，直把这猿震得斜飞出去，“砰”又一声大震，撞在石室之角，石粉飞处，那怪物尖叫一声，翻身倒地，昏了过去。

石继志忙过去，见怪物此时全身汗透，喉中尚自急喘，口中白沫染了满颈。

上官先生走至它身前，双手袖着，微微摇头道：“好厉害的小畜生……现在总算叫它心服口服了！”突然似想起一事道：“你要想让这畜生一生服你，现在正是时候！”

继志不明其意，问道：“那我应该怎么样做？”

上官先生看了看地下昏倒的金猿道：

“这东西感恩心极重，你不如乘它现在昏迷之时，为它略尽心意，待其醒后更要善言甜语，好好侍候它，这些小地方要作得极真，万不可叫它看出马脚，否则画虎不成反类犬了！”

石继志闻言，不由好笑，心想这倒新鲜，还要拍它马屁呢！但内心实喜爱它十分，想到日后如能收服此兽，岂不是自己一条极为得力的膀臂？因此

闻言后含笑点头。

上官先生趋前，用手在这獠头上摸了一会儿笑道：“我先出去一会儿，它可快醒了！”石继志见师父要走，可着了慌，追前一步道：“你老人家可别走，它要醒了再发狠，弟子实在制它不了！要叫它跑走了，岂不糟糕！”

上官先生摇头笑道：“这次你放心，只要你侍候的好，它是一定不会走了！”言罢返身就走。

石继志不由一怔，心想这可不是玩的，师父怎么一点也不担心？想到此，忙跑进内室，找了不少荔枝、桂圆之类放置榻边，再把它抬置石榻之上，还给它找了床单子盖上，自己看着不由笑了起来。

看看这小家伙还未醒，忙又进内去打了一盆清水，放一块手巾在内，浸湿后，小心把它身上汗脏擦净，再用一块湿巾搭在它头上，自己装作万般关心地皱着眉，在一旁等待。

做好这副姿态，那畜生已经醒转，先用手猛的抓下头上那块毛巾，翻身就要坐起。石继志见机会来了，抢前一步，以极为温柔的语调道：“小东西！千万别动，你还病着呢！”一面双手轻轻把它又按下。

那畜生这一刻已气色平静，复返善根，睁眼见自己身上还盖着一块布单，因睡在冰榻之上，这布单无形中添了不少暖意，又觉头上温温的，抓下一看，竟是一块大花手巾，它生性爱美，见了这花手巾，自己生平未见，心中先就受用十分。

不想才一坐起，又被一少年慢慢按下，心中一惊，正想举爪抓去，忽听这少年语调温柔，它虽是兽类，但对自己好坏总还看得出。见这少年眉清目秀，又对自己关心至此，不由忍着怒又躺下，睁着那双怪目，心想稍有不对，一爪先结果你也不迟。

石继志见它果然依言躺下，不由将内心畏惧去了一半，心中一喜口中连哄道：“唔！好乖啊……”一面轻轻摸着它披在肩上的长发，一面又把那块花手巾给它盖在头上，见它果然面色稍霁，不再用手把它抓下了。

继志见初步拍马屁已成功，内心又高兴又想笑，顺手拿了个大荔枝，把皮剥去，送在它口边。起先它尚闭着嘴不张开，但经不住那又肥又嫩的果肉在嘴旁擦来擦去，不由张开嘴，将荔枝含入，一阵咀嚼，伸出手掌想接口吐出的核，继志连道：“别动，别动！还是我来吧！”言罢伸出手想由怪物口中接过那核，不想这神獠一瞪双目，低吼一声，左爪只一拍，已将继志手掌推开，右手自己把核接了，抛于当地。继志被它一拍，这只手痛到骨头，不由一怔，心想这下拍马屁拍到马腿上去上了！

生怕那怪物看出破绽，又拿起几个荔枝问道：“你还要不要吃？”那畜生虽不懂人言，但它生性大智，已能猜出石继志心意，见状一把接过荔枝，双手齐施，须臾就把果皮剥净，置于榻侧，自己一个个往嘴里送，倒是挺惬意！

继志想测验它现在对自己的心意如何，伸手在它剥好的荔枝中拿了一个，见它并无反应，自己塞入口中，那小家伙仅侧目看了看，继志心说，想不到它还很大方嘛。

一时高兴，顺手又取过一个，正要送入口中。却被那畜生一把抢过，用那双红似定石的怪目扫了继志一眼，自己塞入口中，石继志不由失笑叹道：“兽到底还是兽！哪有人那般肚量呢！”

话才一完，却听门口有人哈哈笑道：“叫你拍马屁，可不是叫你训它

呢……”继志回头一看正是师父，不由高兴得站起，正要报告经过，上官先生挤了一下眼，弯腰道：“它好点了吧？”言罢以手轻轻摸在那小猿头上，略皱着眉毛，像颇为关心的样子。

那猿一见上官先生进来，吓得惊叫了两声，荔枝也不吃了，停嘴不动，眼中尚冒着怒火，盯住上官先生。上官先生知道它尚余怒未消，就假作与它顺毛，暗中却运出玄功，手中潜力阵阵透出，直痛得这畜生呲牙咧嘴，到此时方才对上官先生心服已极。

上官先生唯恐它小瞧了继志，心生一计，把继志手拉过，轻轻在它毛上摸着，暗中却把六合掌力逼在继志掌上。石继志才摸两下，那怪物已受不了，不由以一双火眼瞪着石继志，心想原来这个少的更厉害！幸亏自己方才没有抓他，要不然挨揍挨得更厉害。

从此时起，这金发神猿就把继志师徒敬畏在心，以后忠心耿耿，不敢再图别念不提。

一天清晨，石继志带着小猿，在那悬崖谷口看过群鹰腾斗返回。这八个月来，小猿已和他师徒极为亲近，对二人之话无所不听。石继志因喜其脑后金色长发，故给它取个名字叫“小金”。

有小金在，那二猿如今变得连大气也不敢喘，稍有不对，这小金只要一哼，二猿已吓得魂归九天，故此无形中倒给继志师徒少了好些麻烦。

八个月来，石继志无论拳上掌上，都已有了惊人的造诣，每晨天尚未亮，就起身随上官先生练吐纳之术，对着东方那一股紫气，吸取太虚精华，太阳出山后再开始练掌，一套七禽掌师父已传了一半。这天石继志正同小金在崖顶观摩“雷厉三翅”，愈觉得只此一招已变化万端，不由内心把师父佩服到了极点。

回到室前，见师父正双腿微分，骑马式立着，知道师父正在练那“霹雳掌”。

这是一种极重掌力，因系运丹田一口气逼出，故又称“混元一气霹雳掌”，出掌如雷鸣，只要一中人身，心肝五脏必被震碎无疑。

石继志见师父双掌正欲推出，和小金在一旁不敢惊扰，见上官先生忽然双目一闭，嘴中嘿了一声，双手平胸推出，就听霹雳一声大震，丈外的一棵黄果树，竟被这掌力齐树帽硬给震飞了去，枝断叶扬，飞得半天都是。

石继志看得瞠目结舌，上官先生扭头对石继志笑道：“你那七禽掌练得如何了？”石继志皱眉道：“弟子对那雷厉三翅，总觉练来手生，尚请师父指教才好！”上官先生道：“这是一般初练的正常现象，我当初练这雷厉三翅，进度比你慢，不要慌，慢慢由那鹰身上亲身体会，一定会有惊人进步。”

说罢抬头向身旁一棵大树望了望，见树上正有无数小鸟，不由笑道：“今天我要教你这七禽掌中另一套掌法，你可知是取自何种禽类的么？”

石继志想了想道：“莫非是冬雀？”上官先生笑着点点头道：“你可不要小瞧了那小小一只冬雀，它身上那份利落、敏捷，是一般禽类不能望其项背的！”

石继志走近师父，往那大树望去，果见正有无数绿色小鸟，在树枝叶间来回跳动，身段轻灵已极。上官先生略略注视，对石继志道：“你看见它们在那花心取蕊时倒悬的姿势没有？这正是我所取的‘小晃铃’，对敌时势如旋风，使敌人防不胜防。”

石继志闻言不由仔细看那些冬雀，正有些倒悬在花心上，只用单爪抓住

那花心一点，全身只略微一转，身体已平着出去，落于第二朵花心，这样只一会儿，已转过了好几朵盛开的大花，姿态轻盈美妙已极。

上官先生平伸单掌，就见一只冬雀翩翩飞临掌上，那冬雀在他掌心振翅欲飞，只是脚上似有绳子捆住一般，任它展翼拍打，别想飞起掌心一寸。

石继志见状趋前，上官先生倒翻手掌，掌心向下对石继志道：“你看它两翼展动情形，我把这姿态化成一式‘摩云手’，为七禽掌中第二十四式。”

石继志注目那冬雀，只见它两翼扇动频繁，要是在自己初上山之时，见此形状，一定不明其意，觉得无甚奇特之处，但这八月来，他日夕观摩鹰鹤众禽，已能于其举翼弹足间，窥出其发力源泉及其妙处。一看这冬雀，妙在腿腹，却不在双翅，不由对师父道：“弟子看这冬雀好似妙在出气，故使身轻如毛！”

上官先生点头笑道：“这大半年来，你果然大有进步，能看出它是以气使然，这就不负我对你一番教导期望！”

言罢一翻掌心，那冬雀振翅而飞。上官先生随即叹道：“以你进步情形，再有半年，我这套掌法定可全数学会，只是遗憾为师并无好兵刃赠你，百年前为师所用一柄短剑，剑名‘天缺’，堪称一柄稀世奇珍，只可惜为一敌人借去南海诛一双翼怪蛟，不想一时失手，将剑穿落蛟腹，那蛟虽死，可惜那柄剑也同那蛟尸同葬海底，他因无意失我至爱之物，故此一直避我不见，我也不便为此一剑，有伤挚友和气，只好忍痛让它遗去！唉！那剑如在，此时为师尚有许多剑上功夫教你。”

石继志闻言也不禁为师父惋惜不止，想了会儿道：“以师父看来，弟子使用何种武器方称最好？”

上官先生笑道：“兵刃一道，各有不同，各派家数也自不同，故此很难判分等级。刀剑钩斧，爪链鞭棍，各式不定，尚有笛扇之类，门路不胜枚举。不过据为师看来，剑为各刃之首，且为千年来武学正宗，如能得一口好剑，实在比其它兵刃好得多！”

石继志想了想道：“师父是否可先传我些剑上功夫？待弟子有机会再设法物色好剑！”

上官先生点头道：“我正有此意，不过要想谋一口好剑，真是太难了！这样吧，从明日起，你可先用好木削两柄木剑，我每日按时传你，以后再用真剑，自然一样，且木剑便于击刺，中人无妨，故用来练功，当较真刀实刃更为适宜得多！”

言罢又教继志练了会儿别的功夫，定了今后日课，就下山云游去了。

石继志试着运行那“莽牛气”，每一吐气，声如牛吼，震得空山荡起无数回音，知道已能将气机运用纯熟，顺行逆行于十二周天之间。

一旁小金也学样怪啸，只是声调尖细，愈想变粗，愈是刺耳难听，惹得继志收功大笑。

突然想到师父命己制木剑之事，不由把小金唤来道：“师父命我找木削剑，你看哪里有好木头，快去给我砍一根来！”小金闻言嘻笑着大口，滑动双足，就像一支白箭，踏着树帽而去。

须臾回转，腋下夹着一根红皮枣木，竟是连根被小金给拔了出来，继志笑道：“哪儿用得着这么多！”那小金运掌如刀，一阵砍削，一旁杂枝竟被它齐根削净，继志接过，取出匕首仔细削了两柄长剑，掂了掂分量，倒是合手。自此石继志就用这两柄枣木剑，随上官先生勤习剑法。

时间真快，转眼之间几度春秋，已是石继志上山后第四个年头的隆冬，峨嵋山顶飘着皑皑白雪。

天才黎明，在一望无际的雪原上，两条身影时起时落，窜高纵矮，好快的身形。

这两条人影，近看为二儒生，一个约四十左右，一个正当英年，秀眉虎目，长身玉立。二人手中各持一柄木剑，正在互相腾刺跳跃，这是一路“摩云剑”，由二人身手上看来，俱是武林中罕见的高手，穿腾跳跃之间，地上那深厚的积雪，并无一丝痕迹。

这二人正是上官先生师徒。四年来，石继志日夜苦习，软硬轻三功都有了极深的造诣，他曾食异果灵胆，夜眠冰榻，晨吸紫虚元气，更加上上官先生的精心教导，四年来，他的进展，是别人二十年所不能学到的。

上官先生眼见他进步神速得出己意料，心中愉快不言而喻，表面上反倒愈为严厉，从不轻易赞他一句，唯恐他心存骄傲，傲者为练武者大忌，一沾此习，虽名师当前，亦难有少进。

以上官先生身手，石继志竟能在他手下走了六七十招，这种惊人的进步，确是难以令人置信，但这却是事实，不能叫人不信。

这一趟摩云剑施展完毕，上官先生见继志面色正常，气不喘，面不红，知道已入练功者至高境地，不由心中欣慰异常，忍不住夸道：“想不到你进步得这样快，依此速度，最迟下月我就可把那套独创的‘七修剑’传你了！你如把那套剑法学会，为师也没有什么剑法可再教你了！以后只要你能刻苦勤习，温故知新，不难达到为师境地，甚而过之。万不可懈怠，好自为之！”

石继志恭身领命，待师父返室后，自己带着小金，在这雪地上慢慢走着，想到了自己一别洞庭，来此已四度寒暑，父母尸身怕早已腐朽。

想到父母，不由联想到这一笔血海深仇，直觉鼻中一酸，点点热泪情不自禁地流下，心想这四年来，自己几乎连睡觉都不敢多睡，刻苦勤习，总算有今日成就，恨不能即刻插翅飞回，找到一指魔莫小苍及湘中八丑，将他们挫骨扬灰，方慰自己满门二十余口冤魂。

一旁小金见主人眉头深锁，泪眼留痕，知道主人心情不快，一时也想不出何法来安慰主人，只急得满地乱转，时发尖啸。

小金四年来已长成大獠了，但也不过较常猴大上一倍，雪毛银爪，脑后金发长可垂腰，愈发显得神俊英奇。石继志日随小金窜林度枝，踏冰垂藤，这些动人心魄的极上乘轻功，也除非是有小金这种师父来教，就连上官先生有时见小金表演几手绝技，也只有摇摇头，自叹不如。

石继志此时见小金二足仅沾雪面略一滑动，就像箭一样飞出数丈，身形巧快已极，不由被逗得兴起，一提丹田气，施展出师父所传的“踩云步”紧随小金之后，在雪上狂奔起来。

小金见主人被逗得兴起，越发打起精神，施出先天的本能，双臂平伸，二足尖仅略略划动，身子竟比箭头还快，雪地里，但见其脑后金发随风飘扬，姿态美妙，堪称绝伦。石继志见自己竟被它拉下老远，十分不服气，暗运神功，随后紧赶。一阵亡命似的狂奔，已离开石室少说也在五十里以外了，但小金身手何等轻快，继志轻功再了得，和它比起来到底还是差得多，不一会儿竟失了小金踪影。

石继志追了一阵也不见小金，不由把身形停住，见眼前景地陌生，好似自己从未来过，不由暗自纳闷，想出声唤小金转来，不想才一开口，突见对

面山上似有一人卧着，不由大吃一惊，暗忖这深山绝顶，除自己师父外，并无任何人迹，怎么有人卧倒雪地？愈想愈怪，一时忘了招呼小金，朝那怪人走去。

走近一看，只见这人年愈古稀，一颗三角怪头，唇下垂着一缕山羊胡子，两只招风耳，显得不堪入目。

这人身穿一件黑子羔的皮袍，翻毛朝外，最奇是背部睡在雪上，上身却盖着黑皮袍，显得有些怪异。石继志略一打量这人，心中已知此人定是一武林高手，只见其能赤背卧于雪上，而最奇是那雪并未融化，这种“运气调温”的功夫，自己也不过才入门径，说不定就没这老人功夫纯。内心猜测这人既有此功力，当是武林道上一怪杰，只是怎么没听师父谈起过有这么一个人呢？

正在奇怪的当儿，突听怪老人好似呓语般含糊说道：“哪来的小狗……还想咬人是不是？”说罢翻了个身，突然一伸腿，“铁犁耕地”直奔石继志腿上扫来。

石继志听这怪人口出不逊，心中已甚不快，只是弄不清到底是不是说自己，忽见他一条光腿竟朝自己扫来，真是又惊又怒，待其腿到，足尖稍用劲往上一拨，已起来尺许高下，堪堪容过怪老人一腿，不禁勃然大怒，喝道：“你这人好没来由，居然动手打人！是装疯还是卖傻？你以为我石继志怕你不成？”

那老人一腿没扫着对方，也不由暗异来人好纯的功夫，闻言干脆装傻到底，鼾声如雷，翻个身大睡起来，石继志此时倒疑心这人真睡着了，不过看他方才一腿分明是硬功中的“铁磐石”功夫，给他扫上，不骨断筋折才怪，擅此功之人，不用说定是武林中高手，就算他是睡着了，自己发话，他如不是聋子，焉有不闻之理？

想到此不由冷笑一声，心想我看你再装傻，当时一抖右手，往这老人肋下便抓，暗中却含着极厉害的拿穴手。

继志此举实为暗试这老人是否高手，如擅武者，决无闭目等死之理，不想这只掌已堪堪要打上，那老人依旧纹丝不动，鼾声如雷。继志心说不好，忙一收手，硬泄猛烈去势，再见那老人，犹似不知一样，心中真是弄不清，这老人到底是干什么的。

站在老人面前发了会儿怔，心想管他的，这山也不是自己的，他爱睡就睡，我又没理由管人家，还是走自己的，立即回身走去。

才走了两步，忽听身后一阵风响，忙一回头，那老人竟不知到哪儿去了，不由大吃一惊，心想这人好快的身法，这念头尚未转完，已听到前面哈哈大笑道：“小娃娃打了人就想走吗？可没有那么便宜！”石继志再一回头，这老人竟不知何时已站在自己身前丈余处，全身也不过四尺高矮，可谓矮小已极。

石继志一听，心中无名火起，心想你先打人不说，反而怪起我了，一声冷笑道：“你这老头说话客气点，什么娃娃！娃娃是你叫的？”这老人闻言把一双三角黄眼一翻道：“怎么着，还叫错了你啦！你是成心找我老人家麻烦是不是？告诉你，我老人家走遍三江四海，可不是什么怕事的！”

石继志被这老头逗得又好气又好笑，上前两步，对矮老人一揖道：“得，老爷子！算我错了好不好！不是你也打着我，我也没打着你吗？我还是走我的。”说罢由老人身旁岔道就走，不想才一抬足，那矮老人一伸手，往他腿上捞来，不是石继志身形快，这一下非给他捞一个脸朝天不可，不由勃然

大怒，往后退了两步，看那老人，竟和没事人一样，在一旁摸着他那一缕山羊胡子。

石继志强忍愤怒，心想再让你一次，要再生事，可非要给你点颜色看看不可。冷笑一声，迈步就往前走。

不想才走两三步，那老人往前一扑，又往自己腿上抱来，心中暗忖，怎么这老人专抱大腿，这是哪门子打法？当时一怒，也顾不得下手轻重，这只腿运足了劲，在老人身快扑至前，大喝一声：“去你的！”直往矮老人前胸踢去，石继志因知此人决不是一般江湖上普通武师，故这一腿明面是奔前胸，暗中却以足尖往他“心坎”穴点踢过去。

这老人见继志脚到，大喊一声：“可不得了！打死人啦！”全身好似被这一腿踢中了似的，往后连翻了五六个筋斗，待站定身形后，手中已握了两个雪团，一扬手，一前一后奔石继志打来。石继志一侧身，让过了头一团雪。按理说既躲过第一团雪，这第二团雪也毫无疑问可躲过，不想这矮老人早知此青年身怀绝技，一般手法别想伤他，故此弄了点小聪明，手下雪团虽成直线飞出，可是手劲不同，头一团雪只用了五成力，第二团雪却用了十成劲。

这两团雪不偏不倚，正在石继志脸旁碰了个正着，一声轻响，溅开了无数雪珠，饶是石继志躲得再快，似这样无意之间，脸上也中了两下，别看是米粒大小的雪珠，打得继志脸上一阵火炙。

就算是泥人，也有三分土性，何况是血气方刚的石继志？他一声轻叱道：“你是找死！”一纵身已来至那怪老人身前，右手“金叉手”往老人右肋便插，老人见继志掌到，凹肚吸胸，右手“排云掌”，顺着石继志臂膊，直往石继志胸前推下。

石继志这四年来，除去和师父练功外，从未和任何生人真动过手，日夕都是和猿猴过掌，今日算第一次和人招，心中不由紧张万分，心想不如借此机会，看看自己到底武功练到如何程度。

也算石继志这一念头转差了，偏偏他这对手是如今江湖上叫人闻名丧胆的人物，也是新近过川、重入江湖的怪杰之一。

石继志看这怪老人掌沿未到，先有一股极强劲风，知道今日遇到劲敌，当时下身不动，上身待怪老掌到，只一晃，这“排云掌”紧擦着上衣过去。

石继志让过一掌，左手由下往上，右手由上往下，一奔前胸，一奔后背，以雷霆万钧之势双双打到，两掌都带着疾烈劲风，声势好不惊人！

这老人自从年初出山重入江湖，暗忖所惧的几个高人，如今多已死的死，隐的隐，心中大有目空一切之感，不想今日巧逢这弱冠青年，竟能一连接过自己连续狠招，不但如此，而且出掌之疾，掌风之劲，简直是自己生平罕见的人物，表面上虽仍装着嬉皮笑脸，内心不由既惊且怒，见继志这两掌来势，竟是自己生平没见过的怪招，当时不敢怠慢，低头纵足，全身成水平一条线，由石继志这两掌空隙中穿出。

虽如此，他还是被石继志混元玄功潜力逼得面红耳赤，一声冷笑道：“娃娃！你好厉害！你师父是谁？”石继志见这怪老人竟能躲过自己这一招“阴阳翻手”，不由心内也暗暗吃惊，闻言浅浅一笑道：“老人家，你也好厉害啊！我师父是一介寒儒，我也弄不清他老人叫什么名字，倒是你老人家既有此身手，江湖中定是知名之士，可否将大名赐告呢？”

那怪老人冷笑一声道：“娃娃你好会说话，还有不知道师父叫什么名字的？不过你既不说，我也不问你，你倒反问起我来了！”

石继志正要说话，不想那矮老人一声怪笑道：“少废话！我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厉害，敢如此目中无人！”声到人到，右手猛伸，往石继志脐上就按，掌风劲疾，石继志见老人掌到，一声不响，也是一翻右手，往老人掌上对去。

二人都是用足了劲，这一掌碰上，只听得“砰”一声，那两只掌，竟似被胶给粘住了般，一时谁也别想收回手去。这样对持了约半盏茶的时间，两人都已是大汗淋漓，头上冒烟。

石继志不知初次遇敌即逢对手，只误以为自己武技不精，心中好不懊丧；但比他更伤心、更气馁的却是这怪老人，想自己年过八旬，武林中有名有姓，谁不敬畏三分！不想今日遇见这么个小孩子，居然和自己势均力敌，自己武技因年岁关系，已不可能再有什么了不得进步，而对方翩翩少年，却有如此身手，若再假以时日，自己绝不是他对手了。这么一想简直羞惭得无地自容，真恨不能有个地缝让自己钻下去才好，方才那一股傲气，此时已消了个干净。

若是对手人物都具有极深内功，而且势均力敌，对掌时才会有如此相粘的可能，而且万一这样粘上了，如无第三者前来解纷，那只有待一方内功较强者，以潜力将对方逼退，否则不会松开，而这第三者的功力还一定要比这二人高，否则徒使二人受苦，于事无益。

二人这一对上掌，由早晨直到了中午，还是不分强弱。

石继志是微合双目，提运“莽牛气”，每若干时间，由鼻中哼出声，声震山野，掌上一阵抖。

那怪老人却是双目半睁，运的是“混元一气功”。这种功夫，和那莽牛气功略有不同，运功时最忌出音，愈是不出气愈好，但人必须要呼吸，虽然强者每每可减少呼吸次数，但总是要呼吸的，所以无形中已吃了些亏。老人有几次为了呼吸，差点被石继志的莽牛气潜力攻进，若被攻进，非受重伤不可，老人只好硬闷着呼吸，能少吸一口就少吸一口，如此一来，那张本来不十分白的脸，再一闷气，竟成了猪肝色，难看极了。

二人正在要命的关头，忽然一声极长的啸声，远处白点一闪，霎时即至。

那怪老人虽在要命关头，也不由回头一看，直吓了个魂飞九天。只见一脑披金发、全身雪毛似猴的怪物向自己奔来，一个念头在脑中闪电似的掠过：“这不是罕见的金发神猿么？我和这娃娃今朝都完了！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这念头才一转完，那怪物已来至近前，睁着一双红光闪烁的眼，略一打量眼前情势，一声怪啸，举爪就朝矮老人抓下。

那矮老人刚喊得声“我命休矣！”突见和自己对掌的石继志，双目一开，大喝一声道：

“小金！你敢！没你的事，只许在一边看。”那小金也真听话，身已在空中，这只爪眼看就要抓上了，闻继志言后，竟猛一收腕，在空中猛一翻身，落于地上，急得吱吱怪叫。

怪老人此时才知，原来金发神猿竟是这娃娃所豢养，心中又惊又怕，心想就他一人已够自己受的了，再加上这畜生，我今天是完定了。

虽如此，也不禁暗暗感激继志，不愧侠义本色，不肯乘人之危，不由对着石继志点点头。

石继志喝止小金后，又把目闭上，这一下怪老人苦头可吃大了。

原来小金虽被主人喝住不许动手，但内心已把这怪老人恨之入骨，但继志在旁看着，又不能使坏，只急得连发怪啸，满地乱转。

此时见继志竟把眼闭上，不由大喜，先举起右手，在老人光头上摸了几

下，那老人正在要命时候，哪敢反抗，不由又急又吓，只指望继志见状，一定会喝止它，不想一看，继志竟闭着眼在运功，这一下心里可急坏了，忽觉右耳奇痒，恨不能用手去挖，侧目一看又是那怪猿，不知它何时拔了根草，正在张着大口，用草在自己耳中拨弄。

那小金正逗得开心，忽见这怪老人头上青筋暴露，居然敢侧着一双黄眼看自己，一时生气，伸手在他嘴上，轻轻打了两下。

继志正想以莽牛强功迫使老人知难而退，忽听两声轻响，开目一看，小金正在好好地背着手往远处看，再看那老人，一张脸不知是因太生气，还是提劲用力，竟成了紫青颜色，一双黄目不时朝自己眨动示意，像是有话要说似的，不由暗奇，勉强提着气，开口道：“老人家莫非已感不适么？”

只见那老人气得抖声道：“你……你的猿……”言罢忙闭上嘴，不敢再多说一字。石继志忙用眼一看小金，见它正似满面同情地看着这怪老人，还不时抓耳挠腮，不禁心中想，这猿今日居然还会同情起对方来啦！听老人言语，似对这猿害怕异常，不由暗笑：你方才威风哪里去了？它也没动你，只在旁看看，你就吓成这样！为使老人放心，还故意提气对小金道：“对了！就这样才好！”言罢又合上双目。小金却误以为主人嘉许自己，直喜得连摸了老人三下光头，又翻了三四个筋斗。

那怪老人一听石继志话，就知他错会了意，不由心中冷了一半，真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果然，对方才一合目，自己光头上又有一毛手摸来摸去。

这老人一时无意和继志对上了掌，又不能中途停止，想自己在武林中，提起来谁不敬畏三分，差不多的人，就是多看自己一眼，也要叫他还个公道，那是怎样的气派！不想今日竟眼睁睁叫一个畜生在自己头上摸来弄去，高兴了还要拍两下，不由气血上撞，想拼着一死，也要先用那“黑龙掌”错骨重手法，把这恶猿制死再说。不由把那只左掌暗暗抬起，运劲待发。

眼看这小金走近，怪老人一掌就要插下，突然似有人影在不远处一晃，不由止住要发之掌，向那人看去。

这才看清来人竟是一中年儒生，身穿一袭青布长衫，剑眉秀目，眉长斜飞入鬓，手中拿一条青竹，一路赏雪走来，嘴中还哼着诗：“寂寂竟何待，朝朝空自归。欲寻芳草去，惜与故人违。当路谁相假，知音世所稀。只应守寂寞，还掩故园扉！”这首诗歌原是孟浩然为别王维而吟，大有孑然一身，天涯漂泊之意，借此讥讽当世人情轻薄，欲行又借，真是一首写述心声的绝妙好诗。

那怪老人一见这中年儒生，心中一震，暗思这人好面熟，像在哪里见过似的，可是看这儒生也不过四十余岁，自己三十年未入江湖，万万不可能认识此人，不由心中暗暗称奇。

石继志闻声开目，见是师父到来，不禁大喜，只望着师父笑了笑，也不出声招呼。

那小金见上官先生到来，一窜已至上官先生身前，正要飞扑上身嬉闹一番，却见上官先生一翻手中青竹，就空拨开了小金身子，依旧含着笑踏雪走来。

怪老人待这儒生渐渐走近后，见他年岁虽不过中年，那身功夫却足以震惊天下，只看其足下云靴离着雪面有寸许，身子竟是凌虚前进。

似这样走了七八步，才见他足尖微点一下雪面，身子又凌虚而行，不由

吓得目瞪口呆，心想似此等身手人物，以自己一生见闻，竟无一人能及，分明是已把内外轻三合练入化境，仅靠一气之力，可使全身轻若游丝，重如山岳，借物打物，隔山碎石，这是武学至上的境地，数十年来自己真还没听说过有人能练到如此地步，不禁吓得瞠目结舌。

那儒生已持青竹走近，边走边歌：“故人江海别，几度隔山川，乍见翻疑梦，相悲各问年。白雪寒映影，深竹暗浮烟。更有明朝恨，离杯惜共传。”

歌罢已立于二人身前，含笑望着那怪老人点点头，把手中青竹，往二人掌中一搭。

第四章 灵心妙遇

石继志和那老人二掌相粘，正在不可开交之际，突见有一逍遥儒生，高歌踏雪而近，老人心内不由暗惊，由这儒生歌中之意，分明似认得自己，但自己三十年从未出道，而这儒生最多也不过四十岁，万无认得自己的道理。心中正在狐疑，这书生已含笑把手上那条又细又柔的竹枝，往二人手掌接处一搭，只见他单臂略抖，喝一声：“开！”说也奇怪，二人都似被一股强劲潜力向外一逼，两只合着的掌，不由自主地从中分开了。

石继志一跃至书生前，恭施一礼道：“多谢师父解救，弟子无意与此老对敌，一时无知，尚请师父勿怪才是！”

上官先生含笑挥挥手道：“谁怪你了！你到一边去，我与故人说话！”言罢含笑对老人点头道：“汉水一别，颇有年矣，先生尚认得我这故人么？”

老人满面惊奇，翻眼道：“先生何人？在下上了点年纪，居然把先生大名忘记了，真是太不敬了！”

上官先生笑道：“真是贵人多忘事，如果你仍想不起来，我提一件事，你再想想看！”

老人面红耳赤道：“真叫先生见笑了，你提提那件事吧！我想是先生记错了！”自己暗思，你才多大呀？居然认识我？岂不是做梦！

上官先生晒然道：“严兄可记得那汉水踏波人否？”

此言一出，那老人脸色猛然大变，睁大双目又注视了一下上官先生面容，这才抖声道：“你……就是上官……先生？”

上官先生含笑道：“还算想起来了。四十年不见了，严兄是老得多啦，差一点就认你不出了！”

老人扑地便拜，口中道：“后辈不知老前辈在此，多有失礼，请前辈勿怪……”上官先生含笑上前搀起。

石继志在一旁大是不解，上官先生一指那老人，对石继志道：“这是我多年故交，人称续命神医严中圣，你还不上前见过！”

继志连忙上前恭施一礼道：“弟子石继志不知师叔驾到，适才失礼处，尚乞原谅才好！”

老人连忙扶起急道：“这称呼太不敢当了，老弟要叫我一声大哥尚还勉强，这师叔二字却担当不起！”

上官先生笑道：“他可比你小多了，就叫你一声师叔也不吃亏，何必如此谦虚！”

严中圣朝上官先生一笑道：“老前辈好客气，得此门人，足可继承你老人家这一身罕世的绝功了。想不到他小小年纪，居然有此身手，若不是前辈及时驾到，后辈难免要出丑了！”

言罢又用眼一瞟继志身后的金发神獠，面现惊容道：“后辈如果眼力不差，前辈所饲神兽，可是那百年难出其一金发神獠么？”

上官先生点头道：“你的眼力不差，正是此兽，想必这畜生方才对你有一番捉弄了！”

严中圣闻言连道：“没有！没有！”也不免以目瞪了那小金一眼，这东西居然知道是在谈它，见续命神医严中圣看自己，竟把头偏向一边，佯作不知。严中圣心说，好东西！叫我吃了个哑巴亏，我记着！早晚让你尝尝我的厉害！

上官先生笑着对石继志道：“今日难得佳客临门，你同小金快去猎几只山鸡，摘些山果，备点吃食给你严师叔接风！”对严中圣道：“我们先回去吧！”严中圣在这位老人家面前听话得很，叫走就走，又瞪了小金一眼，点头对上官先生道：“后辈可不敢劳动您老人家。喂！老弟，你不要费事了！”

石继志躬身道：“师叔请随家师返室，弟子马上就回去。”说着向二人行了一礼，扭头对小金喊道：“小金，咱们走！”小金闻言叫了一声，对着严中圣做了一个怪相，不想却被上官先生看见，吓得尖叫一声，扭身便跑。上官先生摇头笑道：“这小东西太无礼了，想必对你有失礼处，倒叫你见笑了！”

严中圣笑着摇摇头道：“不瞒老前辈，方才与令高足对掌时，这东西在一旁施展，差一点使后辈受了内伤！”上官先生闻言回脸一看，已失它的踪影，不由恨声道：“这东西愈来愈不像话了，等会儿再跟它算帐！”严中圣闻言道：“它也是忠心护主，又怎能怪得它？老前辈如加以责难，实在冤屈它了！”上官先生点头笑道：“这倒也是实话，我们不谈这个，先回去再说吧！”言罢划动双足，竟像箭头一样的奔行。

石继志别了二人，一路随小金驰去。小金在雪上双足划动，就像一条白箭，星驰电闪，瞬间已上了一座小峰，继志足下加劲，见小金身形愈发快得出奇，不由在后喝道：“小金！谁叫你跑这么快！再不停下我就打你！”小金闻言才勉强收足，回首怪叫着，两手朝对面峰间连指，继志不由问道：“莫非那山上有雪鸡不成？”小金闻言把头连点，继志看那峰顶离此尚远，不由皱眉道：“这么远我可懒得去，不如就在这附近找找吧！”说罢就往附近林内走去，此时大雪初停，一眼望去全是白色，树枝、石上全覆着皑皑白雪，颇称奇观。

若在平日，那雪鸡必定成群结队在树下扑飞嬉闹，不想今日却一只也见不到，心中不由暗暗称奇，对小金道：“那些雪鸡今天都上哪儿去了？你不是一向自认聪明吗？今天就给我找出来！”

小金咧着大口笑了一阵，先抬起头看了看天，又顺风嗅了几下，一声惊叫，回身对继志招了招手，率先往崖后窜去。继志知道小金听嗅奇灵，能听人所不能听，嗅人所不能嗅，料定它必有发现，即随着它往崖后一路纵去。

翻过岩石，眼前居然别有洞天，远处有十来棵红梅，正含芬吐蕊，白雪相映下，愈显得挺秀超俗。继志大喜，一声欢呼，往那梅树奔去，纵身上树摘下一枝，一阵阵清香，令人顿感有一番清新幻然感觉，正在陶醉的当儿，却听得小金连声惊呼，不明其故，快速纵近，却见小金伏身雪地，把手连连往地上按动，意思是叫自己同它一样，把身子伏下。

继志连忙趴在雪地上，运出绝顶轻功“守宫步”，只凭手足尖在雪地上点动，身了已疾速游近，见小金用手朝崖下连连指点，不觉举目往崖下望去。

这一看，心中大奇，原来那崖下匍匐着成百的雪鸡，一个个伸颈凸目注视着天空，像是等候什么似的。小金正要扑身而下，被继志一把拉住道：“它们这样一定是有缘故，我们不妨等等看，好在既发现了它们，它们别想跑得了！”小金依言伏地不动。

突闻嗡嗡之声不绝于耳，继志往四下一注目，这才看清竟有万千黑蜂由不远处梅林飞来，黑密密的，就像一小片乌云。

这黑蜂每只都有鹌鹑蛋大小，通体黑亮，双目金光闪射，嗡嗡之声令人心神不宁。继志心中大悟，暗想原来这些雪鸡，居然想打这群黑蜂的算盘，

如果自己猜得不错的话，这些黑蜂的巢就在雪鸡附近，只是心中奇怪，像这种大而毒的黑蜂，人见之避犹不及，雪鸡倒认为是美食，居然事先布好伏兵，守株待兔，眼前将有一番胜况奇景了！于是伏在崖边连一点声音也不出。

那群黑蜂自一出现，满地雪鸡顿时展翼伏地，纹丝不动，它们原本是通体白羽，伏在雪地里，简直看不出来。

眼见这群黑蜂愈飞愈近，愈飞愈低，突闻众鸡中，有一鸡长鸣一声，全体雪鸡几乎是同一动作，一齐把头由翼下伸出。

石继志不由暗暗叫绝，原来这雪鸡通体雪白，唯独头上鸡冠血一样红，每冠都有半只手掌大小，众鸡突一亮冠，雪地里就像平地开放了成千朵的奇花，鲜红之色较常花犹有过之。

众蜂正绕林归巢，突然雪地里万花齐放，不由在空中一阵盘旋，突然分散了开来，各自都往那鸡冠上落去。继志这才看清，这黑蜂肚圆如珠，通体紫黑色，二翼振动频繁，其足带刺，目射金光，要是被它刺上一下，说不定有性命之忧，不由暗暗为众鸡担起心来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为数何止千万的黑蜂眼看就要落在那雪鸡红冠之上，突见为首雪鸡振翅一声高鸣，一时众翅扇动，天空中顿时飞起千百雪羽，铁嘴啄处，那群黑蜂不是身首异处，就是已做了众鸡的点心，嗡嗡声合着拍翼之声，响成了一片，看得一人一獠惊心不已。

差不多有顿饭的时间，天空中蜂群几乎全军覆没，余下极少数不是断翅残足，就是逃逸他方，雪地上落了无数的黑点。

这群雪鸡总算不负此行，欢鸣声中落在地上，把那些伤残黑蜂一一啄入口中，想不到为数上万的壮大蜂群，一瞬间竟全做了群鸡的美食。

继志眼见这一幕奇景，惊得目瞪口呆，此时众雪鸡正是饱食之后，弯颈剔翎，好不欣喜。继志见状，朝小金微一点首，小金已迫不及待地一声尖吼，箭似的往鸡群中纵去。众鸡闻声连连惊叫，都起身在空中，没命似的往远天飞逝。

饶它们飞得再快，也被小金在空中抓下了四五只，不是继志连声喝止，还不知又有多少要遭殃。石继志待众鸡飞起后，才喝道：“两三只就够了，你抓下这么多干什么？”一面过去在小金手中挑了三只较肥大的雪鸡，其余都松手放开。

小金帮着用细藤捆好那三只鸡的翅足，继志一时好奇，有心一探蜂巢，倒不想马上回去了，好在离晚饭时间尚早，就对小金道：“你把这鸡先送回去，我要在这里玩玩，等会儿再回去，你就便多采些山果雪梨带回去给师父，知道吗？”小金先还不依，经不住继志一瞪眼，吓得回头就走。

石继志待它走后，一个人转身朝先前众蜂欲归处林内走去。这是一片为数何止万千的松林，树身都不太高，却紧密异常，石继志一走进，就闻见一阵阵异香，细嗅则透有阵阵甜味，精神顿感爽朗十分。

石继志暗忖这是什么香味？引目四顾，果然瞧见了奥妙之处。

原来在不远岩边，有一棚状蜂巢，几乎有一小间房子大小，那浓烈的异香，就由棚内传出，继志大喜，离蜂巢尚有十数步，继志就停足不敢走了，唯恐巢中仍有余蜂，由地下抓起两团雪来，先藏好身形，抖手打出一团。那雪团打上蜂巢，稍停果有十余只黑蜂由内飞出，继志乘这些黑蜂身才离巢的当儿，一提手暗运内家潜力，手中雪团已化为千百冰珠，以满天花雨手法向那十余黑蜂打去，俱都打中，落到地上。

继志还不放心，又以前法向蜂巢炮制，每次都有十余只蜂由内飞出，连续十数次后，就不见再有余蜂了。

石继志这才大胆向蜂巢走近，见那蜂巢是由无数松枝连成，层层紧密，每一穴孔都有杯口大小，最奇是正中有一大口，可容二人同时进出，穴口处蜜液粘布，那清甜之味越发浓厚。

继志暗忖，这大孔内一定是藏蜜之处，常听人谓蜂蜜最补，尤其是这类见所未见的大蜂，所采之蜜多是奇花异卉，若能食上一些，定是甘芬味美。

想到这里又往这大孔内投了几团雪，都是用潜力震出，即使有少数蜂在内，也早被这万千雪珠击毙，这才大胆跨入巢内。

这蜂巢一面靠石壁，两面结于四棵大松，人走其上微微晃动，继志入内，先顺手在巢壁上摸了一下那附壁粘液，入口一尝，竟是香甜已极，果是上好蜂蜜，不由往内大步走进。

这大穴之中共分三格，最下格内尽是些稀粘蜜液，想是群蜂新吐未久，尚未酿成。

中间一格却结着一串串状如葡萄的紫色球状物体，继志摘下一串，先尝了一粒，味道简直妙绝，原来并不是什么葡萄，亦是蜂蜜经过浓缩风干后结成，是众蜂平日食品。继志先吃了一串，入口生香，最绝是虽甜不腻，继志吃完一串，正欲再吃，不意间却闻出一股极芬芳之味由上透出，那味儿远比下二格更为引人。

继志不由抬头上视，见上格较下二格都小，而且周围都有枝条密联，仅有一拳头大穴口供出入，心中暗想，这是什么意思？

继志愈想愈怪，由衣内抽出师父那柄匕首，一阵乱砍，先将那些封在穴口周围的枝条砍开，正欲攀身而上，无意间见内中有两点金光闪动，不禁大惊，再一注目，竟是一大蜂，伏于其内。

这大蜂全身有碗口大小，最奇是腹部，较其它蜂大出何止十倍，一双翅膀却又小又窄，全系黑色，想是已失却飞行能力，二目亦较它蜂大上一倍，注定自己，金光闪闪，那双小翅不时震动，发出嗡嗡之声，不时还转上几转，便便大腹愈显得移动不易，丑陋已极。

继志突然大悟，暗想这定是蜂王无疑，平日养尊处优，有众蜂服侍左右，虽不便飞行，但口齿与尾刺较它蜂厉害上十倍无疑！

原来这蜂王为众蜂中唯一雌蜂，所以为众蜂看重，实系其能繁殖后代之故。公蜂一待交尾时期，都成群排队排列穴口，振翅发声求爱。

如适逢蜂王无此雅兴，就会狠心地闭门不见，一任那些雄蜂在门外昼夜急待，累得双翅麻软而返，却从没有敢大胆闯入的。如有不知死活的冒闯香闺，不是丧身雌蜂刺口之下，就是别的公蜂也不轻饶其活命。

假使雌蜂心情好，就会在内发声命入，公蜂可进来十只，入后先一字排开，由其中一蜂振翅为号，十蜂齐舞，投足摆股，大献殷勤，如此舞上一阵，直到蜂王喝令时止，否则至死不休。

蜂王喝停后，这才拖着肚子走近十蜂之中，找一个它认为舞得最好的如意郎君，用前足在它头上轻拍一下，这对被点中者是莫大荣幸。

除了这被点中者奉准留此以外，那下余九只落选者，就得乖乖地赶快离开。

可怜的雄蜂，它明知这一入内是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但仍认为是莫大荣幸，一待春风一度之后，蜂王尽兴，那雄蜂就会不待命令，乖乖颤于蜂王

身前，这大腹便便的蜂王才原形毕露，先用尾部长刺，刺瞎雄蜂双目，再蚕食雄蜂全身，直到连一翅一足不剩为止。如此一度交尾，三月后才有第二次。

怀孕期间，蜂王简直被众蜂拥奉得比祖宗还高，每日有众蜂轮流入内献舞，清洁它的卧房。

这一段日子也是它心情最恶劣的时候，稍有不如意处，就有数蜂在它口下丧生，所以入侍者无不是战战兢兢，唯恐触怒了它。

吃饭时候到了，别的蜂都是去食那些普通的蜂蜜，即第二格如葡萄状的蜂蜜，这蜂王却要享受特别的待遇，它要吃的是先经工蜂食在腹内，消化后再吐出的蜜中精华，这种蜜每蜂最多可吐出所食之十分之一，也就是说这吐出的十分之一，就是那蜜中精华。它们一一凝结在一起，成为晶状固体，色为晶白微微透着绿色，这种蜜就谓之王蜜。

蜂王饿时，自会至王蜜处取食，它的食量极大，较它蜂少说也要大上五六倍，也就是起码要有五六十只工蜂为其酿制，才可够它一餐之量。

这倒不值为虑，因为所有工蜂何止数千，每蜂都有义务似的吐出王蜜，如是日积月累，这王蜜可就结成岩状大块，没有任何一只工蜂去偷食。

这些王蜜愈积愈多，蜂王吃不了，但也不会白浪费。蜂王怀胎期满，一胎产下无数，都封于薄薄的囊内。这期间，就是工蜂最忙的时候了，除了一天到晚无限量地供应蜂王食量的蜜食外，还要像奶妈似的，咬下王蜜去喂在发育过程中的小蜂。

工蜂喂食的时候，先用口液把王蜜溶解成液体，然后在囊外插一小孔，把王蜜吐入，乳蜂在内食用。这种工作日夜不停。因小蜂发育期间所需养分太多，所以这时期内，工蜂全体出动，到处采蜜，回来后除了制蜜外，还要喂养小蜂，另外还要侍候那位太上皇——雌蜂。

等春季来临时，小蜂发育成熟，一一自行咬开封口，蜂王眼见子嗣出世，一高兴发令放假数天，这数天内除了不需外出采蜜，最大的恩惠是开放王蜜，任凭蜂群食用，直到食完为止，当然这时还是不能忘了侍候蜂王食用。

一胎虽然不少，其中雌蜂恐难觅其一，如果全系工蜂，就得留在本巢效力；如果侥幸其中有一雌蜂，蜂王会感到不安，因为大位就会动摇，一国岂能二主？最好的办法，是把这位雌蜂送出大门。

其实就是不送，新生的雌蜂也不会屈就巢中，但它出门的条件是挑选出它同胎的兄弟数百为侍从，一同出巢。

这样，年轻貌美的雌蜂马上就神气起来了。它首先命令兄弟们在别处建一座宫室，自己入内，就同母后一样作起了王。这样再过数月，一方面招兵买马，另方面自己赶快繁殖，不一年就成了一国之王，享受万千臣民的侍奉。

石继志所见，正是这巢中蜂王，它正在怀胎期间，也正是性情最急躁的时候，因见无蜂入内侍奉，已在发火，它做梦也没想到，所有臣民遭此奇祸，片甲不留。

正在暴怒头上，却见继志用刀斩开自己的闺门，再一看竟是一个自己生平从未见过的怪物。

石继志猛见到了这蜂王，真不知如何对付才好，不想这东西脾气暴躁已极，先忍着气瞪了一会儿眼，见对方不但不怕，还用一雪亮的东西不时拨动自己，一时火起，掉尾举刺便扎。

石继志见它尾尖毒刺，少说也有两寸长短，颜色紫红，奇毒可知，当时容它把刺刺出，自己猛一翻腕，匕首锋刃正砍在它尾尖之上，把那刺齐尾给

切了下来。

也是这蜂王平日作威作福，恶贯满盈，只当自己毒刺之下，敌人万无活路，却不料刺错了对象，居然往那口吹毛断发的匕首上刺去，也算是自找倒霉。

继志砍断蜂王毒刺后，见它尚自振翼有声，兀自不死，不由补上一下，这一国之王就这样香销玉殒。

继志杀了蜂王，爬身而上，一上去，就看这一格左侧有十数块晶状固体，每块都约有十数斤大小，颜色浅绿透着晶亮，只疑是上好晶石，忽然想到，石头如何会跑到蜂巢中来？

用匕首往那晶亮固体上一砍，铮然有声，用刃砍下一小块，拿过一看，尚看不透究系何物，却有一股极清甜的美味冲入鼻孔之中，顿感通体舒泰，试着用舌舔了一下，居然甘芳无比，这才知还是蜂蜜，只奇这蜜形状为何如此？

接连又砍下五六小块，入口嚼食，香脆可口，通体清爽，一时食兴大起，连吃了数小块，见为数尚多，干脆把自己上衣脱下，包了五六大块，搁置一边，预备带回。

见巢中别无长物，不由用匕首把四壁一阵刺削，无意间却砍折了巢中一根主梁，“喀嚓”一声，石继志随这蜂巢一并摔下。

因他身在巢中，想纵出也没有办法，所幸蜂巢离地不过五尺左右，只受了一场虚惊。

待他拖着蜂蜜走出蜂巢，再一抬头不由一怔，原来这蜂巢靠壁处竟是一个石洞，四周老藤纠葛，群蜂正是沿着这老藤结成一巢。

石继志放下蜂蜜，纵身洞内，见仅是普通石洞，除了洞内四壁平坦，像是经人工修整以外，别无出奇之处，看了一会儿也就作罢。

正想再跳下地取蜜返回，不意间似见那洞壁上有白物闪烁，驻足一看，见石壁全系普通青石，唯独正中有一块石色闪亮的长方石面，继志因自幼喜好玉器，也颇擅品评，见状就知是块玉石。

一时心喜，用匕首对着白色石面扎了一下，却不料铮然一声，那白石面纹丝不损，心中大喜，知道玉性最坚，愈硬才愈是好玉，以自己手中这柄匕首，一般玉石一挥即断，不想这石面却是丝毫不损，可想而知是块极上好的美玉了！

连忙用匕首沿着这长方形玉石四周挖下，渐渐把周围青石都挖开了，愈发显出是一块条形长方玉石，于是愈加小心往下挖下。

似这样又挖了一盏茶时，那玉条还不见根，石继志见状，干脆用双手抓紧这玉石之端，暗运神功，往后一抽，只听得“丝”一声，手中玉石应声而出，竟是一块条状长方形美玉，通体雪也似白，仅中间有一道朱红彩条，愈显这玉色泽鲜明。

继志无意间得此美玉，不胜欣喜，正在把玩的当儿，却听见一声冷笑道：“娃娃！这些黑蜂是你弄死的么？”

石继志连忙携玉纵身而出，见是一黑袍紫冠道士，背负长剑，手持拂尘，正在用手翻自己已包好了的蜂蜜，不由叫道：“喂！老道别动，那是我包好要带回去的，你要吃，那边还多的是！”

不想这老道状同无闻，依然伸手其内，似抠又掏，继志见他那手又黑又脏，还留着五六分长的指甲，可不像师父所留的指甲又白又净，而是内中一

半存有陈年垢泥，颜色漆黑，其肮脏程度可想而知。

继志见状大怒道：“你这道士是怎么回事？你也不看看你那手脏到什么份上了，你这么摸来摸去，人家还吃不吃？”

老道闻言停手，抬头朝石继志看了看，继志这才看清这老道好一副尊容，一脸皮包骨头，尚留着三络羊须，二目却炯炯有神，倒像是个内力有相当功夫者。

这老道眼见目前少年，神光外溢，英气勃勃，不由也暗暗吃了一惊，冷然道：“你这娃娃说话怎么如此无礼，我因多年患病，非食上好王蜜不治，近听人说这五元峰有黑蜂出现，这才不辞千辛万苦上得此峰，却不料让你这娃娃占了先。我也不和你这小孩一般见识，今天你把这王蜜给我留下，我们什么麻烦也没有，你要敢再罗嗦一句，你家祖师爷不打你个鼻青眼肿才怪！”

石继志见这老道一双三角眼，一对吊客眉，早就不怎么顺眼，不找他麻烦已是好的了，见他居然对自己说出这么一篇无理话来，不由勃然大怒，暗忖如今天下怎么尽出些无耻之辈，上午才碰见一个打了半天，这会儿又遇见一个，比那老头还会欺侮人！看他那一副皮包骨头，倒真像是得病的样子，暗思人家既是生病，我又何必再与他一般见识，想到这里强按火气含笑说：“你老人家也不要欺侮人了，这包好的蜜我是要带回去给师父吃的，万无送你之理，好在巢里面余蜜尚多，你一人怕搬还搬不完呢！你既是在病中，想必无什么气力，我就为你搬出几块，你自己包上，不一样吗？”

说罢正要往巢内钻入，突闻老道在外怪叫一声，尖声尖气道：“胡说八道！难道我不知里面蜜多得很，还要你来告诉我？这所有的蜜都是我的，你动都别想动！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讲理？是欺侮我生病是不是？”

石继志闻言简直把肺都要气炸了，心想怎么是我欺侮他？不由一竖剑眉道：“把蜜还给我！我也懒得跟你罗嗦，今天我脾气不好，弄不好也许揍你一顿，你又有病……”

话还未说完，老道已平空一掌当胸推来，口中喝道：“你揍我？”这一掌带着极大劲风，直朝石继志胸前推来，石继志不由暗吃一惊，不敢怠慢，运一口紫阳真气护住前胸，右掌八成劲向外一推，只听得“砰”一声轻震，继志身若磐石，那老道却通通通一连退了五六步才拿桩站稳，心中大骇，想不到这少年居然有此强烈内家刚劲，一时给吓愣住了。

石继志见状，面含浅笑走前几步，提起了地下蜂蜜，朝老道点头道：“里面蜜多的是，我再说一遍，要吃自己去拿，你既能发掌打人，搬搬蜜决无所谓！”

言罢把蜜向背后一背，吹着口哨往回路就走，才走不几步，见眼前黑影一晃，头上似有劲风扫过，停足一看，那老道又立在自己面前，所不同的是手中已多了一把青光四射的宝剑。这老道把长剑在空中一晃道：“娃娃！你看到没有？今天乖乖把蜂蜜留下，万事皆了，否则你难逃开祖师爷这口宝剑！”

石继志见他一亮剑，心中虽有点怕，但想自己习艺四年，功夫到底练到如何程度，自己尚不太清楚，只由师父口中得悉武林中已罕见，难得这老道向己挑战，正好使出那套“七禽掌”拿这老道试试身手。

想到这里，把蜂蜜和那条状长玉一并放在地上，笑对老道言道：“好！好！今天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，我也不叫你失望，不过你家小爷手下不死无名之辈，你要是有名有姓就报上来听听！”

这老道乃天山三怪掌门大弟子，姓黄名明冲，人称玄衣道长，所练“红印”掌功，实乃江湖上罕见的功夫。暗忖天山三怪之声望，武林中提起谁不怵目惊心，自己年岁已六旬左右，尽得三怪真传，如今江湖能敌自己的已不多见，这少年人和自己一对掌，功力之强简直不可想像，哪能不惊。因他方才轻敌，发掌只用了五成劲，如此心中虽惊吓十分，到底不服气，见这少年提蜜要走，不由大怒，抬手抽出背后长剑。

这剑名“霜潭”，为自己恩师三怪中行二的沙梦斗当年的镇山之宝，因沙梦斗年岁太高，久居天山，不欲出世，故把这剑赠予黄明冲，并将自己最擅长而独霸江湖的“红印掌”，也传给了他。

因此这玄衣道长黄明冲，自下山后开山立寺，广收门徒，所辖玄衣派在江湖上并不后人，近因到苗疆收蛊，不慎被一种金线虫所伤，差一点连命也送掉了。

这金线虫乃众蛊中最毒者，体大如蚕，白首金身，被它咬上一口，不死的简直罕有。一来这玄衣道长功力甚高，而且本身对于蛊性悉知最详，一被咬后即速封穴止血，返山后采药治疗，幸保不死，但却成了一种隐疾，每月必有四次发作，发作起来遍体紫黑，全身上下内外就像是被万虫嚼食一样痛苦，不痛时却健若常人。这隐疾四年来把玄衣道长折腾得不成人形。

玄衣道长万般无奈之下，遍踏江湖访问名医，食药无数而罔效，不得已亲上天山，面谒了三位恩师，沙梦斗见弟子如此模样，也是痛心已极，一按他脉门，知道如不迅速医治，至多尚有三年寿命，不由焦虑十分，玄衣道长自然更是心似刀绞。

那沙梦斗告诉弟子，能医好此症者，江湖上仅有二人，一为续命神医严中圣，一为苗疆中之蓝马婆，但此二人都是行踪飘忽不定，难觅其处，而且禀性高傲，从不轻易为人医治，但眼见自己一生仅此一个亲授弟子，武技又得自己真传，何忍见他一命呜呼。

凑巧一指魔莫小苍又亲派人再三请沙梦斗下山为其主持镇教大典，于是他为了爱徒不惜卖老面子，亲至苗疆，访到了蓝马婆，说明其意，请授以治法。

这蓝马婆本是一百岁高龄苗妇，一向自尊自大，所饲蛊虫样式繁多，其中也有金线虫，但各样蛊毒她均有解药可救，唯独这金线虫其毒太剧，连她自己所配解药也是无效，但告以唯有一种黑蜂所酿王蜜可治，但这种黑蜂稀少已极，自己遍访五岳才收得数十只，养于后林，因无蜂王，众蜂不产王蜜。

蓝马婆别出心裁，在苗疆中找了一种叫天蚁的毒虫，这东西长得极像黑蜂，蓝马婆费了好大心血，才找出天蚁王。

这天蚁王平日生性几乎和黑蜂蜂王一样，长相也俱是小头大肚，蓝马婆把蚁王得手，再修饰一番，居然甚似黑蜂之王，于是乘众蜂外出之时，将它置于巢中，企图鱼目混珠，以假乱真。

众蜂返后简直出乎意料之外，一时不辨真假，马上替这假货造一居室，敬若神明一般。

这天蚁王倒也能顺应时局，不能作主大国，在这小国中为王也觉不错，何况自它来后，众蜂团结力渐强，也较以前有秩序多了，并且从即日起，就开始吐制王蜜，奈何这雌蚁猴戴帽子，初食美食，也不知这东西名贵之至，人家造多少它吃多少，众蜂本来为数不到一百，哪能供应它如此食量，直累得日夜工作不停。

蓝马婆计划虽实现了，但却平白养胖了这天蚁，自己等了三个月，含着笑脸，乘众蜂外出采蜜时潜入蜂巢，想取点王蜜来自己滋补一下。

可笑她遍觅蜂巢毫无所获，最后只见有雀卵大小一块王蜜，却在那天蚁抱中，蓝马婆一气之下，差一点打死那天蚁，总算这东西寻来不易，自己强忍怒火，暗想只要众蜂没发现它是假的，以后定有游蜂来投，黑蜂一多，定有王蜜可剩，想到这里，硬从那天蚁怀中把那雀卵大小一块王蜜抢回，自认聊胜于无，快快而返。

不想这天蚁王好景不长，一年后群蜂倒招聚了不少，为数已达二百，数目一多，可不太好控制，而且身为一国之首的蜂王，非要有统制之力才行。这天蚁王也不能说没有领袖的能力，只是管教的方式可不同，它平日管天蚁管惯了，对黑蜂简直不知如何管束，它们传统的礼节也不懂。

譬如人家吃饭时，它也以为自己该吃了，迫不及待先爬出来，也不论好坏，是不是自己该吃的，先吃它几口再说。

这样使群蜂感到极不自然，因为它一出来，大家都得肃立一旁，谁还敢吃？偶尔一次还无伤大雅，谁知天蚁王却习以为常，每餐必出，弄得众蜂乱了章法，吃饭的时候不能吃饭，自然工作也无定时了。

这还不说，到了交尾季节，众雄蜂在闺门外振翅求爱，天蚁王是来者不拒，人家跳舞，它也夹在里面跳，姿势可满不是那么回事，一跳就是一天，也不叫停，第一次它跳得不能跳了，回去睡觉，可怜那数十只雄蜂，蜂王不叫停，它们是至死不休。

第一次求爱，光跳舞就跳死了好几十，下次谁也不敢来了。

蓝马婆眼见黑蜂来投不少，满以为这一下总会有王蜜可盈余了！又停了几个月进蜂巢看看，这一看简直气得暴跳如雷。

原来黑蜂死了就有好几十，别说剩下王蜜了。按说应有王蜜可剩，但这位新王做法不同，吃不完都分给众蜂，如此一来简直比上次还不如。

蓝马婆一气之下，隔空一掌，那假蜂王当时了帐，自此众蜂愈发散乱，虽仍有百余，但却不产王蜜了。

这一日沙梦斗携玄衣道长来访，蓝马婆见沙梦斗亲来，当然恭敬十分，问了病因，才知为金线虫所伤，想起自己的黑蜂来，不由一阵伤心，那丢脸事也不提起，只告之非那黑蜂王蜜不治。沙梦斗无法只好告退，嘱告黄明冲务必要设法找到那王蜜，才能获救。

自此这玄衣道长四处寻觅，逢人便问是否曾发现有这种黑蜂踪影。

好容易寻到峨嵋山，在大方寺中见一方丈，询以是否知道有此种蜂，这方丈名唤知觉，闻言想了一会儿，告之数年前云游至大元峰，曾发现这种黑蜂踪影，想必大元峰上定有蜂巢。

玄衣道长一闻此言，直如久旱之获甘霖，大喜过望，当时就起身往大元峰赶来，找了三天仍毫无发现，正自灰心，无意间在雪地里找到一具黑蜂尸体，这才往这松林一路寻来。

在林内雪地上，他又发现无数死蜂，拾起一看，俱是被穿腹破脑而死，却未发现击蜂的暗器，正自称怪，却远远见有一只大蜂巢倒塌在地，一阵甜香由内传出，直喜得这玄衣道长心花怒放，正想往巢内走进，无意间听见巢后有啣石之音，不由大惊，举目望处，却见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少年，手中正捧着一方长玉。因他一心俱在那王蜜上，倒没如何去注意少年手中长玉，同时发现那王蜜被衣服包着放于一旁，这才发声询问。

这玄衣道长尚无什么大恶，但小恶却不断，性情又很乖张，介于好坏之间，见对方年少，以为好欺，不想施出混元劈空掌，朝对方一击，满打算这一掌起码也要打他一溜筋斗，对方定会乖乖把王蜜献上，弄不好连他手中那块玉也许都会到手。不想见自己掌力吐出，少年仅一按右掌，和自己掌劲一接触，掌力竟是大得出奇，有一股无形潜力，朝自己全身上下硬逼过来。

玄衣道长所幸内功深厚，知道这掌力厉害，赶紧运气防身，却仍被那无形潜力逼退了五六步，全身火一样热，太阳穴突突直跳。

这一吓，真猜不透这少年是何许人也，见他提蜜要走，哪能容得，暗想由方才掌力判来，自己以掌法不易取胜，见他身无兵刃，不如用剑来制服他，便抽剑纵身，见对方竟是不惧，还要责问自己姓名，不由冷笑道：“娃娃你若一定要问，我就告诉你，你家祖师爷开教川西，人称玄衣道长，娃娃你才多大年岁，居然敢与你家教主对敌。想是活腻了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师父是谁？”

石继志对这玄衣教并不熟悉，胆子更大了，冷笑道：“我叫石继志，我师父是谁你别管，反正要打，就给你个厉害看看。别看你手中有剑，我只用这一双空手，你还不一定行。”玄衣道长入道三十余年来，何曾受人如此轻视，何况对方又是如此年轻的一个娃娃，气就更大，本想还剑于鞘，但自己方才尝过他掌上滋味，不敢再轻敌，心想只要我用剑把他制服，多少叫他带点伤，也可稍泄心中之恨。

不由嘿嘿笑道：“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祖师爷入道以来，还没见过你这么轻狂的小子，你就先出招吧！”

石继志含笑道：“我要让你就让到底，你尽管往我身上下狠手好了，看看你是不是准成！也叫你知道年轻人不是个个都好欺侮！”

话还未完，玄衣道长已滑步身前，手中剑“桃开一枝”，直奔石继志面上劈去。

石继志四年来日夕随上官先生苦练绝技，因上官先生制敌不用兵刃，故对于空手入白刃有特别的功夫，石继志自然对这功夫也很有一番惊人造诣。

石继志见他剑到，身子一晃，玄衣道长顿觉失去了他的踪影，知道不好，一招“怪蟒翻身”，身子猛一转，手中剑“白蛇吐信”，不论身后是否有人，往后便扎。

这一招无意间倒蒙对了，石继志施出“倒踩五云步”，在他剑才一递出时，已转至他身后，右手“阴掌”，呈鸡心状直向玄衣道长后肋击去。

本来玄衣道长疏忽之下，万难逃开，偏他用心细巧，用一招“白蛇吐信”逼得继志不得不收掌腾身，玄衣道长见状已惊心不已，心中已丝毫不敢轻视这少年，左手一领剑诀，展开身形，施出了天山三怪独传的“天魔十七剑”，人影飘飘，寒光闪闪，忽左忽右，忽上忽下，煞是惊人。这趟剑才展出两招，石继志已险些带伤，把一身小巧功夫尽力展开，窜跳击拿，动似狡兔，静如泰山，堪堪又拆了五六招。

突听玄衣道长喝声：“着！”掌中剑“惊涛拍岸”，由背后突向石继志前胸猛刺了过去。

石继志右脚向外一伸，全身硬往里欺身，跟着猛向左一偏身，右掌“白猿献果”，直朝玄衣道长下额击去。

玄衣道长向后一滑，一甩肩头，脚下不动，只把上半身往后一沉，掌中剑“凤凰单展翅”，疾如电光石火，向石继志下盘劈来，招数变得灵巧，沉

实有力，这一剑劈下，石继志腾身纵起，拔起有两丈多高，在雪地里就像是一只冲霄白鹤。

石继志身躯往下一沉，已离开原地丈余，那玄衣道长右脚一点地，纵身赶到，这种扑击的势子太疾，手中剑“长虹贯日”已经跟到石继志背后，石继志立刻觉出背后劲风扑到，这种情形下可不容转身，只用右脚往前一滑，上半身往前一抢，猛然往后一仰身，一翻右掌向外抖出。

玄衣道长虽然追击甚急，剑递得也快，可是石继志这一翻身现掌，尺寸比量的还准，身形往前一俯，已经错开四寸，化掌为指，直奔玄衣道长“肩井”穴点去。

二人一动手，转瞬已拆了十几招，玄衣道长越战越猛，石继志却是连番遇险，几次想施出那“七禽掌”，但总记着师父再三告诉自己，这掌法太厉害，能不用就不用，免得出手伤人。

这时玄衣道长身形往前一耸，掌中剑“织女投梭”，往石继志的脚前便刺，招术看似平凡，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，石继志双掌齐出，往他剑身崩去，这种空手崩剑的绝招，也除非有石继志如此身手才敢施为。

可他未免太小看玄衣道长这一招了，玄衣道长这一招用的是虚式，并不曾真正往外递招，猛然一撤剑，左手剑诀往胸前一提，从自己的耳旁往回一带，右手剑一招“毒蛇寻穴”，向石继志小腹扎来。

石继志掌已崩出，见状赶忙右脚一撤，一斜身，下半身往后闪，玄衣道长一剑点空，可是这一剑刺丹田、削两腿，往左可削左腿，往右闪可削右腿，石继志身形向左偏，玄衣道长手腕一翻，剑身转动，石继志这次来不及躲了，微闻“嗤”一声，锋利的剑尖竟把他中衣划了一条寸许长的口子，石继志往前一窜，惊出一身冷汗。

石继志一时心存厚道，自己反而险些受伤，不由勃然大怒，决心与玄衣道长一拼。

玄衣道长这一剑三招，还从未有人能逃开，不料这少年居然能从容躲开，尽管如此，自己总算赢了，便一收手中剑，往旁一纵冷笑道：“娃娃！你可知道你家祖师爷的厉害了吧！还是祖师爷心存厚道，要不然，嘿嘿！你这条小命此时怕早就没有了！”话才说完，见这年轻人突然双目一瞪，精光四射，同时全身微微下蹲，心中一怔。

石继志年少气盛，被对方一剑险些刺伤，一怒之下不由要施展上官先生亲授的天下武林绝学“七禽掌”。这“七禽掌”开始时先要半蹲，让全身的骨白都松一下，一阵密而连续的“格格”声，由石继志身上传出。

玄衣道长但听对方全身骨节响，已知是一种极厉害的掌力，若非“黑炁”，即为自己独擅的“红印”。但他做梦也没想到，这会是那提起来让人吓掉魂的上官先生亲授的“七禽掌”！玄衣道长见对方缩骨蓄劲，自己也全身一阵暴响，一面挺剑而备，一面力运右掌，心想对方定是平胸一掌推来，自己正可以“红印”掌法接他一下。

他却不知这七禽掌施展起来，全系提着一口气，若无极高吐纳练气功夫者，根本就无法练成，石继志四年来朝朝随上官先生吐吸东方那一股紫气，练气功夫已登峰造极。

“黑炁”和“红印”掌虽同为江湖上失传的两种极厉害掌力，但是厉害的只是吐气开声的第一掌，如第一掌不能击着对方，还要重新运劲活骨再发第二掌，而这“七禽掌”却大是不同。

除开千变万化的各种飞禽姿态不说，这六十四式掌法中每掌都有较“黑煞”、“红印”更厉害的内力推出，简直是令人无法躲避的一种掌法，所以武林中提起“七禽掌”来，都叹为观止。

石继志在一阵格格响声之后，恢复原立身形，面含杀机微笑道：“老道，我先警告你，我这套掌法施出来，你是万万难敌，你如现在知趣些快走，到蜂巢里去取你的蜜，我决不难为你，假如你真不知好歹，我可告诉你，这掌不施则已，施出来连我自己也控制不住，依你目前功力，想活可是不易！”

玄衣道长见对方一本正经地说出这番话，也不由有点心惊肉跳，但他一向为人高傲，自恃自己所练“红印”掌力决不会输于对方，最少也可打个平手，决不至被伤，冷笑一声道：“娃娃！你好大的口气，我倒要听听你这套掌法的名字，到底是什么了不起的掌力！”

石继志冷笑一声道：“你既问我也不妨告诉你，你如知难而退，我也不为已甚。老道，你可知有一种叫做‘七禽掌’的掌法么？”

玄衣道长一哆嗦，脸现惊容，但瞬即恢复，仰天哈哈笑道：“小子！你说的可是‘七禽掌’么？不错，祖师爷知道有这么一种掌法，可与你有什么关系，你倒说说看！”

石继志强忍愤怒，点头道：“你知道就好。现在我要施展的，正是这套掌法，你自问一下，是否有能力敌它？”

玄衣道长一声狂笑道：“你简直是在放屁！你要会‘七禽掌’，你家祖师爷还会八禽掌呢！废话少说，你就把你那‘七禽掌’使出来看看！”

石继志忍无可忍，仰天长叹一声道：“罢！罢！这是你自己找死，看你这副狠相，必定是江湖上的败类，我今天就算为江湖除一害吧！”

言罢双手平伸，引颈前伸，恰似一头大鹰。玄衣道长见状，心中倒有几分寒了，但石继志既摆出姿势，决无轻易收回之理：这真气既已提出，硬逼回去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否则只能向空施展几式，把劲力发泄一下，但他眼下怎会那么作呢！

玄衣道长见他摆出这姿势，已暗惊与传闻中的“七禽掌”起势相同，但自己说了大话，何能再退缩怯敌，不由一时恶向胆边生，心说先下手为强，乘他还没有施展开来，先给他一个措手不及。想到此大喝一声，右掌突翻，往外一扬，口中“嘿”了一声，正是天山三老所授的“红印”掌力，势同排山倒海地般往石继志当胸击到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这一掌才出，突见石继志二足尖在地上一点，口中发出一声极似鹰叫的异音，身已腾在空中，在空中呈大字形一阵滚翻，身子已在玄衣道长头顶之上。玄衣道长知道果然是“七禽掌”，吓了个魂飞九天，急使全力往左一纵。

奈何石继志这如鹰身形，如影附形般跟滚而至，右膀斜劈单掌，一股强劲掌力直奔玄衣道长灵盖骨上击下。

玄衣道长此时已被这见所未见的怪态吓得半昏半迷，见这雷霆万钧的掌力自空而下，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一崩手中长剑，“夜战八方”，朝石继志右臂上撩了过去。

这一剑眼看撩上，不知怎么，那石继志大字形的身体，却又转了一圈，左膀左掌仍是原样姿势，随着他下落的整个身形直朝自己劈头盖脸压了下来。

玄衣道长只觉得眼前一黑，掌中剑弓弦似的急震了一声，已被一股极大

的罡劲震脱了手，飞向半天。

玄衣道长吓得鬼叫一声，纵身右遁，奈何才跨右足，那大字形身体又转了一圈，依然是原样姿势，正急得不知如何是好，突听得一声大喝：“志儿住手！”一道白影已至二人身前，以双掌直托继志快落下地的大字身形。

但上官先生身形再快，这一式也不能全解，只听“喀嚓”一声，玄衣道长一连翻出三个筋斗，横身雪地，面如金纸，纹丝不动。

他右腿腿骨已被这掌力齐根震断，仅有少许皮肉相连。好厉害的“雷厉三翅”，而这仅是“七禽掌”的第一式！石继志已站定身形，见眼前站着二人一獠，正是师父同那续命神医，不觉一怔道：“师父何故阻我？似这类恶道，不该打死他么？”

上官先生面色铁青，也不理他，朝续命神医道：“贤弟，你快去看看吧！晚了就不行了！唉……”

那续命神医严中圣见状也吓得目瞪口呆，心说好厉害的七禽掌，只听武林中传闻，尚不知是何模样，今日可开眼了，自己早上总算没有逼石继志过甚，否则他展开此掌，自己这条老命非丧在他手里不可，再会续命也怕续不了自己的命了。想到这里，看了石继志两眼，忙向玄衣道长跑去。

上官先生突然双目一瞪，对石继志喝道：“跪下！”面色凌厉已极，石继志入山四年以来，还是第一次见师父生这么大的气，不由吓得脸红心跳，正自不解，上官先生一翻眼道：“叫你跪下，你还敢不遵为师之命么？”石继志这才听清，哪敢不遵，屈膝下跪，俊目中潜潜泪下。

上官先生仰天长叹一声，对石继志道：“你可知你犯的罪么？你自己想想！”石继志低头不语，内心实不以师父此话为然。

上官先生朗然道：“我初传这七禽掌时怎么对你说的？你说！”石继志依然不哼一声。

上官先生怒道：“你施出这七禽掌姑且不论，我且问你，这玄衣道长与你有何深仇大怨，你这样对付他，我若晚来一步，他岂不丧命你手？就这样，他也得落个终身残废，你于心何忍？你说！”

石继志闻言，也不禁心中愧悔不已，但尚自低声辩道：“弟子看这玄衣道长根本就是一为恶江湖的恶道，平日不知作了多少伤天害理之事，何况动手之前，弟子一再容忍他，是他迫弟子不得不下毒手。师父，你老人家怎能责怪我，弟子如不对他下杀手，此时怕也早丧命在他剑下了……”

话尚未完，上官先生已怒喝一声道：“住口！你从什么地方看出他是为恶江湖的恶道？固然这玄衣道长不是什么好人，但也不至于该死呀！只凭表面观察怎么就可看出其善恶？我才教会你此掌，你就为我惹下如此大祸，将来下山后，还不知要惹多大的祸呢！从今日起，我算没收过你这徒弟，你也没有我这个师父，你马上就给我下山，我们的关系一刀两断！”

此言一出，非但石继志吓得冷汗直流，就连一旁的严中圣也吓了一跳，觉得未免处置过甚。石继志闻言，泪流满面道：“师父原谅弟子一次吧……你老人家何忍心……”

上官先生满面铁青道：“你知这玄衣道长是谁？”石继志摇头表示不知，上官先生冷笑一声道：“他师父正是如今武林中敬畏的天山三老，上次司徒明千里迢迢来找我，就是想让我出山，卖卖我这面子，想将三老劝回山去。我们避之犹恐不及，你居然把他们的掌门大弟子打成这样！他师父知道，如何肯善罢甘休？虽然有我在，他们或可勉强忍着，但这玄衣道长，据我所知

为人还不甚坏，尚在善恶之间，就是天山三老不找上门，我们又于心何忍？何况这三个老怪物一向自大，岂肯息事宁人！你如今大仇未报，又结下如此三个人人闻名丧胆的大敌，你自问你那身本事，对付得了吗？”石继志听完这一篇话，如大梦初醒，当时心如刀割，倒不是怕三老找自己报仇，实在是觉得不该用这种重手法伤人。

续命神医走来摇头道：“这玄衣道兄命虽保得住，但怕活不了一两年了！”

上官先生与石继志都大吃一惊，尤其是石继志心如刀割，泣然道：“师叔……你老人家无论如何得设法救他一命……”上官先生带怒地扫了石继志一眼，并未说话。

续命神医过去对上官先生恭施一礼道：“老前辈看在晚生的份上，还是叫他起来吧！事情既已至此，我们不如想一个妥善办法。其实这也难怪令高足，试问动起手来，谁还顾得轻重？”

上官先生哼道：“他可以用别的掌呀！为何要用这种我几十年都不敢用的七禽掌？这下可好！唉，贤弟！他当真就伤得这么重么？”

续命神医严中圣躬身道：“老前辈还是叫他起来，我们才好说话呀！”

上官先生叹了口气。其实他对石继志四年不分日夜苦心教授，把一身功夫倾囊相授，内心对他情如父子，何忍心如此责骂？用心只是叫他警惕一下，好让他以后在江湖上万不可轻易树敌。

见续命神医一再为他说情，何况见石继志泪流满面的可怜样子，自己实在不忍，不由叹了口气道：“既是你严师叔说情，你就起来吧！好在你有本事，你就自己看着办吧！”

石继志对师父行了一礼，才由地上站起，又朝续命神医双手合十拜道：“多谢师叔开导！”

续命神医连连摆手道：“少侠千万不要如此称呼，小老儿实担当不起。”正色对石继志道：“方才我给这位道长接腿时，一摸他血脉已呈死象，大是不解，那伤是在腿部，万无如此严重，少侠是否还用了别种手法，尚请实告，人命关天，可不是玩的！”

石继志闻言一怔道：“他逼急了，我才用这七禽掌，并没有再用什么手法伤他，这真是怪了！”

上官先生在一旁哼了一声道：“如今武林中人称你严师叔为续命神医，医术无异华佗再世，他的话还会错了，你再想想看！”

石继志急坏了，暗忖我可只打了他这一掌，不由皱眉道：“我本来不愿和他打的，因为他说他有病，非食这王蜜不治，于是硬要抢弟子包好之王蜜，弟子告诉他巢内尚多，可他非要弟子全部留下不可，弟子一时气不过，这才动手和他打起来，实在是记不清还用什么手法伤了他！”言罢把衣服下摆捞起对上官先生道：“这是他一剑砍的，弟子如不是抽身早，已丧命他剑下……又怎会用重手法伤了他？”

那续命神医忽然拍了一下手笑道：“对了！这就难怪了！”石继志师徒二人都一怔。

严中圣这才问石继志道：“你方才是说他要拿王蜜来治病是不是？”石继志点点头道：“他自己这么说的！”

续命神医点头道：“这就难怪了，我方才一摸他脉门，分明像是受了极毒之物所伤，少侠是决不会用这种毒物伤人的，你说他要拿这王蜜治病，我想玄衣道兄是被苗疆中金线虫所咬伤无疑，唯有这种毒是非这黑蜂王蜜不

治，不知这王蜜现在何处，少侠不妨速取些来！”

石继志一听，心说这现成的很，一回头提起身后衣包，打开道：“是不是这种蜜？”这一打开，续命神医惊奇得合不上嘴，就连上官先生也不由暗惊。

原来这王蜜凡人得上手指大一块，已视同珍宝一般，续命神医只以为有一点，谁知竟有磨盘大小好几大块，惊得瞠目结舌。

他上前敲下一块，入口一尝，点头笑道，“一点不错。我的天！你是在哪里搬来的？怪不得那玄衣道兄看着眼红呢！不怕你见笑，这么大的王蜜，别说是见，我听还没听说过呢！”上官先生也面现惊容走过来，他可不是看那王蜜，却是拿起那一条长方形玉石，面带惊容道：“这东西你是从哪里弄来的？”石继志见状顿时忘了自身尚在受罚中，喜道：“这玉石是弟子由后山石洞里墙壁上挖出来的。”续命神医闻言，一看也顿时张大了口道：“这一块玉石可真好！”

上官先生喜得面带浅笑，看了石继志一眼道：“你这孩子偏有这么多福份，这哪是一块玉啊，分明是一口削金断玉的剑！如果我猜得不错，由这匣面朱槽看来，定是‘朱雀剑’无疑！”此言一出，石继志喜得跳了起来，上官先生把玉放置一旁道：“你先别高兴，这边人命还没解决呢！先救命要紧，你这小子以后可有苦头吃呢！”

续命神医闻言也惊觉自己是治人要紧，凿下一小块王蜜塞入玄衣道长口中，起身道：“老前辈，我们把他先抬回室去再商量吧！”

上官先生闻言点首对石继志道：“你还不过去把他背回去！”石继志闻言正要举步过去，那续命神医叫道：“老弟，这事叫我来吧！你背不好，就许死在半路啦！”言罢走到玄衣道长身前，二掌把他全身平托而起，率先走去。此时小金看了半天热闹，这会儿惊魂乍定，张着大口走来提起那蜜。

上官先生对石继志道：“你不是说还有很多么？跟我一起去搬出来。”石继志回身就朝那蜂巢走去，进得巢内，上官先生眼见满地死蜂，看了继志一眼道：“不用说，这又是你弄死的，是不是？你取蜜可以，怎好无故把它们都打死，你这孩子……”

石继志不胜汗颜，进入那蜂王巢中，上官先生见那大腹蜂王横尸当地，不禁叹道：“这蜂王稀世奇虫，你真不该把它弄死，否则带回去养入巢中，不出数月定有成千黑蜂来投，那时将有无尽王蜜可用，不知可救活多少病人！再说那黑蜂性最团结，用它卫门，这附近决无任何毒虫蛇兽敢登！除了雪鸡是这黑蜂克星，简直没有它们怕的东西！可惜……”

石继志听师父说一句，心中后悔一阵，暗忖自己的见识比起师父可太差了。找到那余下无数王蜜，上官先生不禁摇头叹息道：“如此多王蜜，不知积了几十年才会有！”

命小金找来山藤一一捆好，二人一兽，各提若干，展动身形，在雪上忽起忽落，须臾已离开了这片小峰之顶，往洞室赶去。

到室后，续命神医已在玄衣道长全身上下按揉穴道，见他们回来，道：“这条命是保住了，蛊毒亦可借王蜜之力解除，只是残废是难免了……不管如何，这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。”石继志眼含痛泪走近那玄长道长，见他那一焦黄脸已呈紫酱颜色，气若游丝，尚在晕迷中，不觉喟然一声长叹。

续命神医对上官先生道：“晚生已用紫阳断玉神膏把他腿骨接上了，但因其中一小节已被震成粉碎，只好把两端骨割去一节，以后这只右腿要比左

腿短上三寸许。他食蜜后需气血宁静，我们最好到别室去商讨吧！”

上官先生皱着眉点了点头，和石继志先后进入丹室。续命神医为打破这愁惨气氛，转移话题道：“这些王蜜老前辈可否分赠一块给晚生带走，将来可借此救好不知多少病人。”上官先生笑道：“贤弟要用多少，尽取无妨，我们要这么多也没用。”

严中圣笑道：“晚生何需这么多，一块也就够了！”上官先生取过一块，用手指敲成了数小块，分给各人一块，入口吃着。小金不待人给，自己走前也拿起一块吃着，不时挤眉弄眼，像是美妙到了极点。

上官先生皱眉看了石继志一眼道：“我与天山三老还有一面之交，这种事可真难办，为今之计，我看只能待他伤好，你送他回去，然后只身赴天山，面见三老，亲自领罪；三老虽一定不依，但他们一生最是嘉许有气血勇智的青年，可能对你有一番刁难，你需运用你全身所学，也许能过他三人之手。”忽然停住话，半天又接道：“他们一定要轮流和你对掌，你如能闯过他三人那几关，方能保全性命，否则就难说了！”继志闻言暗暗惊心。

上官先生又接道：“不过他们既知你是我弟子，你又亲身去领罪，多少总会网开一面，不至于对你下毒手，我至时再相机出面，不过那要到万不得已之时，你要记住！”

石继志闻言沮丧道：“师父既不许弟子用那‘七禽掌’，看来是万万不会胜了！”

上官先生叹道：“到那时谁不叫你用，你就是把‘七禽掌’展出，在三个老怪面前也讨不了好处！我现在说你也不信，以后看到他们你就知道了！”

续命神医严中圣在旁插言道：“老前辈这一办法是再恰当不过了，天山三老虽同是天下所惧的三个怪物，但提起老前辈声名来，恐怕他三人也要另眼相待，何况令徒亲身负荆，定不会如何刁难，说不定不追前恶，网开一面，不与少侠计较了！”

上官先生摇摇头道：“贤弟，你不知这三个怪物有多难对付呢！五十年前我采药过天山，因与这三个老儿争一成形肉芝，一言不合动起手来，我有生对敌从没与人对过五十招以上，却与那三怪中老大天驼叟纪元人，一直对拆了一百多招，最后被我用霹雳掌震下竹刀，才自认服输！”

接着摇头道：“那老二白老翁、老三开天顶都还没上手呢，因见拜兄败落，自知不敌，这才与我和解，让我下山，这五十年来我把七禽掌练成，这三个老怪物说不定也练成了别种极厉害的功夫，志儿此去真是吉凶不定，不过只有这条路好走，同时也不失侠义本色！”

石继志心内正忧，一眼见到几上那方白玉，不由双手捧起道：“师父不是说这是一口剑么？怎么弟子就看不出？”

上官先生闻言脸色一展，接过道：“你不提，我差点都忘了。这玉匣你是怎么得着的？”石继志把经过道出，上官先生叹道：“自来灵物择主，非人力强求可得！如我见不差，定是那朱雀剑无疑！”

言罢把玉石在手中翻看了一阵，以右手食指，在那玉匣朱红道上一划，微闻铮然一声轻鸣，那玉石竟分开两扇，翘开一面。顿时这石室内闪出一片红光，续命神医也惊得啊了一声道：“果然是朱雀剑了！”

上官先生脸上一片欢喜，石继志就上官先生手中看去，原来那匣内果然平行着一剑一鞘，最奇的是剑身三分之二竟是朱红色，闪闪红光夺人眼目，确是一口稀古奇珍。

上官先生振动剑身发出龙吟之声，一面长叹道：“此剑乃战国欧冶子晚年所铸，共为八口，如今已出土其四矣！”

续命神医满脸笑容道：“那另外三口剑如今在谁手上呢？”

上官微微摇首道：“我少年时，有一六合居士在华山辟室练丹，适逢我云游至彼处，见其几上有一短剑，比这剑尚要短上五六寸，形状极古雅，一时好奇，请其借我一观。这居士闻我言后，先伸手轻抚那短剑鞘，含笑问道：‘鱼肠，客来有故否？’此语一出，那剑默默无声，居士才含笑把剑递与我道：‘你要看就看看吧！’接过那剑一看，始知竟是震惊天下的那口鱼肠剑！”

石继志不由惊奇道：“那鱼肠剑不是荆轲刺秦王所用之剑么？”

上官先生点头道：“正是此剑，不知如何落在了那六合居士手中。在我追问之下，他才告诉我一些关于剑的历史，还提到了这口朱雀剑，所以今日我一见这白玉中现红槽，就猜是此剑，果然不错。此剑一出，天下难免要有一番大乱了，志儿幸得此罕世名物，为师要奉劝你一句，要以天下为已任！苟能如此，方不负此灵物出土一场！”

石继志唯唯称是，上官先生还剑于匣，把匣子递与石继志道：“过两天我给你用丝网作个薄套覆盖剑匣，这样就可免外人觊觎了！”

石继志一心念着那鱼肠剑的故事，不由问道：“那六合居士为何对那鱼肠剑说话呢？难道那剑也会说话不成？”

上官先生笑道：“我当时也不解其故，再三追询那居士，他才说那口鱼肠剑已颇通灵，如遇凶险不吉之事，自会在鞘内震匣为警，可是我并未看见，不过这种事传之颇多，却不可不信呢！这口朱雀不亚那鱼肠，你要好好收藏，如能借此剑光大武林，才不负为师对你的一番期望！”

续命神医道：“曾闻你老人家也有一口好剑，怎从未见老前辈施用呢？”

上官先生笑道：“贤弟你真好记性，我那口剑剑名‘天缺’，铸始即无剑尖，呈月牙形，虽可说是一口稀世罕物，要同这朱雀比起来，是万万及不上的。早年借与一故人，不想却让他丢了，甚为可惜！”

谈话间，微闻外室玄衣道长有呻吟之声，三人都由位上站起，相继出室，果见玄衣道长已睁开双目，正在四周顾视，见三人出来，不由一怔，嘴唇翕动了半天，却没说出话来。

上官先生微笑道：“黄明冲，你不要担心，好好在此养伤，至多十数日定可下地了！”

玄衣道长一眼看见石继志，不由双目一瞪，顿觉身体一阵急痛，以手按床，想要坐起来，续命神医忙赶过去按住他道：“黄道兄！在下名叫严中圣，不知道兄可有耳闻么？”

玄衣道长耳中早听师父说过此人，闻言看了严中圣一眼，点点头，续命神医见状道：“那么还要请道兄相信在下才好，道兄与石少侠因故相争之事，在下已知悉甚详，在下已用断玉神膏将道长断骨接上，至迟一月就可下地行走，虽然不似原来那么健壮，但也是没办法的事，还盼道长心平气和，把这一番不快与石少侠化解才是！”

玄衣道长一听此言，直吓得遍体生凉，知道自己此时已是一残废，不由痛心欲死。试着一抬右腿，竟是毫无知觉，知道严中圣所言不虚，不由在榻上大叫一声，全身一阵战瑟，又昏了过去！

上官先生见状摇摇头，又看了石继志一眼道：“他此时已对你恨之入骨，怕不是三言两语所能了。我看此时你不宜和他对面，既已决定亲上天山向他

师尊领罪，不如还是不见他为好。”

续命神医在一旁道：“这样也好，否则他在重伤之下，见了少侠难免又起恶化，依我看，这七日内先把他置于内室，待七日后由在下带他下山再养一个时期，这样就无妨了！”

石继志也觉如此甚好。自己也是好胜心极重，心中虽后悔不该下如此重手，但要全把错揽在自己身上，也不太服，正自发愁对玄衣道长说些什么才好，难得他二人都如此说，觉得再好不过了，就对严中圣点头道：“弟子也觉这样比较好，只是要使师叔平添不少麻烦，令弟子于心不安……”

续命神医哈哈笑道：“少侠不必过谦，我生平就是靠看病吃饭的，养病人十天半月是常有的事，好在我有一内侄就在华阳县境，他那里安置一人还没问题，你就不要担心了。他伤快好时，我将善言加以开导，想必就容易多了！”

石继志感激不尽，动手在里室搭一板榻，好在师父尚有一方棉垫，置于板榻上，然后乘玄衣道长未醒，与续命神医二人把他合搬了过去，一切归置好后，续命神医又与他推血和穴，玄衣道长又醒了过来。

续命神医与上官先生见他醒来，绝口不再谈负伤之事，只是严中圣不时过去替他看治一番，大小解都侍候得周周到到。玄衣道长虽发现石继志突然不见了，但自己心中已存好打算，现在空自暴怒，对自己伤也没好处，不如待自己伤养好，再图报复之法。除了续命神医自己知道他来历外，见还有一中年儒生，温雅斯文已极，而由续命神医对他态度看，此人似乎身份甚高，只是不解他到底是何人，看上去比自己还要小上好几十岁，却被人一口一个老前辈叫着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又不好意思去问。

转眼已是他来此养伤的第四日了，除了不能下地以外，全身已能活动自如，也可说话了，凑巧上官先生进室来看视，玄衣道长不由在枕上点头道：“这位兄弟，不知大名怎么称呼？这几日可累了你啦！唉！我的腿……”说到此不由一阵伤心，竟流下泪来。

上官先生一听玄衣道长居然叫自己是兄弟，差一点笑出声来，一转念觉得还是不说破的好，就含笑道：“你别太难受。你腿骨已断，如不是严老弟为你接治，怎会好得如此快！现在虽不如原来，但总比完全断了好多了！”

玄衣道长在枕上点点头，道：“老弟，你大名可否见告一下，以便永留肺腑……”

话还未完，上官先生一笑道：“我一直就没名字，也许令师还认识我，你如伤愈见了令师天山三老，就说一青衣儒生向他三人问安好了，他们就会告诉你我是谁。不过我告诉你，我起码比你大，怎么称呼就随你便了！”

玄衣道长听后又惊又怕，暗忖自己出身来历从未示人，这中年人如何识得自己，听他言中意思，好似还认识自己师父似的，这真令人不解。最奇是他说岁数比自己大，真令人难以置信。惊得翻着一双怪眼，直往上官先生脸上看。

上官先生见状，含笑走到他身前，摸了他额头一下，温度尚还正常，又问了问尚需何物，玄衣道长摇头表示不要，上官先生这才走出石室。

剩下黄明冲一人，在床上百思不解。正在惊疑之际，见续命神医走进来，手中捧着无数山果，不由在枕上点头道：“这几日可累坏前辈了！”

续命神医年已八旬，被人称为前辈倒无可，闻言笑道：“无妨，这算什么！老弟你好多了吧，来吃点东西！”言罢把他扶坐起来，又把洗净剥好

的食物递上，并递过一杯似乳状的稠液道：“你先喝了这东西吧！”玄衣道长这几日每餐都喝这么一杯，也不知是何东西，只觉又甜又凉，入口生香，伸手接过道：“这是什么东西？”续命神医笑道：“老弟！这东西你还没吃出来？要不是这东西，你那蛊毒岂能去得这样快！”

玄衣道长大惊，心想怪不得人称他为续命神医，可真有两下子，自己中蛊之事，从未对人提起，他竟然得知，不由脸一阵红。

续命神医见状笑道：“我一按你的脉门，就知道你是中了蛊毒，你既取那王蜜，可见也不外行，不知是谁告诉你这治病的方法，天下知道治这病的可还不多呢！”

玄衣道长道：“不瞒前辈，这方法实是蓝马婆所说。”

续命神医啊了一声笑道：“我说呢！也只有这老乞丐敢在我面前叫字号，可是在这病治法上我就比她高一筹了，她只知这王蜜才能治好，我却可以以别样药物治疗，只不过那方法需时甚久罢了。你此时蛊毒已除，可放心调养了！”

玄衣道长不由心中略喜，这陈年大疾一除，本应喜悦万分，但却平添了一个残疾，真是忧喜参半，心中更不是味，脸部毫无表情，只在枕上点头道：“我黄明冲这条命，多亏神医救治，贫道有生之日决不忘神医活命大恩！”

续命神医连摇双手道：“不要客气，只希望你伤体早愈就好了……”言罢正要转身出室，玄衣道长却叫道：“神医请稍待，贫道尚有话要问你老人家！”严中圣闻言止步，玄衣道长道：“贫道处身之地是在何处？还有那中年人是谁？请你老人家告之，免得我心里不解！”严中圣笑道：“这地方是峨嵋山顶小刃峰，至于那中年人是谁，他自己没告诉你么？”

玄衣道长摇摇头道：“贫道问他，他含笑不答，真令人不解！莫非还有什么隐秘不成？”

严中圣笑道：“他自己都不说，我又何必多事！不过我可告诉你，他是一个震惊天下的人物，本事之大连你老弟那三个师父也恐怕自叹不如……”

玄衣道长闻言大吃一惊，他脑中确有上官先生的影子一闪而过，但想到那位怪人决不会还活着，没有在意，可是实想不出天下还有谁有如此大的本领，正想再套问几句，严中圣已含笑走出去了。

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过了七天，这日清晨早餐已毕，严中圣含笑进内道：“兄弟怎么样？好点了吧？”玄衣道长点头道：“我已想下地，感到好多了！”严中圣笑道：“那么今天我们就下山吧？我因有事今天非下山不可了，你意如何？”玄衣道长大喜道：“这样最好！但不知……唉！我可怎么走啊？”

严中圣一笑道：“下山有藤架抬你，入了市就好办了！”言罢一招手，进来两只大白猿，二猿手中抬着一副编好的藤架，玄衣道长见这两个东西一进来，还真吓了一跳，见二猿只把手上藤架放下，站立一旁不语。

由门内又进来二人，前者正是那中年书生，后面之人不看还罢，一看不由一声暴喝：“小子！你还我腿来！”言罢隔空一掌劈去，石继志一飘身已闪在一边，这掌劲在石室中无有处出，轰响了一声。

石继志躲过他一掌，脸色一红，勉强对他施一礼道：“小弟石继志向道长问安，恭喜道长伤已痊愈……”话还未完，玄衣道长大叫道：“恭喜个屁！还不是你打的！小狗！你家祖师爷至死也不会忘了你这一掌之赐，我今生不能报这断腿之仇，来世也不会饶你！”

石继志含笑道：“道长请息怒，那事也过去了，道长对小弟如何，一切

听便。动手过招，哪有不伤人之理，小弟今来问安，倒不是妄想叫道长宽恕，实是说明这事出于不得已，好在道长如今伤已见好，不日当可下地，小弟待道长走后，尚要亲赴天山面谒三老，请求三老处置，想必也可令道长消气了吧！”

玄衣道长本心根本不愿叫三老知道此事，因自己多少也是一派掌门人物，如今伤在一弱冠孩子手中，传到三老耳中，太丢人现眼，不由怒道：“我的事我自己了，你去找他们做什么？”

上官先生所以叫石继志负荆请罪，一方面可借三老之力制止这玄衣道长复仇之心，再方面实在是玄衣道长近年在外行为颇不检点，借此也可请三老约束一下。如果不去，这事早晚还会叫三老知道，与其那样，反不如令继志上门去好得多了。

石继志闻言笑道：“这是我的事，想道长无权干涉。”玄衣道长在床上气得直吐气。

严中圣含笑一指上官先生道：“你不是想知道这位先生的大名吗？现在可以告诉你了！”玄衣道长勉强忍气含笑道：“请神医赐告，以便永存肺腑！”

上官先生不待续命神医说，自己上前冷然道：“黄明冲！伤你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我亲授弟子。我们所以如此对你，并不是怕你那三位师父，也不是怕你报仇，只是基于人性，不忍你负伤而亡，若说起来，错可不在小徒身上，你自己总清楚……”

话还未完，玄衣道长已气得呼呼有声喝道：“你究竟是何人？道爷虽负伤，也不见得就怕了你们！”上官先生闻言含笑道：“人俱称我为上官先生，想不到我这老鬼还活着吧？”玄衣道长闻言，吓得面色铁青，抖声道：“是上官……先生？”

上官先生冷笑道：“回去如见到你师父，可告之我这老鬼向他们问安，你要有何事可来此找我，我是随时候教！”言罢一看二猿道：“你们跟着严老弟送他下去，一路可要小心了！”

玄衣道长可真不敢再多说一句了，只用一双三角眼透着怀疑之色向上官先生望去，二猿过去，一个抬头，一个抬身，续命神医招呼着那只断腿，慢慢把他放在藤架上。石继志进入外室，须臾返回，拿了一口剑道：“这是道爷你的宝剑！”言罢放在他身边。二猿抬着他出了室门。

严中圣走到室口，向上官先生躬身行了一礼道：“老前辈请留步，晚生这就告辞了！”又向石继志招了招手，还没有忘记看了小金两眼，心说他们有仇，咱俩也有仇，早晚碰着了再说！

上官先生执起严中圣一手道：“此行多亏贤弟了。半年内我尚要下山一行，到时候再和你见面吧！”又对玄衣道长点头道：“你也不要生气太甚，那对你伤可没好处，最好心平气和好好想想，能不再惹事最好，否则就不是我所希望的了。盼你好自为之！”

玄衣道长依然是一声不响，严中圣又请留步，石继志道：“我送师叔一程吧，山路难走！”严中圣一再推辞，石继志才留步，遂对二猿道：“你们两个路上可要招呼好，别把人家给摔下去！”玄衣道长气得哼了一声道：“谢谢你的好意吧！摔不着，你放心！”石继志见状摇摇头，一行人走下了小刃峰去了。

上官师徒目送他们走后，转回室内，石继志见师父脸色不好，生恐师父有所责难，心内打鼓，连话也不敢说。停了一会儿，上官先生才道：“按说

今天该重重地罚你，只是事情既过了多日，也不便再旧事重提，可是眼前你难题正多，你自问是否能敌得过三老？”停了一下又道：“要是敌不过他们，连我也跟着丢脸！所以从今日起这三月内，你要不分日夜随我苦练功夫，那混元一气霹雳掌，你火候还不够，以后可每日发掌百下，对着后井内发掌，这样由井水窜起高下，可测出你掌劲程度。”

石继志唯唯称是，上官先生忽然脸现笑容道：“没想到你会无意中得到了那口朱雀剑，有此一剑足可增加你的威力，我还正愁你没合手的兵刃呢，难得你有此奇遇！”

石继志见师父脸色稍好，不由想起前事道：“弟子真还不知那七禽掌竟有如此威力，只一式雷厉三翅就把他打成那样，这套掌法真太微妙了！”

上官先生也不由笑道：“我不是一再告诉你，叫你不可轻易施出这掌吗！为师百十年来就创了这么一套掌法和一套七修剑法，不厉害还行！”

石继志又问道：“这三个月里弟子不知应该如何研习功力，是掌法还是兵刃呢？”

上官先生道：“两样都要练，那套摩云剑你已熟悉了，明日起我就教你我独创的一套七修剑了！”

石继志喜形于色道：“这套七修剑也是师父独创的吗？”

上官先生笑道：“武林中俱知我会一套七禽掌，却不知我还会一套七修剑呢！因我自从失掉那口天缺剑后就没用过兵刃，他们自然看不到我那套七修剑法了。说起来这七修剑法，我也费了不少心血，昼观山脉纵横，夜察北斗七星，费尽思索才创了这套剑法，这些年来，我生怕把它给忘了，所以想起来就摘树枝当剑演它一回，近年来愈发被我想出许多妙处，明日你一学就知道了。”

石继志奇道：“山脉、星辰与剑法又有何关？如何可用之于剑呢？”

上官先生叹道：“羲氏首创八卦，还不是由星阵窥得？我这七修剑施展开来，脚下每踏一步都是一阵门，步步相连，阵阵相克，敌人如不擅奇门阵法或麻衣卦法，不要说打了，只这脚步就把他困倒了！”

言罢似甚得意，又道：“你看天星何其多，而从不相混淆；山河何其大，从不乱其道，这就是有一定的阵规道路，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，我这剑法就是依天行的奥谛用以发挥，加以击刺小巧身法，故使出对敌时，一任敌人多寡，只要你能心平气和把七修剑展开，步步踏上宫门，招招发之八卦，敌人多寡，与你本身非但无害，反而可乱其章，听凭宰割矣！”

石继志惊异得目瞪口呆。上官先生说得起，干脆起身走至室外，对石继志道：“把你那口朱雀剑拿来，我就把这七修剑展开与你看看，你要注意了！”

石继志大喜，忙将玉匣打开，把那口朱雀剑递上，上官先生抽剑在手，微一晃动，红光婆娑，不由连连点首道：“果然是一口罕世之剑，如运以我这七修剑，真是再好不过了！”言罢一振腕，这剑连响了三声，爆开三团红色剑光，上官先生踩中宫走洪门，前三后四，左五右六，一招一招演开。

上官先生这趟剑一施开，果然不同凡响，小院中顿时霞光万道，锐气千条，人影飘飘，寒光萧萧，轻灵时如夜蝠悬梁，沉重处如泰山崩前，窜腾伏跃，进攻守退，招招见劲，式式带啸，只看得石继志在一旁冷汗直流，气都喘不过来，紧张时竟跟着跑来跑去，简直分不出剑影人形。

第五章 大器已成

正在如醉如痴之际，突觉眼前人影一闪，还误以为师父向自己试招，双足一顿，“金鲤倒穿波”，身才纵出，就听上官先生哈哈笑道：“你别怕，练完了呀！”石继志在空中“细胸巧翻云”，又轻飘飘落在地上，向上官先生一拜道：“师父真神人也！这套七修剑法真有鬼神不测之妙！”上官先生笑道：“只要你用心学，不出一月定能学会。你如学好这套剑法，为师也没有什么可教你的了。全仗你自己勤习了！”

天色已晚，二人回室盘膝用功，第二日清晨起，上官先生就开始传授石继志这套七修剑。

时光飞转，三月时光弹指即逝。继志遵照上官先生教导，朝夕勤练，把这套七修剑法练得滚瓜烂熟！

一日黄昏，继志一人在外练完功后，进室正想练一遍坐功，见师父正用黄绫布包一个包袱，见他进内，含笑招呼道：“你过来！”石继志答应着走进，发觉师父脸上带着一种异样表情，微微含笑问道：“继志，你来到这小刃峰有多少年啦？你可知道么？”继志一愣，略思即答道：“大概快五年了吧！师父问此作甚？”

上官先生点头说：“不错，正是五年了，我记得你来的时候，正是深秋的日子，而今又快是这个季节了！”言罢放眼窗外，满面惜容。继志正不知师父此言之意，上官先生又道：“这将近五年的时间，你也真不负我对你的一番期望，而且福缘至巧，先食芝果，后得朱雀宝剑，再加上为师对你这番苦心造就，如今你已成就了一身惊人的功夫，江湖上如今能和你一较长短的，依为师看来，真是微乎其微了！”

石继志躬身道：“弟子多蒙恩师苦心栽培，才有今日成就，没齿不忘你老人家一番鸿恩。”上官先生含笑道：“这足见你立心纯厚了。但为师唤你至此，实在是告诉你，我明天想叫你下山……”

话尚未完，继志已大惊失色，扑通一声跪在当地，含泪道：“弟子无知，定有冒犯恩师之处，但乞恩师该责即责，该罚即罚，千万不要叫弟子下山！”

上官先生双手连摇道：“起来！起来！你完全误解我一片苦心了！”

石继志说道：“师父不说出根源，弟子至死不起……”

上官先生笑道：“这近五年来，为师眼见你日日精进，内心喜慰非言语所能形容，高兴尚来不及，何忍责怪于你？好糊涂的孩子！”

石继志将信将疑道：“师父只要不叫我下山，从今以后弟子更要日夜勤为练功，不使你老人家失望！”

上官先生忽然面色一沉，双眉一皱道：“你怎么一点事也不懂，为师偌大年岁，难道还会对你说话不诚意么？还不起来！”继志见师父发怒，也确实想不出自己又犯何错，当时起立，恭侍一旁。

上官先生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为师一生因眼界太高，仅收你一人为徒，好容易把你造就成材，满打算令你成为我衣钵传人，不想你空长成人，却仍是优柔寡断，和数年前一样幼稚，岂不令为师失望！”

石继志脸一阵红，期期发不得一言，上官先生见状又叹了口气道：“你也别难受，听我说你就知道了。当初你上山时，是否深仇在身？恨不能几天就把绝技学成，好下山手刃亲仇，以尽为人子之道。而如今幸如你愿，却为了贪图和为师一时之聚，抛父母深仇不顾，这等行为岂不令天下父母齿冷？”

此言一出，就似晴天打了个霹雳，石继志好似大梦初醒，低头不发一语。

上官先生知他已深为痛悔，其实继志绝非是那种人，而上官先生也只不过惜此深深刺激他一下，好叫他不作无谓依恋罢了，见他如此难受，上前以手轻轻拍他肩道：“我知你此时定很悔恨，要知为师对你期望太甚，所以叫你下山，实在是你学艺已成，强留着你，也无什么再教的了，反而耽误你眼前正事；再者为师月内亦将远行，更不知何日始返，故而有此打算。你可明白我意思么？”

石继志既怀父母血仇，恨不能马上手刃亲仇，再方面和上官先生五年多来朝夕相处，无异于父子一般，何忍就此分手，真是一时心如刀割，难过异常。但知道师父言出必行，何况句句都是正理，不能有所违背，不由泣然道：“师父一言，令弟子茅塞顿开，弟子遵命，明日……下山便了……”

上官先生微微含笑道：“你明白就好了，其实我又何忍离开你？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你下山后，为师有便，尚可随时访你。”石继志抖声道：“师父对弟子一片鸿恩，今生难报，只乞师父归山后，能允许弟子服侍左右，稍尽弟子之意，不知师父意下如何？”

上官先生摇头道：“你如今已可谓侠义道中人了，年纪轻轻岂能在此埋没一生！理当手刃大仇后，在外轰轰烈烈有一番作为，方不负你习艺一场。”又道：“当然，为师之意并非劝你立意入官进仕，只是要你以一身所学，为国家及苦难苍生，多谋一番福利罢了！”

石继志感激涕零，恭诺受命。上官先生递与他一个黄绫长包道：“这是一包银两，供你沿途花用；至于衣物我日前已下山代为订制好了，明日一早你带着上路便了！”

石继志含泪接过银两，入手甚重，知道为数不少，本想不受，又怕师父不快，只好收下，正要含泪转身出去，上官先生又道：“且慢！你此番下山，先应至天山三老处去礼拜一番，我想他们也不会如何难为你。好在我正有要事，亦至彼一行，定会暗中照顾你，你大可放心。那边事了，可至湘省找一指魔莫小苍，报你满门血仇！”

石继志躬身受命，上官先生又道：“但有一点你要记住，得放手处且放手，能容人处且容人。莫小苍与你如此大仇，我自然不便阻你，但至于排教中别人，你千万不要妄伤一个，除非有大恶，不可制其死命，否则将遭武林之忌，你又初次出道，名声千万要保持好，否则开始一坏，以后很难再得别人好评！”

石继志唯唯受命，谨记于心，上官先生又道：“小金神兽，世间珍物，本当随你，但我因有事远行，这期间少它不得，故暂留其看守门户，待我归后再设法令它寻你便了！”

石继志这才想到尚有小金呢，这畜生和自己一年多形影不离，心内还真有些舍不得，闻言后点点头。

上官先生又由指上取下一枚黑光闪烁的指环，笑递与石继志道：

“这是为师我百年来未离手的一件信物，现赠予你，你可戴在指上，有此一物，江湖上凡是年长一辈者，无不知道是我的东西，都会对你另眼相待。你要好好保存，不可遗失！”

继志内心对师父的一番爱护，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，口中道：“谢谢师父！弟子定小心保存，万不敢失！”接过一看，见这枚指环上凸雕着一个骷髅和一把剑，也不明其意，试着戴在指上，大小正合。

上官先生举步出室，临行前回头道：“我现在先下山有点事，明晚始回，希望我回来之时，你已走了！”言罢也不由停了一会，面现悲戚之色。

石继志知道师父定是怕眼见自己下山难过，故此托词有事，回避自己，再也忍不住叫了一声：“师父！”扑至上官先生膝下，热泪点点而下。上官先生用手扶起，继志见此时上官先生目中，已透有泪痕，知道师父放心不下自己，只是他定力极高，尚能克制，不形之于色罢了。

上官先生看了他一会儿，用手拍了拍他背，小声道：“好自为之！记住我的话，我走了！”话一完，双足点处已似巨鸟般纵出室去，石继志跟踪而出，见师父已落于十丈外一石上，回头挥手令去。石继志不忍再看，一跺脚回身入室，差上一点放声大哭，一个人在里面难受了半天。

平日只嫌这两间石室窄小不便，今日只觉其中一几一榻，都似对自己有无限深情，不由得摸摸这样，看看那样，眼泪流得满脸都是。

忽然想到自己如今不是孩子了，放着父母深仇不报，如此柔情，岂能成大业？不由把眼泪擦干，尽量往别处想。

他首先想到先至天山，那一定是一座又高又大的山；而见了三老，自己又该如何呢？连师父都说他们厉害，看样子定是三个有极大本领的怪老人，自己单身负荆，可真要小心了。

他又想到，见了莫小苍和湘中八丑，自己要亲手把他们一一掌毙，以报全家屈死之血海深仇，想到这里不禁血脉怒张，双目冒火，恨不能马上找到他们，以泄这五年来煎心之恨！

平静后他才想到了程友雪，不知她如今是否尚在洞庭湖居住？她是否仍在等自己？见了面，自己该跟她说些什么？想到她的情影，怎不令人意乱情迷？

又有一个女孩的影子自他心上飘过，她有一对大而亮的眼睛，长长的睫毛，玉肌雪肤，眼波如黛——她就是司徒云珠啊！

虽然她和自己认识较认识友雪为后，但却一样对自己有救命之恩，也和友雪一样的美艳动人，花容月貌，才华技艺，对自己来说，都难分轩轻，自己应亲近谁又该疏远谁？不由急得满室乱转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仰天长叹一声，自语道：“自古艳福修非易，一入情关出更难……多情自古空余恨！看来这些话是不假了！”

一个人正在伤感头上，却见小金欢啸而入，手上抱了一个大葫芦，葫芦上满是细藤，不由笑骂道：“你这东西，又去偷猴儿酒去了是不是？当心那群猴子早晚把你给害死……”

小金喜得在室内连翻筋斗，又把酒葫芦打开盖子递上，一股异香由内散出。石继志因明日就要离别它，见了它心中也不由有些难受，拉过小金道：“小金！你知道我明天就要下山了么？”小金翻着一双红眼直摇头。年余相处，它已能体会出继志的话，虽然不似人一般完全会意，但它智慧极高，闻言也觉出不是好事，抓住继志一手，轻叫了几声，样子似依恋十分。

继志又与它解释了半天，说自己本来要带它一同下山，只因师父也有事外出，故须留下它看山，等过一年自己定上山来接它。

小金闻言不悦，也不翻筋斗了，酒也不喝了，一个劲抓耳搔腮，吱吱连鸣。继志解说了半天，又强调日后一定来接，它才转悲为喜，过去打开酒葫芦递与继志，像是劝饮的模样，石继志不便拂它盛情，饮了几口，又递与小金，它接过也大喝了几口，一投手，却把剩下的小半葫芦酒，连葫芦都掷向

了半天。

石继志知它平日嗜酒如命，偏师父又不许它喝，每寻空偷来一些，总是躲躲藏藏，每一滴都珍惜异常，今日居然连葫芦都丢了，一片深情，让人感动。

正逢十五之夜，明月如轮高悬太空，一颗颗明星时明时灭，好像敌人的眼睛。月光下，峨嵋山最高的小刃峰上，似披上了一层霜衣，四山寂寥，虫声繁鸣，时而有两三声饿狼嚎啸，声调凄厉已极，令人毛发悚然，真是离别之夜。

平日继志当此月夜，定偕小金、二猿在峰间扑打追逐为戏，今晚却无此雅兴，只带着它们三个在外面散了一会儿步，一面告以今后应为事项。见天已不早，这才独自返室，各物稍事归置，在蒲团之上合目入定，奈何心中有事，六合难以归一。一直到半夜才静下心来，勉强气贯十二周天，入了定。

第二日天才黎明，石继志已同往常一样起身，在外面练了一阵吐纳之功，小金同二猿都追随左右，好似一步都舍不得离开。然后他进室内，一直等到中午，不见师父转回，知道上官先生是不忍见自己离开，有意到晚上才回来，本想等他回来后再走，但转念一想，师父既如此做，就应体会他的苦心，若两人见面，一定伤感异常，还是现在走算了。

想到这里背好包袱，佩好宝剑，向山下走去，小金同二猿见状，一个拉手，两个抱脚，说什么都不放。石继志被这三个兽类感动得流下泪来，最后狠着心假言不走，待其松手后，猛一纵身已出室外，展开轻功绝技一路飞腾而去。

一口气下到山腰，再回头看，那三兽依然在后，悲鸣连声，继志无法，又安慰了半天，好说歹说，总算把它们说服，最后还是用师父来吓唬它们，三兽才转回。继志一直眼见小金满头的金丝飘逝视线以外，才擦了擦泪，往山下奔去。

继志还记得自己上山时那种狼狈的样子，而五年后，他已学成一身震惊天下的武功，足尖点动，行越千丈峭壁之间，如履康庄大道，往往落足处仅是一枝一叶，轻轻用足一点，身子就已弹出，轻快处如星丸跳掷，不消一刻工夫，已来至山脚下的大庙中。

这寺庙就是继志来时问路之处，如今时光流逝，自己已由少年长成了弱冠青年，旧地重游，触景生情，不胜感慨万千。

他走至庙中，那些和尚游客都被他超俗挺秀的仪态给吸引住，投以奇异的目光。

他又至后殿，见那老和尚，依然是背壁在入定。双目垂帘，全身上下纹丝不动，也不见其呼吸。继志是此道内行人，一见即知这老和尚定力超俗，气返周天神游太虚，坐功练至此步田地，离成道已不远，心想不知自己何日方能练到此步。

人皆笑其呆的老和尚，继志却觉他不贪慕浮华，不争名夺利，远抛人世上所有的丑陋，是世上最快乐幸福的人，想到这里，不由对这老僧肃然起敬，见四面无人，走近入定老僧，跪地叩了个头，默乞指示今后迷途。跪拜完毕，正要起身，却见老和尚黄蜡似的脸上，突然裂开两条笑纹。

继志大惊，因他知道老僧入定百年来，从未有过任何表情，法体就像是一座泥像似的；自己跪拜也不过想求得心灵的一点安慰，却想不到这老僧居然会为之动容，哪能不惊喜欲狂！

继志见他面上少说有铜钱厚的泥垢，也随着裂开笑纹，散落了一地。

继志即将起来的身子，不由自主又跪了下去，虔诚恭诉道：“弟子石继志，恭请老仙师圣安，敬乞指示迷途！”又念了两遍，那老僧眉毛耸了耸，脸上肌肉舒展，附在面上的泥垢尘埃，沙沙落在麻衫之上，接着，双目也睁开了。

继志见这老僧双目，闪出两道奇光，又见他瘦得皮包骨头的双颊一阵鼓动，也没开口说话，自己耳旁却听到一个极为苍老的声音，嗡嗡作响，闻之心神荡漾不已，不由大惊，知道这是老僧将本身数百年潜修的真气传到自己身上了，或许是要测验自己的诚意定力如何。

继志不敢怠慢，默运定力，人神归位，心平气和，那嗡嗡之声此时竟不再鸣，却有一苍劲声说道：“老僧太真，宋末入道，百年入定，不染尘俗之闻，今日竟五神相战，莫非你这少年竟与老僧有缘么？有何请求，只请默念，当可就老僧所知告之一二！”

继志大喜过望，开口道：“弟子……”耳旁语音又起道：“有话不必开口，以免惊扰四周之人，只须默默诚思之，老僧定与解答。”

石继志赶忙把话止住，心中奇怪，难道这老僧真能连自己所想的都知道不成？

才想到这里，耳旁语音又起：“吾佛以大智之心，广度众生，不容人对其怀疑，否则众生善恶，生老病死，何能为其安排？你要是心存不诚，是得不到教益的。”

继志闻言大惊，这才相信老僧果能对自己所想了如指掌，佛法无边，由此可见，就静下心来，眼观鼻鼻观心，默思自己大仇是否能报。

这样想了两三遍，果闻老僧道：“仇哉！仇哉！冤冤相报，既生因就得果，老僧奉劝你体上天好生之德，将此一段宿仇化解了事，否则就非吾佛所喜了！”

继志闻言大惊，一时涕泪交流，默祈道：“自己满门奇祸，不容自己不报，父母深仇岂能轻易放过，自己五年朝夕练功，所为就是能手刃亲仇，仙师何忍就令弟子如此含冤终身？就是屈死九泉下的双亲也不会轻恕弟子，这仇弟子万万不能不报！”

想到这里，微闻老僧长叹一声道：“这也是定数难逃，那莫小苍夙日多行不善，方才老僧略推易数命理，他三年后死在朱雀剑下，你大可放心了；不过老僧劝你万不可多杀无辜，尤其不可迁仇他人，遇晴则止，慎之！慎之！否则晚年必有奇祸至身！”

石继志闻言冷汗直流，心中既喜又忧，不知老僧所言“遇晴则止”是何用意，心才念此，老僧又语道：“晴者，阴人矣！这是你命中一大劫，因故情孽特多！雪后起云，云过又晴，情情生克，老僧不胜其烦矣！”

继志尚不大明白老僧语中之意，只猜测雪、云二字与友雪和司徒云珠名字相同，但老僧已有不胜其烦之言，自己不便再以此“情”字相询，只好另求他念，忽然想到了访天山三老之行，吉凶难卜，那老僧又语道：“天山之行，先凶后吉，与你非但无恶，尚有大益，只不过又有‘情’字牵连其中矣！”

继志叩了三个头，默谢老僧指示。因问了不少问题，不便再扰他清修，正要起身，那老僧又道：“你今天既能见我，可见有缘，老僧特允你来日大难不可解脱之日，来此见我，或可指你一条明路，现在你去吧！”石继志闻言重又谢过，立起身来，见老僧一如原样，依旧是面如黄蜡，双目深垂。

继志拜别了太真老僧，一回身见无数和尚围在自己身后，面带惊容地看着自己，有一和尚近前道：“这位施主可是蒙太真仙师垂青，降福了么？”继志勉强笑道：“我只是乞求大师父保佑一番，故此跪拜而已。”

那和尚摸着光头自语道：“奇怪！老仙师脸上神泥怎会自行脱落？真是怪事！”继志听得心内好笑，心想一人成道，明明是普通的陈埃积垢，却要说是神泥！但不论如何，这太真老和尚确实有令人猜测不透的佛法智力，自己今日无意至此，却想不到蒙此教益，心中大快。

继志别过众僧，一人往山下走去，且行且想，想到那老和尚说自己报仇，尚要三年后才能成功，心中确实不解，暗忖一待天山事了，自己见到莫小苍，马上就分出胜负存亡，不相信非要等到三年才成！想到此处不禁有些不耐，愈觉父母血仇不共戴天，恨不能插翅飞去，立毙老贼于“七禽掌”之下。

山下是华阳地面，是川省富庶的地区，水利发达，客货畅通，人马来往频繁，堪称天府之国。继志久居荒山，终日与石林山猿为伴，好久未见过繁华场面，不禁一路赏玩，事事都感到新奇有趣。

新疆彼时尚被称为塞外西域地方，要去天山，最近的一条路，是取道青海，经西宁绕柴达木盆地进入新疆境内，然后还要过塔里木盆地，这是我国最大的盆地，那里终年鲜雨，已成一片沙漠，石继志要走这一段路，可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了。

其实上官先生命石继志如此千里迢迢远赴天山，并不是只为去面谒三老请罪，此中还有一番深意，因继志初次出道，阅历见识都太浅，借此一路风霜、险恶人情，多少总可以陶冶一番。

石继志午后时分已至华阳街面，虽然是盛秋季节，但因蜀省为一盆地，四周有大巴山、巫山、大凉山、秦岭、大雪山等众山环峙，午后时分正是艳阳肆虐，来往之人都以白巾遮顶，赤着上身，茶楼酒店里，人们手摇芭蕉大扇。

继志饥渴难耐，就近走进一家茶馆。这茶馆地方不大，但生意兴隆异常，三五人一桌，天南地北无所不谈，有店小二上前笑道：“相公里面坐，要吃些啥子？”继志道：“你们卖茶么？”小二笑道：“大概你先生是下江人，我们这里是茶馆，不卖茶卖啥子？除了茶还有花生米、瓜子、炒米糖、糯米糕……”继志听这小二一口川音，当时皱了皱眉道：“我要吃饭，光吃这些东西怎么行？”小二笑道：“没关系！你先请坐，我到别个馆子里去给你端。”继志闻言才进内，觉得一股汗臭直透鼻梁，也只好忍着找了一个座位坐下。

小二见继志肋下佩着宝剑，不由笑道：“客人是哪个场子的师傅？带着宝剑！”继志一皱眉，心想这家伙怎么这么多话，勉强笑道：“我哪个场子也不是！你问这个干什么？”小二闻言面现惊容，上前小声对继志道：“客人拜访过胡瘤子没有？”继志一怔道：“什么胡瘤子？我又不认识他，拜访他干什么？喂，你快去给找端两碗牛肉面来！”

小二闻言吓得以手按唇嘘嘘连声，左右看了两眼，又走近一步小声道：“老天！你小声点好不好？叫这么大声，要叫别个听见了，传到胡三爷耳中，你先生就遭殃了！”随着又低眉斜眼小声言道，“你先生大概是第一次来本地吧？我们这小地方，凡是来的生客，要是会两手的，都要去拜会胡三爷，要不然就有人来找麻烦！你怎么连这规矩都不懂？今天幸亏是碰见我，要是别个你就惨了！”

继志正一肚子火，见小二罗嗦不停，水由从位子上一站而起，气道：“哪

有这么多怪事！你要是不去端面，我到别家去也是一样，什么胡瘤子李秃子的，我吃我的饭，他关我什么事！真是大惊小怪！”

小二一番好意，却碰了个钉子，见石继志声音越叫愈大，吓得连摇双手，说道：“好好，我不管闲事，等客人吃了亏，可不要怪我事先没有打招呼！”言罢红着脸退下了。

石继志见他走后，这才气呼呼坐下，心想，怎会有这些怪事情，分明是小二欺侮外乡客，有意来吓唬自己。愈想愈气，不由用手在桌上重重拍了一下，震得杯碟跳起老高。

四面之人都不由往这边看来，见继志仪态不凡，还带着把剑，众人交首接耳，指指点点，都在谈论继志。

一会儿，那小二已回来了，手中端一只木盘，盛着两大碗面，还有一小盘泡菜，放在继志面前，狡黠一笑，对继志道：“门口有位先生要会会你！”言罢用手向外面一指，继志顺他手指处一看，果然有一四十岁左右的矮壮汉子，穿一身川绸裤褂，手中揉着一对胡桃，那胡桃已被揉搓得黑光铮亮。

这人身后还站着五六个人，全是歪戴帽子斜瞪眼的家伙，不是衣扣全解开露着前胸，就是太阳穴上贴着一块黑色狗皮膏药，一望即知是一群地痞流氓。

继志望了一眼，对小二道：“你去说，我不认识他们，我现在肚子饿要吃东西，没工夫出去见他们。”言罢对小二冷笑一声道，“一定是你这东西去搬弄来的，其实我也不见得怕他们！”小二好笑着耸了一下肩道：“这是小地方的规矩，我怎么敢不遵从，我劝客人还是出去一下好！”继志大怒道：“我不是告诉你我要吃饭，没工夫么？你不要再罗嗦了！”言罢拿起筷子自去吃面。

全茶馆的客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一时众口齐言，有人说：“乖乖！马师傅自己来了，这娃儿可倒霉了！”还有人在座上高叫道：“他哥子哪格不知道好歹嘛？龟儿不出去，包你吃铎子！”

继志气得脸一阵青，本想马上出去，看看那姓马的能把自己如何，但转念一想，何故与这种小人一般见识，强忍怒火，只管自己吃面，想早点吃完走路。不想正要再吃第二碗时，见那小二到外面在那矮汉子耳边一阵低语，不时用手指点自己，像是在说自己不出去的话。

继志心想，这场麻烦恐怕少不了啦，先吃饱肚子再说。把面连吃几大口，却觉肩上被人拍了两下，抬头一看，见来人袒胸露腹，胸口有一缕黑毛，矮小精壮，前额系着一条白布，两条小腿上各插一把匕首。

继志见这人不是好东西，仰脸看了他一眼，气道：“有话好说！别动手拍拍打打好不好？”这人嘿嘿笑了两声，双手抱胸道：“格老子架子还不小，马大爷亲自来请还请不动，我看你哥子是不想活了是不是？”

继志闻言剑眉一竖道：“你去告诉他，他要不嫌累，就叫他等一会，我吃完饭休息一会儿，再出去见他！”这人听后哈哈大笑道：“龟儿子硬是不要命了！”说着伸出手想摸石继志的脸。

这人才一伸手，就见石继志双目一亮，突然一翻右腕。向他手上刁去！

谁也没看清石继志是如何出的手，但听这赤臂人“吭”的一声，立刻脸色青紫，汗流满面，全身像木偶似的呆立不动。这一下把所有的人都吓坏了，谁也没料到这年轻人居然还擅点穴。

石继志手法的确很高明，表面上好似只推了对方手一下，暗里已点了对

方腕脉穴道。

所有客人轰然一声都离座而起，胆小的已付钞离去，胆子稍大一点的却围了上来。石继志经此一来，面也吃不下了，站起身走至那被点了穴的人面前，看了看他道：“你不是要我出去吗？好！我就解开穴道，你带我出去，我要看看你们那位马大爷怎么对付我！”一手握紧这人手腕，抡起一掌，击向这人后心。

这人“哇”的一声大叫，又吐了几口唾沫，才回复原样，吓得翻着一双黄眼直看继志，一句狠话也不敢说，石继志又催道：“走呀！”这人才慢慢移步往门外走去，石继志随后跟出。

他走到那马大爷面前，苦着脸道：“仙人掌，扎手！”姓马的皱了一下眉，含笑走近继志点头道：“没请教你先生贵姓？”石继志想不到对方会如此客气，反而发作不得，勉强忍气道：“我姓石，别客气，你找我出来，有什么话说？”这人扬了两下眉毛笑道：“好说！大概石朋友是初来本地吧？”石继志点头道：“是又怎么样？真奇怪，我走我的路，你们管这些闲事干什么？难道这地方不许走？”

这人闻言脸色一沉，遂又赔笑道：“朋友！你既单身在外走动，如何连普通的江湖规矩都不懂？就是保镖的过山也要拜拜瓢把子呀！谁不知道这华最地面上的胡三爷，你居然敢不理，这不是有意和我们过不去么？”

继志一挑剑眉道：“我只是路过此处，也不想久居，拜什么胡三爷？你们没事来找我麻烦，想欺侮我人单势孤是不是？告诉你，我可不在乎你们，就是人再多点也无所谓！”

此言一出，这人后退了几步，抬头想了半天，面现惊容，马上又变了笑脸道：“好好！不知者不怪，现在你总知道了吧！那么请随我一同去见见胡三爷吧，告诉你！胡三爷可不是什么坏人！只要你说话客气点，包不难为你，你要是也如此对他说话，那可就要吃大亏了！”

石继志冷笑一声道：“我可没工夫！你话说完没有？我可要走了！”这人脸一红，双目一瞪道：“你可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……”

话尚未说完，石继志已扭身向后走去，遂听那姓马的在后喝道：“伙计，拿链子套他！”就听哗啦一阵铁链子响，直往石继志头上套来。

但石继志是如何身手，眼看飞起的铁链已快落在头上，突见他对着空中的链子伸掌一击，两股极强劲力在空中相击，发出震耳欲聋的一声大震，那锁链已被震向半空，不知落于何处，持链人虎口大开，鲜血直流。

这一手把那马爷及所有人吓得面面相觑，呆若木鸡，石继志出掌后一翻身，人影一闪，已立于那姓马的身前，怒道：“你是不是找死？”姓马的吓得连退七八步，面无人色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继志想不到这伙人如此脓包，也不想多惹事，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像你们这群废料，居然还敢目无法纪，鱼肉乡民，本就该狠狠教训你们一番，姑念你们尚系受人指使而来，暂时饶你等不死，下次再遇到，我可就不客气了！”说完，用眼瞪住那小二不动。

小二可吓坏了，要不是因为身旁有那姓马的，他就要跪下，忙掩身在那姓马的身后，口中连喊：“马大爷，可得照顾我一下……我……”

那姓马的是胡三爷手下最吃香的一位打手，姓马名世昌，武技上也还说得过去，心中虽害怕，但到底还算有点骨气，见这小二被人家看一眼就吓成这样，一时火起，挥手一掌，打得那小二退出去五六步，趴在地下痛得直打滚。马世昌口中尚骂道：“格老子！塌老子的台也不是郎格塌法！龟儿子，

真有出息！”那小二在地上又滚又叫道：“救命啊！马大爷打死人啦！”

石继志冷笑一声道：“这才是活该！”又看了那马世昌一眼道：“你也不要欺侮他，其实你还不是不一样！回去对你们胡瘤子也好，臭脓包也好，就说我可没工夫去拜访他，要是他再不知趣，还叫你们这群废料来，我先打你们一顿好的，再去找他算帐！”

言罢扬长而去。马世昌眼看继志走远，不由又神气起来，先过去用力踢了小二一脚道：“格老子！也没杀你老子，叫啥子！妈的，老子的脸都叫你龟儿子丢完啦！”一面跺脚对身后众人大骂道：“郎格多人都是干啥子的？平常白米干饭养你们是喂狗呀！眼睁睁看他一个娃儿神气活现，就没一个有种的敢上手！惹火了老子，一顿扁担打你们个稀里哗啦！”那些人一个个被骂得敢怒不敢言。

马世昌又对身后狗腿子喝道：“不要再看啦！快点骑我马儿回去，告诉胡三爷，就说那娃儿是个仙人掌，顺便告诉水面上的弟兄一声，叫他们盯牢了！哪个放跑他，找哪个算帐！你们真是就会吃饭！”立刻就有一个贴膏药的小子领命而去。

这马世昌仍余威未消，见四周围的人愈来愈多，不由愈发神气活现，用手按着右臂，口中哼道：“格老子！若不是正赶上这只膀子抽筋，我早就揍扁他了！不是吹牛，上月打巫山那只花豹，格老子有多厉害！水牛都让那龟儿豹子咬死好几只，我走去一看……”用眼一看四边，见大家都听得信以为真，不由接道，“我一看，乖乖！硬是又大又猛的金钱豹，可不是好耍的！当时下命令……”

四周之人居然信以为真，众口交赞，马世昌干脆对众演讲起来了，咽口唾沫又道：“我当时下命令，所有的人不论男女老小，都格老子给我快下山！就有人问了，他说，马大爷！这龟儿豹子厉害得很，你一个人恐怕不行，要不要我回去喊几个打手来帮你？你猜我郎格说？我说不要啊！武松打虎还不是一个人？我马大爷天生一副硬骨头，今天硬是要把那畜生打给你们看！当时我一说，晓得我马大爷的当然相信，有那不晓得我马大爷的，硬是说我吹牛！”

“咳！那龟儿豹子还是说到就到，对准老子颈子就咬！我一闪身，豹子就到了我右边，它硬是精，晓得老子不是好斗的，它龟儿想开溜！咳，我倒不是怕它溜，它要是往下一跑，父老兄弟不惨啦？所以我想，要想跑可不行！当时我一转身，左手扯住那龟儿豹子尾巴，右手你们猜我郎格样？”见众人不言，知道都已入迷，一扬右手道：“铁砂掌！硬是十年的苦功夫！我这一掌打出去，嘿！那龟儿豹子惨了，惨叫一声，脑壳都叫我一掌给打飞了。”尚怕众人不信，又加强语气道：“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吹牛！那豹子脑壳现在还被我挂在墙上咧！哪位要是有空，到我屋里去耍会子，都可以亲眼看见的！这不是吹牛的事……嘿！”忽然一想这话可不能说，要是真有人去，自己拿什么给人家看？又干笑了两声道：“啊，我都忘了！好像是县太爷自来给要走了，你说我郎格好意思不给嘛……”

正在吹得来劲的头上，忽然八九匹快马星驰而至，为首马上之人年约五旬，一身蓝缎长衫，背插单剑，一副三角眼，两道秃眉，最奇的是有脸上鼓出有小碗般大的一个肉瘤，瘤上生着几根黑毛，愈发显得丑上加丑。

马世昌正想再吹下去，一眼看见这人，吓得马上闭嘴，反而跳起双脚对四周众人喝道：“都围着老子干啥子嘛？老子又不是新郎官讨老婆！”众人

一时哗然。

那蓝衫客快马已至，见状冷笑一声，说一口北方话道：“放着正事不办，就知道吹牛。我看他要是跑了，你还有什么脸在这地方上混！快上马带我去追！”马世昌弄了个大红脸，赶快上了一匹马，一骑十人，快如疾风似的向前追去。

这来人正是当地一霸胡招风，人称“三才剑”，因其面生大瘤，人又多以“胡瘤子”称之。胡招风实为排教手下，属红旗总舵，为该舵副舵主，一身功夫也颇了得，因红旗总舵设在巫山之口，离此地不远，舵上人又多，光分舵就有九处，所以这胡招风无事轻易不出，养成一身懒散习性。他在华阳县城，有大片家业，又因其系排教中得力人物，没人敢招惹他，故此凡经过此地的江湖朋友，多少总要卖他些面子，多是备一份礼，去拜访一下，起码也要投份拜帖，如此一来，这胡招风简直如同显要，习以为常。

此次接手下回报，有一年轻书生，在茶馆里不但放言对自己辱骂，尚且出手伤人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一面命人拿了自己的竹牌令，传令水陆各舵严加注意，只要发现此人，定要设法扣押，不得有误。

一行十人追至江边，就有人上前报告说，那姓石的此时正要坐小船到对岸，胡招风一听正中下怀，当时就上了一条船。这只是一条长江分道的极小支流，轻功提纵术佳者，根本无须乘船，一纵即过，但继志恐众目之下，难免惹人议论，所以仍雇了条小船。这船主明知继志是要捉之人，但因水面太窄也实在无法弄什么手脚，只好乖乖把他送至对岸。

一上岸情形可不同了，足有七八十人之多，一个个手持铁器兵刃，把石继志围了个紧，继志见状，心知不开杀戒是不行了，冷笑一声道：“你们是自己找死，可怪不得我手下无情！”正要给他们个下马威，不想身后一声喝道：“你们先别打！我问问他！”

继志回头一看，见是一五旬左右，面生肉瘤的怪人，哼了一声道：“大概你就是胡瘤子了？你打算把我怎样？别看你们人多，若要论打，你们就一齐上，看看谁吃亏？”胡瘤子哈哈一笑道：“好小子，算你有种，今天居然有敢在我胡招风面前叫字号的，这倒新鲜，今天你是来得去不得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厉害！”

石继志冷笑一声道：“我看你倒真像是到处胡招风惹事，这名字倒取得挺合适！”

言未了，胡招风一晃头，马世昌见状知道自己的差事来了，所幸此时人多，他提着胆子一个箭步至继志身前，伸手就抓。

继志见马世昌出手，一闪身，马世昌一掌落空，但他身子一矮突然翻身呈掌，一式“白猿献果”，一双掌直奔石继志前胸击来，招式真快！

四下人群都为他叫起好来。这马世昌虽没有什么惊人功夫，但比一般下三流家伙却是强了许多，尤其掌上功夫，他练过铁砂掌，虽然也不过年余时间，尚谈不到火候，但常人要是吃他一掌，也得骨断筋折。

马世昌这一招“白猿献果”，双掌运出铁砂掌之力，快似闪电奔石继志前腹打到，继志却面含微笑，不闪不躲，只听“砰”一声，结结实实地打上了！

就连那胡招风也不禁一喜，心想原来是这么块点心，自己还当他是多厉害的人物呢！四周之人都狂叫了起来。马世昌心中正喜，随着这双掌击上，只听声同击革，但掌沿挨处却像是击在一团败絮棉花之上。他还没想到对方

竟是擅于缩骨松肌运气练神的内家高手，只以为自己掌力尚未打实，不由又猛加了一层劲，嘴中还“嘿”了一声。

双掌猛向外一带，这下可把他吓住了，原来双掌打在对方胸腹上，就像插在一块大豆腐之上，双手已没入对方腹内，外行见到，定以为石继志已被马世昌在腹上打了两个窟窿！至此，那胡招风不笑了，看出不妙，叫一声：“世昌小心！”不想话才出口，就听继志怒喝一声：“去吧！”凹进去的胸腹突然向外一鼓，马世昌一声狂叫，飞出了十几步，一交栽倒在地，双手齐腕折断，仅连着外面一层皮肉，现出紫青的颜色，他在地上一翻滚，已昏死了过去。

石继志本以为这小子掌力不弱，不由运了几分气，心想至多也不过摔他几个筋斗，却不料如此严重，见状不由皱了皱眉，遂道：“这是你自己找死，我告诉你们，想要他不落成残废，赶快去找接骨的给他接上手骨，或许有救，时间久了可就难说！”胡招风见状才知来人竟有如此身手，自己不该小瞧了他，白白令马世昌双腕齐折，但因自己再怎么也是身为红旗总舵副舵主，众目睽睽之下，确实软不得，何况自己还有一身功夫，也说不定能转败为胜。想到这里，身往外纵，口中喝道：“相好的！你好厉害！”双掌齐出，却用的是“铁琵琶”掌，一反一正，直朝石继志右腿打去。

石继志由掌风上判断，知道这胡瘤子功夫不弱，也不敢太大意，待他掌到，身子往后一划，并食、中二指对他“曲尺”穴便戳。

胡招风双掌走空，对方点穴手到，只见他猛翻右手，以掌沿横切石继志的脉门，石继志待其掌已堪堪切到，喝一声：“好！”右手点穴手不变去式，左手五成劲向外一格，“呼”的一声，一股极强劲风，直朝胡招风平胸推到。胡招风这式“挂掌”，本已快切上了，却见对方使如此厉害掌力，如不抽手急避，就得丧命在他一掌之下，气得“嘿”一声，急收右手，全身“金鲤倒穿波”，穿出去三丈多远。石继志这一掌劈空，把岸边泥沙打得窜起了一条五六尺长、二寸许深的大口子，泥沙溅了众人一脸。

胡招风尚未站定，眼前人影一闪，石继志身形又到，一抖右臂，“金豹露爪”直往胡招风“华盖”穴上击去，又快又疾！

胡招风这才知道，来人竟是想不到的高手，见这一招又劲又疾，全身向后一躺，运“铁板桥”功，仅凭两足尖点地，全身猛一急转，已至继志身后，“黑虎伸腰”，双掌以十成功劲直朝继志背心击去。

这下把继志惹火了，心想我要制不任你，那算白练了这身功夫，一招“黄龙翻身”，身子猛转，出单掌施出“霹雳掌”，只用五成劲向外一吐，一声大震，胡招风被震出十几步，差一点坐在地下。

这轻轻一掌，胡招风帽子也掉了，双臂酸痛如割，心内火热，继志只需再多用一分劲，他必受内伤无疑。

胡招风侥幸没受内伤，却不知自量，恼羞成怒，对身旁众人喝了声道：“给我把剑拿来！三爷要看看他是什么变的！”

石继志在一边微笑地袖着手道：“得啦！我看你也别拿剑啦！何必呢，我们又无仇无冤，我想要你命，方才那一掌，只要多用一分劲，你此时焉有命在！看你也活了这一把年纪，怎么如此不识好歹？”说话时有人到胡招风马上，把剑取下来递上，胡招风接剑在手勇气大增，冷笑一声道：“你如真有本事，可敢接你三爷几手剑法？”石继志一笑道：“算了吧！何必自己找罪受，我走我的路，你长你的瘤子，我们谁也不惹谁，何乐而不为呢！”

胡招风正在气头上，哪里想到许多，尤其见对方居然在众人面前出口就叫自己胡瘤子，无异于火上添油。大凡一个人有了短处，最怕人去揭，这胡招风平日最忌人家叫他胡瘤子，只要被自己发现，定是不依，石继志这一叫，只听“呛”一声，他已把宝剑抽出。

继志一看这口剑青光闪闪，倒不是一柄普通的剑，心中也不禁一惊，心想这家伙居然还有一口好剑，真想不到。胡招风抽剑在手，迎风晃了两晃，发出阵阵龙吟之声，喝道：“相好的，你不亮剑等什么？难道欺侮你三爷宝剑不利么？”

石继志一拍肋下剑鞘道：“我剑倒有一口，只怕抽出来吓破你的狗胆，何况对付你这等脓包也用剑，那不是抬高了你的身份了么？”一言方毕，胡招风已忍无可忍，喝道：“这是你自己找死，可怪不得你胡爷手狠心毒！”跟着往前一纵身，已到了石继志身前，掌中剑“白蛇吐信”，闪起一道青光，直奔继志咽喉点到！

石继志对空手入白刃功夫曾有一番研究，见他剑尖已到，一偏头这口剑仅差着一分没刺着，石继志突出右掌，并二指以“金刚指”力往他持剑手上脉门便敲。

胡招风一剑走空，本想翻腕变刺为砍，但对方这一式又疾又准，不容自己再变招，惊得猛一抽剑，全身向右一阵急转。

奈何石继志身子就如影附形一样紧挨着自己，距离不过二尺左右，想要收剑递招都是不易。

石继志要是有意伤他，此时只是举手之劳，但他却一时起了童心，心想看看他这剑上到底有何种功夫，一面随着他身子急转，一面含笑点头道：“胡瘤子！就是这么一手剑，还要取人家的命呀？我看取你的瘤子都取不到哟！”

胡招风可真气疯了，大叫一声：“小辈！欺人太甚！”举脚就踹，石继志一偏身，他这一脚踩空，身子不由向前一栽，无意间却摆脱了石继志的身影，石继志见状惊觉，正想跟踪而上，胡招风一声叫道：“看剑！”一翻右腕“刷”的一剑“孔雀剔翎”，由身后猛撩了出去。这一招倒相当厉害，石继志身才站定，见寒光一闪，对方利刃已奔右肋划到，猛一翻身，已转至胡招风右侧，举掌就打。

胡招风此时害怕已极，方才傲气一扫而尽，往后退了一步，展开身形，起落纵退，挑、刺、砍、扎、削，一时之间寒光闪闪，人影飘飘，正是他仗以成名的那套“三才剑”。

这套剑法也确实不弱，待其完全展开来，石继志也不由点了点头，心想你这狗瘤子倒还有两下子，轻叱一声，身形也跟着展开。

只见前后左右都是石继志的人影，一双掌更是神奇莫测，时劈时点，任他剑多快，想沾他衣服一下都是万难。石继志用的是一套“七十二路擒拿手”，全系一身小巧功夫，腾挪窜跃，在剑影中就像蝴蝶穿花一样。

胡招风这趟剑也施展了三分之二，连人家衣服都没挨上，有几次见对方手掌已明明要打上自己，却临终自收，心中才知对方是有意拿自己当靶子玩，要是真想打，自己早就回老家去了。想到这里不由大为寒心，把牙一咬，心想我跟你拼了！

胡招风剑法已展到第二十四招上，本是“铁锁横舟”，他这剑平着递出，石继志抽身游刃，已至他身后，伸二指向他“肩井”穴上点去。

胡招风却一咬牙，心想拼着叫你点上了，也要砍你成两半！非但不退，

右手递出的剑，由“铁锁横舟”改为“苍鹰振羽”，直朝石继志面门上撩去。

这倒出乎石继志意料，心想你要与我同归于尽，我偏不依你，立即施出上官先生所传的“小云藏身”之法，全身猛然暴缩成二尺许高。

胡招风这一剑撩了个空，见状吓得魂飞九天，还想收剑急转，但石继志身子已跟着暴长，突出右掌，却不奔他身上下手，这是石继志心存厚道，右手只不偏不倚，击在了胡招风的剑身上。

这种手法可谓险到极点，只要稍有偏差，一只手就废了，没有绝大把握，无人敢用这种手法，四周之人都吓得变了脸色！

说时迟那时快，只听“呛啷啷”一声急震，胡招风如不撒手，这只手准得虎口震裂。

只见平空起了一道青光，这口剑划空而起，足有十余丈高下，胡招风一连倒退几步，脸色铁青，但他仍放心不下那口剑，生怕剑落在江里，或是被外人拾去，那可太令自己心痛了。

原来他这口剑去年才由巫山下一樵夫手中购得，这樵夫也是无意间在一棵古树根下发现，因看剑鞘样式极古，满布斑纹青苔，剑又抽不出来，只当是一把旧破宝剑，一时却忽略了，想带回家当旧铁卖与铁匠。

他哪知这口剑在一百五十年前，为武林闻名丧胆的铁肩大师镇庵之宝，剑名“黄石”，堪称一口削铁如泥的奇珍异宝，这樵夫只随便将它和柴木捆在一起，一路挑着往山下走去。恰巧胡瘸子走运，那日他正奉令回舵，事毕正欲返家，巧逢那樵夫担柴经过，胡招风一眼就看出这剑不是一件常物，便问那樵夫这把破剑是在哪里捡的？那樵夫告之经过，胡瘸子更断定是口少见的奇珍，把剑取在手中，佯道颇喜这剑样式，欲想仿这样式打上一口，问他要多少钱才卖。

这樵夫一笑道：“既然是胡大爷喜欢，就拿去好了，一块破铁还谈什么钱不钱的！”

胡招风闻言心中大喜，但表面却一丝不露，只点点头道：“我也没什么用，只不过喜欢这剑的样子罢了！”待樵夫走后，胡招风才按开剑柄卡簧，只听“呛”一声，才露出一条缝，已青光耀眼，端的是一口太古宝刃，直喜得胡瘸子二齿相战，再抽出一看，真如一泓秋水，光可鉴人，试着拔下一根头发，横于剑刃之上，用口一吹，那发丝根根齐刃而断，果是一口吹毛断发的罕世之物！

可笑那樵夫根本连开剑的方法都不会，只硬扯一气，也不知按卡簧，如何能拔出来，故将万金难买的宝物送了人。

胡瘸子再把剑鞘上青苔洗净，竟是一件上好的黑蛟皮鞘，不由惊喜欲狂，自此以后，简直把这剑爱如性命，轻易不肯使用，今日因闻来人厉害十分，自己顺手带上，以备不时之需，却不料被对方一掌震飞，哪能不痛惜万分？

众人见那剑在空中划了一道青虹，又快又疾，渐渐剑尖朝下，往身后八九丈处，星坠似的落下，都不由顺着那剑看去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石继志正想施展轻功纵身上前，将此剑接住还于对方，以消对方敌意，却不料由路东泼刺刺窜出一骑快马，这马通体雪白，马上却是一位二八佳人，一顶雪白通草编结的大草帽上，飘着杏黄的帽带，身穿一身绿色马裙，真是人如清荷貌比花娇。

众人尚未看清这少女，这骑白马已窜至身后，正是那宝剑下落之时，只见这女孩在马上一伸右手，跟着青光一闪，再看却到了这少女手中。

只此一手，外行人眼中只不过觉得，这少女手法轻快而已，但继志却一眼看出这少女身负奇技，因为如此利刃自十数丈下落之势是如何快法，这少女如无超人目力、指力、准力，这剑是万万不敢如此接法，一个接错地方，或是偏差一点，不是玉手负伤，定是利刃贯顶而亡，而这少女举手一捞，那份悠闲美妙的姿态，不由令石继志心中暗暗喝了一声好。

少女接剑在手，先不看众人，只把那口剑拿起细细观赏了一番，又用手指弹了几下，面现喜容，随着驱骑至前。

那胡瘤子心中可急坏了，也顾不得眼前尚有石继志在，不由跑上两步叫道：“这位姑娘，把剑还给我吧！是我的剑！”少女闻言破唇一笑，露出如玉的贝齿漫声道：“嗯！这剑是你的？”胡瘤子急怒道：“快给我！不是我的的是谁的？”少女闻言皱了皱一双秀眉道：“是你的，怎么会从天上掉下来？明明是一口灵物，该为姑娘我得，你却想讨便宜，那可不行咧！”

胡瘤子一肚子气，闻言看了石继志一眼，见他面含微笑，并无敌视自己的意思，这少女却无中生有，接了自己的剑却说是灵物择主，哪能不气愤填胸，一跺脚道：“你是找麻烦是不是？胡三爷我还有正事，哪有功夫跟你逗着玩！”

少女蛾眉一竖叱道：“谁找谁的麻烦？凭你这副德性还配要这么好的剑？姑娘我跑遍江南，正想找一口好剑，难得平空掉下这口剑，我很满意，知趣的少罗嗦，我另外再买一口送你，好在这你身本事，随便一把剑都无所谓！你看怎么样？”言罢睁着一双妙目，等对方回音，看样子不是开玩笑，而是真想要那口剑。

这一下那胡瘤子可忍不住气了，大喝一声：“胡说八道！天上掉下来的？这么好的事！是被这位先生丢到天上去的！平空掉下来？你再叫它掉一口看看！”说着用手指了一下石继志。

他不说是石继志用掌打上天去，却说是石继志丢上天去的，无疑是替自己遮羞。

少女在马上顺着胡瘤子手指处一看，突觉眼前一亮，心想倒没注意眼前还站着这么一位漂亮英俊的小伙子呢！不由上下打量了继志一会儿，愈觉对方神采丰朗，俊挺不俗，和眼前这一群人比起来，真是鹤立鸡群，不由嫣然一笑，一瞟继志道：“啊！原来是这么回事……”又回目看着胡瘤子道，“那也该是人家的剑呀！有你什么事呢？”说着玩着手中的剑，不时用一双脉脉含情的眼睛向石继志看去。

石继志见少女一派天真，长相娇丽美艳，说话有趣已极，偏又气的是胡瘤子，心中不由愈觉有趣，虽说与胡瘤子并无如何深仇大冤，但到底总算是敌对立场，难得这少女无形中助了自己，自己反倒存了袖手旁观之念，暗想看你们如何闹法，我只不多嘴就是；另一方面，又觉似此好剑，那胡瘤子实在不配，反不如给了那少女还好些。

见少女对自己微笑，不由自主也笑了笑，并无意间点了点头，表示嘉许之意。

这一来，少女愈发得意，那胡招风一时情急说错了话，被少女一问不禁面红耳赤，本想上前动武硬抢，但当手下众人，何况还有石继志在一旁，自己怎好对一个少女如此？直气得双目发黑，一跳老高，勉强忍着急怒道：“不是他的剑，他当然不說話！唉……他无意间丢上去的，我们正想去接，却叫你给接住了！”

少女嗔道：“你简直胡说八道！天下哪有吃饱了饭没事做，把好好的宝剑往天上丢着玩的？你说说看，有这个理没有？”胡瘤子一想光急也不是回事，反装着和气语声看了石继志一眼道：“姑娘，是这么回事！不是这把剑吗？那是我的，这位先生也不是往天上丢着玩……唉……和姑娘这么说吧……咳……你明白了吧？”

少女愈听愈糊涂，一皱眉道：“我明白了什么？简直糊涂到家了！剑又不是他的，又不是他丢的，那当然是你自己丢的啦！你丢都丢了，还要什么？真是莫名其妙！”

石继志听到此忍不住笑出了声，那少女斜视了继志一眼道：“你看人家都笑了，证明我说得不错！好了，你走吧！别吵了，我还有事呢！”

胡招风脱口叫道：“放屁！我走？我走什么走？你剑不还我想叫我走？我告诉你，姑娘！我可是排教中有眉有眼的人物，你还是识相些把剑还我，我看在你是个无知女孩的面上，也不跟你一般见识，要是换一个人，你看看我胡大爷可是好惹的不是！”

此言一出，那少女同石继志都不由一怔，石继志面现杀机，那少女却双眉一皱，满脸疑容，在马上格格笑道：“怎么着，你还是排教中的人呀？那就更好了，这把剑我是要定了！”

胡瘤子一怔道：“怎么！你居然敢藐视我们排教？你有几个脑袋？”

那少女又一皱眉道：“看样子……二位香主的话是不假了……”忽然蛾眉一竖道，“你叫什么名字？是哪一舵上的？”胡瘤子闻言被吓住了，心想这少女如何知道这么清楚？嘿嘿冷笑一声道：“那你就管不着了。姑娘把剑给我吧！何必要我翻脸呢？”

少女蛾眉一挑，正要发作，却听见身旁一声怒喝道：“住口！”少女同胡招风都不由一怔，再一看却见是一旁的石继志，不知何事，只见他星目圆睁，剑眉斜挑，先对少女语气温和地道：“姑娘，这剑你就收下吧！算我送给你的！”回头对胡瘤子冷笑一声道，“你不是说是排教的人么？”胡瘤子见继志一变脸，真是又惊又怕，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！是排教中的……你要怎么样？”

此言一出，见这少年人忽然双目一红，隐透着无限辛酸之情，他咬着牙，慢慢道：“该杀的排教……”忽然厉声喝道，“告诉你！本来我尚想放你一条活命，但你是排教的人，我却饶你不得了！”言罢慢慢朝胡瘤子走去，胡瘤子吓得连连后退。

谁也没注意到，那马上少女听了这番话，脸上表情令人难以猜测，她以近乎愤怒却又似爱惜的目光，紧盯在石继志身上，见石继志步步朝胡瘤子走近，不由在马上娇声道：“这位先生请留步……”

石继志闻声止步，回头看着少女，这少女却翻身下马道：“还没请教先生贵姓？”继志一怔，遂正色道：“不敢！在下姓石，姑娘有何教益？”少女以一双妙目注定继志良久，才嫣然一笑道：“先生想必大小妹几岁，不妨以兄长称之，石大哥……”她说到此处脸上阵一阵娇羞，不由把头低了下去。继志脸也一阵红，咳了一声道：“多承姑娘高抬，尚请赐言，石某洗耳恭听！”

少女闻言才抬起了头，又看了一旁惊得发愣的胡招风一眼，遂移目继志，面泛薄羞道：“按说这种败类，小妹本不欲阻石兄动手，只是尚有事要请教石兄一番，不知可否与小妹一谈？”继志不解其意，红着脸点了点头道：“既是姑娘说情，愚兄就暂且饶过他……姑娘有话不妨明言。”

少女闻言妙目一转，一笑道：“此处耳目众多，实有不便，好在石兄与小妹同属武林道上人，想必不会以俗念责怪小妹吧！如石兄无急事缠身，不妨同行一程？小妹途中当言其详，不知以为然否？”

石继志闻言略略低头，心想我与她萍水相逢，此举未免太显亲近，忽然抬头见少女双目注定自己，显得一派天真纯洁，毫无世俗偏见，分明立意明洁，自己堂堂男子汉，何故气容若此？不由一笑道：“如此甚好！只是姑娘欲往何方而行呢？”

这少女见对方允诺，也甚欣喜，朝一旁的胡招风一伸玉手，板着脸嗔道：“你就别看着啦！把那剑鞘拿给我吧！要不是我给你说情，你这会儿早就又多一个瘤子了！”

胡招风这才惊觉，冷笑一声道：“我胡招风生来一副硬骨头，士可杀而不可辱，姓石的杀我可以，要叫我平白无故把宝剑连鞘赠你，却是办不到！”

少女闻言，一声冷笑道：“你真的不给么？胡招风！你有几个脑袋？”胡瘤子气得脸一阵青，正想发作，无意间见少女玉手摸着裙上佩着的一面玉佩，仔细一看，不由大惊失色，差一点就要跪下。

少女裙边佩着的是面玉虎，红首白身，有两扇黑翅生在那玉虎两肋之上，这正是排教总教主的玉虎王令，有此一令，就好比教主莫小苍亲身旨令一样。

按教规见此令者，就算是香主也要跪领旨意，如有违背定处极刑，胡招风一见，怎不吓得腿软心麻，正要下跪，突见少女皱着眉微摇了摇头，正不知是不是仍要下跪，少女已娇嗔道：“还不把剑鞘送上，别以为我是硬抢你的，只不过暂为保存罢了，五年内你如改恶向善，自有人为你送来，否则姑娘我可就留着自己用啦！”

胡招风还有什么话说，双手解下剑鞘，躬身奉上，一面还哭丧着脸，嘴唇一动一动，正想请少女在总教主面前美言一二，但少女总是不愿让继志知道自己身份似的，一皱眉道：“别多说了！你们还不走，等什么！”胡招风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，才率众离开。

一旁的石继志看得莫名其妙，这胡瘤子先前是如何气派，怎么这一会儿居然会变得如此听话，临行之际还对少女行礼，不知是怎么回事。

他因站在少女身前，背向少女，少女以手把玩那面玉虎，别说他还没看见，就是看见，不过认为那只是一件装饰品而已，怎会想到却是掌握排教生杀大权的玉虎王令。因此继志简直如坠五里雾中，回身望着那少女。

少女遣走胡招风等之后，对石继志嫣然一笑，齿若瓠犀，巧笑倩兮，六年未见过女人的石继志，不由心神为之一荡。

少女像是看出继志心中怀疑，对他一笑道：“石兄想必奇怪，这厮为何会如此听话，是不是？”继志红着脸摇摇头道：“姑娘神威惊人，使这厮吓破了胆也未可知。”少女瞟了石继志一眼，抿嘴一笑道：“谁有你厉害呀，把人家宝剑都打到半天去了！啊！你看我都忘了，我还该谢谢你呢！”

继志一怔道：“谢我干什么？”少女一扬手中剑道：“要不是你一掌把它打向半天，我又怎会得到呢！这还真是一把千古奇珍，不知那厮却如何得到？合该我走运！不过，你要是想要，就给你算了！”

继志一笑道：“谢谢姑娘美意，愚兄尚有一剑，这剑理应姑娘留下，否则倒真委屈了它呢！”

少女一笑，用手拉了一下草帽垂边，晒然道：“你倒真会说话。”石继志心想，难道有话给我谈，就是这些话不成？想到这里不自在地低下头，用

脚踢了一下地上的石头，显得无话可说。

少女也似已惊觉，遂道：“石兄欲去何方？我们共行一程如何？”

继志闻言，本想告之欲去天山，但又怕她再追问原由，而附近地名他根本不知，不由糊里糊涂地用手一指前面黄土驿道说：“去那边！”那少女见继志如此面嫩，不由噗嗤一笑，继志闻声看了少女一眼，越发面红心跳。少女发现自己的笑给别人带来了不安，也不由感到歉然，遂一拉自己白马道：“我也正好要走那边，我们且行且谈如何？”石继志点头。

二人就顺道这条黄土驿道，走了下去，那少女手中耍着小马鞭，她也像有点不自然了……

半天二人都没说话，石继志看少女一眼，她心里一动，佯作不知，但少女也瞟了继志一眼，他却面红心跳，有点不自然地笑了笑。

继志鼓了一下勇气，又看了少女一眼道：“我想，姑娘可以说要告诉我的话了吧？”少女先笑了一笑，又看了看天，半天才道：“其实也没什么……只不过方才你话中似对排教大为不满，是不是呢？”

继志闻言剑眉一挑，目视前方恨声道：“我恨不能把这欺天灭理的排教全部杀尽……姑娘，你问此话有何用意？”

少女闻言全身打了一个寒噤，脸色一阵发白，但瞬即恢复，故作镇静地一笑道：“据小妹所知，排教中也不尽是恶人，石兄何故仇恨至此呢？”石继志闻言，眼含痛泪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姑娘何必……问这些？提起来，令人痛心欲死……”

少女满面疑色，皱着一双蛾眉凝视了继志半天，目光中透出无比的同情，见对方既不愿说这事根源，自己不好再问，只好以旁敲侧击之法来探测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石兄既不愿诉说这仇恨经过，小妹自不便多问。只是石兄可否告之，是与排教中哪些人有仇？小妹也许知其下落，当可奉告一二。”

继志闻言面色稍平，看了少女一眼，惊喜道：“这是真的么？如能将此人落足之地告之，愚兄感激不尽……”少女妙目一转道：“我如知道一定奉告，只要这人是排教中有名的人物……”石继志苦笑一下道：“提起此人，愚兄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！”

少女由这年轻人那对精光四射的目光和口气中，已体会到他们定有一段极其可怕的深仇大冤，不知怎么，听完继志的话，自己竟会有心惊肉跳的感觉，意识到一种不吉的预兆，竟没勇气再去追问他那仇人的名字。继志自言自语道：“姑娘不是问此人有名没有？我可以告诉姑娘，他就是这排教中教主，人称一指魔莫小苍的那位。姑娘，想你对他有个耳闻吧！”

此言一出，就像是晴天打了一个霹雳，那少女猛然站住脚，双目怒睁，柳眉倒竖，但瞬息即隐，石继志见状也不由惊得一愣，那少女凌厉的目光一扫继志，却又变得柔和十分，半天没说话，最后冷笑一声道：“你问的是莫教主，我当然知道……只是我……我怎能告诉……”，她忽然眼圈一红，强忍着流出的泪，又看了继志一眼道：“你莫非与他老人家有仇？”

继志听这少女对莫小苍居然如此恭敬，心中已是不悦，脱口而出道：“姑娘，你既问，我就告诉你吧！那莫小苍曾杀我父母双亲……”少女全身一抖道：“曾杀你父母？不……不会吧？”继志冷笑一声道：“岂止父母，连我全家上下数十余口，除去我一人遇救侥幸逃出，全部被这恶魔命人杀尽……”

石继志目视前方，目眦欲裂，继续道：“我父亲为一安善商人，夙有善名，只因早年颇有积蓄，想不到竟会因此遭致这恶魔觊觎，可怜我一家老小，

命丧在他手……莫小苍呀莫小苍！我石继志活着一日，岂能放过了你！”言至此，激愤得热泪交流。

少女闻言全身一阵急抖，她不敢相信这话是真的，但这年轻人的表情已说明了这事真实。自己脑中仿佛也有一点影子，那是自己十二三岁的时候，似乎听父亲谈起一个姓石的，好像因为逃走了什么人，还与尚和彤及魏也鲁二位香主吵了一架，弄得很不愉快。事隔这么多年，屡见父亲愁眉苦脸，常常独自在花园中低头深思，痛苦异常，沉痛时常见他仰天长叹。自此后他几乎很少出门，并且已改恶向善，对排教整顿极严。自己每见父亲如此，心中也似刀割，只是一追问，老人家就摇头叹息不止，后来被自己再三追问之下，才告诉自己道：“为父这一生，曾做了一件欺天灭理丧尽良心的事，虽事隔多年，但只要一想起就同芒刺在背，你也不要问是件什么事了……只是我可以告诉你，为父也许不久就要丧命在一年轻人手中……”言罢不胜伤感，自己再问也问不出所以然了。

自此以后父亲不论日夜，苦练绝功，并对自己也苦心造就，督促极严，四年前亲带自己远走边荒，访到了前辈异人萧十九妹，这萧十九妹年已近百，向居边荒闭门封剑，武林中除了极少几个人知道她仍在世以外，根本就以为这老怪婆早就物化了。因父亲和萧十九妹三十年前有一面之缘，故此一再以前辈称之，求其收己为徒，总算蒙她应允。

她自小随父练功，打下极深根底，本身根骨亦不凡，带艺投师，四年已有大成，这才别师回家。莫小苍见爱女学成绝技回家，心中自然欣喜万分。她曾在父亲又为故事伤感时进言道：“女儿如今已习成一身绝技，虽不敢说举世无双，但据师父讲，江湖中已鲜有敌手，再说那事情已隔多年，或许早为其淡忘，就算他习艺归来，如敢对你老人家不利，女儿岂能容他如此猖狂？何况父亲本身更有一身惊人的绝世武功，手下还有三位香主，哪一个不是在武林中有名有姓的人物，何故愁虑至此？”莫小苍闻言面色似稍喜，但仍皱眉叹道：“你哪知为父这对头，如今也有了一番奇遇呢！他竟蒙一位连我做梦也未想到的异人收为门下，这事如是真的，别说为父万不是他对手，就把你师父萧老前辈搬出来，也恐怕不敢与这怪人一较高下！”自己闻言大吃一惊，猜测这人是谁，一直猜到天山三老，父亲仍摇头道：“这怪人比他们还要厉害得多！唉，我竟会把他给忘了！如今只盼这事是捕风捉影之谈，否则，往后真不堪设想！自己当时曾再三追问，父亲终不肯吐露这怪人姓名，一直到半年前，自己从尚和彤香主口中得悉，原来那怪人竟是连师父萧十九妹也向自己说过的可怕人物上官先生，自己这一惊真吓得不轻。

从那以后自己非但苦练绝功，并且四出漂游，总希望能在无意之间寻到这姓石的，如能代父将此一段仇化解，自是万全之策，否则也要以本身功力与他一较短长，决不令老父为其所害。

事也真巧，前天她才来到华阳，无意间竟遇见继志，这神采俊朗，令自己一见钟情的翩翩少年，竟就是欲置自己全家死命的石继志！

这一吓，她芳心暗悸，本想马上翻脸与对方一较短长，但一来她芳心已暗系对方身上，再说这年轻人谈吐诚挚动人，而且本是自己父亲不对，杀了人家全家，试想别说像他如今是身负奇技的年轻英士，只要是一个人，父母深仇，不共戴天，人家怎能不报？自己父亲杀了人家全家，难道我这做女儿的还嫌杀得少？还要把人家全家仅余的一个后代也杀了？何况对方又是那么英俊正直的君子！

想到这里，这位曾自负为一世奇女的女侠客，也不由簌簌泪下，芳心片片欲碎，含着泪看了一旁的石继志一眼，心中愈发伤心到极点，但是自己怎能把实话告诉对方说：“我就是莫小苍的女儿莫小晴！”此言一出，这年轻人不马上打死自己才怪呢……

石继志见自己把实话告诉了她，人居居然陪着自己同声一哭，似此纯洁真情，真是难得。不由擦了一下流出的泪，勉强笑道：“想不到姑娘为愚兄之事伤心至此，真叫我太不安了……”

莫小晴一面流泪，心中暗想：“你倒真会自我安慰……”不过事实上自己也真有些同情他可怜的遭遇，若是他的仇人是别人，自己早就义形于面，或许还会为他去报仇……只是他的仇人竟是爱自己如性命的父亲，天啊！我该怎么办？”

莫小晴流着泪，勉强一笑道：“你师父可是老前辈上官先生么？”石继志闻言一惊，满面惊容地问道：“你……你怎么知道？”莫小晴嫣然一笑道：“反正我知道就是了！不用说，你如今定有一身惊人的功夫了？”

石继志仍是怀疑地看着莫小晴，心想这女孩如何会知道自己，一笑道：“谈了半天，我还不知姑娘的芳名呢！可否赐告？”莫小晴眼珠一转，低头想了半天道：“我姓关，叫小晴”。“她怕说出姓莫令石继志疑心，故转念间用了母亲的姓，石继志不知究竟，闻言又道：“关小姐令师是……想必与家师认识了！”莫小晴笑着点了点头道：“对了，他们是朋友！家师萧十九妹，三十年前曾与令师有一面之缘。”

石继志闻言一惊，他听师父说过，江湖中几个最厉害的老怪，一为天山三怪，再为苗疆的蓝马婆，还有一无名钓叟和萧十九妹，这几个怪人都和师父是同辈人物。师父曾言后二者如今已不知下落，想不到这关小晴居然会是萧十九妹的徒弟！心中惊疑不止，啊了一声道：“萧老前辈曾以一枝绿玉杖打遍江湖，武林中闻名丧胆，想不到仍然健在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忽然觉得这样说太冒失，底下的话反而接不上了。

莫小晴心想，倒不知他的见历还挺广呢！点头道：“家师早年确是以一枝绿玉杖驰名江湖，只是后来因故与天山三老结仇，退隐边荒不问外事了。石兄果是名师出高足，只这见识小妹已愧莫能及！”

继志见她一颦一笑都美到了极点，只是自己一者心有别恋，再者大仇未报，却是无心领略，突想到那大佛殿中老僧的预言，曾说自己一生情孽特多，照目前看来，万不可再对此女动心，想到这里，不禁目不斜视，心中暗暗警惕。

他却忘了老僧“遇晴则止”的那句话，这话关系他毕生至大，一念之差，造成了今后一番辛酸血泪。

“情”这一字，却是极其微妙，它是自然地滋长，不能用任何方法硬加控制，稍稍拘束尚可，若要一定不许它生长，却是绝对办不到的一件事，相反，克制愈厉害，发泄得也愈强烈。

莫小晴和石继志二人正是如此，一方是明知对方是自己父亲的大仇人，恨不能置自己全家于死地的敌人；一方则是心悬血仇大恨，不敢再有旁念。

但他们的内心，正燃烧着强烈的火焰，愈是克制，情苗却愈在不知不觉里开始抽枝发芽。

初入情场的少年男女都是这样，他们仅知随心所欲，以一番贞洁的心自然地去喜欢对方，却很少能考虑后果！

石继志总是年长几岁，而且理智一点，一方面他的感情早在入山之前先被程友雪、司徒云珠瓜分了，剩下仅有的一点，哪能不吝啬？何况他并不需要这份感情。自己对莫小晴，虽觉其明丽媚人，可谓人间尤物，但只能说是喜欢罢了。

而莫小晴却不同。她今年十七岁，刚刚发育成熟，她是初次知道喜欢异性，而且是最急于需要爱的时候。因自己身世又好，才貌两佳，更有一身惊人的武功，差不多的男孩，她是看不上眼的，而第一个看上眼的石继志无疑就占据了她的心，何况对方翩翩少年，一世奇侠，对自己虽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，但越是如此，才愈能扣住她的芳心。

她对他已扫去了先前的敌意，因为说起有敌意，也只有对方才有资格，自己只应感到歉疚与惭愧，哪里还能再有仇视人家的心理呢！

突然有一个念头电一样闪过这女孩的脑子，她想如果能以自己的一份真情，把石继志感动，使他爱自己，爱到他不能不为了爱自己而放弃他对父亲的血仇，如果能那样把仇包容在自己的爱里，该是多么理想啊！何况自己此时已就偷偷爱上了他了，这么做全是出于本心，并不委屈自己，相反地却可化一番血腥干戈为锦绣玉帛，何乐而不为呢！

只是如何使他爱自己，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；更重要的是要他出自自愿，不能有一点点勉强，否则终不免酿成更悲惨的结果。

能够使他达到这步“爱”的力量，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也不会是太短的时间所能做到的。

首先要使他一直不怀疑自己的身份，这样他才可能自然地把感情给自己，只要他给了自己感情，不论多少，只要是真的，就可由少而多，由淡而浓地积下去，那么这第一份感情是最重要的了。

其次更要了解的是对方是否有了爱人，这是最重要的问题，自己要确实弄清。

“上天助我！”莫小晴默默祈祷道，“千万不要叫他已有爱人了！但是如果他已有了，我也要要不择手段地把他从任何人手中夺过来！”

“我的处境，以及我的命运，这些只允许我成功，不择手段地去达到目的！因为那只能是成功啊……”莫小晴不由内心泛起了一种信心与喜悦！

石继志见她时而皱眉，时而沉思，他却不知道，这美丽的女孩，所用的心思，都关系自己与父母的血仇。他更不知道，这女孩想要他自己抛弃爱若性命的友雪与云珠！

已快走至这条黄土驿道的尽头了，眼前是一条小江。

莫小晴笑着问继志：“要过河吗？”他点点头。于是她天真地向对岸招手道：“喂！小船……”继志初次发现，她那苹果似的小脸上，还有两个酒窝呢！

她那如雪藕似的玉腕，是那么白腻柔软，似美玉又像凝脂，第一个印象是：“她很美！”不由对她笑了笑。莫小晴用手理了一下飘在帽外的秀发，看看划来的小船，又看了看一旁的石继志，嫣然一笑道：“今天很热！不是吗？”她用玉手在脸前扇着，虽然那样并不会有风，更不会感到凉快。

但是，谁又料到，石继志此时内心却在她玉手频动里，感到醉心，感到无比的清爽。

第六章 万里比翼

渐渐那小船划近了，是一艘仅容数人的小船，舟子把船摇近，躬身道：“客人要渡江吗？”石继志点点头，随着少女把马拉至船上。那小舟在水面上晃来晃去，石继志脚踩船沿，全身竟像粘在船上似的，莫小晴见状，心内暗暗叹服石继志果然负有一身奇技。

二人一马都上了船，小舟解缆离岸，很快就到了对岸。上岸后，石继志对莫小晴一笑道：“姑娘欲去何方？愚兄有事，要先走一步了……”莫小晴闻言眼珠一转道：“你要到哪里去呢？”石继志应道：“愚兄此行有急事，需往天山一行！”莫小晴一听，心想好家伙，你倒真不怕远！但竟放心对方不下，不由一笑道：“我也正有事欲去沙漠，不知石兄可愿随小妹同行一路么？”

继志虽觉这少女言语有疑，但觉得她不像有何恶意，自己此行单身上路，原本寂寞异常，既有此女同行，多少也可以解除些旅途无聊。

抬头见对方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正注定自己，似有无限希望，等待自己的回音，不由一笑道：“有姑娘同行，真是再好不过了！只是……”莫小晴微笑道：“只是什么呀？不方便是不是？”继志脸一红，忙道：“不是！不是！我是说姑娘骑马，我走路怎么行呢？”莫小晴以手遮唇笑了几声，石继志愈发脸红，心想你笑什么，难道这话不对吗？

莫小晴笑够了，才道：“这不是太简单了么！等会儿买一匹就是了！也值得发愁……”说着又瞟了石继志一眼，手中马缰在空中转着，真是美若天人。

石继志一想，对呀，这算是什么问题？见对方一副悠闲样子，心想你别神气，到了沙漠，看你还神气不神气了，小小女孩子不好好在家呆着，居然一跑就是几百里，吃了苦头你就后悔了。

想到这里，望着莫小晴一笑道：“愚兄真是糊涂了，叫姑娘见笑……我们这就去买马吧！”

莫小晴一面走，一面笑道：“这你就放心了！我带你去个地方，保险有好马，随你意挑！不知石兄对马尚能赏识么？”

石继志心想马谁不会挑，高壮自然就好，点点头道：“到时看吧！反正找最好的！”莫小晴看看他又笑了笑，石继志心想，好像你什么都懂，我说一句话你就笑。

二人边行边谈，不久走到一条街市，两旁行人都驻足看着这一对年轻人，真是郎才女貌，不由窃窃交语。

莫小晴低头牵马，斜视石继志道：“你猜他们都在说我们什么？”石继志脸一红，暗忖这还要猜？这女孩，真是……看了她一眼，她却做个怪相，惹得石继志也不由得想笑，觉得这少女竟是如此天真无邪，因此又增加了一分好感。

走过这条石板大街，又过了一个小桥，那小桥名叫“二龙桥”，桥下是一条小溪，却有一根乌黑生锈的铁链攀捆在桥梁之上，一端没入水中。二人已走过了，莫小晴忽惊叫了一声。

石继志吓了一跳，道：“怎么了？什么事？”莫小晴笑道：“没什么事，只不过要给你看一样东西罢了。”石继志这才放了心，见少女那副天真样子，也不由觉得有趣，笑道：“有什么东西？”莫小晴道：“回来……”一手拉

着石继志又回到桥上，一指那根破锈铁链道：“你看见没有？”石继志皱眉笑道：“你就是叫我看这东西呀！不是一根铁链子吗？”莫小晴一笑道：“屁啊……”石继志心想，这女孩可真好玩，一高兴连什么话都说出来了！不由又窘又笑。

莫小晴话一出口，才发觉如何能在一个陌生人面前说这种话，不由以手掩口，羞了个满脸通红，见继志尚望着自己傻笑，嗔道：“笑什么？”石继志笑道：“这不是铁链子是什么？”莫小晴羞道：“是铁链子嘛！不过你可知它为何好好藏在水里一半呢？”

继志笑着摇摇头，心想，不用说你又知道了，莫小晴启唇一笑道：“告诉你吧！从前呀……”她又瞟了石继志一眼，见他面带微笑，不由脸一红道，“不听就算了……”石继志勉强忍着笑道：“听！听！我不是在听吗？从前怎么样？”莫小晴一扭娇躯嗔道：“那你还笑？”石继志一耸肩道：“笑也不好？好好！我不笑就是了，你说吧！从前怎么样了？”莫小晴又看了他一眼才道：“从前呀，什么时候我可记不清了，相传这条玉龙溪里闹蛟龙，每年秋季，都要兴水作怪，这华阳一县遍遭水淹，真是好可怜啊……”

石继志见她说话时神情姿态，有时皱眉，有时又露出一对酒窝，天真已极，自己勉强忍着笑不打岔，看她怎么说。莫小晴接道：“那时候，光被淹死的人，就不知有多少……后来有一位老法师，川话叫做么师，正好路过此地，见状知道是那妖蛟作怪，一时大怒！”

“只见他双手一搓一扬，数十团金光雷火……”继志不由笑着啊了一声，莫小晴见状瞟他一眼，石继志笑道：“怎么又不说了？”莫小晴嗔道：“神经病！”遂又笑道：“给你啊了一声，把人家都搞乱了！”石继志笑眯眯地道：“‘双手一搓一扬，数十团金光雷火……’”莫小晴白了他一眼，才又吸了一口气接道：“那蛟龙自知不敌，逃回这玉龙溪中，那么师出手一道巨链，将那蛟龙捆了个牢，自此再也不敢出来作乱了……”石继志笑着插话道：“于是，到今天那条巨链就变成了这条铁链！可是？”

莫小晴脸一红道：“不相信就算了！人家都说到今天为止，这条蛟龙还锁在下面呢！只要把这条铁链一拉，水就跟着涨起来，链子放下，水又跟着回去……”

石继志闻言笑道：“竟有这回事？我试试看！”言罢走近那铁链，以手拉紧，正要上拔，莫小晴已至近前急道：“快撒手呀，你是怎么了？”继志觉得那铁链入手沉重异常，被少女这一叫，也不禁有些心虚，忙放下手，少女以目示意往两边一扫，石继志不由往旁边一看，也不禁一惊。

原来此时路人都停在桥上不动，怒目而视，当时不明真意，心想你们有路不走，尽管看我做什么！方想问问是何缘故，莫小晴已急道：“我们走吧……”一手拉着继志掉头就走，一直走过小桥，才斜瞟了他一眼道：“你怎么可以这么做？这是本地人最大的忌讳，要不是我拉着你，你非挨揍不可！”

石继志剑眉一竖道：“他们幸亏没揍，要不然可是自找倒霉……”莫小晴笑嗔道：“哟！神气嘛……”二人过了这小桥，眼前即是一个马围子，内中有数百匹各色的杂马，不时扬首嘶鸣，踢打跌扑，十分有趣。

正有几个客人在彼处挑马，选中的马，即由所谓专门驯马的马师以绳索飞掷马颈，百发百中。

莫小晴与石继志二人牵马走到马号处，就有马师上前笑道：“要买马儿

是不是？我们这里的马是最有名的。有藏马、川马，还有蒙古马，随你们挑！”

莫小晴笑看石继志道：“你挑一匹吧！”石继志注视众马，只见是高矮肥瘦形形色色，简直分不出好坏来。

正在不知挑哪匹马是好的时候，突然由马围内传来一阵喧哗及马嘶之声，只见两个马师滚倒地下，灰头土脸，一面翻身站起，口中尚自怒骂道：“好龟儿子！老子不宰了你不吃这行饭了！”继志这才看清，原来有一匹骨架并不十分高大的白马，瘦得皮包骨头，全身白毛想是经年未洗，已染成土黄颜色，一双前蹄高举人立，口中厉鸣不已。

马贩子见状，对石继志惊道：“客人可小心一点，这畜生前天踢伤了两个人，想不到今天又让它咬断绳子了！”

莫小晴一见这匹马，不觉一怔，又仔细看了看它那双眼睛，竟是其红似血，心中突然一动，暗忖这莫非竟是“汗血”马么？

那两个马师由地上翻起，各人抖起一条飞索去套那马颈，奈何那马竟是灵异十分，一任那绳圈又快又准，却是套它不着。

这瘦马几次以蹄刨地，其势凌厉已极，莫小晴愈看愈觉这马不是凡品，不由对那马贩子道：“你们套这马作什么？莫非有人要么？”那马贩子叹了口气道：“谁敢要这匹马呀？瘦成这样还这么厉害，连我都喂不上它的边！”石继志道：“既无人要，你们套它作什么？”这马贩子道：“昨天张回子跟我说好了，愿以十两银子把这马买回去，杀了卖肉吃！不想昨天捉了一下午也没捉到它，反而踢伤了两个人，今天看样子也是捉它不到了！”

莫小晴眼珠一转道：“这样好了，三十两银子卖给我，也不要害它一条命了！”这马贩子一听，睁大了眼道：“什么？三十两！”莫小晴道：“怎么！还嫌少么？”马贩子高兴得一拍头道：“哪里！客人你不是开玩笑吧！”石继志见状大不以为然，皱眉对莫小晴道：“有这么多好马你不挑，怎么买这种马？你看它瘦成什么样了，怎么骑？”

莫小晴以目示意，对石继志眨眨眼，继志仍不解其故，心中还是老大不以为然。

那马贩子深恐莫小晴又变卦不买了，高声对内吆喝道：“老三！老九！加点力，有客人出三十两买这匹老白狼，哥子好好捉牢了！”

四周之人闻言一阵哗然，认为这二人真是傻到家了，有三十两银子什么马不好买，买这么一匹又瘦又劣的马。

二位马师一面答应着，一面加紧围捕，奈何累了半天，兀自捉不到，惹火了那二马师，竟然鞭棍齐下，打得那马皮破血流。莫小晴不禁皱眉道：“你们要是把马打伤，我可就不买了！”马贩子闻言高声叫道：“龟儿莫打嘛，还是我自己来吧！”就见他自己拿了一根长竹竿，走到马梢旁，一面回头对继志笑道：“要说别样本事没有，捉马是拿手好戏，你先生看嘛！”那二马师见当家的亲自拿竿，都退出围外，不住擦汗不已。

那白马一声厉嘶，又混入马群中去了，只要挨着哪匹马就咬哪匹，一时众马窜逃，嘶鸣不已，百头晃动，要想在这数百匹马之中独捉这匹瘦马，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！

那马贩子把手中长竹抖了抖，继志才看清，原来这竿头竟伸出碗口大的一个白线绳圈，心想，这么小的圈怎么套呀？

正在疑心时，忽听那马师口中叫了声：“着！”一振手腕，这根青竹竟脱手而出，就像一条青蛇似的出了手，不偏不斜，那小绳圈正奔那匹白马马

首飞去，忽又见那马贩子一收手，跟着手中连连急震，一阵怒啸之声，那马竟真被套住了！

众人都不由一声欢呼，石继志再一注意，那小绳圈并非是套马颈的，竟是套在那马耳上了，最妙的是那绳圈才一上耳，这马贩子一收手，竟系了个紧，一手持竿，一手紧绳，往回一拉，那马再厉害也得跟着走，这种手法真是妙绝。

西北地方差不多的牧马人，都会这种手法，名叫“马竿子”，如无十年以上的熟练功夫，很难有如此准头。

这马贩把那瘦马愈拉愈近，尽管它一再暴跳怒吼，奈何右耳已被马贩子制着，每一收绳奇痛刺骨，只好乖乖走出来了。

石继志上前几步，那马贩子在后大叫道：“喂！客人小心点，等我们上好鞍子，你再进吧！”按一般规矩，凡是新买之马，需要先由马师在场内跑上几转，把马性控制了，才敢让客人骑出。

这马贩子回头对二马师之一道：“老九！你上去溜溜！”这老九闻言直皱眉，心中真怕透了。两天来这匹马已让他吃够苦头，但老板吩咐又不好不遵，何况四周又有这么多人看着，只好硬着头皮，哭丧着脸，先紧了一下裤带，又去搬了一副破鞍子，慢慢向那匹瘦马走近。

走了几步，见那马一双红眼注视着自己，头上白鬃一阵耸立抖动，他久知马性，一见这马样子，就知它是在急怒头上，吓得赶紧站住了，嘴中急得啧啧连声，不由回头看看那马贩子，皱眉道：“老板……这龟儿可不是好耍的……恐怕我不行咧！”马贩子怒叫道：“格老子，你也没试，郎格晓得不行嘛！吃了郎格多年干饭白吃了呀？”

这马师被骂得脸一阵红，硬着头皮又走了几步，眼看已快到那马身旁，忽见那白马一声厉鸣，竟拼着耳上奇痛，对准那马师扬蹄踢去。

这一下把那马师吓坏了，只见他抱着马鞍在地下连翻了几个倒筋斗，站起身往回就跑，口中尚道：“乖乖，吃不消！”老板，还是你来吧！”石继志见状一笑道：“我自己去吧！”马贩子见状一惊，连摇双手道：“这可不是好耍的，还是我去吧！”石继志道：“不要紧，如果我自己不去，你就是制服它，它还是不服我，还是我自己来吧！”

莫小晴虽知石继志的骑术不行，但却知他身负稀世武功，谅这马性再劣，也定伤他不着，不由笑咪咪地看他如何制服这马。

石继志又对那马贩子道：“你把它耳朵松了，没关系！”马贩子闻言吓得连摇头道：“这可不行，好容易才弄过来，一松手它又跑回去了！这马也真怪，我根本就没买它，不想由陇西往里运马时，路过秦岭，这畜生自己由山上窜下，随群而驰，回来后才发现，竟是一匹野马，可真凶！”

莫小晴闻言，心中愈知不错，再一注视，那马颈鬃尤长，四蹄上野毛蓬生，果是一匹出山野驹，由是越发料定是一匹“汗血”神驹无疑，不过心中虽有八成把握，到底不敢十分断定，也不敢露出口风，因这“汗血”马为蒙、新壮驹与一种叫白鼻斑马杂交而生，千年难逢这么三四匹，一匹价值万金。

当今皇上所骑龙驹，就是一匹由陇西太守进贡的“汗血”马。

莫小晴深知，只要一透出这马是“汗血”马的口风，这马贩子马上就会变卦了，故此只是以一双妙目注定这马，愈觉其神采挺骏。

石继志笑道：“无妨，你松手好啦！”这马贩子一直皱眉为难，莫小晴见状笑道：“没关系，你放开它，跑不了！”马贩子无奈，才一松绳，马耳

立脱，那马一阵长鸣，声荡四空，声音竟有异常马，那马贩子闻声皱了下眉，他一生业马，似此鸣声他尚是初次闻过，听来似觉有异，但他可没想到这匹瘦马竟可就是价值万金的“汗血”神驹！

那匹又瘦又脏的马这一脱绳，双蹄一立，一眼看见石继志身在前侧，它那种先天野性，岂能容许异类近己身前？

只见它后股一颠，已至继志身前，张口就咬，四周的人都吓得怪叫了起来。

只见石继志往左一闪身，已滑身至那马身旁，那马见一口未咬着来人，扬蹄就踢，石继志待其蹄到，暗运“巨灵金刚掌”力于掌心，往那马蹄上一握，就势往前一带，这马偌大身子，竟扑出足有两丈，方才站稳身形，口中白沫四溅。

这畜生也知道来人不易对付，自古好马识英雄，愈是这种名驹，愈是择主，只要它服了主人，一辈子都不会背叛；这马心中多少有些驯服了。

但它在深山野林里纵横惯了，心中虽已暗服，但仍不肯示弱，一翻身窜起，身形十分巧快，后腿一弹，起来足有一丈多高，直往石继志身上纵踢而去。

那贩马人见状“啊”了一声，莫小晴生怕被他看出这马不是凡品，又要罗嗦，随手先由自己马鞍内取出一锭三十两的大银子，往那贩马人手中一塞道：“也叫你放心！钱先给你，三十两一个不少！”这贩马商正觉那马方才那一跳，简直是一匹不同常马的异种，正想再仔细观察一下，常得手中一凉，低头一看，竟是一锭白光闪闪足有三十两重的大银子，心中一乐，也顾不得再看那马了，接过银子一脸笑容道：“这位小姐真是说话算数，其实哪里值郎格多钱嘛！”莫小晴有意问：“这里可有鞍子卖？”那马贩商连道：“有有！要多好的都有！”言罢转身入内，莫小晴就跟着入内，借着挑马鞍，有意消磨时间，好令那马商看不出这马的异处。

那马身才纵下，忽见眼前白影一闪，遂觉背上一物落下，竟被石继志骑在了背上。

继志一落上马背，暗运潜功，将全身真气提在了上腹，全身轻若无物，一任那马如何震跳，毫不使继志心腹感到震动难受；更展用“粘”字功夫，全身就像长在了那马背上，不让它把自己摔下来。

这马在场内狂窜怒鸣，时高时低，渐渐心平气和，最后慢慢静下来，不时尚回首，以头擦着继志右腿，甚幸得主。

继志在这烈马背上由它一阵狂奔乱跳，始发觉果是一匹难得的良驹，见它竟对自己表示友善，不由一喜，以手抚马鬃，正想抚慰它几句，不想手才触及，竟觉手中湿湿的，这马竟是跑出了汗。

再一低头，暗暗吃了一惊，原来手上沾的那马身上的汗水，竟是淡红色，他不知这是千载难遇的汗血名马，所出之汗皆为红色，故名之“汗血”，只当是过分奔跳竟使这马受了内伤，以致于流出血来，心中好生不忍。

见那马立足不动，这才下地，那一旁诸人既惊这马如此神威，更奇石继志一个儒生竟有这身功夫，一时众口交赞。那两个马师也不由把石继志佩服得五体投地，上前致贺不已。

石继志对马师道：“你好好把这马给洗一下，伤处上点药，我这就要把它牵走！”那马师上前才一伸手，不想那马双耳一竖，红睛怒睁，吓得他又赶忙把手收回来了。

石继志见状笑拍着那马道：“好好听话，叫他给你洗洗，你看看你这么脏，怎么能叫我骑呢？而且又受了伤！”

这马竟似会意，双耳又放下了，不时摇尾向石继志表示亲近。

莫小晴随那马商由内携鞍而出，见那马竟驯服至此，不由连连称奇。

那马竟随着那马师向一旁水池走去了，莫小晴笑着把一张书押的字约给继志，笑道：“这个你收存好了，是买马的证据，银货两讫。”石继志笑道：“还这么认真呀！这东西要它何用？”一旁马商也笑道：“我也是说，何必要写这种东西！这位小姐非要我写一张，我们做生意，向来说一是一说二是二，别说你相公一出手就是三十两银子，就是十两二十两我们还不是卖给你，决不反悔。这匹马卖出门，也少了我一桩心病，要不然天天怕它闯祸，昨天踢了别个两下，我倒霉，赔了二两银子，再来几次我的生意也别做了！”

说话之间，突见那马师一面牵着那马走来，一面口中连连叫道：“龟儿子，真想不到这马全身硬是雪白，一根杂毛都没有，这一洗硬是漂亮！”

众人都不禁目光突然一亮，想不到方才那周身脏似地皮的瘦马，此时竟是通体雪也似白，尤其那颈上长鬃，竟然像银丝一样的垂挂颈下，最奇是由唇下有一条红线，直通肚腹后背，整整把这马分成了两片，方才因周身泥脏，谁也没发现，这一洗净，竟也显得不十分瘦了。

那马商见状，惊得张大了嘴，半天合不拢来，他虽不知这马就是“汗血”名马，但由这条红线上判断，他已知道分明是一杂交异种，这种好马就是二三百两银子也别想买到，自己竟三十两银子就把它卖了，内心好生后悔，重重跺了一下脚道：“哎呀！格老子，竟是一匹千里马！妈的，我眼睛瞎了！唉……”

继志见这马一洗刷出来，竟是神骏异常，较莫小晴那马犹有过之，心中好不高兴，亲自过去与那马配好鞍垫。

俗谓人饰衣装马饰鞍，这一副黑纹革垫一上这马身上，顿时神采英俊，无与伦比，就连那马师也不由连连叫起好来了。

那马贩子虽后悔已极，但到底收了人家钱，不好意思反悔，眼看着二人牵马而去，连连叹息不已。

石继志和莫小晴二人牵马而出，笑对莫小晴道：“贤妹眼力到底不弱，想不到这真是一匹好马呢！”莫小晴回头见那马贩子依然在目送这匹马，瞠目似有所失，不由得意地笑道：“快上马吧！等会儿再告诉你，不叫你大吃一惊才怪呢！算你走运，竟无意中得此神驹！”

石继志闻言上马，略一抖缰，那马一跃数丈，把莫小晴都拉下老远，只得勒缰待其追上。莫小晴赶上来，笑对石继志说：“你知道吗？这恐怕是匹汗血马呢！”石继志一怔道：“不会吧？这小马号里还会有汗血马？”忽然想起前事，“啊”了一声，莫小晴问故，石继志连连在马上道：“对了！对了！”一时眉飞色舞，高兴得连话都说不出。

莫小晴急道：“什么事叫你高兴成这样？说出来听听嘛！一个人笑个什么劲呢？”

石继志兀自笑得合不拢嘴，道：“贤妹这一说，我倒想起一件事了，方才我骑这马时，无意触手其鬃，见其出汗，竟是淡红色……”

话还未了，莫小晴已高叫道：“真的呀！”吓了石继志一大跳，只见她在马上笑咪咪地道：“怎么样，我猜的一点不错吧……算你有福气！”

石继志道：“这马本是贤妹发现，又是贤妹付的钱，理当归贤妹所有……”

愚兄不过借骑一程，至时一定归还贤妹……”莫小晴笑道：“谢谢你的好意吧！我还是骑我自己这匹好，你这大侠客骑这匹宝马，才是相得益彰，此马就算是小妹赠与你的好了！”

石继志不觉汗颜道：“我与贤妹萍水相逢，岂能受此厚赠，这是万万使不得的！”莫小晴见他忽然又似见外起来了，不禁蛾眉一皱，看了他一眼，苦笑道：“想不到小妹一番真心诚意，竟遭石兄辞受，真令人好生失望伤心！”言罢竟自低头不语。

石继志见状，心内大是惊慌，想不到这女孩竟如此真情，不由大感不安，勉强笑道：“愚兄一时出言无状，倒叫贤妹误会了……唉！这可怎么好啊……”莫小晴一翻那双大眼睛问道：“什么怎么好啊！我只问你，肯不肯要这匹马？”石继志不由皱眉道：“这样好了，贤妹如真有意送我一匹马，还是另换一匹好了，似此万金难买的龙驹，愚兄实不敢受……并非对你见外，千万不要误会！”

莫小晴冷笑一声道，“我已送了你，还叫我再收回呀！你以为你不要这马就行了，就是我答应，恐怕这马也不愿意呢！”

石继志闻言不信道：“哪会有此事？它已驯服了。”莫小晴拉缰止马道：“你要不信，我们就换骑一下试试。”石继志闻言下马，不想莫小晴才要跨上，那马竟一声厉鸣，鬃毛又竖起来，莫小晴连退数步嗔道：“好厉害的畜生！我要不发现你，你此时怕不被人家宰了当肉吃了！”遂又笑着对石继志道：“怎么样？不骗你吧！叫我出丑了你就高兴！”

石继志见状，果知这“汗血”神驹，竟真个择主，看样子自己就是不要也不行了，只好重新又骑上它，一面骂道：“你这畜生忘恩负义，不是这位关小姐救你一命，你此时恐怕早就没命了！”抡掌给了这马一掌，打得这马扬首一声长嘶，连连扫尾不已。

莫小晴见状笑道：“这么好的马，你也忍心打它！这正是它的长处，其实在外人骑它之前，你只需要嘱它几句，它也会听话，不过要那人一直骑它可不行！”

石继志不由看了看莫小晴，摇头道：“想不到贤妹年纪轻轻，竟有此丰富见识，愚兄枉读十年诗书，竟不及贤妹万一，真是好生羞愧！”

莫小晴格格笑道：“我的天！你可别夸，我最怕人家捧！谁敢跟你这大侠客比哟，武艺也好，学问也好，人也长得……”不好意思再往下说，只看了石继志一眼，双足小蛮靴一磕马腹，泼刺刺就像箭一样窜出去老远，回眸笑道：“我们跑一程如何？”

石继志见状心中怦然一动，觉得这女孩简直是一块赤金美玉，那么纯洁，天真无邪，自己如过份墨守旧礼，也显得太迂腐了，一抖缰绳笑道：“我看你往哪里跑？”这匹神驹腾开四足，就像一阵风似的猛追上去。

莫小晴所骑马也是大宛名种，虽不能比“汗血”，但也是千金难购的健种，这一放开四足，快似奔箭，须臾数里。莫小晴正在蹬足伏身飞驰之际，就觉身后继志笑道：“追上了！”再一回头，继志已和自己并了肩，见他一手扣缰，深拉那马口双环，知道他尚未放开缰，这马只不过略一放足，已追上了自己这匹千里马，若放开缰，其快可想而知，心中很为继志高兴。

二人并骑又跑了数十里，方放慢脚程，眼前已是荒凉的山道。

二人一路晓行夜宿，不一日已出了川境，来至岷州城外。岷州全境多山，西南边境更是山重岭复，涧谷回环，有些地方有原始的树林，往往荫蔽数百

里，黑压压不见天日。

这些森林涧谷中，时有珍禽异兽栖息，野生药材也很多，加以地临洮水，土地肥沃，物产丰富，附近居民大半殷富，只是种族庞杂，汉人以外，回族、藏族都有，更有青海玉树二十五族番人，这种番人为数众多，在该境已成相当势力，尤对汉人心存歧视，但尚能恭顺，平日并不十分为恶，团结心极强，所以附近居民很少敢惹他们的。

石继志、莫小晴一日黄昏来至石虎寨，大热天行了一天，人马都是又热又渴，一眼见这土道尽头有一处小竹楼，全系青竹搭成，一半着陆，一半跨溪，窗明几净，看来颇有一番清幽感觉。

这小竹楼上飘着一条青布带子，楼下却飘着一条白布带子，二人策马来近，始见内中竟是卖茶与小吃的，此时客人正多，此出彼进，生意兴隆。

石继志与莫小晴二人下了马，见门口有七八棵大竹子，有四五匹马都系在那里，二人也把马系在竹上，这才往竹楼上走去。

待上楼后，方发现楼上尽是些番人，有的赤臂刺龙，有的颈悬牙圈，怪状各别，方觉不对，突见青帘启处，走出一名番女，石继志一见这番女，心中不由一惊，暗忖想不到这番女竟有些姿色。

只见她长发及背，发尾束了数枚碗口大小的金环，肤白如脂，眉目如黛，年纪顶多不过十四五岁，但番女早熟，看来已是亭亭玉立的青春年华了。她手中捧着一盘食物，正要与客人送上，突见两个汉人进室，不由惊得一晃，立步不走，一双杏眼不由注定了继志，似嗔又喜。

二人正在惊疑不定，已由楼下跑上一个矮汉了，在梯口即停足对二人用一口极难懂的汉语道：“二位客人快下来吧！走错了！番子可不是好惹的……快快！”继志始惊觉，正要随莫小晴下楼，却见那番女笑着跑近，一伸手就拉住继志衣袖，另一手朝那窗边坐位上连指。

石继志弄了个大红脸，挣脱衣袖微怒道：“既然这楼上不能坐，我们还是下去，你有话好说，怎么拉拉扯扯，像什么样子？”

莫小晴更是怒目看着那番女，一撇嘴，就势拉起继志一手道：“我们下楼去吧！一看这女人就不是好东西！”，此时那番女虽被继志挣脱了手，但并无怒容，却笑跑至梯口，对那梯口矮汉子哇啦哇啦讲了一大串话，石继志二人也不懂说些什么。

但那矮汉子却皱眉对继志道：“绿珠说了，她说你二人既然进到他们楼上，就算是他们的客人，叫我不要跟她抢生意，既如此，二位就在上面好了，我可惹不起她兄妹俩！”言罢满面惊疑地又看了二人一眼，这才下楼。

石继志恨声道：“我们还是下去好了！人家不要在她这里吃，她总不能硬拉吧！”莫小晴早有此意，率先下楼，石继志跟着，才走几步，衣袖又似被人拉住，一回头，那番女忙松下手，对着石继志又甜甜的一笑，玉手连往上指，意思是说快上来呀！

莫小晴见状，气得哼了声道：“真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女人！”对石继志嗔道：“你要上去就去好了，我可是要下去吃……”石继志不由皱眉道：“这真是怪事，我又没要上去吃，她要扯我有什么办法！”言罢径往楼下走来。

莫小晴边走边道：“看样子你好像蛮喜欢她似的，人家对你笑，你也不气……真是！”

石继志心想，这是什么话，不由摇头笑道：“她笑她的，关我何事？”

说着已至楼下，方才那矮汉子见状惊道：“你们怎么不在楼上吃？这可不是玩的！”莫小晴嗔道：“真怪！我们爱在哪里吃就在哪里吃，不高兴在楼上不行呀？”

这矮子挨了顿骂，无奈只好替二人找了个坐位，小声对二人道：“二位客人大概是第一次来本地吧？你们可知楼上那兄妹二人并非本地番人，乃是居此的苗人，本事可大着呢！平日只要一有生人走上楼，定必马上被骂下来，弄不好连我还要倒霉，不知怎会对你二人如此客气，居然要叫你二人在楼上吃，真让人想不通！”

莫小晴冷笑着瞟了石继志一眼，对那矮汉道：“你问他吧！”石继志被弄得脸红过耳，连连摇头道：“我可不知道为什么，管这些闲事干什么？”又对那矮汉道：“我们又渴又饿，你快给我弄点东西来吃好了！”这矮子才转身不久，二人又闻楼梯阵响，方才那苗女又下来了，对那矮汉子招招手，那矮汉子看了二人一眼，忙趋前带笑，似问有何事，就听那苗女哇啦哇啦讲了一大套，还不时朝二人看来，尤其对石继志更是一看就笑，看得石继志只好把头低下，心想，这苗女到底说些什么？

莫小晴气得站起身道：“我们走吧！气都气饱了！”石继志方说“那怎么行”，忽见那矮子又走过来，哭丧着脸对二人一抱拳道：“客人请赏个脸，还是上去吃吧！我求求你们好不好！”石继志方要喝问，那矮子又伏身低道：“方才那绿珠说了，她哥哥说一定要请二位上去作客，若是不上去，一定是我没有好好请，说晚上要打断我的腿！”说到此一副苦相又道：“二位不知，这绿珠兄妹可不是好惹的，平日虽卖饭菜饮食，但却都有一身本事，人也很好，平日根本就不常说话。上次有一个番子调戏那绿珠，被这姑娘一掌就打了个骨断筋折，小老儿全身没四两肉，要被她打上一掌，那可就要回姥姥家去了！她那哥哥更不是好惹的，名叫赤石，脾气更暴躁，稍有不顺心处，定是大吼大闹，我可真不敢惹他们，二位就请上去吧！”

石继志闻言皱眉不语，莫小晴对那矮子道：“你去对他们说，我们就是不去！看他们能怎么样对我们！”那矮子哭丧着脸道：“我的奶奶！他能把你们怎么样呀？我可倒霉了！二位就委屈一点吧，那绿珠倒是做得一手好菜，二位反正是吃饭，就帮我一个忙吧！”

话还未了，就听楼上有人暴跳如雷，大声喝叫，这矮子闻言吓得面无人色道：“二位听到没有，那赤石已经发脾气了，拜托二位吧！”继志见他说了这么多好话，心中不忍，莫小晴也从椅上站起对继志道：“我们就上去，看那贱婢怎样对你！”石继志一愣，皱眉道：“贤妹这是怎么说话？我们是去吃饭，她又能对我怎么样！如果你不愿意，我们就换别家好了！”

那矮子闻言连道：“哎呀！我的爷爷，就帮帮忙吧！”莫小晴见石继志面上竟有不愉之色，也觉自己说话太没有分寸，就算是他对那苗女有意，自己又有何资格干涉对方？如今仅不过是萍水之交，何况对方尚不知道自己就是杀他父母全家大仇人的女儿，如果知道，怕不马上翻脸成仇！想到这里，不由一股冷气直贯脚底。

继志见她突然低头不语，脸色竟似伤感已极，只当自己这句话说得她下不了台，心中好生后悔，笑着道：“我们上去吧！你放心，那苗女敢用坏心，我就给她个厉害看看！”

莫小晴虽心中伤感已极，但自己一心实是爱石继志万分，何况自己既立意以自己的爱去感动石继志，好叫他能借此消除了对自己父亲不共戴天的血

海深仇，虽觉他对自己只不过是普通朋友的感情，但仍自痴心想以一番真情将对方打动。

闻言不由报之一笑，举步向楼上走去，石继志随后而上，才一上去，就见那绿珠已等在梯口，见二人上来，喜得眉飞色舞，一手就拉石继志衣袖往前硬拖，石继志正想说她几句，却见眼前人影一闪，已有一个身着白绸的高大苗人近前，这年轻苗人岁数不过二十五六，长得眉清目秀，肩阔肌厚，遗憾的是双颊竟刺了两片叶形图饰，显得一脸怪相。

这人先朝二人一躬身，哇啦哇啦对那绿珠说了半天，绿珠闻言笑着对继志道：“这是我哥哥……”二人都暗吃一惊，心想原来这绿珠还会说一口汉语，方才她倒装得满像的。石继志正想喝问为何如此无理取闹，那绿珠已笑道：“我兄妹要请你们吃饭！你们为什么不来？”语音甚为生硬好笑，石继志一听，心想原来人家是好心请自己二人吃饭，这一来想骂的话也说不出来了。

莫小晴闻言与石继志相互对看了一眼，一笑道：“你兄妹何故如此客气，非请我们吃饭呢？”一言才毕，见那赤石一双眼睛死盯自己，不由脸色微愠，那赤石兀自不觉，他方才那一腔怒火，此时竟自全消，竟似看得已入了迷。

凑巧那绿珠一双秀目也正盯着石继志，二人不约而同一对视，都红了脸，石继志心想，这下你怎么不生气了？他咳嗽了一下显得很窘。对方四只眼犹自目不转睛，莫小晴被看得火起，柳目一竖就要发作，继志见状，总觉人家请吃饭总是好意，怎好对人家如此，一抬头见绿珠仍在看着自己，不由勉强笑着点点头道：“不是……请我们吃饭吗……我们现在来了！”言罢大感惭愧，暗想哪有这么说话的，不由窘态毕露。

四坐之人见上来了两个年轻汉人，而赤石兄妹竟死盯着人家看，不由相视而笑。

原来番禺异族，对谈情说爱一向极为开通而诚实，毫不怕人耻笑，往往还故意在人前显露，表示自己已有了爱人，同时也显明了自己的立场，只要一被自己认为是爱人，定必爱之终身，势必也要得到手才罢休。

那些番客识趣的都相继下楼，临走前都笑用番语对赤石兄妹说了一番话。

石继志二人也不懂是何意思，但可知一定是些祝福的言词，正不解他们是捣什么鬼，却见那赤石双掌一阵大拍，走出两个苗婆。

赤石对两个苗婆高谈了一阵，二苗婆领命而去，绿珠笑对继志道：“我哥哥请你们到里面去坐！”言罢又对着石继志甜甜一笑，石继志连道：“如此真太打搅了！”绿珠一翻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道：“什么叫打搅？打什么？”，莫小晴几乎要笑出来，才一抿嘴，那赤石竟呵呵大笑，原来赤石误会莫小晴是对他笑，一时得意忘形，竟自呵呵笑出声来。

石继志皱眉道：“就是太麻烦你兄妹了！”绿珠这才懂，笑道：“只要你喜欢，我们才不麻烦呢！”言罢又要过来动手拉石继志的手，吓得继志忙收手退后，脸红道：“我自己会走！姑娘请吧！”绿珠这才笑着转身往楼角走去，边行边回头笑道：“你们汉人都叫我是姑娘！这名字很好听……”说着已至楼角，以手一揭门帘，请二人入内。

石继志与莫小晴也不好再客气，只好入内。这是一处凸出的楼台，下临溪水，远眺千山，夕阳方下，点点昏鸦翔游天空，时有炊烟数缕，真是好一番景致。

在这眺台中央，有一方圆石心的木桌，杯箸已摆好，赤石打手势并以白巾擦了一下椅子，请莫小晴坐下，对继志他却不管。

不过他虽不管，他妹妹却甚为关心，照样也请继志坐下。

二人稍事寒暄随即落坐，继志见那赤石一双俊目死盯着小晴不放，心内感到好笑，小声对莫小晴道：“怎么样，滋味如何？”

莫小晴愣道：“菜还没来，谁知道滋味好不好，我也没吃过！”石继志知她错会了意，以目示意，一瞟赤石微笑道：“我是说他的眼睛滋味如何？”莫小晴不由一抬头，见赤石尚死盯着自己，不由又羞又笑，面红过耳道：“这人是怎么了嘛！真是有其兄必有其妹……”说话间有一苗婆入内，手中捧着一只大食盘，内中放着一只热气腾腾的大鹅，看样子像是烤的，但却涂满了黄色的酱状物，鹅身插着四口雪亮的短刀。

味道虽不知好坏，但闻起来却是挺香，二人正当饥肠辘辘之际，见此肥鹅，都不禁食指大动，那鹅方一放好，赤石已站起，先哇啦哇啦地说了一大套，遂手起一刀，一只鹅腿在握，递与莫小晴，莫小晴见状羞极，看了石继志一眼，又不好不受，只好以碗接过，微微羞道：“不要客气了！”遂又问石继志道：“他方才说的是什么？”

石继志笑道：“谁懂他说什么？像是唱戏一样！”正想取笑莫小晴几句，却见眼前一物伸过，差一点就碰在脸上，再一看，心想：“得！我也别笑她了！”原来不知何时，绿珠竟也以极快手法，把另一只鹅腿割下递上，一面尚笑眯眯地道：“给你吃！爱人！”

石继志闻言脸一阵红，不由呆呆看着绿珠，心想怎么可以这么乱叫？但见对方一番好意，也只好窘极地道：“还是你自己吃吧！”言罢满面秋霜。奈何这类苗人，性最纯直，只知把自己想的说出来，却不知什么叫害羞。

那赤石见自己妹妹用汉语与对方交谈，自己苦于不会说一句，虽有大好情词，却是无法表达，不由对妹妹哇啦哇啦地又说了半天。

绿珠伸手把鹅腿递与继志，见对方竟是不受，一时伤心，秀目中竟要流下泪来。

石继志最是心软，见状叹了口气道：“谢谢姑娘！我自己会吃的！”一面接过那鹅腿，绿珠方才转悲为喜道：“你真好，哥哥！”石继志听得连连皱眉，心想改得可真快，一会儿爱人，一会儿又哥哥，她知道的还真不少呢！

莫小晴在一旁，心中也不知如何，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溜溜感觉。

绿珠又转目对莫小晴一笑道：“方才我哥哥叫我告诉你，他说你很漂亮，是他这一生所看见最美的女人了！”

莫小晴听得玉面通红，尽管心内觉得赤石说话太冒昧，但女孩子对别人的赞美总是欣赏的，不管对方立意如何，似此种赞美之词，听来着实有一番消受，不由看了绿珠一眼，羞道：“你对他说，我还没有你漂亮呢！”绿珠闻言竟喜得娇笑不已，果真照实把这话转告了赤石。

赤石闻言似颇不以为然，又对其妹说了几句，绿珠闻言皱眉似颇不愿转告之意，但经不住赤石一再催促，只好又对莫小晴道：“我哥哥说，他以为你比我要漂亮一点点！只是一点点！”石继志差一点笑出声来，莫小晴也给逗笑了，暗想这一对兄妹可真有意思。

那赤石拿起短刀，熟练地把鹅身切成数十小块，以刀插之送入口中，那锋利的刀刃进出唇齿间，竟毫不伤及唇舌，看来确是有点惊人。

石继志二人一尝那肉，竟是绝妙，香、脆、肥、嫩都占全了，尤其是那

肉面之酱，入口更是奇香。

原来这是苗人取虾，蟹之黄捣碎，拌以芥末，以油烹之，敷以粳饼，为富族佐餐盛品，二人一只鹅腿下肚，先就饱了一大半。

跟着上来四个小盘，内中盛着青稞油酥粉，那赤石接过，也是先递与莫小晴一盘，石继志赶快自己拿了一盘，绿珠却是斜睨着他直笑。

盘边有一木叉，见赤石兄妹以叉和拌挑酥粉入口大啖，二人入口一尝，虽很香酥，却有一股腥膻之味，内中竟有羊乳，莫小晴吃了一口，又不好吐出，勉强咽下，差一点呕吐出，这一样是不敢领教，看石继志，见他也是停嘴不动。

赤石兄妹交首细语，也不知说些什么，正在怀疑之际，绿珠站起对继志道：“我哥哥说你身带宝剑，一定是会武功的，他说他为了爱她……”以手一指莫小晴，又接着：“他要和你比武！”石继志一惊，笑看了莫小晴一眼对绿珠道：“他爱她，跟我比的哪门子武呀？”绿珠不禁脸一阵红，原来他们苗疆规矩，男人必须有战胜其情敌的本事，方配得到美人的青睐。

而多情的苗女，更以炫耀自己爱人武功为荣事，如果自己的爱人不敢接受别人的挑战，那是最令她们失望的事情，所以绿珠一听石继志似无意与其兄一战，心中不免大失所望，怕自己哥哥笑她所爱之人竟是一个胆小虚弱之人，那是最丢人的事情。

继志一来对莫小晴只有友谊并无爱情，二来在人家的客筵之上，万无与主人打架之理，何况只要一接受对方挑战，无异是表明了自己是莫小晴的情人，这会给莫小晴一种暗示，所以并无意接受，不想莫小晴闻言正中下怀，竟笑对绿珠道：“我哥哥接受你哥哥的挑战了！”绿珠闻言大喜，使她更喜的是本来以为他们是一对情人，听那莫小晴这样一说，误以为他们二人也是兄妹，不由芳心大慰，马上转告其兄。

石继志苦笑着对莫小晴道：“这是何必！好好的叫我们打什么架？”莫小晴道：“光坐着多难受，打打不好吗？”绿珠把继志答应比武的话转告赤石，赤石高兴得咧开大嘴直笑。这时又上来一道汤，各人吃了少许，那赤石已似等不及，由座位上站起，对着石继志一笑，双足一顿，就像一只大鹤似的窜在了半空，脚下微点浮竹，全身已立于那竹梢之尖。只这身轻功，别说苗疆，就是武林中也少见。

莫小晴不由大吃一惊，心说想不到苗人竟有这种惊人的功夫，自己的轻功也不见得就比他好，心中不由深悔方才代继志答应比武这事，要是万一石继志败了，那可是自己令他丢脸了。

想到这里，不由向石继志望去，却见他面含微笑，仍坐着不动，这才放点心。

绿珠走到继志身前笑着说：“你要是不会轻功，我叫哥哥跟你比别种功夫可好？”

石继志这才慢慢站起，走到小窗口，对眼前形势一看，心内也不由有些吃惊。

原来就在这小楼台外四五丈附近生着几十棵竹子，三五分成一堆，每堆间隔都有三四丈的距离，竹尖细若小指，尚自随风摇晃着。

要以一身绝顶轻功，落足这竹尖之梢，尚要对招，这种比法，中原还真少有。

但石继志这轻功已练到“一叶渡江”、“踏雪无痕”的地步，自然胸有

成竹，毫不在意，笑对绿珠道：“就比较功好了，树上面凉快。这是楼后山溪处，并无一人，也不会惊人耳目。”

绿珠十分高兴，对着五六丈外竹梢的赤石娇声说了一套，那赤石也说了大套，绿珠又对继志道：“我哥哥说他要跟你比轻功暗器，谁落下竹子谁就算输！”

石继志心中明白，苗人以擅掷苗刀出名，想必这赤石定是拿手，故此又加上一样暗器，但他仍不动声色地笑对莫小晴道：“你身上可有金钱镖么？先给我些！”莫小晴把整个鹿皮囊都解下递与他道：“里面暗器多着呢！我想金钱镖太轻了，这种距离怕不中用吧？”

石继志眨眨眼道：“无妨，你看我的！”接过镖囊佩在肋下，向绿珠道：“这就比么？”绿珠笑着点点头，又小声说：“你要小心！哥哥的苗刀可准得很！”石继志道：“谢谢姑娘！”

那赤石已把上身绸衫解开，露出了贴身的一排刀衣。这刀衣是一条宽约五六寸的白皮绷带，上面白光闪闪地插着数十口长仅三寸许的薄叶苗刀，极为锋利灵巧，可谓暗器中最厉害的东西了。

石继志竟被引得技痒了，不像方才那么沉着，见对方已摆式久候，低喝一声：“石某献丑了！”只见他两肩不动，身形微晃，就平窜而起，在空中一手携衫轻轻地点足在另一竹尖之上，笑嘻嘻地摆了个“太极图”姿势。

只这一式，已把在场三人都惊得瞠目结舌，暗赞石继志好一身绝顶轻功。

一任那青竹不时摇晃，石继志只用右足之尖点在竹梢尖头，就像蜻蜓戏水似的，在上面左摇右晃，但身子就像粘在上面似的，是那么稳，那么潇洒。

石继志身形站好，那赤石已颇感不耐，只见他双臂后挥，身子已射向另一棵竹上，石继志也暗运内力，反身纵向另一棵竹梢，二人都以极轻快的身法，各在这十余堆青竹梢上展开了步法。

就像穿梁燕子一般，此来彼去，轻点巧纵，落日之下，但见两条黑影快捷如风，因身在高处，行动间带起呼呼风声，吹得衣衫阵阵发响。

这种轻身提纵功夫，极为艰难，运功行走，任何时候都要提着一口真气，只要一口气接续不上，准得由数丈高竹梢上摔下，下面是奇石错落，焉能有命？

故此二人谁也不愿开口再多说话，而且都发现了对方是劲敌，尤其是那赤石，一心想要在莫小晴面前显露出自己一身超人的功夫，难免求功心切。

石继志已把这方圆三十丈内的竹梢都踏了一遍，正往回路上纵，赤石也是身形似起未起之际，见状以为有机可乘，只听其口中闷吐了一声“嘿”，竟然凌空双掌齐挥，直奔石继志前胸击来，他自己也因施用这种重手法，身形不能再立于竹尖而不动了，身形往下一沉，不得不向身前一堆青竹上扑去。

这种“劈空掌”力确实惊人，击起一股强力急啸，石继志身在空中未落之际，在这种凌虚空中，双足已无处着力，但见他竟然右足尖一点左足足背，双手平空一振，竟然凌空拔起八九尺高下，赤石那一股凌厉的掌风，正由足底擦过。

这种凌虚拔体，非内三合已融为一体，而且本身气血能随意提降，方能施展，但江湖中有此身手的，简直是凤毛麟角，想不到石继志竟有此功夫，那绿珠喜得芳心通通乱跳。

她此时心中实是矛盾极了，既不愿哥哥出丑，更不愿自己心上人有闪失，只希望二人能善罢甘休。

又见石继志虽闪开了这一招，但身形由于拔高，已顿减窜势。只见他身在高空双腿一阵急跨，施展武林已绝迹的绝顶轻功“踩云步”，他一阵前迈，已踏足竹尖。

就在他身形甫定之际，已闻得“嗤嗤”两声轻响，他知道有暗器要到，头也不回，提气跨足，“卧看巧云”式全身仰卧上视，窥见夕阳下两口薄如纸翼的苗刀并排奔自己两处要穴掷来，一为“哑门”，一为“凤眼”，“凤眼”更为肺脏之梢，别说是被这两口锋利的刀掷上，就是普通指力点上也得昏迷残废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这两口苗刀星闪电驰，透出一股冷疾之风，瞬间即至。石继志矮身仰卧，两口刀双双掷空。

不知何时，那赤石竟以“流星赶月”的手法，又抛出一口苗刀。这口刀来势更疾，只一闪已至石继志才立起的身上，直奔他后颈“哑门穴”掷来，这种抛刀的手法确是高明，他能在抽身扑腾的刹那间一连掷出三口刀来，不容对方稍有喘息，而且刀刀奇准，这种功夫可绝非一般人所能及。

这一刀出手，莫小晴和绿珠同时失声大叫，因二女伏身处为台边花池，池内有小石数粒，因此不约而同地打出一粒石子，一齐奔那苗刀上击去。

可是出乎她二人意料之外，就在那石子方才出手的当儿，石继志竟双足猛一点那细若手指的竹尖，一个“细胸巧翻云”式，借着这竹尖一弹之力，身形已拔起了一丈多，同时身子已倒翻过来，左足点处，那口苗刀嗡嗡地震荡着，落在尘埃。

同时见他长袖卷处，已似长鲸吸水似的将二粒石子卷入袖中。就在他长袖卷石之际，已分手摸出了数枚金钱，见那赤石正欲窜起，哪里能再容他，口中喝声：“来而不往非礼也！”以特有的“流星赶月”手法，中、食二指连连擦动，平空里但闻“嗤嗤”连声，三枚金钱镖急旋着出手，各自带着一阵清啸之声，呈品字形直奔赤石两肩和心口飞来。

那里正伏着三处要穴，两肩上是“巨骨”穴，中央却是直奔“心坎”穴而来。

以石继志那种超人指力，这三枚金钱一闪即至，赤石的背后掷刀一式三口，为苗疆一绝，一生中从未有人躲过这一式三掷的绝招，不想对方竟从容闪开，心中已感到着慌。

他兄妹俱是苗疆异叟南指翁的门人，南指翁辈分之高功力之深，在苗疆仅有蓝马婆能与其相提并论，这兄妹二人在他手下苦心习练了十数年，各有一身惊人的造诣，南指翁本人亦是一汉化苗人，平日养毒弄蛊，就连苗人也不敢惹他，弄不好就许中了蛊，听其摆制，所以这南指翁在苗疆，除了蓝马婆可和他一较高下外，别人提起来是谈虎色变。

赤石身形未起，见对方右腕轻抬，未见稍动，已由其袖内穿出三缕金光，他本人是暗器神手，一见这种指法，不禁出了一身冷汗，心想这小汉人好厉害！他不敢怠慢，右手由胸前连翻，“嗤嗤”声起，竟又是两口苗刀出了手，却是呈弧形向两边飞出，又突然往内一凑。

“叮叮”两声，平空起了两朵小小金花，这刀尖正击在两边的金钱之上，因其本身较金钱为重，所以击下了对方金钱镖依旧不改去势，直奔石继志双肩飞去。

同时中间一枚金钱镖也到，赤石竟并拇、食二指，往那金钱中间一扭，这一下他可吃了个小亏，石继志这种指力，赤石也未免小估了，待其二指方

一触，顿觉有如火炙，双指发麻，可告慰的是总算接着了。

那两口苗刀带起两道银光，直往石继志胸口奔到，刀身带着一阵轻啸之声，一闪即至。石继志确是被他这几刀给引怒了，心想你好不知进退，我一直心存仁厚，你却得势愈张，要不给你点厉害看看，谅你也不知我石继志是何许人也！

想到这里，口中喝了声“好”，身形往右一斜，轻舒一双铁掌，并食、中二指，以“金刚指”力，竟把这一对苗刀双双打落，跟着长啸一声，把右脚往竹枝上一踹，整条青竹往下一垂，石继志展开“一鹤冲天”的绝技，身形笔直地凌空拔起，直有四丈高下，身形往下一飘，如流星泻地一般，头朝下脚朝上，斜着往赤石落脚的东北方竹梢扑来。

赤石满打算这两口刀总能伤着对方了，不想石继志竟敢在青竹梢上施出“一鹤冲天”的轻功绝技，居然挟着极猛的势子向自己扑来，颇有乘虚进击之势，不由一惊，不敢稍缓须臾，一纵身往西窜出丈余，身形才一落竹尖，猛又听一声竹响，敢情石继志在空中一招“云里翻”，身子就像一只圆球急转，仍落在原竹之上，白害了赤石一场虚惊，这手功夫竟在几根竹梢上施为，把那赤石震住了。

赤石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，见石继志身子又纵过来，自己对他已存戒心，不敢叫他把身子欺近。

赤石仍然是轻登巧纵地绕着这竹圈后面往西盘下来，一面轻身提气留神脚下虚实，一面尚得分神照顾石继志，暗忖自己尚有十口苗刀，可打定主意，必须要一发必中，只要稍有疏失，今天可就要栽在对方手下，更不要再痴心妄想那汉族少女了。

赤石已由东往西出来六七尺，瞥见石继志距离自己只有两丈左右，他猛然往左一斜身，已“鹰”的一声，纵身到石继志身前的一棵竹尖之上。

他不由恶念顿生，宁落个手黑心狠，也不愿在自己心上人面前丢脸。

石继志也正往前纵身，见赤石又避到对面去，自己正和他走了个平行，就知道他的苗刀快来了。

果然那赤石脚下猝停，口中叫了一声苗语，石继志也不懂他说些什么，只见他身形一晃，“跨虎登山”式，一震手腕，出手就是两口苗刀。

这两口刀平着直奔石继志左侧，赤石跟着身形半斜，“犀牛望月”式，右手拇指又掷出一口苗刀。

最厉害是这第三口苗刀是往对方头顶上打去，三口苗刀全是有意向空处打去，令人更吃惊的是这三口刀才一出手，又是“刷刷刷”的三声，连珠三口苗刀，却直奔石继志上中下三盘抛去。

这次要躲开他这六口虚实不定的苗刀，确实不容易了。往左、右、上哪一边躲闪都得受伤，而且厉害的是，这种苗刀薄如纸翼，若想用掌力平空震它下来，都不能够。

石继志喝一声：“好厉害！”只见他身形突往后一仰，竟往竹梢上倒去，赤石不由一喜，心说即使你能躲过我这六口苗刀，可要是翻下竹子也得算你输！

哪知石继志已晓得他的苗刀已全打出来了，只见他身形往后一仰，暗用左足轻挂了一节细若小指的竹梢，右足平空一蹬，就借着左足的一勾之力，全身竟使出了“老猿坠枝”的身法，把身子给悬住了。

只这一手功夫，一般练武者若没有三十年的纯轻功，谁敢如此施为？把

一旁的莫小晴和绿珠吓得目瞪口呆，不知他哪里学来的这么一身功夫。

霎时之间这六口苗刀全部打空，石继志跟着一个“鲤鱼打挺”，还乘势把赤石最后的那口苗刀捏在手中。赤石已深知自己不是他的对手，见对方还接了自己一口苗刀，就知道自己是败定了，何况他此时苗刀已尽，如再不见好就收，后果就不堪设想，故此在石继志身子往上一翻之时，口中用苗语大叫了一声：“巴里古噜黑刺西……”意思是说阁下武功实在高明，我赤石拜服了！

但石继志正在怒火头上，再说对方这一番话，虽是一番好意，他却误会是骂人的话了，他口中喝了声：“原物奉还，左肩看刀！”赤石见对方手上一亮，才想起石继志手中尚有自己一口苗刀，忙往回一带身子，想把往前纵的势子收回来，却不见刀到，才知中了对方的计。

忽见石继志右手又一扬，他尚以为是计，不想身子才一顿，却见眼前白光一闪，那口苗刀竟真的奔左肩打到，方往右一闪，遂又听继志喝了一声：“还有咧！”左手嗤的一声，竟是一枚金钱镖，一闪就到，好强的指力，既劲且疾，想躲可是来不及了。

赤石只有往后坠身才能避开，可是他哪有石继志那种轻功绝技，只好咬牙往后一仰身，想趁势翻下竹堆，不过用“金鲤倒穿波”，得两只脚登上劲才能施展，可是他旨在避开对方这两般暗器，却没考虑到别的问题，只有往后猛一仰，为是先避开刀势。

身子是倒下去了，靴口却被上面的竹叉给挂住，只怪他身子太重，那粗如手指的轻竹如何经受得起，只听得“咔嚓”一声，那青竹竟断了一枝，靴子也割破了二寸许长的一道口子。

赤石这一下不由自主地倒栽了下去，所幸他到底有一身不凡的轻功，在半空中用力一提气，两臂向上猛一翻，虽仍未能把身子掉过来，可已把倒栽的势子卸了，头已离地数尺，眼前人影一闪，只听二女惊呼之声，觉得后足有人猛一带，身子在空中翻了个身，这才从容飘地，已吓得脸色苍白，傲气尽消。

救他的不是别人，正是自己的对手石继志，那赤石不由羞了个满脸通红，见自己妹妹一双水汪汪的大眼正看着石继志，一副羡慕的样子，愈增自己的难受。

石继志笑着走来，执起赤石一手道：“赤石兄好一身功夫，小弟胜得太侥幸了！”那赤石虽不懂对方说些什么，但知道人家说的是好话，也不由红着脸笑了笑，又对绿珠说了几句苗语，绿珠笑着对石继志道：“我哥哥说你本事比他师父还大，他说我们再回去吃饭，他要敬你三杯酒！”

石继志红着脸笑道：“你哥哥太客气了！”又点头道：“好！我们再回去吃饭！”只见他领头双臂一振，一纵身已然至那小台上，莫小晴跟着拔起，二人上得台后，始见他兄妹在下尚在说着什么，不时向上抬头看着。

跟着就见二人相继腾身而上，脸色都显得很阴沉，上来后也没说话，就进内去了。一会儿那绿珠先出来坐下，看了莫小晴半天才道：“这位姐姐姓什么？”

石继志暗奇她如何会对莫小晴如此客气？莫小晴也似受宠若惊地道：“你问这个干什么？”看了石继志一眼道：“我姓关！”绿珠忽然抖声道：“我求求你，你嫁给我哥哥吧！他太爱你了！”莫小晴满脸通红，勉强忍着气道：“你不要胡说……”那绿珠又求道：“他方才跟我说，如果得不到你，他活

着也没什么意思了……你就可怜可怜他吧！我哥哥在苗疆有很多少女都喜欢他，但他都不爱，他只爱你……”

话未完，莫小晴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站起身道：“你去对他说，我们今天不是客，不看在你二人请我们吃饭的面子上，就凭你说这几句话，我也不依……”绿珠眼含痛泪，忽然又对石继志道：“你呢？”石继志一怔道：“我什么？”绿珠勉强笑道：“你要不要我？”石继志吓了一跳，连道：“姑娘，你说的是什么话？我怎么好好的……唉！别开玩笑！”

绿珠忽然低头不语，眼泪就像继线的珍珠似的流过面颊，莫小晴见状，心里又恨她又可怜她，一时倒不知说什么好了。

忽然绿珠抬起头对继志泣道：“我知道你们汉人都是没……良心的……”又问石继志道：“你肯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？”石继志想了一想，苦笑道：“姑娘！你太天真了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我叫石继志，告诉你又有什么关系？”

绿珠似稍觉安慰，须臾又道：“那你一定是有爱人了？”石继志脸一红，忙辩道：“唉……这……你问这作什么？”莫小晴见状心内也不由一动，那份难受并不逊于绿珠，一双剪水双瞳死死注进继志，像是要看破对方心似的。

绿珠泣然道：“我哪一点不好？你说！”说完竟掩面而泣。石继志不知如何才好，他最怕女孩子哭，这一哭他可真没主意了。由位上站起，皱眉叹道：“绿珠，我告诉你，你兄妹二人，本事都大，人也漂亮，但是……唉……我们却不能结婚！”“为什么？你说……”绿珠问。

石继志窘道：“因为我们才见一面，又没感情，何况我们汉人并不像你们苗人把婚姻看得如此简单……总之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！姑娘，你要明白！”

绿珠泪眼向天，嘴皮微动，似听她隐隐言道：“……你们别想走……”二人闻言一惊，那绿珠又用一双泪眼看了二人一眼道：“好吧！我去把哥哥叫出来，你们要走就走吧！”言罢就到里面去了。

一会儿她同赤石一起出来，两人脸色一变为常态，那绿珠面上不再有戚戚之色，向继志甜甜一笑道：“我兄妹最后请你们喝一杯酒，你们可愿意喝么？”石继志笑道：“我们都不会喝酒，谢谢你们了！”

绿珠闻言脸色突然大变，但她央求道：“难道只喝一口都不行么？你们心这么狠？”石继志看了莫小晴一眼，见她并无反对之意，心想只喝一口又有何妨，她要是在酒里下药，自己一看即知，笑道：“既然你兄妹如此好意，我们就喝一点就是了！”绿珠闻言不由喜形于色，立即用苗语转告其兄。

赤石闻言也是大喜，绿珠遂入屋内，端出两只羊脂玉杯，内中各盛半杯酒，小心地端给其兄一杯，二人双手捧杯，并低首对杯中闭目，嘴唇略动，也不知他们说些什么，随后各自端杯敬上。

赤石双手奉杯与莫小晴，绿珠却是笑咪咪地送给石继志，莫小晴皱眉道：“我不会喝酒呀……”石继志因答应人家在先，岂有反悔之理，见状反而感动十分，只当他兄妹是对自己二人一番祝福之意，笑着接过杯子，对莫小晴道：“你就喝一点吧……人家的好意！”莫小晴见赤石那双俊目注进自己，几乎不敢看他，只好接过杯子，见酒作浅绿色，有一股极清芬的酒香上冲扑鼻，可求知这酒定是甜甜的，心中不免稍去前恶。

石继志先略尝一点，无意间似见酒中金线一闪，再一注视竟又无物，只疑心自己看花了眼，那酒味芬甜已极，不由一仰脖子喝了个尽，余味尚存，不由连连赞好酒。莫小晴也跟着喝了一大口。

就在二人吞下酒的当时，见绿珠兄妹突然以手扶首，似感头昏状，不由暗奇我们喝酒，你们头昏的哪门子呀？

绿珠兄妹以手抚首，也只是须臾的事情，瞬即如常，石继志对二人一抱拳道：“有劳贤兄妹今夕一番盛情招待，我二人感激不尽，因天已不早，我二人还要赶路，就此告别了！”绿珠兄妹对视一眼，点了点头，绿珠笑对石继志道：“我们不送了……”忽然她眼角含泪，竟像要哭出来，石继志叹了口气道：“姑娘，你别难受！我们只要有工夫会再来看你们的！”言罢和莫小晴离座而出。

赤石兄妹一直送到梯口，那绿珠忽然哭了，在梯口大叫道：“石哥哥……”石继志一怔停步回头，满脸伤感之色，绿珠泣道：“石哥哥！你们要是肚子痛，就快回来，别人救不了你们的！”

莫小晴与石继志都大吃一惊，继志惊道：“怎么会肚子痛？不是好好的吗？”赤石面带狡笑，用苗语对绿珠说了几句，绿珠译道：“我哥哥说，关姐姐要是想活命，只有嫁给他才行！”忽然她又看了继志一眼道：“你也是！”石继志二人不由大怒，也懒得再跟他们罗嗦，方才尚有一些同情，也被这两句话一扫而光，气得转身下楼去了。

天已大黑，二人下得竹楼，见这座食馆原来仅是白日才卖吃食，入晚就打烩，故此楼上下并无一食客，二人下得楼来，那矮子尚在院中乘凉，见了二人道：“二位的马，我一直在看着……今天真是委屈二位了！”

二人因一时负气，也懒得再答理这矮子，各自解缰上马，月夜里但见二骑如飞，刹那之间，竟失了他们踪影。

一口气跑了三四里，始见到十余处灯火，因天已晚，不便再行，就下马往那灯火处行去，莫小晴道：“在这歇一夜，明天早晨再走吧！”石继志答应着，见眼前正有一排五间精舍，门口坐着一位白发如银的老人和一个年约十一二的童子，那老人正给那小孩讲故事。

隐闻那孩子问道：“爷爷，后来他怎么了？”老人叹了口气道：“后来他就死了。”石继志正要过去问那老人可有投宿之处，不想莫小晴低笑道：“你听那老人在说故事，我们别打断，也听一会儿！”石继志暗笑她和小孩一样童心未退，笑着点点头。又听那小孩道：“他爸爸心真狠，为一个蚰蚰儿，就忍心把自己儿子打死了！”那老人又道：“这孩子死后还给他爸爸托了个梦，说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蚰蚰儿，叫他父亲第二天去捉！”

那小孩插嘴道：“那他爸爸怎么知道是哪个蚰蚰儿呢？”老人笑道：“你别吵呀！听我说嘛……他托梦说，他变成一个红头绿翅的蚰蚰，就藏在他家的水缸下面，叫他爸爸赶快去捉！”

莫小晴竟听出了神，笑着向石继志摇摇手，叫他别出声，又听那老人继续道：“第二天他爸爸一早起来，揭开水缸一看，竟真有一个红头绿翅的蚰蚰，这蚰蚰见人来了也不跑，就叫他捉住了！”“后来怎么样，爷爷？”“后来，他爸爸第二天就把这蚰蚰带出去赌，结果打一仗胜一仗，所有赌钱的人都输了！不到一年他爸爸就变成了一个大富翁……”那小孩又追问道：“后来呢？”“后来又有一天晚上，他爸爸又做了个梦，梦见他那个死去的儿子又来了，他对爸爸说，爸爸！你现在钱已很多了，明天你可把我放到山上去了。”

小孩又追问道：“他爸爸放他没有？”老人慢慢道：“他爸爸太贪心了，第二天竟没听他儿子的话，还是照样天天带着这蚰蚰儿去赌，又赢了好多银

子！”

“这蚰蚰儿好可怜啊！”小孩说，那老人又接道：“结果又过了一个月，半夜里他爸爸又梦见他儿子，满脸都是血，给他托梦说：爸爸！你不肯放我，现在我要死了……他爸爸半夜里吓醒，赶快跑去把那蚰蚰罐子打开一看！唉……”

那小孩抖声追问道：“怎么样了？”老人道：“蚰蚰儿竟真的死了，是他自己咬破肚子死了……”小孩恨声道：“他爸爸好狠的心啊……”老人忽然笑道：“好了！故事讲完了，该睡觉了，明天你还要给我背书呢！”那小孩尚在撒娇，非要再讲一个不可。

老人无意一偏头，才发现身侧不远树下竟站着一对少年男女，还牵着马，不由一怔，由椅上站起惊问：“二位是……”石继志趋前躬身道：“我二人行路，因天已晚，想找一处店房投宿，奈何四野无人，见老先生正与令孙说故事，未敢中途惊扰，尚请勿以见责是幸！”

老人闻言呵呵大笑道：“见笑！见笑！无稽之谈何敢入贵人之耳……”遂又看了莫小晴一眼，对二人一身汉人装束、丰姿感到新奇。

莫小晴上前一步笑道：“老先生故事讲得真好极了，把我兄妹都听迷了！”老人又是一阵大笑，遂道：“入居玉树以来，十年与番苗相处，今夕何幸，得逢知音！”又是一阵笑声，遂道：“贤兄妹欲投店住宿，奈何此穷乡僻壤，实无可告慰者，老朽不才，倒有陋室数间，如贤兄妹不嫌起居简慢，就请临寒舍小居数日，此老朽之幸也！”

石继志见老人如此客气，甚为感激，大喜道：“难得老先生古道热肠，愚兄妹何敢久事叨扰，明晨尚有事他行，仅扰今夕已深感不安了！”

老人闻言连道：“岂敢！岂敢！”遂笑对那小孩道：“快去告诉妈妈，说有客人来啦！”一面引二人来至室前，并将二人的马牵至室后。

二人见室前有十数盆菊花，种类不一，此时正含苞待放，舍前纱明窗净，环境十分幽雅，可知主人不俗了。

只见由内走出一少妇，一身青布衣裳，显得十分素洁，边走边笑着道：“何处佳客临门？家居荒野，却无以奉客呢……”言未了已来至二人身前，见二人一身锦绣汉服，背系长剑，英秀不俗，也不由暗惊。

二人不约而同向那妇人躬身为礼，那妇人以一双明眸注定老人，似想知二人来此何意，老人笑道：“这二位佳客，路过此处，因天已晚，想在此借宿一宵，你去腾出一间房来……”

那妇人闻言喜道：“正好有一间空房，只是……”老人说道：“他们是兄妹二人，没关系。”石继志闻言心中一动，深悔方才莫小晴不该以兄妹告称，这下可好，睡在一间房里，如何使得？想到这里脸一阵红，不由侧目向莫小晴一看，见她此时也正在看自己，二人一对目光又即分开。

那妇人遂笑道：“难得二位贵客临门，只是房子太小了，二位可要委屈一点了！”

石继志连说：“哪里！哪里！如此已深感不安了！”心中却一直着急。老人引导二人入内，推开一门道：“这原是小儿住处，适逢其贩药未归，贤兄妹就在此委屈一夜吧！”

二人见室内布置洁净，几上所置全系参、茸、肉桂等药材，可猜知这一家皆是行医为生，室内仅有一架大铜床，两把太师椅，石继志看后，心中略为放心，暗忖她睡床上，我只要在椅上打打坐就行了。想到此对主人告了叨

扰，那老人问可曾用过饭否，又客气了一阵，送来一壶茶水，也就退出。

待主人走后，二人相视一笑，继志脸红道：“贤妹先休息吧！愚兄只需行坐功就行了！”莫小晴脸一红道：“还是你休息吧，我也会打坐！”石继志皱眉道：“那怎么行？我到底是个男人呀！”

莫小晴嗔道：“男人怎么样？男人也不会长一个头！”石继志苦笑对莫小晴一揖道：“贤妹要是不依愚兄之言，愚兄只好就这么站一夜了！”莫小晴一翻眼道：“那我也陪你站一夜好了！”石继志给弄得没法，只好陪着笑脸道：“我求求你好不好？”莫小晴也学样道：“我也求求你好不好？”

石继志不由皱眉道：“你这是何必呢！唉！好吧！你就打坐吧！”莫小晴喜道：“你到床上去打你的坐，我在椅上打我的坐，这样该好了吧？”石继志一怔道：“你去床上好不好？”莫小晴一绷小嘴道：“要不然两个都在床上打坐，要不然都不在，随便你，反正叫我一个人可不行！”

石继志皱眉一打量，那床倒蛮大，就是二人在上行功地方也富裕，突然又想到，彼此已是侠义道中人了，只要立心纯正，何须在这种细节上斤斤计较，未免有失武林侠义本色了！

想到这里猝改前态，笑道：“难得你想出这好办法，我们一起上去行坐功好了！”莫小晴一笑道：“你要早听话就好了！害我生一肚子气！”石继志闻言看着她摇了摇头笑道：“这就生一肚子气呀？这么爱生气，就像一个癞蛤蟆一样，只要用小棍敲，马上肚子就鼓起来了……”话还未完，莫小晴已笑着跑过来，举起玉腕似欲打下，可是脸一红又放下来了，嘴里兀自哼着：“不来啦！你欺侮人！晓得我是癞蛤蟆，你是天鹅！是不是？”石继志一怔笑道：“你都说些什么话嘛，哪有拿天鹅形容男人的！”

正说笑间，忽见莫小晴一手捂着肚子，皱眉道：“哎哟！怎么我肚子真痛了？那赤石害人，酒里一定有毒……”霎时之间见她脸色苍白，娇喘阵阵，石继志见状大惊：“这可怎么好！先上床运运功吧……”莫小晴只一会已痛得脸上香汗淋漓，勉强走到床边躺下，口中哼道：“你先别急……我试试运运气……哎哟！”石继志吓坏了，也顾不得其他，忙上前把她抱起放置好，又为她脱了那双小蛮靴。

莫小晴痛得在床上一阵急抖，口中喘道：“石哥哥！好像有东西在肠子里钻来钻去！没办法提气，这可怎么好？”

石继志此时也管不了什么授受不亲了，把她身子扶平了，在她上身“将台”、“期门”、“章门”各穴上运功，暗运潜功，把内力逼入，慢慢顺着经脉小心推制了一番，这样推了半天。

忽然她蛾眉舒展，痛楚竟全部消失，竟一翻身，因被继志揉到痒处竟格格地笑了起来。

石继志正在又急又忧之际，闻她笑声，不由大奇，皱眉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怎么又笑了？”莫小晴翻身坐起，以巾揩汗，白了他一眼道：“人家不痛了，你还一个劲揉，当然要笑……”言罢满面娇羞，石继志脸一阵红，心想这真是怪事，哪有好得这么快的病？

可是看她满脸香汗，以及方才那副痛的样子，分明是实在情形，不可能是装的，心中好生奇怪，但不管如何，她肚子不痛了总是好事，想到这里不由笑道：“怎么样？不是我这两手，你会好得这么快？还不谢谢我？”莫小晴呶道：“去啊！你愈揉人家愈痛，没怪你都是好了！还谢谢你呀？真不害臊！”一面还用那水葱似的玉指在自己脸上轻轻划着，石继志见状不由暗自

神荡，正在意乱情迷之际，忽觉自己肚子中也有一物动了一动。

还没容他说出，一阵急痛袭来，不由脱口叫了声：“哎哟！我……也痛了！这是怎么……回事？哎哟……真受不了！”

霎时之间只见他脸色由白而青，由青而白，汗如雨下，身子经不住就倒在床上，痛得他直打滚。

莫小晴见状尚笑道：“你装的倒蛮像的呢！”石继志一面痛得按着肚子，一面呻吟道：“人家都……痛死了，你还……说人家装……”莫小晴再一注视，方知竟是真的，吓得花容失色，一把搂住了继志抖道：“那可怎么好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”秀目视处，但见继志那一张俊脸，已呈青色，牙关紧咬，双眉紧皱，痛得一阵阵发抖。

第七章 古道并骑

石继志痛得虽五脏俱裂，但他内功已臻至极，尚能勉强以那先天罡气忍住，所以虽痛得脸上变色，叫了两声也就不再出声了，但那莫小晴的哭声却比石继志叫得还响，石继志闻声皱眉呻吟道：“小晴！小……声点，别……别哭好不好？半夜里人家还要睡觉……”莫小晴一面哭一面道：“这可怎么好……”正在不可开交之时，石继志腹痛突止，翻身坐起苦笑道：“好了！你也别哭了！”

莫小晴擦干泪眼满脸稚气道：“骗人！”说完眼圈一红又欲继续哭下去，吓得石继志一窜下地，一面跳一面道：“谁骗你嘛！你看我要痛，我还敢跳……”莫小晴见状，始真相信，不由破涕为笑哼道：“这是什么病嘛……我不管……”

石继志见她居然为自己伤心成这样，心中不由也颇感慨，见她连哭带笑，扭着娇躯，那姿态动人已极，尤其这句话说得天真异常，不由皱眉笑道：“好妹妹，别闹了，半夜里把人家吵醒了，像什么话？我们还是客人呢！”

莫小晴乍闻继志以好妹妹称之，芳心真有无量受用，不由用那双泪眼瞧了继志一眼道：“吵醒了更好，他们既是医生，正好给我们看看病。”石继志笑道：“你呀！这么大了，怎么说话还跟小孩一样？人家是医生，就该给我们看病了？你只看人家屋里放了几样药，就断定人家是医生？这不是闹着玩……”

谁知他的话尚未说完，莫小晴忽一皱眉，石继志见状心中大惊道：“怎么了？又痛了？”莫小晴二话不说往床上一倒，双手按腹，痛得花容失色，一面呻吟一面骂着：“一定是那个……臭苗子……哎哟！哎哟！”愈叫声音愈大，连话也说不出，香汗淋漓，石继志正想出去想想办法，不想才一举步，腹中一动，知道不妙，勉强提一口气，想乘着尚未发作之前，把那丹田要穴封上，不想不封还好，这一用劲闭封，肠中一阵绞痛，不由“啊呀”大叫了一声，这一叫出了气，痛又开始了。

痛得他只好倒在床外面，双手按腹，也跟着呻吟开了。二人正在捧腹看谁叫得声音大，那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，进来一老一妇一小，主人全家都出动了。

原来老人安置好了二人后，自己回房才上床，就听见莫小晴叫声，吓了一跳，赶快下床出来，那小孩也拉着他妈妈跑出来了。

三人正想问问是怎么回事，忽然又听里面不但不叫了，反而有嬉笑之声，摇了摇头，心说这二兄妹可真会闹，没事叫着玩。

三人正想返室，不想才举步，却又听到石继志叫了起来，跟着女的又哭，三人莫名其妙，听声音又不像是闹着玩的，那老人听了一会，愈听愈觉不假，手方伸出要敲门，不想又听见里面不叫了，隐隐又有调笑之声，直气得摇头，翘着胡子道：“莫名其妙……走！走！回去睡觉……”三人这才返身，刚回房躺进被窝，这一下可不得了，即听到男女二人一齐哎哟起来，愈叫愈大，老人吓得由被窝里一滚而出，也忘了穿长裤，穿一条小短裤就跑出来，那母子二人也出来了，三人见面啼笑皆非，这一回愈听愈真，决不像是闹着玩的，也顾不得敲门，一推而入，才一进门三人都吓得一怔，见床上兄妹一边一个，俱都是侧弯着身子，各捧小腹，你哼一声，她又哟一声。

这老人姓石名基，是这玉树地方名医，擅治各类急难大病，一见二人满

面青紫，全身汗下，不像是闹着玩的，吓得叫道：“二位这是怎么了？痛成这样！”石继志与莫小晴虽各有一身绝世武功，可是这一会儿也痛得受不了，虽眼见三人入内，要想开口说话却是力不从心，只是用手比划着请三人坐，怪态百出。

祖孙三人一时真给吓住了，到底那石基一生习医，见识颇丰，见状猛然一惊道：“看样子，二位别是中了蛊吧！要是中了蛊那可不是玩的……”

一面趋前以手摸继志脉门，眉毛一皱道：“看样子还真像……”继志一面呻吟一面问道：“什么叫中……蛊？”那石基皱眉问道：“这两天你们是不是和苗人在一起过？吃了他们的东西了？”此言一出，二人都连连点头，老人见状大惊，对那妇人道：“不得了！真是中了蛊了！快快拿雷火针！这玩意儿也没办法除根，只不过可暂保他二人十天寿命而已……”

那妇人闻言飞跑而出，老人一面把石继志扶正了道：“贵兄妹真是中了蛊了，老夫虽擅长医道，但平生从未治过蛊，今夜救人要紧，也只好妄以雷火针试试，可暂保二位十天不发，要说把那蛊虫制死可不行，二位非得再走五百里，到七星桥面求蓝马婆才行。”

石继志痛得全身颤抖不已，用手一指莫小晴对老人道：“还是请先给她治吧……我忍一会儿没……关系。”莫小晴在一旁痛得直打滚，闻言也叫道：“大夫……别听他的话，给他……先看！”

老人见状叹了口气道：“真是难得！还是哥哥先忍一下吧！”说着走近小晴先摸着她脉门试了一会儿皱眉道：“你这腹里面是条雄蛊，你哥哥腹里是条母蛊，比你的还厉害！”

莫小晴急道：“那你还不给他先看？”继志呻吟道：“妹妹你是……怎么跟人家说话的？一点礼貌都没有！”那老人连道：“没关系！没关系！”

说话间那妇人已返回，手中执着一个竹筒，老人接过竹筒道了声：“预备火！”一面对莫小晴道：“此针须看明穴道，按三十六处穴道一一扎入，姑娘可要忍着点痛，衣服也不必宽了。”忽然“啊”了一声对那妇人道：“你不是也会扎吗？”

那妇人点点头道：“大概还没忘……”老人喜道：“那就好了，你给这位小姐扎吧！切记要认明穴道，上火要慢，我去招呼他去！”说着就走向继志，双手把他扶起，对小孙儿道：“拿一筒针，到我房里去，这屋子让给你娘，你跟我出去！”小孩答应着拿了一只竹筒出去。

这时二人腹痛又止，老人道：“这蛊厉害之处就在这里，只要放了蛊，想叫你们什么时候痛，一催咒，那本命蛊虫就会在腹内咬动，可是每次时间都不会久，如果想活命只有去找他们本人解救，否则如此痛过七十二次就不治了！”

二人大惊，老人又道：“我这雷火针本可治一切疑难大症，但对这种蛊可就没办法了。乘现在你们不痛，我们快上针！”

石继志不敢延误，自己下地，随老人来至另室，老人把门关上道：“你睡在床上，把衣服宽一下。”石继志依言把衣服脱掉，只剩贴身内衣，石基由竹筒内取出三十六枚针来，全系银制，每枚均有六寸许长，最奇的是针当中都是空心的，尖上略粗。

老人把针拿出，扬首闭目念道：“欲知气血往何经，子胆丑肝肺五寅，大肠胃主卯辰真，脾巳心午未小肠，若问膀胱肾经焦，申西戌亥是本根！”

石继志听得莫名其妙，但却与自己学点穴时气血运行部位时辰略仿，不

由向老人问道：“老先生你方才念的可是血道运行位谱？”石基闻言似一惊，看了继志一眼道：“一点不错！想不到你倒能听得出来，莫非你竟擅点穴么？”石继志点点头道：“晚生曾略习几年武功，对点穴一道尚知一二，先生莫非亦擅此道么？”

老人笑道：“老夫仅知气血运行时位，却不擅技击，吾师传医道时，尤重此针灸一门，曾云甲头、乙喉、丙肩、丁心、戊腹、己背、庚辛膝、壬胸、癸足，凡气血运行之处，切须看明，不可误人，血运即人一身之命根也，故云。凡灸火不可乱治……”言罢以手抚按继志全身，拇食二指捻动银针，一一按穴道扎下。

先将正面大穴扎下，再由囊内取出一种白黄色草艾状物，插入那银针空心内，笑对继志道：“我这就上火了，须臾要发奇热，此举为将那蛊虫赶至一穴蜷伏不动，十日内它周身软疲无力，自然不会再有所伤害了！”

石继志微笑点头道：“老先生点火吧！”老人遂以火石燃捻，一会儿把那艾草燃着，只须臾，十数火捻枚枚燃起，起初石继志尚不觉如何，随后就觉一股极热之气透穴而入，入腹翻滚难受已极。

再少待右腹处似觉一物跳动，急痛如刀绞一般，痛得继志全身大汗，抖战不已，老人见状笑道：“在这里了……”一面伸二指向继志右腹鼓跳处按了一下，笑道：“这就是了……”遂用指甲在那凸处画了白圈为标记，即把各针一齐拔下，继志皱眉道：“尚未燃完，老先生何故拔下？”老人笑道：

“不必了！老夫此举本就是欲使那虫母不耐奇热而露出位置，好再以厉针迫使其蜷伏在气门商曲穴内，十日内不会再出了！”

石继志方明白是这个道理。老人把各针俱拔下后，又取一针，此针较前针大上一倍，遂由木匣内找出一个圆如手指，长有三四寸的纸筒，只见这纸筒紧绷绷的，继志不知内盛何物。

原来这纸筒内盛乳香，没药、川马、草马、天竺黄、雄黄、香草、檀香、川羌、门风、鹑鸽粪、蜈蚣、蕲、减分等物，共研细末，外用荆川纸卷紧，再用蛋青和乌金纸封定，不可令其出气，是为雷火针方。

老人又取出四块红布，找出一头老蒜，切下一片，贴在继志商曲穴上，然后把四块红布一层层铺于其上，最后把银针慢慢以二指捻下，把药筒放于针内，燃火点着，就有一缕浅黄色烟上升，发出一阵清香。

这火燃得极慢，但却有一股热气直入穴内，那穴处连连跳动不已，待一筒药已燃了大半后，才微歇跳势，石继志已痛得哼出了声。

远远亦闻得莫小晴哎哟直叫，二人隔室相对呻吟了不少时候，最后由痛而转为全身舒泰，都相继入睡。

第二日天光大亮，石继志一睁眼，见自己又睡在大床之上，不由一惊，侧面一看，莫小晴正躺在自己身旁，一手尚搭在自己肩上，犹自好梦正甜，满头秀发披散在枕上，身上杏黄夹被仅盖及胸部，微露一对酥胸，石继志脸一阵热，连忙翻了一个身，赶快下地，不想这一动，莫小晴也醒了。

只见她由被内伸出雪藕似的一双玉臂，口中漫哼了一声，

睁开双目，一见继志就在身旁，吓得尖叫了一声，忙把被子往上拉及肩部，睁着一双妙目看着继志，脸上似羞又娇，似嗔偏笑。

石继志脸红得像红布一般，苦笑道：“贤妹可不要误会……我也是刚刚醒转，想是主人把你我当成兄妹，故同置一榻，贤妹莫非尚疑有他么？”

莫小晴不由一笑嗔道：“谁像你这么多心？”不过言罢脸又一红，羞笑

着问继志道：“你醒了多久了？”石继志道：“才醒没一会儿……”莫小晴白了他一眼笑道：“还不快出去，我还没……穿衣服呢！”

石继志闻言慌忙穿上靴子，嘴中连道：“好好！我马上出去，你不叫我一定不进来……”莫小晴见他一副老实相，不由抿嘴笑了笑，心想这石继志真不愧是至诚正人君子，抛开一身绝世武功不说，只他这纯洁操守，就非一般年轻人所能及，自己终身如能托于此人，该是多么理想……想到这里不由笑道：“你只把身子转过去就够了，好在我只穿一件外衣，快得很……”石继志脸红道：“我还是出去好些……”一面下床，真个打开房门到外面站了一会儿，听到莫小晴在内低唤道：“石哥哥，好了！”

石继志闻声皱了皱眉，觉这称呼太亲热了一点，同时也有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心中回转，那就是这些日子和莫小晴终日相处，虽然自己立心纯正坚毅，唯恐对友雪及云珠不住，又有老僧戒语，所以一心控制自己，几乎连想也不敢多想，但人总是感情动物，何况莫小晴冰肌玉人，更有一身好本事，一路上巧语倩笑天真无邪，更加上她对继志既存深交之心，难免时时真情流露，石继志怎能心如铁石毫不动心？

他想到这里，勉强闭上双目定了会儿神，推门而入，莫小晴正伸出一足，纤细玲珑，其白如脂，正在穿鞋，石继志吓得“砰”一声又把门关上了。

莫小晴见状，在屋内忍不住格格地笑了起来，一面尚道：“你呀……这么大了脸皮还这么嫩……好了，这次真的好了！”石继志又等了一会儿才推门入内，果见莫小晴正在对着铜镜理发，一面道：“怎么我们昨天都睡得这么死？”石继志道：“听此间主人说，那雷火针仅能制一时，十日内那蛊虫不致再出来为害，要想痊愈，还要去找蓝马婆呢！”莫小晴放下木梳回盼道：“蓝马婆是有名的难惹，我二人冒昧相访，恐怕她难伸援助之手吧！”

石继志皱眉道：“那也没办法了，救命要紧，到时候见了她老人家再说吧！我尚带有不少黑蜂王蜜，听说蓝马婆特喜此物，至时以此为酬，或可使她为我们诊治也不一定，要不然除了那苗人兄妹就没人能治了！”

莫小晴一扬柳眉怒道：“我宁可死，也不会去求他们两个！这种人最无耻了，得不到人家，就用这种卑鄙手段，真是不要脸！”

二人正在谈话，门一下开了，二人急忙回头，却见是那小孩进屋来，对二人鞠一躬道：“二位客人早！”二人见这小孩长得活泼可爱，又如此有礼貌，都不由笑应道：“早！”那小孩又道：“妈妈说请二位客人外面洗脸用饭，爷爷还有话要向二位客人说呢！”

石继志笑道：“谢谢你了，我们就来！”一面随小孩外出，洗漱完毕入室，见主人翁俱已在位，相互施礼坐下。

石继志笑道：“我兄妹昨晚闹了一夜，实在是愧疚不安……”话未完那老人已笑道：“不要客气了，老弟！”遂又看了二人面色一下道，“按理说我应该留贤兄妹在寒舍多住几天，只是怕耽误了二位病体，那蛊虫要是再犯了，老朽实无力能医，那可就危险了，为今之计，只好请二位即时起程，赶到离此约五百里处的七星桥，那里住着一位苗人，此人人皆以蓝马婆呼之，武功医道二者俱可称登峰造极，如这位老人家肯援手，二位是不难转危为安的！”

二人一听如此严重，俱感坐立不安，草草食毕，相继起位，继志由革囊内取出拳大一块王蜜双手捧上道：

“敝兄妹蒙贤翁媳活命之恩，并蒙指引明路，此恩此德将永铭肺腑，现

以峨嵋小刃峰黑蜂所酿王蜜一块赠上，敬乞主人晒纳，浅浅赠品颇以为愧耳，望不推辞为乞！”

老人闻言惊得睁大双目，面带喜色，一面接过那块王蜜就鼻一闻，抖声道：“真是王蜜！老朽万万不敢受此厚赠……请客人收回吧！”继志笑道：“我自己还有很多，老先生要是执意不受，就是看不起我兄妹了，更使我兄妹不安！”

老人闻言才似无奈地收下，喜得心内一阵急跳，他知道这东西已成珍品，往往米粒大一块千金难求，想不到这年轻人一出手就是拳大一块，怎不令他惊喜不止，见状只好带愧收下，亲送二人到大门外边，遥指一条山道，对二人道：“二位顺着那条路一直走，就可到一处玉房屏地方，到了那地方再问七星桥，人们大半都知道的！”遂又问了石继志名字，目送二人去远了才转回。

石继志及莫小晴一路策马如飞，至午时远远已看见渐有人烟，所谓玉房屏者，仅不过有三十数人家背山而居而已。

二人下马略进了些饮食，问明道路，又策马飞驰。二人胯下神驹，这一放开了足，愈显快如箭矢，石继志尚要不时勒缰，否则莫小晴的马是万万追不上的。

差不多到了午夜，来至一处地方，这地方颇为开阔，四周环境甚为雅致，山明水秀，尤其在午夜更显得宁静十分。

二人一打量这地方，颇与老人所说之七星桥相似，勒马停下，那马飞跑了一天，虽说是神驹异种，也不禁累倦十分，俱是全身汗下，双双走近水草处歇息去了。

石继志、莫小晴各找了一块大石，在上运行坐功，一直到天光大亮，才起身下石，见二马俱在石下闭目养神不动，二人过去牵马向前走。

眼前有四人相继提竿携篓而来，继志上前躬身道：“借问一声……”不想话尚未完，那人连摇双手，嘴中哇哇直叫。

石继志才看清这是位老人，脸上刺有一条花纹，竟是一个番人，再看其后数人，亦是如此，只好摇摇头，向那老人笑道：“谢谢你了！”那老人本已走了，闻言猛又转回头翻着眼哇哇叫了一阵，好像不大高兴，石继志本是一句好话，见那老人颇不乐意的样子，只好摇摇头，莫小晴在马上狠狠瞪了那老番人一眼道：“这老东西一定是骂人……”石继志叹道：“算了！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，谁叫他不懂我们的话呢！”说着翻身上马，向前行着，谁知才走了没几步，只听见“嗖”一声，石继志猛觉脑后劲风袭至，不由大惊，头一低，有东西从头上带啸而过，始看清了竟是一只拖着铅块的雪亮鱼钩由头顶上擦过。

石继志不禁勃然大怒，飘身上马，见四个番人咧着大口尚在喜不自禁，那持竿老者见一钩未扫中继志，猛一带腕，鱼钩飘然又返，仍扑石继志面上钩来，手法极为灵活。

虽是一小小钢钩，要是叫它钩在面上，准得皮开肉裂。石继志大怒，见鱼钩又到，猛一转身，尚未发作，却听得一声清叱，红影一闪，又听得“叭叭”两声脆响，那老番人单手抚颊，痛得哇哇怪叫！

石继志一看，原来是莫小晴不知何时竟到了那人身前，左右开弓，给了那番人两个嘴巴，身子一晃，又站在了继志身前，嗔道：“不知好歹的，我兄妹好心道谢，你们却为何动手就打人？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谅你也不知姑

娘的厉害！”

石继志本想发作，莫小晴既然已代自己打了那番人，气已消了大半，又见那番人被打得呲牙咧嘴，嘴中哇哇一阵怪叫，那旁边几个番人见状不由都改笑为怒，一个个面现怒容，那被打的老番人，持竿跑近，手中长竿带起一阵清啸，直奔莫小晴头上抽来。

莫小晴早已心头冒火，见他居然敢向自己示威，不由娇叱一声，一伸手已抄住那竿尖，往回一带，那老番人“通通通”一连向前跑了几步，手中长竿也被夺出了手。这番人不知自量，钩竿出手，只见他一伏腰，手中已多了一把厚背番刀，向前一迈步，搂头就向莫小晴头上剁来，真是劲猛力足。

莫小晴岂能叫他砍着，只见她向外一伸掌，已扯着这番人手腕向前猛一带，这下番人苦头可吃大了，手中刀飞出手，人也趴在地下，来了个狗吃屎。

这一来那几个番人都齐围了上来，石继志见状知道事情闹大了，如不吓唬他们一下，还不知要闹多久，一顿足已纵入番人圈中，大喝一声：“你们是仗着人多欺侮人是不是？”说罢猛吸一口气，引入丹田略运潜力，对身外大树帽上猛一张口，但听轰然一声大震，震耳欲聋，那树帽上枝叶一阵哗啦啦大响，残枝败叶落了一地。

这正是石继志在峨嵋山随上官先生苦练而成的“莽牛气功”，这些番人哪里见过，吓得抱头鼠窜而去，就连莫小晴也吓了一跳，心中暗暗赞叹石继志好纯的功夫，果然不愧是上官先生的弟子。

待那群番人吓走后，莫小晴笑着对石继志道：“你方才所显的那手功夫叫什么名字？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呢！”石继志正要告诉她，猛然听得一声怪笑，令人毛骨耸然。

二人都由大惊，寻声望去，不知何时就在二人身前二丈余处的一棵大树之下，站着一位身着红衣，鸡皮鹤发的老婆婆，这老婆婆脸色血红，满头白发却结了一条白色发辫垂挂脑后，辫上还缠着红色绒线，愈显得奇特。

这老婆婆右手挽着一个朱藤小篮，笑声甫停，慢慢向二人身前走近，一双精芒四射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瞪着石继志，待走近后，冷冷地道：“你们两个汉人是从哪里来的？”

石继志尚未答话，莫小晴已笑道：“这位老婆婆问得可真奇怪，我们从哪里来，你管这干什么？”石继志一见这老婆婆穿着打扮，就知来者定是一奇人，听莫小晴出言无忌，生怕把人家得罪了，自己来此总算是客，哪能到处树敌，走前一步，双手朝这红衣老婆婆一抱拳道：“这位老婆婆请了！”那老婆婆冷笑着哼了一声道：“有什么话你说吧！”

继志看了莫小晴一眼，咳了一声道：“我兄妹来此是访一位蓝马婆老前辈的，老婆婆可知道这位老前辈在何处么？如蒙见告，实在感激不尽……”这老婆婆闻言脸色一惊，退后两步，把二人仔细看了几眼，冷冰冰地道：“你们找她做什么？她可认识你们？”

石继志此时心中已猜出了八成，暗忖这老太太一身怪异打扮，以及其双目内闪烁的精气，多半是那蓝马婆无疑，只是她自己既不说出，自己也就装个糊涂，笑道：“我兄妹二人一为瞻仰这位老前辈，再方面有点事要请教这位老前辈一下……”莫小晴更在一旁笑着打趣道：“你又不是蓝马婆，怎么知道她不认识我二人呢？”石继志闻言大急，想阻止已来不及，却见那老婆婆本来听石继志话后，脸色已略为转和，不想一听莫小晴这话，脸上顿时怒容满面，冷笑着扭头看着莫小晴道：“你这女孩子是谁？说话怎么这么没礼

貌？你叫什么名字？”石继志忙抢答道：“她是我妹妹石小晴，你老人家可别生气，她还小，不懂事……”莫小晴白了石继志一眼，又望着那老婆婆笑道：“知道了吧！现在可以告诉我们那蓝马婆的地址了吧？我们也不要你带，自己会走去……”

那红衣老婆婆阴阴笑着不发一语，回头对继志道：“我问你这小子！刚才是谁用莽牛气吓唬人的？”石继志心中一惊，更判定这老婆婆定是蓝马婆无疑，因自己这种莽牛气功夫，如今江湖上知道的人实在屈指可数，想不到这老婆婆一见即知，不是那蓝马婆是谁？于是笑着打躬道：“晚生一时无意，因恐那些番人对愚兄妹非礼，故此略施浅技，想把他们吓跑，却不想为此却惊扰了你老人家，真是太对不起了……”

这老婆婆闻言脸色稍霁，点点头道：“你这孩子说话还有点礼貌，可比这女娃娃好多了……”一面侧目扫了莫小晴一眼，又继续道：“我方才正在那小溪中捕一条红线鳝，不想好不容易眼看要把它诱出来，突被你这莽牛气一震，又把这东西给吓回去了，白白浪费了我一早晨的时间，再要捉它可就不容易了，本想狠狠教训你一顿，但你这娃娃口齿还算伶俐，我也就饶你一次！”却回目扫了莫小晴一眼道：“这女娃娃说话太没规矩，我要教训教训她！”说着话身子已转向莫小晴，怒目而视。

莫小晴此时由石继志对她态度，以及她本人谈话神态里，已窥出此人大有来头，但她幼随异人萧十九妹练就一身功夫，也确实颇甚自负，虽知这老婆婆既出大言，定有惊人功夫，但心中仍是不服，见状冷冷道：“你老人家说话也不见得就有规矩，又何能怪我？”石继志见状急道：“妹妹！你就少说一句吧，这位老人家是……”一面以目示意，暗示莫小晴来人就是蓝马婆，但莫小晴却有意仰脸装做不见。

这女孩子个性也真强，她就不想想自己的命现在尚悬在人家手里呢！对方如果不为自己医治蛊虫，必定是死路一条，如何还敢再去开罪对方。

那红衣老婆婆闻言一阵怪笑道：“丫头！我老婆子活了这么些年，还没有人敢对我如此说话，你居然教训起我来了！”遂又点点头道：“你身上既带着剑，定会几手本事，来来来，我们就较量较量！”

莫小晴早已跃跃欲试，此时也已猜出这老婆婆定是蓝马婆无疑，但她早有心想斗斗蓝马婆，看看她到底有多大本事，如果待对方说出名字来，反而不好动手，不如干脆装傻到底，等打完了，再假装不知，向她赔个礼就是了。

想到这里不由一笑道：“你老人家预备怎么打呢？”红衣老婆婆一阵冷笑道：“你拔剑吧！把你所有的功夫都施展出来，我只用一双空掌，看看你能伤得了我么？”忽然又看了石继志一眼道：“你要是不放心你妹妹，也一齐上，没关系！”

石继志虽为莫小晴担心万分，但心中却想到了一条计策，就含笑对蓝马婆道：“你老人家可要让着点，千万别下狠手。这样好了，以三十招为限，如果三十招以内，我妹妹没败在你老人家手下，你就带我们去找那蓝马婆前辈如何？”蓝马婆闻言略一考虑，点头道：“好！就这么定了！三十招以内我如制不了她，就算我输了，要是我赢了呢？”石继志一笑道：“后辈也算一份如何？”

红衣老婆婆暗忖自己一生从未遇过敌手，能在自己手下走过二十招的简直微乎其微，这一对年轻人虽然仪态气宇都与常人大是不同，但要想能敌自己三十招，却是万万不可能之事，想到此毫不考虑地应道：“就这么好了！”

一面回目小晴点头道：“我们到这边来！”言罢双足一顿，就像一片红云似的起在了半天，跟着足尖轻点枝叶，二度腾身已落向一块较平阔处，莫小晴双臂一震，竟展开了“海燕掠波”的轻功提纵之术，活像一只翩翔捷燕，三起三落已落在那蓝马婆对面，笑眯眯地道：“你老人家手下可要留点情……”

蓝马婆冷眼旁观这少女一身轻功，也不由暗暗心惊，暗忖怪不得此女敢如此猖狂，敢情竟有这么一身功夫，想到这里绷着脸道：“废话少说，你快出招吧！”此言一出，但见其倒踩古井步，双手下垂，二目注定莫小晴，那双眸子闪闪地发着奇光。

莫小晴见状不敢大意，见对方摆出这迎敌招式，就知定是高手无疑，不由一抬右手往剑柄上一按，只听得“呛”一声，宝剑出鞘，神物异品毕竟不凡，只见平空里闪出一条青光，时伸时缩，就像一条抖动的青色光蛇，尚带起一阵吟吟啸声。

蓝马婆见对方一亮剑，心中也不由得一惊，暗忖这女娃儿哪来这么一口好剑，自己空手对敌，确要万分小心了。才念及此，忽听得莫小晴口中道了声：“老婆婆看剑！”青光一闪，这口剑白蛇吐信，直点蓝马婆面门，眼看这剑尖已堪堪点上，只见这老婆婆猛一翻袖，那大红的衣袖就像一条巨蟒似的，直朝莫小晴手腕上卷来，劲猛力足。

内家功力到了极点时，往往可抖绳为枪，抡衣为杵，这蓝马婆一卷袖，别说叫她真给缠上，就是无意间让它擦上一下，也不是玩的！

莫小晴哪会不知道厉害，猝然抽剑拧身，身子已拔起七尺来高，掌中剑“苍龙卷尾”，又以疾势直奔这蓝马婆胸前劈下。

蓝马婆一招走空，心中也不禁一惊，见对方剑身带着耀目的光华直往自己前身劈下，其势既疾又快，不敢怠慢，口中哼了一声：“你是找死！”只见她猛向后一仰身，看来似“铁板桥”功夫，其实背脊仅向后一弯，待莫小晴剑身走空，她竟往右一侧身，“呼噜噜”带起一阵劲风，身子已闪在了莫小晴右侧，只听她嘿的一声，突出右掌，莫小晴顿感有一股极强的罡风迎胸劈至，心知这苗婆混元劈空掌力厉害，娇叱一声，莲足点出，全身似箭一般上拔了起来，蓝马婆这一掌可用了七成劲，直打得尘飞土扬。

蓝马婆见这一招又落了空，怪吼了一声，全身像一朵红云似的跟踪而起，突伸出两只瘦如鸟爪的手，直往莫小晴二足抓去，十指上透出惊人的内功，莫小晴身在空中，见状大惊，猛一提丹田之气，全身向上一拱，这双足非但不躲，却用出“鸳鸯跺子腿”，直朝蓝马婆双目踢去，同时掌中剑以“玄乌划沙”手法朝蓝马婆连肩带臂劈了下去。

这种招式凶猛狠厉已极，眼见对方万万难以躲开这一招，但蓝马婆岂是弱者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忽见她那双伸出如鸟爪一般的手，化爪为掌，大喝一声，猛然向外发出，竟施出了武林中罕见的“金劈掌”，这是她数十年苦心练就，但闻一阵急啸之声，入耳尖厉，似狂涛般直朝莫小晴全身压下。

莫小晴见状大惊，她做梦也没想到这苗婆居然还擅此功，身在空中想避已来不及，只得一蜷腿护住心腹要害，在空中“细胸巧翻云”，猛往后下方转了个筋斗，就在这呼吸之间，但觉一股强流由身后急窜而出，迎着蓝马婆所发“金劈掌”力，在空中轻暴了一声。

莫小晴翩然落地，幸未负伤，惊魂乍定之下，她面如金纸，单剑垂地，满头秀发都已散开，垂挂两肩，满面惊恐之色，睁着一双秀目，注目蓝马婆，犹自娇喘不已。

就在一声轻暴之后刹那，平空滚飘下一朵红云，这人身形一定，满头白发根根直竖，礧礧一阵怪笑，回首看了莫小晴一眼道：“好了！没你的事了，我要见识见识这位敢在我老婆子面前伸牙露爪的人……”说罢又回过头来仔细的看了看一旁似忧又笑的石继志，点点头道：“小伙子！好纯的功夫！想不到我老婆子才二十年不踏中原，竟会出了些少年英士，来来来，我们比划比划！”

石继志方才因见莫小晴遇险，蓝马婆用“分水功”双递“金劈掌”，这种掌力吐劲如哨，石继志一闻掌声，就知莫小晴是万万不敌，自己焉有见死不救之理？虽然此举有欠光明磊落，但是到了生死关头，他也顾不了许多了，不由得一抖双臂，正是自己日夕吐纳内功荟萃的“排云掌”力，这种掌力是上官先生独擅的功夫。

练此功夫，必需要身处峭壁之峰，每日凌晨以内力贯运双掌，向那峰顶上漂浮着的白云吐劲，这种功夫必需要有极深内功才能着手去练，练时吸气吐气不能马虎一下，还要有一定的站姿立位，错一点点那就等于白练，弄不好还会练左，就难免走火入魔，因此这种功夫为一般练武者所不敢尝试。

一年后，双掌外登时白云开合见缝，这是小成，千日后发掌如狂风，使白云飘卷而逸，“排云掌”功夫就算成了。

但登峰造极的上官先生，练此功时更是别具一格，他是非在每晨阴泰交接的黎明前才练此功夫，这时候东方有一阵旋风，把那厚叠的云层，群羊似往峰顶上赶来，其势疾猛，这时他才逆风而立，双双换递着掌力，但见狂风呼呼吹来，却不见那数丈见方的云层浮动丝毫，这种功夫真是惊人了！

石继志日夕随师练这种功夫，朝试白云，暮震昏雾，几年来可说已登堂入室，窥玄奥于不知不觉间了。

所以他这一急，全身一矮，仅发右掌十成功劲向外一吐，并不像“金霹”、“黑炆”、“霹雳”等掌力带有疾劲风声，但却有一股莫名的潜力，随遇敌的弹力大小而变增，反应力愈强它的力也愈强，反应力愈弱它的力也愈弱，这是一般掌力万万所不及的。

这掌力正碰上蓝马婆凌厉的“金劈掌”力，才真正显出这种功夫的潜力。蓝马婆双掌猝出，又是在急怒头上，这一双掌的威力可想而知了。但是这掌劲眼看已快击上对方，竟由自己身下发出一阵冰冷透骨的寒气，和自己掌劲一对，仅一声轻震，双双化为乌有。

这蓝马婆做梦也没想到天下竟有如此功力，她在空中吓得一哆嗦，待站定身形后，始发现竟是石继志所为，真个是又气又惊，又恨又怕！

石继志听她讲完话后，上前深深躬身道：“老前辈请暂息雷霆，后辈因见舍妹命危……”话尚未完，那蓝马婆忽然大叫道：“别说废话了！快来！”石继志由方才一对掌已试出了蓝马婆的功力，确实是一个大大的劲敌，但凭自己功夫对付她，似不如想像之难。胆子不由就大了，见她如此震怒，心中不由陡生一计。

大凡一个人在急怒头上，很容易一言就决定一件事，虽然事后很后悔，可是已有言在先，反悔不得，尤其是这种异人高士一诺千金，更无言出行之理，继志眼珠一转，又躬身道：“后辈不敢不遵你老人家之命，只是既来到蓝马婆老前辈的门前，怎么也得先向她老人家打个招呼，否则后辈天胆也不敢在她老人家门坎下撒野……”

这蓝马婆闻言又恨又气，心中也不知这年轻人是真不知道自己就是蓝马

婆，还是在装模作样，但她正在气头上，不知道是计，脱口而出道：“我就是蓝马婆！小子，听清楚了吧！”

石继志佯作大吃一惊模样，一拉莫小晴，双双拜倒，口中道：“后辈等不知是老前辈，尚请多多原谅弟子无知才好……”蓝马婆闻言一阵怪笑道：“不知者不怪。小子！你起来，我们两个还得比比！”石继志低头皱眉道：“既知你老人家就是蓝马婆老前辈，后辈天胆也不敢如此放肆……”蓝马婆怪吼一声：“哪来这么多规矩！叫你比你就比就是了……”

石继志闻言不由微皱眉道：“弟子兄妹不远千里，实在有一事要求你老人家，哪能再对你老人家无礼？”蓝马婆本已急不可待，闻言一翻怪眼，冷然道：“找我有何事？你说！”石继志叹道：“弟子兄妹不慎，误食了赤石兄妹食物，竟中了蛊，闻听这蛊虫天下只有你老人家一人可治，故此晚辈等斗胆冒昧来此，尚乞老前辈开恩治疗，弟子兄妹生生世世决不忘你老人家大恩……”

蓝马婆闻言，心中也不禁暗自得意，冷笑一声道：“原来是这么回事，本来可救你们的，只是你们两个方才欺人太甚……这样吧！就这么说了，你要是能在我手下走上七十招，我就给你二人治好，否则另请高明，我是绝对不管！”

石继志闻言大喜，暗忖自己未下山之时，已能和师父上官先生对上七八十招，这蓝马婆又怎会比师父还厉害，弄不好也许赢她也说不定，于是微微弯腰道：“弟子遵命，只乞老前辈掌下留情……”蓝马婆只是微微冷笑，石继志尚未站定身形，蓝马婆凌厉的掌风已袭胸而至，此举实有欠光明，莫小晴在一旁惊呼出声：“继哥小心！”就在蓝马婆的掌力才一吐出之时，石继志已顺着这一掌之风，“金鲤倒穿波”窜出五六丈远。

但他尚未落定之际，蓝马婆已纵身而至，在空中“虎扑式”一抖双掌，直往石继志两肩窝上击去，这一招好快。她本意满想乘对方尚未站定之际，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迫使对方败于掌下，这是一个道理，再有一个理由，实在是蓝马婆有心耍赖，她生恐石继志也会以剑来对付她，自己赤手对付那少女尚可，要是想胜这男的，可就有点不自量力了。所以她乘对方还没想到这一点之时，有意先发制人，事后打个马虎眼也就过去了。

没想到第一招出手如此疾猛，仍是让他躲开了，乘对方身子尚仰天倒窜之际，跟踪而起，这一招“虎扑式”，双臂上是惊人的“分水功”。

石继志身在空中，又是仰躺着，要想躲过她这一招确是不易，但他不愧是上官先生门人，那蓝马婆双掌已堪堪击上，突见他就空一吸腹，全身弯如虾状，蓝马婆双掌尚差着寸许，就觉有一股油滑之劲，由对方肌肤内透体而出，只恨自己这双掌明明是击在对方两肩处，此时却自动往下猝移。但听轰然一声大震，跟着两条人影箭似的向上倒窜了去，分成两个方向，同时翩然落地。

蓝马婆的一双掌竟击向了地上碎石，一时尘飞石扬，地上出现两个深达尺许的黑洞，尚在冒着灰烟。石继志见状也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，暗忖这蓝马婆与我二人到底有何深仇大怨，居然连番下毒手，想到这里，不由剑眉上扬，星目含威，有心与她好好地较量一下了。

蓝马婆也已惊得不发一言，由方才继志救莫小晴时所发的掌力和这两式的变化，已证明了这年轻人确有高不可测的功力，到了此时她才深悔自己不该一时气愤，向对方夸下海口，七十招之内如不能取胜对方，这脸往何处放？

想到这里一抬头，见对方一双俊目闪着炯炯光焰，正在凝视着自己，知道他已被自己惹怒，正想找个理由有意和解一下算了，好在他们总还是要求自己给他们治病，至时还是要向自己低头，这张老脸总可保住，想到这里脸上露出笑容，想开口说话。

石继志身影一晃，已飘身而至，冷冷道：“老前辈好厉害的‘分水功’，弟子承让了！”双掌一合，“寒鸦拜佛式”，直磕蓝马婆胸前叉骨，十指上却运着“一指禅”功，掌未到已先有一股冷气。蓝马婆岂有不识厉害之理，不由心一狠，暗道：“好小子！你这是跟我玩命，难道我蓝马婆尚还怕了你不成？”

想到此一声冷笑，身子已闪至石继志左侧，使出双阳手，双掌猛袭石继志下肋，劲猛势快，一时间人影幢幢，掌风呼呼，二人此上彼下地打作了一团，疾快处简直分不清二人的面影，只见一红一青两条身形，混在了一起，乍合又分，此腾彼伏，二人掌上所带起疾风震得这附近树叶刷刷作响，落了一地。

一旁的莫小晴看了个目瞪口呆，霎时已经是四十招过去了，蓝马婆双臂弯处，竟展出了玉带功夫，以“螳臂挡车”式直崩石继志下肋。

这蓝马婆数十年内功之力毕竟可观，直把石继志一连推出了五六步，只听她一声怪叫：“小子！是你自己找死！”猝见她双臂外伸，“喀喀”一阵暴响，石继志一闻即知这是“卸骨还阳”功夫，凡是有此举动者，必将有极厉害的掌力施出，又见这蓝马婆面如紫酱，目红似火，再衬上她那满头白发和大红的衣裙，那副样子却是吓人得很！

就在这一阵骨响之后，猝见她身形一矮，枯掌双抡，有一股热浪由她掌内逼出，这完全是发自骨髓的至阳之劲，石继志大惊，见她以正反劈掌双送过来，也不由大为惊心。

因这一势来得太快了些，石继志以“回影法”抽身游掌。他哪里知道，蓝马婆这种功夫，是在苗疆一处叫做火儿湾地方日夕以掌向火穴侵淫，这种功夫极似“五毒掌”，掌发有剧毒浸肌，确是一种极为厉害的功夫。

石继志抽身稍慢，肌肤上一阵火灼，总算他有潜功护体，没中火毒，就如此，内心也一阵发热，口鼻中连发出热气，暗叫一声好厉害！

石继志被蓝马婆这一掌给激怒了，不由得大喝一声：“老前辈逼人太甚，后辈要无理了！”此话一了，但见其全身半蹲，一阵“格格”声，全身骨臼都自行松下，须臾如常，蓝马婆闻声已惊得退后了一步。

石继志面带威严地笑了一下道：“老前辈，依弟子看七十招已不远了，何故非要迫弟子无礼呢！”蓝马婆闻言脸色一阵发青，一声怪吼道：“小辈！你有什么能耐尽力施展吧！谁还怕你不成？”声落人到，已似一朵红云似的向石继志当头罩下。

这一来石继志可真被惹火了，但见他向左一偏身，双足足尖往上一立，延伸二臂，一声怪啸，身已腾在了空中，蓝马婆见状一连倒退了七八步，惊道：“上官……前辈是你什么人？快说！”石继志掌式已开，眼看就快要展出那震惊天下的“七禽掌”，闻言硬收气劲向后一翻，那双手掌以“雷厉三翅”的掌法，在空中一连三个急转，发出牛吼声音，天空中顿时像飓风似的滚过几个风浪，震耳欲聋地响了三声。

蓝马婆被这种见所未见的怪招吓得面无人色，但由这掌式上判来，她已知这是前辈高人上官先生所独擅的“七禽掌”，不由惊吓欲呆，睁着一双怪

目注定石继志，不发一语。

石继志对空连发三掌，算是把功力给散开了，自己也不由暗自庆幸不已，否则难免又要闯下大祸，想到这里上前对蓝马婆一弯腰道：“上官先生乃是后辈家师，老前辈莫非认识家师么？”蓝马婆闻言不禁连连点头：“罪过！罪过！”既是上官老前辈门人，还有什么话说，想不到他老人家如今依然健在，怪不得你的功夫如此了得呢……”言罢满面惭羞地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二位请随我同至寒舍一叙如何？”言罢拿起树下的红篮子，又看了二人一眼，率先往前走去。

石继志见她突然变得如此模样，知道是慑于师父的威名，心中也甚觉不安，和莫小晴二人紧随其身后不发一语。渐行至一处山岩下，见有一堵刺藤所围高墙，占地颇广，墙外有一竹门，蓝马婆回头道：“这是我一所临时养蛇处，我本人一年中也不过来此六七次，你二人如何会知我住在此呢？”石继志笑答道：“弟子中途遇一郎中，得其指引，故才知老前辈停云在此。”

蓝马婆微微一笑，自语道：“一定又是那石老头子，专门会给我拉生意！二位既是上官先生的门人，我老婆子岂能再事刁难，就请进吧！”

说着自行把那小竹门推开，门才一开，见入门尺许处即是深涧千丈，和对面平地相隔少说也有三丈远近，这涧谷成环状，天然成了一道防线，而其中所围一块平地仅十丈见方大小，其上有不少篷屋，高矮不一。蓝马婆对二人笑道：“这涧谷防本地番人尚可，对二位却失去效用……”言罢一提红裙，上身微微一晃，已像一只红雁似的，轻飘飘落在了对面山岩。

石继志和莫小晴各以上乘轻功“凌虚步”只一晃，双双落在对面，才一驻足，鼻中就闻到一种极为腥臭的味道，蓝马婆边走边谈道：“我在这里养了些东西，都是些剧毒之物，二位不可走近，以免伤害……”说着以手往那些篷屋一指，石继志无意间顺其手指处一看，不由吓了一跳。

原来就在身前不远的篷下，列有两口巨大瓷缸，正有一条黑鳞大蟒自缸中缓缓游出，全身最细处也有大碗粗细，口中红信不时吞吐，好不怕人，莫小晴也看见了，吓得“呀”了一声。

蓝波婆回首一看，不由笑道：“没关系，这东西我已养了三十年了，决不会伤人！”遂又道：“此蟒本名‘地青’，为蟒中最毒者，但其性忠厚，念恩心极重，人不犯它，它决不会无故伤人。”此时那蟒一路游出，至篷外暴身阳光中，全身懒洋洋地蜷卧不动，将口大大张开，二人都不禁大奇。

蓝马婆笑道：“这是它每天必行的功课，早晚一定要晒一次太阳，否则以它偌大身体，往往阴雨五六日后，身上就说不定会生出霉菌，痛痒不堪！”

莫小晴好奇地问道：“老前辈！它好好地又把嘴张开做什么？莫非嘴内尚会生霉么？”

蓝马婆笑着看了莫小晴一眼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！这种千年大蟒差不多都是岁久通灵，每日吸阳光中至阳之气，来暖其寒腹，神话传说大蟒炼丹，亦并非全属无稽之谈……”遂笑喝一声：“乌油！别现眼了，进去吧！有客人来了，你也不嫌难看！”这蟒闻声后马上闭嘴，开目看了三人一眼，掉动身体，又懒洋洋地游回巨缸去了。

二人都不由称奇不止，蓝马婆遂又笑道：“你二人既感兴趣，我就干脆带你们看看！”说着扭头往一间大棚走去。

二人随后，才一进入棚内，只觉奇腥扑鼻，中人欲呕，蓝马婆取出一瓶，倒出三粒红色丸药，令二人各含一粒在口，她自己也含了一粒，就觉有一股

清津顺喉而下，头脑随之一清。

棚内有一约为一丈见方的大池，那极腥之味就是从池内传出，最奇的是池中并非是水，竟是一种暗红色粘液，颇似人之唾液，不过颜色为暗红色罢了。

蓝马婆一指池中道：“这池中我养有天下至毒的七十二种蛇，都是我亲身在苗疆以及各大山泽中费尽心机捕得……”莫小晴闻言皱眉问道：“老前辈养这些东西干什么嘛，怪怕人的！”石继志笑看了她一眼道：“你懂什么？”莫小晴娇嗔道：“你又懂了？”石继志笑道：“如果我猜得不错，老前辈定是想取这些毒蛇的汁液……”蓝马婆呵呵大笑道：“果然被你猜中了！”石继志回头看了莫小晴一眼道：“怎么样？”莫小晴白了他一眼道：“了不起！该行了吧？”

蓝马婆由一旁取过一只瓦盆，纵身池中，原来那池中尚有一处几乎与池面相平的石台，蓝马婆将那小瓦盆置于石上，反身又自纵出，站在池边口中噓噓连声，不时用双掌往池内推送，须臾只见乱头窜动，红黑花白各式蛇头，齐出池面，蓝马婆口中怪鸣连声，差不多叫了有半盏茶时间，才见各蛇缓缓爬上石台，一一顺序探首盆中，蓝马婆笑对二人道：“你们看，它们此时正在吐出爱如性命的毒液了……”二人闻言果见那些毒蛇探首盆中后，一一张开蛇口，就有一滴晶液滴下，滴完一滴马上收首又回池内，每一条俱是如此，从未见有多滴一滴者，可见它们是如何珍视这毒液了。

正看得入神，忽闻蓝马婆口中怪啸一声，怒喝道：“白草回来！”一连厉叫了三次，才见由池边缓缓游上一条长约一尺许的小白蛇，一身白鳞，游上台后，尚回首注视着蓝马婆，依然不动。

蓝马婆以一指平空一点，那小白蛇像是负痛“吱”了一声，只好探首盆内，缓缓张开小口，停了很久，才见有一滴全白如乳状的液体由其口中滴下，滴完后又回头看了蓝马婆一眼，蓝马婆笑喝道：“你这东西总是要特别一点，也不想在我面前你能赖得了么？”说着伸手在一空悬的篮内，取出一枚紫色像葡萄大小的果子，手指一弹，这小果不偏不倚，正好落在那小蛇口中。

那小白蛇接果后一阵嚼动，很快吞下，还望着蓝马婆不动，蓝马婆大喝一声：“下去！别贪心不足了！”这小白蛇才缓缓游下。

二人都看得惊异不止，蓝马婆笑道：“方才那小白蛇，为各毒蛇中最毒的一条，名叫白草，只要被其毒液沾上一下，马上腐烂透骨，故其珍惜那口中毒液比生命还重，每次都打老虎眼过去，已被我抓住三次了……”

石继志惊叹不止，又问道：“那小篮中所盛的是什么果子？”蓝马婆一指身后道：“我在后面开了一片空地，移植了几棵万珠丸，这种果子本身就其毒无比，再加以我每月用各式毒虫如蝎、蜈蚣、毒蛛等捣烂施肥，如此这果子可谓其毒无比，对这些蛇类，是最大补品，可惜一树仅不过结果百枚，如今已剩下不多了，不敢喂它们太多……”又对二人道，“那池中液水，俱是方才你们所见大蟒口中所流毒液，陈年累积成了如此一池，众蛇浸息其中，对它们大是有益……”

二人暗思久闻蓝马婆以养毒虫闻名天下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，都不由惊心不已。蓝马婆在架上取过一双手套戴好，又纵身池中将那瓦盆取过，由一旁取出一白色葫芦，将那盆内毒液徐徐注入，仅不过七十滴而已。

她将葫芦盖好放置一旁，笑对二人道：“好了！到我屋里来吧！我看看你们的蛊要不要紧！”二人这才突然想到自己尚有大疾在身，如今生死未卜，

居然尚有心观赏奇景！口中答应着，随蓝马婆出了篷屋，走向一所黄石小屋。

这室内陈列简单，仅有一处石榻，一个坐功用的蒲团，另外还有几张椅子，一张石桌，桌上满是各式瓶罐，大小不一。蓝马婆才一坐定，一手已把莫小晴拉过，仔细注视她一会儿才道：“好厉害的金线蛊……”不由脸上变色，又把石继志拉过仔细看了一下，叹口气道：“二位性命无救了……”二人闻言大惊，齐问缘故，蓝马婆摇头道：“百蛊我均擅医治，只是这种金线蛊我不能治，并非我不会治，实在是这种金线蛊必需一种黑蜂王蜜不治，而这王蜜人间至宝，想求一小块确是难比登天！”石继志一听，高兴得一跳老高，蓝马婆见状皱眉道：“你还高兴？我看你离死不远……”石继志笑道：“老前辈请放心，要别的没有，要王蜜却多得很！”

蓝马婆一怔道：“王蜜多得很？我说的是黑蜂所酿的王蜜，你怕见都没有见过！”

石继志知道自己再说她也不会信，干脆由随身革囊内探手摸出约有大碗般大小一块，双手递上道：“老前辈请看，可是此物？”蓝马婆接过，掂掂分量，又闻了闻，惊得目瞪口呆道：“这……你是……从哪里弄来的？”石继志笑道：“老前辈先别管在哪儿弄的，只说这是不是那黑蜂所酿王蜜？”蓝马婆连连点头道：“就是这东西……”一面把那块蜜爱不释手地把玩着。

石继志笑道：“老前辈如需要，这一块就赠予你老人家好了，好在我还有的是！”蓝马婆闻言，喜得脸上皱纹都展开了，口中连道：“不敢！不敢！我哪能要这么多，一小块就足够了！”石继志又由袋内掏出一块，和前一块大小相仿，一面道：“老人家看，我不是还多着么？”

蓝马婆简直眼都直了，心想自己当年想求雀卵大小一块，已费尽心力，筑巢招蜂，还受了一肚子气，这小伙子一出手就是碗大的一块，简直是闻所未闻的怪事，不由又惊又喜，道：“你是从哪里得的？你既有这么多王蜜，为何还要找我来治那金线蛊呢？”

石继志闻言叹了口气道：“谁知道我肚子里是金线蛊呢！要早知道何必还要麻烦你老人家？”一面将那蜜捏碎，分与莫小晴一块，嚼着吃掉。

石继志往昔在山习艺时，没事天天吃着玩，虽觉味道甜美已极，倒不如何稀奇，莫小晴却是初尝美味，入口甜清润喉，就觉有一股异芬直达五内，顿时感到目明脑清，不由频频夸赞起来。

蓝马婆见二人谈笑间，把这自己视作稀世珍宝东西像吃花生米一样块块入口嚼食，不由又惊又笑道：“我的天！好了好了！哪能吃这么多！简直都可惜了！留点以后再吃吧！”

石继志边吃边拍着身上革囊道：“还多着呢！老前辈放心！”蓝马婆见他二人每咬一口，就好像在咬自己的心一般，要不是限于自己的辈分尊贵，她早就开口再要几块了。

二人吃完一大块后，蓝马婆道：“好了！现在可去运功调息一番，待腹中有物跳动时，可速告我！”言罢一指石榻，二人闻言各自上榻，盘膝坐定，双目下敛，须臾俱六合归一入定。

不一会儿就觉腹中起了一股暖气，但觉一物在腹中辗转穿游不止，渐渐那东西愈来愈动得厉害，似在腹内爬动，石继志尚能忍着，莫小晴已惊得叫了起来。

蓝马婆就在二人身侧行功，闻声忙问缘故，莫小晴抖声道：“有东西在肚子里爬……”石继志也道：“我也觉有东西在腹内爬来爬去……”蓝马婆

令二人把舌头伸出，瞧了瞧叹道：“好厉害的本命蛊虫，这放蛊人本身一定是武功高手，想不到食了这么多王蜜尚制它不死……”忽然想了想道：“不怕这东西不出来！”

说着转身入内，取出一只铜盆，另一只手中却拿着一小白玉瓶，对二人道：“你们谁先来？”石继志一推莫小晴道：“还是你先来好了！”莫小晴不便争执，只好先过去，蓝马婆道：“等会儿你只要闭着眼，那东西出来时你可别怕！”说着打开手中玉瓶，用手先隔衣摸了一下莫小晴腹部，点点头道：“这东西也真灵，居然知道此气血囊穴是好地方，药力不易达到！”说着默用玄功，在莫小晴肋梢骨上微一按摸，莫小晴就觉有一股极热之气透体而入，遂觉那气血囊穴处一阵急跳，痛得莫小晴连连呻吟，蓝马婆闭目运功，那手加倍发热。

渐渐莫小晴但觉有一热虫爬出了那气血囊穴，往上一路爬来，想是各处俱已被王蜜药力引及，故它一路爬行俱感无处可栖，遂往上部爬来。莫小晴更觉痛楚万分，不由得呻吟连声。

蓝马婆聚精会神，伸右手二指，一路跟着那虫游行方向，石继志见她等蛊虫每过一穴，先以手指把穴封上，以断那蛊虫后路，如此渐渐迫得那虫向上胸游来，待一过中央“玄机穴”后，蓝马婆猛点了那“玄机穴”一指，面有喜色，石继志但见那“玄机穴”一阵抖动，像是一物猛向下攻而不得其门而入状，蓝马婆遂对石继志道：“现在它可回不去了，就快出来了，这东西连日来已力尽身疲，出来后定已瘫痪无力。”说着二指又跟踪而上，石继志见竟到了“天突穴”。

此穴在喉结下一寸，再一寸六分为“璇玑”，同为人体三十六处大穴之一。蓝马婆打开那小瓶的盖，即有一股极腥之味由内传出，中人欲呕，蓝马婆把那瓶口对正莫小晴鼻下。

莫小晴被熏得连打了两个喷嚏，遂见一物由其鼻中探首外出，石继志吓了一大跳，仔细一看这东西，似蚕非蚕，长有三寸，粗如小指，全身白色，只是其头为金色，还有一条金线纵贯其背上。

这虫探首出鼻，慢慢游出，蓝马婆遂收瓶盖好，这虫好似已精疲力尽，一出来就掉入铜盆中，蜷伏在盆底不动，蓝马婆笑着把莫小晴穴道解开，低头仔细看了盆中蛊虫一会儿道：“好壮的一条金线虫！这炼虫人本人定是一内家高手！”遂冷笑一声道：“等会儿再给它个厉害，叫它害人不成自取灭亡！”

又对石继志道：“现在来看看你的。”石继志闻言平躺榻上，莫小晴一睁眼，见状吓了一大跳，蓝马婆嘱她闭目养神，遂又如法在石继志身上按了一遍，笑道：“想不到它竟伏在商曲穴，这就好办得多了，”说着照前法炮制，慢慢又将那虫赶至脖颈，石继志因内力充沛，一面自行运气封闭穴门，只一会儿已觉那虫爬伏在喉中，略一爬动痒痛不已。

蓝马婆照样把那瓶盖揭开，对准石继志鼻下，须臾就有一虫由鼻中爬出，一出鼻就翻落盆内，此时莫小晴也下地，三人围盆而观，见二虫在内缓缓爬行。

石继志身上这条虫小多了，全身绿色，背上亦有一条金线，二虫想是身负重伤，爬行起来显得都很吃力，蓝马婆由身上取出一盒金针，每枚都细若牛毛，笑对二人道：“此二虫一死，那施蛊人也命在旦夕了！”说着欲朝二虫抛去。

石继志见状忽觉不忍，对蓝马婆道：“老前辈就饶了他兄妹吧！”莫小晴斜眼看了他一眼，石继志脸一红道：“莫非你忍心让他二人死么？”莫小晴早先虽恨他兄妹入骨，但置二人于死地，实在也有点不忍心，不由也向蓝马婆道：“老前辈就饶他二人一次吧！”

蓝马婆收针叹道：“你二人都代他们说话，还有什么话说。只是这类金线蛊虫最是狠毒，要放它，也得先给它一个厉害，叫它们以后不能再去害人！”说到此以手中小针先扎向那条大虫背上，往起一挑，就有一条金线，应手而起，那虫连连战抖，再如法向那小虫一挑，也是同样。

遂把挑出之金线放置一瓶，三人再看那两条蛊虫，此时背上俱已消失了那条金线，愈发瘫软不动了。蓝马婆由身上取出方才小瓶，开盖倒入少许腥液，入盆奇腥，二虫闻味慢慢爬近，在一旁吸食，良久才各爬向一边，又蜷伏不动。

二人正看得有趣，忽见二虫一阵颤抖，各仰首向上，发出吱吱极细叫声，蓝马婆冷笑一声，对二人道：“如没把它们弄出来，此时又要在腹内作怪了，二虫仰首连鸣，证明那施蛊人又在行法催虫了，定是方才去那毒线时有了感应。其实就放二虫回去，他二人也不能再以本命虫加害与人了！”

说着站起身子，打开一窗，又回盆边，二虫想是吃了那腥液后，元气大补，俱能在盆内爬走甚远，不时尚仰首上视，是想走的样子。

蓝马婆对盆内厉声喝道：“今天看在二位远客面上，特此网开一面，放你们回去，下次要再犯在我手中，就是你们主人死期到了！”二虫闻声吱吱连鸣。

又停了一会儿，那条母虫慢慢仰起前半身子，眼见它缓缓腾空，那雄虫也紧跟其后腾空而起，在空中略一游动，徐徐而移，两次俱碰壁未出，急得在空中吱吱直叫，看来似甚呆痴，好不容易才找到窗口，一出窗顷刻升空，一霎那已飞逝无踪。

蓝马婆见其走后遂道：“这金线蛊生来无目，运行走移，全凭主人心念操纵，此二虫俱是蛊中健虫，所以如此迟缓，主要还是受了重伤的关系，尤其背后毒线一失，狠毒已减其半，无能害人了，即使它主人再加以苦心重养，也要三五年才可使其恢复前状！”

石继志二人俱惊叹不止，以前仅知苗人擅蛊，尚不知竟是虫状，而且如此厉害，石继志不由奇道：“这虫看来如此大，如何可藏身酒中，令人食之而不觉呢？”蓝马婆笑道：“这就要看施蛊人本身的功力了，功力高者可使此虫大小随心，而且可变成任何颜色，混淆各色菜肴中，令人防不胜防，功力差者却难免要露了痕迹，食者当然就不会上当了！”

二人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俱惊异不止，蓝马婆又笑道：“这是苗人的风俗，不论贫富，各家俱要养蛊一条，但这仅是一族的怪俗，大多数苗人并没有此习俗，不可……”

石继志忽然想起这蓝马婆本人亦是苗人，不由笑问道：“老前辈可曾也养有此虫？”蓝马婆闻言浅笑点头道：“我不但也养，要是以它伤人，任他华忙再世，也是伤我那蛊虫不了……”遂又笑对二人道：“你们可要看看？”二人闻言，惊得张大双目连连点头，蓝马婆略一闭目，嘴皮微动，二人就见由其耳中爬出一虫。

看此虫外貌，和前二虫样子极为相仿，只是其色纯黑，足为白色，两头都是尖的，前首却多坐了一对怪目，绿光闪闪，煞是惊人。

这虫一出耳，环首四视，口中吱吱连声，一划众足身已腾空，顷刻暴长如拇指粗细，在空中飞来飞去。蓝马婆遂开目对二人道：“此虫苗疆共产五条，名为黑针虫，其厉害较那金线蛊尤凶十倍，两条自斗而亡，一条逃逸无踪，剩下二条，一为南石翁收去，一为我得来，南石翁那条是雌虫，我这条却是雄虫，屡托人要和他换换，那老儿执意不肯，其实我是想以那雌虫，设法与一金线虫交尾，可产一种更为凌厉怪虫，这也只不过是一种想法而已……”

石继志和莫小晴俱已听得出神，闻言问故，蓝马婆又道：“你们不要以为这黑针蛊一经交尾定生小虫，其实大是不然，雌虫出胎时，如恰逢雷雨之夜，这雌虫因感雷电之阴阳光极，那么这雌虫长大了，才会有生殖的能力，否则将永远不能孕产小虫，所以南石翁那条雌虫，还不知道产时是否巧逢雷雨呢！不过雌虫多喜逢雷雨之夜时才产卵……”

二人像是听神话一般的听着，遂见那空中黑虫，在蓝马婆说话时仅缓缓而行，不时首尾交衔，蓝马婆又闭了一会儿眼，才见那虫慢慢又向她耳边飞去，由大而小，最后几乎细如一线，一闪而没，蓝马婆睁开双目，起身笑道：“这东西再厉害，如无本命人催咒，等于瞎子一样，别看它有一绿光闪闪的眼睛，其实等于白生……”

莫小晴像听了个故事一样，伸了个懒腰，临站起又道：“这么说，我们汉人要是去苗人家吃东西，不是太危险了吗？”

蓝马婆点头道：“可不是！不过人家也并不全想害人！无缘无故人家害人做什么？不过每害一人，对其本身多少有点好处就是了！我可告诉你们两个，以后要是再在一般苗人家中吃饭，可先以竹筷敲碗三声，向那家人问道：‘此碗中有蛊虫否？’那苗人听后就知是内行人，也就不便再对你们放蛊了！”

二人谢过蓝马婆指导，蓝马婆这才想起前事，对石继志问道：“上官先生近况如何？我还是四十年前在莽苍山见了老人家一面，承他相助，制伏了一条地青巨蟒，这位老人家是我一生中最佩服的高人了！”

石继志肃然道：“家师现仍在峨嵋，据他老人家说，可能近日下山一行，老前辈说不定还能碰到他老人家也未可知！”

蓝马婆笑道：“江湖上俱知他老人家以一套七禽掌打遍天下，我老婆子只恨没见过，今天见你一开式，就知是那七禽掌，果然没猜错，万幸没有与你对敌，否则以我老婆子这身功夫，胜负尚且难料呢！这七禽掌果然厉害，难得你年纪轻轻，居然练成如此一身功夫，往后前途真不可限量！”遂又问莫小晴师父是谁，欲去何方？莫小晴照实说了，蓝马婆听后大惊道：“令师萧十九妹也是我久欲一见的一位高人，手中一枝绿玉杖，有鬼神不测之妙，你兄妹各随此绝世异人习艺，难怪会有此一身惊人功夫！”

石继志心中因念着天山之行，不敢久留，起身向蓝马婆告辞，蓝马婆也不多留，送两人至门口道：“我在此尚要呆上几天，为了要取满那一罐蛇液返回苗疆急用，今后你兄妹如有暇，可至苗疆白沙坝来找我，此处仅不过是我一处暂时栖足之地！”并请二人见了师父，一定要代她问声好，石继志又取出一块王蜜，再三劝让，蓝马婆才收下。

蓝马婆指明了路，二人纵身过涧，各自上马，一路驰去。

二人一路上谈起那赤石兄妹，都不由暗叫好险，又谈到了蓝马婆，都说她不如想像的那么厉害。

经此一段生死与共，二人感情都不由大增，尤其是莫小晴，眼见石继志如此神威，连蓝马婆都似不是他的对手，一颗芳心愈发系在了他的身上，同时更隐隐为自己父亲担心，每一想到这个问题，都令她出一身冷汗，她简直不敢想这事情发展的后果将会如何！

想到此侧目一看身旁英姿翩翩的石继志，心中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，真恨不能抱着他大哭一场，把实情告诉对方，看他如何处置自己。

“他是不是真会忍心，就一掌把我震死？”忽然她想起石继志谈起父母深仇时那副狰狞的样子，谈到自己父亲莫小苍时那种咬牙切齿的姿态，好像真恨不能把自己全家杀个精光，才能消除他心中之恨！

这一路并驰，愈想愈怕，石继志的马又特别快，尚不时回首催促，莫小晴的心情，真是酸甜苦辣都有，每当石继志对她一笑，她在刹那的快感之后，却会马上联想到这笑容的反面，那将是一副狰狞的面容，于是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蚕食内心的痛苦，这滋味可真难受。

石继志在马上回顾，见她深锁蛾眉，那顶白色细草编就的大草帽被风扬着，她不得不伸出一只玉腕拉着它的边儿，那姿态简直动人已极，不由脱口笑道：“晴妹！你长得可真漂亮……不知将来谁有福气能得到你，那才是三辈子修来的福啊！”

莫小晴马已驰近，闻言羞得满脸通红，不由啐道：“知道没你漂亮……”她内心已被石继志这句话打开了深锁的心扉，不由俏皮地问道：“听说你有个女朋友长得很好看是不是？”石继志不知她是诈语，闻言心中还在奇怪，这事情她是如何得知的？不由脸一红带笑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此言一出，但见莫小晴脸色突然一变，那双秀目中竟似带着泪痕，不由大惊道：“你这是怎么了？”莫小晴抖着声音嗔道：“你别管我……”说着话就低下头，那双莲靴在马腹上一阵猛磕，这马泼刺刺向前一阵疾驰，她的泪水早已明珠美玉似的，粒粒洒在了尘埃。

石继志见状心中大急，不由飞马追上，在后连呼道：“小晴！你这是怎么了？”莫小晴闻声回头，带泪笑道：“没什么，只是我命苦罢了！”

石继志被这两句话说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正想再套问她几句，忽见莫小晴以手抹泪，重换笑容道：“你认识她有多久了？”石继志一怔道：“谁是她？”莫小晴晒然道：“你还装什么！”石继志才转过念来，不由脸又一红窘道：“你说的是哪一个？是友雪还是云珠？”莫小晴闻言差一点都快哭出来了，原以为只有一个，谁知竟有两个！愈想愈难受，不由眼圈一红，委屈地抖声嗔道：“我看你……怎么得了啊！”

石继志不知这女孩用心之深，闻言被弄得莫名其妙，无缘无故把对方给逗哭了好几次，心中也不由纳闷异常，满面凄凉地皱眉道：“晴妹……你别哭好不好？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你？你尽管说好了……”说话声音都变了，莫小晴见状叹了口气，暗忖这又如何能怪人家呢？人家本来就不认识自己，难道以前就不许人家认识的女孩不成？自己这么无缘无故在他面前使小性子，岂不叫人见笑？

一抬头又见他俊目中竟自隐着泪痕，分明是至情中人，只要听他这一句话，就知他对自己并非无情，只是怪自己结识他太晚，但人总是人，凭自己真情对他，早晚定能将他感动，何必忙急一时？

想到这里，愈觉得自己简直是无理取闹，好不愧疚，再一见他这副样子，心中愈发不忍与他负气，一绷小脸，露出了一双梨涡，笑嗔道：“还说人家

哭呢！你拿镜子照照自己吧！”石继志不觉用手擦了一下眼，浅笑道：“我哪里哭了？”

二人正在啼笑弄情之际，忽听身后一声长叹，都不由大吃一惊，忙回头一看，却不知何时就在二人身后竟紧随着一骑白马，马上侧坐着一绿裙少女，上身是一袭浅绿湘缎的小斗篷，颈后露出长长的剑柄，飘着杏黄色的剑穗，一双二凤卷翎小蛮靴上，却加了两只马刺，真是娇娇倩姿，马上蛾眉。

最奇的是这少女自眼下全用一方绿丝薄巾遮上，仅露出两弯蛾眉和那对剪水双瞳，微风飘着她垂悬脑后的一条浓黑发辫，姑不论此女容貌如何，仅这份马上娇姿，已足以压倒群芳。

二人只顾谈话，却连身后何时随了一人都不知道，闻声都不禁一惊，尤其是莫小晴，女孩家面娇，想到方才那些打情骂俏的话，被这少女听了去，面上愈觉羞涩不堪，不由狠狠地盯了她一眼。

正巧这少女一双秋波也正向她看来，四目相对，只一瞬又各视别方，彼此心中都不由暗暗为对方的艳容所吸引，感到又慕又嫉。

石继志一回头，心中怦然一动，暗忖这件浅绿色斗篷怎么如此面熟？一时偏又想不起，不由把一双俊目又向这少女面上投去。因有那方绿巾遮着鼻口，难窥庐山真面，愈不知此女是何路数，心中好不纳闷，正想喝问为何紧随自己，谁知那少女猛一偏头，那双美目正和自己目光对了个正着，也不知是什么力量，石继志到口边的话，竟被这少女那双痴情忧怨的目光给打消干净，他竟不知所措地呆望着对方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只见这少女眼圈一红，遂低下头，一抖手中丝缰，那马扬起前蹄，一声长啸，本欲狂奔，但这路道太窄，最多能容二马并驰，而石继志莫小晴二马并骋，已把这路给堵死了，这少女不得已已在鞍上低首娇声道：“请二位让一下路好不好？”石继志连道：“好！好！”正欲抖缰策马，让少女先过，不料莫小晴一把拉住石继志嗔道：“你急什么急！人家有本事情悄悄跟了一路，眼前这一条小路会把人家难住？”说话间一双美目斜盼那马上少女，面上带着薄嗔，像是有意要刁难这少女一番。

少女闻言猛一抬头，目光中带着威容，口中道：“谁跟你说话？”这无异火上添油，莫小晴本来就想找机会斗她，一听这话，分明人家是冲着石继志发话，说不定此女对自己心上人有情，这是一个女孩子最不能忍受的，何况她本娇生惯养，更有一身惊人绝技，哪能忍受这种气，不由娇叱一声道：“不要脸的贱婢！你跟谁说话？”

石继志在旁一听骂开了，不由大急，在马上连道：“好妹妹！你就让着她点吧……”那少女闻莫小晴之言，蛾眉一竖，正要发作，突闻石继志对莫小晴的称呼，不由全身一震，回头狠狠盯了石继志一眼，这次她再也忍不住了，眼泪刷刷直淌而下，虽尚隔着一层薄绢，但犹自抽搐有声。她像呆了似的，只顾看着石继志，却忘了一旁的莫小晴。

石继志被她这突然的举动惊得不知所措，暗忖这两个女孩怎么都这么爱哭，莫小晴流泪尚还勉强说是和自己负气，可是眼前少女和自己一面未见，自己又没得罪她，骂人是莫小晴骂的，对着自己哭什么？心中奇怪，正想发话，那少女却先泣语道：“我问你，你放不放我……走？别管她！”

石继志脸一红，口中连道：“姑娘请……不要误会！我让你先走就是了！”说着一抖缰绳，却觉得膀子上一阵急痛，再一看，莫小晴的一只玉手尚紧紧抓着自己呢，不由愈发用劲，皱着眉看了莫小晴一眼道：“妹妹！这是何苦？”

让人家过去吧！人家也没惹我们，何必呢？”

话尚未完，那少女竟冷笑一声，自语道：“‘妹妹’！‘人家’！‘我们’！分得可真清楚……”石继志不由脸色一红，不想莫小晴在马上歪身，整个身体几乎全倚在石继志怀中，娇声道：“怎么样？我们就是我们！妹妹就是妹妹，你又生的哪门子气呀？”石继志不由大感不安，皱紧眉头，半推莫小晴道：“何必呢？还是让人家过去算了……”

话尚未完，那少女突然双目一瞪，射出两道奇光，厉声道：“石继志！你……你……让不让我走吧？”

此言一出，不但石继志吓得一愣，就是莫小晴也大感意外，双双分开，石继志抖声道：“姑娘究系何人？如何会认得在下？”这少女泪儿刷刷流下，瞟了一旁的莫小晴一眼，泣然道：“我怎么不认识你！你掉在……沟里我也认识你……”

石继志大恐道：“姑娘既认识我，何不露出真面目？以免在下失礼……”莫小晴见二人一泣一和，愈谈愈入谱，直气得环抱双臂，绷着小嘴，一双秀目一会儿看看这个，一会儿又看看那个。那少女闻言泣道：“你现在……还会认识我？算了吧！你快让开叫我过去吧！”

这一来，石继志倒不敢让路了，在马上锁着剑眉，满脸难色道：“姑娘！你到底是谁？”脑中不停在想，这少女莫非是程友雪？还是司徒云珠？与二女一别都快六年了，这少女要真是其中之一，那可就糟透了，自己和莫小晴仅不过是朋友，自己一直把她当成妹妹，言语之间既无顾虑，自然就显得亲热多了，要是这少女真是二者之一，就难免要被她误会，何况方才自己一时出言不慎，又是妹妹，又是人家我们的，以后别想解释得清，想到此不由急得一身大汗。

莫小晴一旁冷眼旁观，不由面带薄薄冷笑地看着石继志，心想，我看你怎么对付她？

那少女闻言低头不语。三人成品字形，三骑马都立足不动。石继志见她低头不答，心中好不焦急，再看莫小晴，见她脸上带着浅笑，斜目注视自己，不由仰天长叹一声道：“姑娘既不以芳名见告，足见轻视在下，平增在下无限伤怀……请姑娘先行吧！”说罢一磕马腹，那马向前窜了数步，眼前闪出道来。莫小晴见状冷笑一声道：“请吧，小姐，算你厉害……”

这少女马已策出，闻言看了莫小晴一眼，小声道：“臭丫头你别逞能！早晚叫你知道，姑娘可不是好惹的！”说完话，小蛮靴一磕马腹，马就像箭一样一阵疾驰，瞬息已失踪影。

莫小晴闻言才欲抖马追上，却被石继志横身拦住，不由气得嚤然而泣，一面尚骂道：

“真不要脸……天下竟有这么不知廉耻的女人……下次见了她，我不教训她一顿才怪呢……”一面哭得嚤嚤有声。

石继志在马上会儿顾前会儿望后，那滋味真无法形容，只得安慰莫小晴道：“好了！你也别哭了，她都走了，就算了吧！何必再为她生一肚子气？也划不着！”莫小晴一面哭，一面嗔道：“你不放她，她会走？你心里根本就是喜欢她，有意向着她……”说着愈觉伤心，哭得呜呜连声。

石继志不由在马上抓耳挠腮，皱眉道：“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嘛……我根本就不认识她，怎么会向着她？就算我认识她，也万无帮着她来欺侮你的道理！看你哭成这样子，在路上怎么走？”

莫小晴一面哭，一面仍道：“我不管！人家就要哭，呜呜呜……”

石继志急坏了，看看这条小道已快走完了，眼前不远就是官家驿道，大街上人马熙攘，这女孩哭得这么大声，这样走在路上还真要命，想到此不由急得面红耳赤，在马上央求道：“我的好妹妹！你千万可别哭了行不行？等会儿上了街，人家还以为怎么了呢！”莫小晴暂停哭道：“怎么了？反正还不是被你欺侮……”

石继志见她不哭了，心中大喜，不由逗道：“好了！我认罚好了！你说怎么罚都行，只千万别哭好不好？”话还未了，突见莫小晴樱口一撇，不知哪来的伤心，又呜呜哭了起来。

石继志一拍头，皱眉急道：“我的妈，又来了！”

第八章 黄沙千里

莫小晴本是极任性娇惯的女孩，因其武功极高，才貌两全，自然自视甚高。

但当她见到石继志，这个年轻人不知有什么魔力，竟把自己的心牢牢地牵住了；更加上知道他竟是父亲日夕不忘、想起就惊心动魄的石继志，心中那份难受就别提了。总算此女聪颖过人，她竟想出一个可谓极大胆、极冒险的办法。

她要用她的爱把石继志全部占有，一直要到石继志不但接受了她的全部爱，而且也付出自己全部爱以后，那时他或许会为了爱自己而宽恕了她的父亲，那么，这真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了……。

这一段不算短的日子里，莫小晴日夕与石继志相处，无形中已到了简直不能少他的地步，不管石继志对自己如何，她有决心，一定要忍受他的一切冷漠，追随他到天涯海角，用她的真心来换取石继志的信任与感情，那爱情就唾手可得了。

尽管如此，人总是没有办法把自己的个性完全改变，因此莫小晴的娇惯与任性，是很不容易一时能变过来的。

何况一个女孩子，最妒嫉、最愤怒的，就是她的男友不把注意力放到自己身上，却去注意别的女孩。假使他注意的是一个极其丑陋的女人，那还无所谓；要是这人很美，那就糟了。

而刚才马上的女孩，体态轻盈，虽没看见全貌，但是那双如黛的秀眉，黑白澄波眸子……令莫小晴一眼就可判断出，她一定是美的，而且还美得很，起码和自己在伯仲之间，这不是很讨厌吗！

更令她担心的是，这女孩居然还知道石继志的名字。对一个女孩子来说，如果自己不去关心一个男人的话，别说你的名字，就是姓什么，她也许会忘了；但这女孩子，居然一口就道出自己心上人的名字。

最令自己担心的是，她好好的哭什么？自己是女人，对于女人的心，可是摸得清清楚楚，能够掉下眼泪的事，那可不简单。

“她为什么要哭呢……为什么那么目不转睛地盯视他呢？真是见她的鬼啊！”

莫小晴这么想着，更联想到自己对他是如何的痴心，他竟对自己冷冷的，虽然有时候像对自己怪亲热的，但总像是隔着一层东西……这么一想，自然愈想愈悲，由悲而哭。

要是石继志保持静寂不劝她还好些，这一劝，愈发令她感到伤心委屈万状，自然泪水如黄河决口，一发不可收拾。

二人已行出了山口，来至一条大街，街上人马熙熙攘攘，见突然驰来了两匹骏马，已令人注意；何况马上二人仪表不凡更是使人注目，莫小晴再一哭，哪能不大为轰动？

尤其莫小晴哭声之美，如新莺出谷，不时尚抽搐地拔上个尖儿，就愈发妙了，如用唐诗“间关莺语花底滑，幽咽流泉水下滩”来形容，真是再恰当不过了。

一时路人都团团把二人围住，莫小晴只顾以绢巾掩面哭个没完，马没走她都不知道，但是石继志却大感羞惭了，他面皮本就嫩，这一来脸红得像柿子一般，不由窘极地在马上抖声道：“好妹妹……唉……别哭行不行嘛！”

莫小晴不知身在何处，闻声在马上一扭娇躯又哭又哼道：“我不管！她是谁？你非说出来不可……要不然我没完……”

石继志见路人已经围得里外三层了，她竟尚不知道，撒起娇来了，不由急道：“你自己看看吧！唉……等会儿再说好不好？我的小姐……”

莫小晴扭腰哼道：“人家就要哭……呜呜呜！你现在就说……”不想这话尚来说完，只听一阵哄笑，吓得她一抬头，不由红霞飞面，原来四周竟围满了人，被自己的话给引得众口齐开，哈哈大笑了起来，不由吓得马上止哭，带泪之眼，还没忘了斜睨石继志一下，一扬手中小马鞭，狠狠打了坐骑屁股一下，娇叱一声道：“还不走！谁叫你停的？死……”

不想那马见有人在前挡着，虽负痛也不敢硬闯，只是仰首怒啸了一声。莫小晴这句话，却又把这群人给逗得大笑了起来，有一光头老人，兀自仰头露出缺了门牙的大口，呵呵笑道：“有意思！这个女孩真有意思……”言罢扔摇头大笑不已。

莫小晴正没地方撒气，见状一扭脸，杏目圆睁叱道：“你这个光头笑什么笑？有什么好笑？你让不让路？”

这光头正自仰头大笑，闻声突止，红着脸皱眉，把双手向外一摊道：“也不是我一个人拦着，这么多人……”莫小晴平空舞了一下马鞭，尖叫道：“你们快让路！”众人退后好几步，还依然围着不走，又是一阵笑声。

莫小晴扭脸白了石继志一眼，见他已被气得在马上环抱着双臂，不发一语，莫小晴愈发发了娇嗔之性，一抬右手，青光闪处，竟把背上的宝剑给拔了出来，一面策动缰绳，竖着蛾眉绷着小脸道：“看谁敢不让路，我不把他光头砍下才怪……”众人见这少女拔出了剑，都不由散开了，那光头老人临走还摸了一下光头，皱眉望着莫小晴道：“为啥单砍咱的光头？真是的……”

二人马已行出，莫小晴在马上闻言，不禁给逗得娇笑了起来，一面还剑于鞘，白了石继志一眼，嗔道：“算你厉害……就知道看人家笑话，也不帮我一下……”石继志本来一肚子不高兴，见她这一笑，脸上还带着泪，直如风摆莲荷，一肚子气竟不翼而飞，也引得笑了，一面摇头叹道：“你呀……这么大姑娘家了……真不害臊！我都怪不好意思的……现在你怎么不哭了？”

莫小晴一面擦泪，一面笑着斜目道：“算了吧！人家都伤心死了……反正我们还没完，等会儿你还得给我从实招来！”

石继志不由又气又笑，皱眉道：“你叫我招什么呢？我根本就不认识她……这是从哪儿说起？没影子的事，你也扯出来了！真气人！”

莫小晴一面以手掠着被风吹在帽外的秀发，一面睁着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注定石继志，像是要把对方给看穿了似的，鼻中哼一声，半天没说话。马行如风，二人马上并辔，只闻蹄声得得，慕煞多少行人。

二人一路行走，像是一对啼笑冤家，不时在路上斗口，感情就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突飞千里，但石继志尚不自觉。所谓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莫小晴觉得自己用心或许就能实现也说不定。一日二人已来至新疆地面，境内地势高，雄伟的天山即横亘其中，天山分南北二路，川流为大漠崇山所闭塞，多成为内陆流域，湖泊亦极大，更有那举世闻名的大戈壁沙漠。

这大戈壁沙漠以内，滴水全无，要想通过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人畜每每因缺水而毙于途中，故驼路驿道等，都沿山麓绕行，即属此故。

石继志欲去的天山，正处此大沙漠之北，二人由阿尔金山岔道入疆，这

举世闻名的大沙漠，已在望中了，大队的驼商，成群结队地在这片沙漠的边沿上行着，远处是一片片的沙丘，看上去就像是万千坟墓一样。

莫小晴这些日子来，可吃够苦头了，但眼见到这些奇景异俗，不由精神大振，不时在马上指东问西。二人因从未来过这地方，不敢乱行，绕着山边小道又行了一段路，来至甘州地面，下马用饭，问明了道路，至晚又到了高台。

此地更是荒凉，田地多半受了祁连昆仑诸山山水冲积，铺满了拳头大小的白色石子，放眼望去，满目荒凉。

沿途所见村民，没有一个是穿着整齐的，正行其间，忽见莫小晴以手掩面，笑嗔着对继志道：“把头向左转，不许右看！”石继志惊问何故，不由向右看了一眼，顿觉脸色大热，原来一旁山坡上正有四五个十五六的大姑娘，都赤着身子，在那追扑着玩，见二人到，居然毫不回避，风俗如此，令人奈何。

石继志忙把头转过，脸已大红，莫小晴嗔道：“我知道你就对这些感兴趣……”石继志闻言简直哭笑不得，只好拼命策马，驰过这一条驿路。

来到一处县城，石碑上朱红大字为永昌，夕阳西下，天色突转晴为阴，霎时间乌云密聚，渐渐洒下了雨点。放眼四顾，南面是白雪皑皑的雪山，北边却是连绵长城。

天一阴，马上就冷了起来，简直冷得怕人，二人幸亏早备有皮裘，便由马背上取下穿上，石继志是一件猢猻皮的大斗篷，莫小晴却是一件翻毛的银狐披风，二人这一穿上，更显得英俊娇丽。

二人跑了一段路才来到一座小镇，见这镇上倒还热闹，遂在路东找了一家店房，店房很大，住的客人也不少，那伙计领着在前后院找了半天，可没有小单间了，只有一间大房，内中有两铺很大的炕，石继志看看莫小晴，莫小晴也红着脸看了看石继志，于是就住下了。

那伙计见二人一身汉装，也不由奇怪，打着一口陕语道：“客人是从中原来的吧！中原那地方好……”石继志笑道：“一点不错，正是从中原来的……”这伙计还在一旁龇着一口黄牙，看着二人直乐。莫小晴颇感不耐，石继志突然想到，难得这小二会说几句汉话，不如问问他到天山怎么走法，于是便笑道：“喂！伙计！到天山怎么走？你知不知道？”

这伙计皱了一会儿眉才道：“这里是县城，过了玉门关，再绕道黑海子、甜水泉，一直往北拐，还有老远呢！到天山去干吗？那里可冷得厉害！”

继志不由皱了一下眉，心说还有这么远，可真够受的，师父叫我跑这么远，只为去找那三怪赔个罪，可真是有点小题大作了。

想着挥手令那店伙走开，二人都觉得脚冷，莫小晴见那店伙计走了，就过去蹲下，见炕边都是干马粪，不由皱眉叫道：“石哥哥……这地方不能住，你看看这些东西，不臭死人才怪。”

石继志也不由皱眉，出去找了那伙计，一指地下的马粪道：“你看看！这些东西怎么跑到屋里来了？不铲出去，我们马上另外找别家住。”

那伙计听了石继志的话，大笑了半天，过去把炕边灶门打开，把那些干马粪往里一连铲了三大铲，关上火门，须臾打开，却已是烈火熊熊。

由是又至另炕，如法炮制，弄完了头也不回就出去了，石继志和莫小晴才相视一笑，心想原来是这么回事，倒是废物利用，好在那些马粪干了，也没有什么味道，二人各自上炕安息。

石继志见店里被窝又黑又臭，看着直恶心，心想莫小晴怎么受得了。不想才想到此，只听啪的一声，一床大棉被被莫小晴丢出去老远掉在地上，又听她伏床干呕之声。

石继志不由赶忙下榻，惊问道：“妹妹！你这是怎么了？”莫小晴总算没吐出来，一面手指地上被子狠声道：“这种被子也拿出给人盖？差一点把我熏死……”石继志也笑着摇头，好在二人都有皮裘被物，石继志打开行李，这才舒舒服服地上炕，那炕经文火一温，人睡其上暖和和的，莫小晴一日奔劳，一会儿就睡着了。

石继志一人在炕上，思前想后，翻来覆去总睡不着。店中还有人没睡，谈笑之声不绝于耳。

他才翻了个身，却隐闻自己一墙之隔的房里，发出一声清晰的长叹，竟似有咽泣之声，不由一惊，遂又听由隔墙之室内，发出一种弦索之声，嘈嘈切切，竟是有人拨弄琵琶。

石继志生平最喜此道，不由得细心听了起来，听出不是琵琶，却是月琴，不由想起唐诗：“蔡女昔造胡笳声，一弹一十有八拍。胡人落泪沾边草，汉使断肠对归客……”隔壁月琴声十分凄凉动人，石继志不由听入了迷，暗忖这是谁？旅道弄琴，当是有一番寂寞心情。

忽然他想到身旁的小晴，这女孩也真可爱，好好的有福不享，却非要随自己上天山……她到底芳心作何打算呢？这几月来自己与她耳鬓厮磨，竟然有时感到自己或许会爱上了她……

这可怎么好……我哪还再能对别人用感情，一个程友雪，一个司徒云珠，还不知结局怎么样呢！眼前却又来了一个关小晴，唉……真是剪不断，理还乱……

那隔壁月琴之声更是柔细婉转，如泣如诉，如怨如慕，令人闻之入神，就好像情侣俩相依对泣，不由陪着流下了不少多

情眼泪……

他由这琴声里，联想到了友雪、云珠，不禁对空长吐了一口气。少顷，这月琴竟将他催入了梦乡。

也不知是什么时候，一只冰手伸入暖和的被窝，正触在石继志的脖子上，惊得他翻身而起，却见那莫小晴一身大红缎紧身衣，足下是黑细牛皮马靴，见他醒了，格格娇笑道：“什么时候了！你还不起来，还赶不赶路了？”

石继志见状笑着摇头掀被下地，披上了皮袄，笑对小晴道了声：“你今天害我，总有一天，我用冰往你被窝里丢。”莫小晴挤鼻笑道：“你敢！你丢冰，我不把火盆往你被窝里放才怪……”继志笑着摇头道：“算你厉害，好家伙，丢火盆……”说着出室拿盆洗脸去了。

才一洗净脸，欲端盆入室，忽听一阵叮叮铃声，由身旁走出一骑白马，石继志无意间往马上人一看，不由惊得一怔，心想，怎么她又来了？

原来这马上坐着一位佳人，正是月前在道上遇到的女孩，她依旧是眼下蒙着一袭绿巾。

石继志口中不自主地“咦”了一声，这女孩本来是策马向门外走，被石继志这一出声，惊得在马上侧目一看，她竟像触电似的怔住了。

石继志见对方那一双剪水双瞳注定自己，不由脸红着笑笑道：“姑娘早，想不到在这地方又碰到了你……”

但见这少女在马上眼圈一红，泪珠淌了下来，随着一翻身下了马，呆视

着继志，道了声：“继哥……你还认识……”不想话还未完，莫小晴正由内屋跨出，这少女一眼看见她，竟一趔小皮靴，飞快地又上了马背，头一低，这马越道而出。

石继志正自奇怪得要命，本想问问对方到底是谁，不想莫小晴一出来就把人家气走了，自己话也没法问，不由怅望着她的背影，却见她背上竟系着一面狭长的月琴，心中不由怦然一动，暗想昨晚那琴声竟是此女所弹，怪不得如此动人……

莫小晴一出来，见石继志持盆呆望，不由在身后一拍他背，娇声道：“呆子！你看什么呀……”那少女早已出了月牙门，扬长而去，故莫小晴仅闻蹄声，却没见到人影，石继志本想告诉她，转念一想，自己可别再找麻烦，弄不好她也许又会大哭了起来，那可不是玩的，想到此和小晴把臂入室，见桌上放着几个油纸包，莫小晴笑道：“这是我一早出去买的！等你一起吃，都快凉了，你却一个人在外面傻看……”忽然她注视了石继志脸一会儿，一绷小脸，露出一对酒窝道：“我看不对劲……你看什么？是不是又是那个小贱婢来了？我听见铃响，像她那马的声音……”

石继志不由脸一红，心想这丫头可真聪明，哪敢吐实，不由佯笑道：“你可真会乱猜，这是什么地方，人家来干什么？”莫小晴才回嗔转笑，一面拉着石继志的手，笑道：“我说呢！错怪你了……我可真恨死那鬼丫头了，你要是理她，那就别理我！好了，吃东西吧……”

石继志笑着摇头，打开纸包，见一包是热酥酥的奶油饼，一包是烤好的羊腿肉，还有一包米粑，另外红瓷茶壶里是新沏的一壶红茶，不由食指大动，吃着奶油饼，撕着烤肉，再喝着浓茶，倒吃得蛮开心。

二人吃饱后，算了帐，出门上马，已是深秋天气，这地方真奇怪，说热，热得你恨不能剥掉皮；说冷，冷得你就想躺火炕。

太阳出来了，身上暖暖的，二人见所骑之马走路一跃一点的，不由下马一看，见四双马蹄铁已都磨完了，二人的马都是296如此，只好停在路头，见有一家门口塔着木头架子，一旁是马槽，正是专管钉马掌的，石继志从屋里叫出人来。

这人一打量二人的马，就知道不是凡品，不由脸上变色。

这种人对马性清清楚楚，略一看两马的耳朵，就知道自己不能冒失上去，否则准被踢，钉掌的时候，必定“闹手”。又由内叫出两个人来，再加上石继志在一旁照顾着，这才把马捆在柱子上，还给马眼蒙上布，二人见伙计拿出小快铲刀，把马蹄削了不少，这才换上蹄铁，又把马好好喂足了。

二人相继上马，一抖马缰，策马如飞。只见南边巍巍的高山，下半截是青色如黛的暗影，山顶被太阳照射之处颜色鲜红。

天上时有浮云，也是红一片，白一片，斑斑点点，绮丽非常，鸦鹊成群掠空而过，投飞远处，风自背后吹来，但是并不冷，温温的。

又向前飞驰了一阵，天色更亮，炎日高照，方才人马很多，此时已渐渐少了。

路旁有村舍人家，都大开了户，土墙上画满了八宝十灵丹、跌打虎骨酒，这些招牌连这荒凉的蒙新道上竟然也有。

太阳再升高一点，地面更是晴朗，远处的大漠风沙，黄尘万丈，二人并辔疾驰，走马观花地看着那些索伦人、伊犁人、哈萨克人住的地方，就像馒头一样，一堆一堆的，并且由里面升起袅袅的白烟……

石继志看了莫小晴一眼，朝阳之下，她的脸就像一朵玫瑰，微风里秀发飘扬，觉得她很美，不由笑道：“晴妹！你觉得新疆美不美？”谁知她却没说话，笑咪咪地猛磕马腹，这马向前猛窜，远处是一片草原，无限旷野的风依然漫漫地吹着，夹着些水草的味道。

隐闻莫小晴曼妙的歌声，如新莺出谷，在原野上别有一番意韵。

石继志笑喝了一声：“哪里跑！”马上加鞭，胯下汗血马直如离弦之箭，直朝莫小晴追了上去。只一会儿，二人就感到奇热如烤，烈日当空，赤炎千里，太阳就像离自己头顶不到十丈似的，二人只好下了马，解衣脱衫，那马也是直淌汗。

再往前赶了一段路，已濒沙漠之边，北望天山，银色一片，尚在雾中，莫小晴笑指道：“天山到了……”石继志笑看了她一眼道：“你以为到了？告诉你，还早呢！这天山前天我就看见了，可是到现在还有这么远……”

莫小晴执起继志一手，白了他一眼，羞笑道：“我希望再远一点才好……”石继志不明其意，一怔道：“那是为何？”小晴脸红红，看着地面，闻言羞涩地道：“到了天山……就要离开你了……”说罢眼圈一红，竟似要哭的模样。

继志也不由感动异常，把拉着她的手紧了一紧笑道：“此行能逢晴妹，实在是终身引以为快的事，愚兄天山之事一了，一定会去找你，你又愁什么？”此言一出，不由突然一惊，暗忖这愿如何许得，奈何话已出口，心中好不后悔，不由盯着小晴，看得呆了。

莫小晴闻言似出乎意料的喜悦，一抬头，眯着那双美目笑道：“真的呀？继哥哥你真好……”石继志不由长叹了一口气，本想实告她自己如今的立场，才欲说出，不想一看她那副喜悦天真的模样，又如何忍心令她失望？要是把实话告诉她，说自己已有爱的人了，那她不伤心死才怪……

想到这里，不由抖声道：“自然是真的……晴妹，你为何要对我如此好？”小晴以手掠发，笑白了他一眼嗔道：“谁对你好？真没羞……”一磕马腹，这马又泼刺刺地向前窜去，兀自回目点首道：“来比比，我就不信跑不过你……”石继志不自觉地堕入了小晴的情网……

眼前又到了一条大道，路上车马不少，最多的是一种本地人叫做“架窝子”的东西，这架窝子是用两只骡子架着的一顶小轿，上面可以坐人。

道上尘土时时扬起，如同烟墨一般的巍然山脉耸立在南面，不知浮云还是积雪，山顶上有一层很显著的白色。二人一阵疾驰，晌午已到了一处叫血海屯的地方，只见树木极少，北边是一片无际的沙地，南边却是碧绿的草原，像海似的那么浩荡、宽广。

正北角有一条宽长的曲线，银光灿烂，高浮于空，说它是云，却又不見飘荡，说它是山，可是四周皆是蔚蓝的天色，二人知道那是长年不化的雪。

石继志在马上想，这天山三怪，不知是怎么个怪法？以自己本事，是否能应付得了？心中好不忧虑。

越走奇景越多，白色的像馒头似的牛皮帐篷，散在那片草原上，莫小晴见状要下去玩，石继志怕惹事，硬逼着莫小晴往前赶。

愈走路愈旷，并且已不像是正经的驿路，却是一条偏路，只有三四个骑骆驼的人，如此热的天，居然还穿着大皮袄，抽着旱烟袋。

二人不知还要走多远才能到下一个镇市，人疲马乏，不由相继下马，见眼前是一片水草地，远远还有几座牛皮帐篷。

莫小晴皱眉道：“继哥！歇歇吧……”石继志笑道：“好吧！晴妹……可真难为你了……”莫小晴一竖蛾眉道：“又来了！这算什么嘛！这点苦算什么？我还觉得真好玩呢！”

石继志正要答话，忽听得“嗤嗤”几声怪叫，空中竟飞起了无数恶雕，离二人头上不过两三丈，看样子简直能将人马都由地上抓走，不由对莫小晴道：“好厉害的扁毛畜生，今天我们就拿它当晚饭吧！”莫小晴跳起拍掌道：“好！烤着吃一定很够味……来，我来打！”说着探囊取出一枚鸳鸯镖，抖手打去，不想那雕却是灵活异常，见莫小晴镖到，竟自一斜身，“呼”的一翅直朝镖身扇了下来。

尽管如此，只怪它轻敌大甚，莫小晴腕力何等强，哪能被它一扇之力就把镖给扇掉，这一镖“噗”一声，竟打进了这雕的腿根，它“呱呱”怪叫了两声，却没有落下。

如此一来，那些雕都飞高了，离二人少说有十好几丈，嗤嗤怪叫着。莫小晴因一镖未打下，觉得在石继志面前丢了面子，看了石继志一眼，脸红红地道：“我就不信连只鸟都打不下来！”说罢取出囊内的雕花小蛮弓，想用弹子来射。

石继志笑着按住她手道：“晴妹！这东西灵得很，又飞得太高，我有好办法打它！”莫小晴笑问：“什么办法？”石继志点头道：“不过要你受点委屈，你可答应不？”莫小晴瞠目结舌道：“要我受委屈？那是怎么回事？”

石继志仰脸看了一下天上，那些恶雕依然盘旋不去，不由笑对莫小晴道：“这办法也不算是什么委屈，只是请你先睡在地上，装一会儿死。”莫小晴挤鼻笑到：“叫我装死？去你的啊……”石继志不由摇头笑道：“又不是真死！你只要在沙上睡一会儿，这些鸟见状一定就飞下来，那时我在一边就可乘机下手，准能打死几只，你看如何？”

莫小晴低头想了想，笑看着石继志点头道：“这办法倒真不错，算你聪明，可是我看你装死一定比我内行，还是你躺下吧，我在一旁伺机下手……”

石继志笑道：“你呀……好吧！我装就我装……”说着就走向前几步，选了那沙多一些的地方，躺下笑道：“真舒服……天蓝蓝的，风温温的……”莫小晴不由娇笑道：“我也要睡！”石继志坐起道：“我看你真是小孩子……那我起来啦？”莫小晴一手拉住继志，脸一红道：“我们一齐躺下，不是一样么？”石继志想了想，点头笑道：“好当然更好，只是可要当心呢！若被这东西抓上一下，那可不是好玩的！”

莫小晴笑道：“没关系，小心一点就是了。”说着把剑连鞘解下，二人并排躺下。

阳光耀目难睁，背下奇热难耐，莫小晴才发现上当，气得在石继志臂上笑擂了一拳，石继志以手示意她别动，这样睡了好大一会儿，果见那雕群在二人上方愈盘愈低，莫小晴见已有两只离自己头上不过丈余，不由小声道：“好了吧？”石继志以手碰了她一下，示意再低一点，那两只秃雕，毛好像都掉得光了，可是愈显得疾劲异常，忽然呱呱叫了两声，二雕首先下袭，各奔一人身上俯冲而下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见青光一闪，“呱呱”一声惨叫，那下袭莫小晴的一只，竟吃了莫小晴一剑，被劈了个身首异处，她人也跟着跃起，顺势又把侧上方的一只以劈空掌力给震了下来，在沙地里直扑腾。

就在众雕受惊才欲上腾之时，石继志已坐起身，吐气开声，双掌齐出，

只听“呼”的一声，这种“排云掌”力果是不凡，就听数声惨鸣，鸟羽缤纷，噗噗一连掉下了七八只，落在沙地上连连扑翅。

二人见竟扫下了这么多，都不由高兴异常，忙起身向那群恶鸟走去，见最小的都比鹅大，但却很瘦，腿又长，嘴如钢钩，见了二人尚自在地上怒鸣连声。石继志笑道：“这些东西平日不知作了多少恶，这才叫活该……”说着挑了一只较小的，见已经死了，就拖过一旁，把毛拔了，露出红亮的肉，因此处太热，就上马向前跑了好一段路，奈何愈走愈是沙多路少。

远处有几个皮帐篷，继志正在想是不是要去，忽听莫小晴朝沙漠里一指道：“继哥！你看那不是好几个亭子么？到那去凉快凉快吧！”石继志一看，果然有几处黄色的三角石顶，倒很像是亭子，不由笑道：“想不到沙漠里还有这种好地方！”说着策马向那丛亭影飞驰了去。

跑了好一阵才行近，果是一座座像亭子一样的建筑，但都有石栏牵在一起，真看不懂是什么东西，二人不由下了马，那马也热坏了，见有阴凉去处，都不由相继窜入，由里面赶出不少恶雕。

外面虽是沙漠，但因此处介于沙漠与绿洲的界边，地面上虽也是沙，但并不厚，只是浅浅一层，这像亭子一样的建筑物，四周因有短墙围着，所以还长着青青绿草，不过还是多被沙土给掩住了。

两匹马欢啸着嚼食地下的青草，二人进了亭子，感到凉快异常，仔细一打量，每一亭中都立有一块石碑，碑上刻满像蝌蚪一样的文字，最后还附有年月日，这才知道，原来这是坟墓，不知是哪一族王公葬在此处。

二人找到一个凉快的地方，坐下看看，四面竟无引火之物，不得已又跨马驰出，找来些干枯树梗，取出火折子亮火燃起，须臾已燃起了一堆火，一人持雕足，一人持翅，就火烤了起来。

如此一会儿，阵阵鸟脂香味直上透鼻端，石继志撕下一腿递与莫小晴，自己也撕下一腿，吃得津津有味，到快吃饱了，才觉得这肉味竟有些酸，而且很粗，极难嚼，相继丢弃一旁。

石继志看看天边的天山，再望了一下那一望无际的大漠，回视莫小晴道：“既有此好地方，我们不妨在此好好休息一下，然后到那边庐舍里灌水。这一次路途可远了，而且要经过一段沙漠，事先非要准备不可。”莫小晴道：“那我们休息足了，干脆夜里走好了……”石继志笑道：“夜里走好是好，你不怕？尤其沙漠里还有狼！”莫小晴白了他一眼道：“我才不怕呢！听说沙漠里晚上会发光是不是？”继志也点点头道：“大概是白天吸收了过多的热和光，到晚上一冷了自然就放出，不过我可没见过。”

二人说着就在石上打起坐来，因二人夙根都厚，又得过高人传授，这一用功，不觉都相继入定，一直到了黄昏，二人才相继醒转，只见红霞满天，远处草原上，牧羊人也都纷纷赶羊群回转，蒙古包内炊烟袅袅，不由令人想到那几句绝句：“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……”

回视大漠，黄沙千顷，正由不远处水草边上踱来了牛、羊、马，像一群蚂蚁似的又多又密，阵阵的喇叭、海螺之声，呜呜不绝于耳，既壮且丽，令人叫绝。二人都由看得呆了……

石继志心内盘算着未来，真是既悲且喜，当他回念到自己可亲的家人都落得如此下场，更不由怆然欲泣，心中默念道：“双亲大人！儿子此行事了，定要去找那莫小苍，为您二位老人家报仇，但乞二位老人家在天之灵好好安息吧……”一阵阵伤心，泪水竟涔涔地流了下来。

莫小晴也是满腔心事，她更是伤心，盘算着天山已快到了，自己和他之间，又将如何呢？总不能这样没有名份地跟人家一辈子吧？到时二人一分手，什么还不是都完。

但是这种事情，又不能着急，想着不由痴望继志，见他正注视那像杜鹃一样鲜艳的红霞，俊目中竟挂着泪痕，不由一惊，推了他一下道：“你这是怎么了？”石继志以手拭泪，笑着摇了摇头，没有说话，莫小晴忽然脸一红，又推了他一下羞声道：“你是在想心上人是不是？想谁？”

石继志见她那苹果似的嫩脸上轻泛着一层桃红，一身黄皮马装，秀发长长地挽在颈后，上面满沾着一粒粒的砂子，在这落日红光里，晶莹亮闪，可爱已极。由是念到这数月来，她一心随着自己，这姑娘她究竟心存何意呢？看她外表，分明是大家小姐，竟为了自己忍受如此艰苦，真是难得……

想到此，就算石继志再是铁石心肠，又何能无动于衷，更何况在这种孤单的环境里，不由一把揽她入怀，小晴轻哼着，伏脸在他那宽厚的胸膛里，闭上了那双像星星一样的大眼睛。

继志不觉间，竟轻吻了她的脸颊，莫小晴芳心大慰，她以为这是她梦寐以求的一份真挚的温馨……

于是她羞涩地伸出玉臂，轻攀在石继志的肩上，将身子更凑近了一些，整个娇躯都蜷伏在继志的怀中。他们半天都没说话，彼此都可听见对方呼吸的声音，远处哈萨克族人的歌声和一片胡笳声，将西方边塞雄风表露无遗……

暮色里，二人携手而出，攀鞍上马，向远远的水草奔去，费了很大力气才得到一皮袋清水，搭在两匹马身上，又向索伦人用银子换了一大袋干肉，这才上鞍前行。

谁知二人才走没几步，后面一阵银铃之声，一匹白马由身后跑过来，然而却连脸也没看清，只见一个背影，颇像是前日所遇少女，背后尚背着一只大月琴，在这暮霭里疾驰而去。

石继志不由一惊，心想这少女到底要到哪里去呢？怎么我们到哪里，她也到哪里，心中不由又联想到前天在店里的一节，她既叫自己是继哥，可见是一故人，只是她到底是谁呢？

莫非她竟是程友雪和司徒云珠二人之一么？一别六年，她们的模样一定都变了许多了……要是她为二人之一，那自己可就太不对了……

想到此，心中好不惆怅，再一看莫小晴，竟在皱着眉，见继志看她，不由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一定又是那贱婢……奇怪！怎么她会来这里？再碰着她我要好好会会她，叫她别太骄傲了……”

石继志心想，你还说人家骄傲呢！我看你才是真骄……只是此女一片天真纯情，骄得别有风趣。自己不便答言，只是笑笑而已。

太阳累了一天，到此时才懒洋洋下山了，北首的大沙漠，还蕴含着雨色之气，天上像有一道虹，阵阵的风带着卷着黄沙，吹打在脸上，又痛又痒。

天气马上冷了下来，二人下马换好厚厚的皮衣，还给马背上披了一块羊皮，这才抖缰策马，一路向前跑去，因人马精神都好，这一阵疾驰，两三个时辰已跑出了三五百里路。

天已大黑了，马身虽淌着汗，但人身却冻得发抖，风声如哨，夜冷如冰，不时由远处大漠吹来卷旋着的大风，二人本来醉心于夜行，到此算是失望了。

那些白天饱吸了赤焰的沙子，太阳一下山后，就开始放热，但为时甚短，到热量完全散完，马上就冷了。

这种冷的情形，可泼水成冰，不明此地气候的旅客，夜行倒毙者为数不知多少。

所幸二人内功已臻止境，在马上稍事提炼，那先天元阳之气上绕全身，霎时寒冷尽退。因黑夜还长，不敢叫马跑得太快，放着轻快步，在沙上踏行。天上有月亮，也有星星，远处的沙地上有阵阵的彩气升腾，令人想起“海市蜃楼”。

到天快亮之时，二人已进入沙漠深处，天风更大了，冷得怕人，二马不时仰首长啸，二人下马略进了些饮食，又给马喝了些水，打算无论如何，要在一天之中，赶到一个市镇之上，否则就难免有问题了，首先马就得挨饿。

总算这两匹马俱是异种，居然在这又冷又饿的情形之下，翻蹄如飞地奔驰，到天边重新透出曙光之时，二人已行至一处水草地，那马不待二人下马，都自动驰近，嚼食一饱。

又往前走了一会儿，竟发现前面有一道河，待走近才见沿河两边有好长一列皮帐篷，都是住的人家，二人不由下了马，想不到此处竟还这么热闹。

里面竟有道路，除了皮篷以外，还有庐舍、蒙古包，二人在马上一路驰进，竟是愈走愈繁华，见有一全系羊皮搭的大篷，一连是五篷相连，篷门上挂着一个牌子，上面用汉字写着：“孔雀桥李家老店”，另一边是扭七扭八的怪字，也看不懂，正有一个毛头小伙子在开门帘，见了二人不由惊得一怔，一面回脸咕哩哇啦叫了一阵，就见由里面出来个人，二人一看，吓了一跳。

原来这人全身都罩在老羊皮之下，猛一看白糊糊的，真不知是个什么东西。这人一面由顶上小口伸出头来，睁着一双赤红的眼咕哩巴拉地对二人说了一套，莫小晴笑看继志道：“他说什么？”继志上前朗声道：“你这里是不是卖吃的？”这人面现惊奇，大喜上前，竟打着一口甘陕口音道：“原来二位是汉人，我还以为是哈萨克人呢！鼻子高高，皮肤又白！”

二人十几天很少遇到汉人，一听汉话，都不由大喜，闻言暗笑，这家伙在边塞住久了，居然连汉人都不认识了，相继走入他这皮帐内，见里面倒很宽敞，当中红红地燃着一堆干马粪，发出不太好闻的味道，只是二人此时竟也不嫌了。

坐定后，店家过来问道：“二位这是从哪来呀？唉……汉人，我二十年没见了……”言罢把二人从头到脚看了个够。口中尚啧啧连声，像欣赏玉器名画似的鉴赏着。

一会儿由内帐一连扑出八九个人来，一个女人年已很老了，梳两条大辫子，又白又长，怀里抱一个小孩，一只手还牵着一个，身前还有三个老“缠头”人，都盯着二人直看，不时交谈几句。

先前那汉子上前笑指那女人对二人道：“这是我老婆，她是蒙古人，后面都是她娘家人，听说来了汉人，都想出来看看，二位可别见怪……”二人也只好笑笑。

那老汉人吩咐他两个年轻儿子一阵，二人就入内去，一会儿竟各自端着热腾腾的食物出来，二人肚子早饿坏了，见端来的有饼有肉，更觉饥饿难耐。

那老汉人与二人各倒了一杯白色的牛奶，又加上些浓茶，一面道：“先喝点奶子茶去去寒吧！这地方要吃好的还真没有，二位汉客来了，没话说，等会儿我好好弄几个汉菜，咱们一块吃吃！”

二人闻言大喜，一面喝着奶子茶，一面和这老汉人攀谈了起来，才知这老汉人本名柳复西，过去在陕西是开馆子的，后来被征讨伐回人，竟失散了，

受了重伤，被这地方一蒙古人救活，还把女儿嫁给他，他就这么成了家，二十多年生了三男五女，言语中好似很想回老家。

二人和他一谈半天，这老汉人光顾说话，竟忘了去弄东西给二人吃，继志把奶子茶喝完，觉得不像普通牛奶那么好喝，而且膻味极重，又见莫小晴那杯根本就动。

柳复西这才发觉，赶忙又打开一面小笼，内中蒸着几块粑饼，其子由内中持出两串香气四溢的烤肉，这种肉是切成小块穿在铁丝上烤的，多半是牛羊肉，油还滴着。

那老汉人接过，放在二人面前盘内，笑笑由另桌上拿过一小红罐，打开笑道：“用肉蘸着吃，很香！”二人见小罐内是浓浓的好像是酱一样的东西，莫小晴笑道：“你先尝尝我再吃！”继志闻言，用匙先挖出些涂于肉上，嗤嗤有声，入口一尝，竟是奇味，不由对莫小晴笑道：“真的好吃！”莫小晴这才学样吃了一块，但第二块就不敢吃了，说有一股怪味，石继志笑道：“你是没有口福……”言罢以肉就着粑饼大啖了起来，莫小晴只吃烤肉，味道也挺美的。

这老汉人自己也在一边吃了起来，边吃边道：“今天我请客，不收一文，二位是到哪去呀？”继志也不谦虚，笑道：“我们是去天山，老人家，你知道还有多少路？”这人一怔道：“天山近是很近了，只是那地方可又高又冷，一年到头冰雪不化，而且山上野兽又多，二位到那里去干什么？”

石继志想了一想，觉得这事也用不着瞒他，就正色问道：“老人家！有三个名叫天山三怪的老人，在天山，你知不知道？”这老汉人仰首想了想，才点点头道：“我听人说过，山上好像住着三个老神仙，都有大本事，不知是不是就叫天山三怪……”石继志心想，这就不会错了，不由喜道：“你知不知他们住在天山何处？”这老汉人摇摇头道：“那山可大了，好几千里，山峰也多，听说是在最高峰上，那峰叫什么巴鲁扎特峰，可高得很，又有人说是在库尼峰上，不过这两处山峰挨得很近……老弟，这地方可危险得很哪！没事最好别去，去也上不去……”

石继志闻言牢牢记住，又问他有多远，这老汉人告诉他说差不多再有两天就可绕过这孔雀河，到达天山山下了，二人大喜。

三人饭饱，老汉人披上皮衣笑道：“客人要不要出去看看？今天夜里千万别走，就睡在这儿，晚上有热闹好看。”

莫小晴一听有热闹看，首先就开心，连连道好，石继志见好容易到了这个地方，也愿多休息一天，就答应了。

三人出了皮帐后，首先入目的是那一座座的皮篷，最奇的是每家门旁都堆着一大堆牛马的粪，有的竟像一座小山似的，都晒干了，不由觉得奇怪，莫小晴皱眉道：“真怪！存这些干什么？嫌他们屋里味道好是不是？”那老汉人闻言竟被逗笑了，看了小晴一眼道：“姑娘！你哪里知道啊！这些牛马的粪，本地人都看成宝贝一样，取暖烧火都是它，而且本地人穷富，只要看其门口堆积牛马粪的高低，就可分出，堆积得愈高，表示这家人牲畜愈多，就是愈有钱！”

二人才知道还有这种事情，都不由笑着摇头。三人一路行来，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，都由篷内伸出头看，石继志无意向前方一看，竟见一处黑皮大帐篷外，系着一匹白马，这马颈上系着一串银铃，不由惊得一怔，因小晴在旁，不敢问那汉人，暗中知道那少女竟又到了，而且看样子，竟比二人来得

还早，心中不由暗暗佩服这少女好高的功夫，竟能忍受这一夜奇寒，以她那娇娇佳姿，竟能受得了！想到此不由又看了身旁的莫小晴一眼，心想她又何尝不是。

奇怪的是，这少女如此千里而行，到底有何企图呢？难道她也要去天山？真令人猜测不透。

当地人都出来了，眼看就要把两人围上，也有不少人向那系白马的帐篷走去，继志就知所料不差，定是那少女也来了。

因生怕再前行碰着她，以莫小晴这种个性，就许马上跟她打起来，那可不是玩的，想到此对那老汉人道：“人这么多，我们还是回去吧！晚上再出来看热闹。”这老汉人笑道：“其实样子还不都差不多，不过衣服显得特别些罢了！”莫小晴也觉得被人围看得怪不好意思，催着回去，于是三人又回去了。

在路上莫小晴问那老汉人道：“你说晚上有热闹看，是什么热闹？”这老汉人笑嘻嘻道：“这一族本是蒙古索伦人杂居地，故此每年九月十五夜，都有一次盛大晚会，一面比赛两族的武力，一面更是年轻人求爱的时候，唯有今天晚上，所有没结过婚的少女都要出去，可自由选择她们所爱的男人，任意谈情说爱，轻歌曼舞……今天晚上可热闹啦……”

莫小晴闻言好不开心，再往四外一望，见正有些人各持鲜花彩条由屋内走出，那老汉人眯着眼笑道：“他们都赶到孔雀坪布置去了……”莫小晴喜问道：“孔雀坪在哪儿呀？”老汉人回身用手一指后面道：“就在那喀平具山山谷里，那地方风景奇好，二位晚上随老汉全家一齐去看看就知道了。”

说着话三人走进老汉人帐篷，见几个年轻人正翻箱倒袋地挑选着衣服，看见三人一入，吓得他们又进里面去了。

石继志笑道：“你家里今晚上是不是也有年轻人要去应征？或者去选人家呀？”

老汉人脸色一红，干笑了两声道：“两个男孩子，一个女孩子都大了……今天晚上就是他们自己成家的时候了，男孩娶了媳妇都带回家来住，女孩子就得跟他丈夫去了……”言下之意，颇似不舍和他那女儿分离的样子。

那老汉人看了二人一眼，才慢吞吞地问继志道：“还没请教客人贵姓？这位小姐是……”继志一笑道：“我姓石。”以手一指小晴道：“她也姓石……”忽见莫小晴脸一红，才发现这话说错了，人家也没嫁给自己怎么能跟自己姓？不由马上又插语道：“她是我妹妹。”老人闻言似大喜，遂道：“原来是兄妹两个……我还以为是一对小夫妻呢！”莫小晴要是平日听了这种话，不把他打扁才怪，可是今天听了这话，却一扭娇躯，臊得粉颈低垂，似喜又羞，是羞却媚，一双杏眼却向石继志瞟了去。

石继志窘得干笑了两声，连道：“别胡说……我们是兄妹两个。”

柳复西扬着两弯秃眉一耸一耸，神秘地笑道：“老弟……那你来的可是时候，你还没结过婚吧？”石继志脸红着摇摇头道：“没有……还早呢！”老汉人看了莫小晴一眼，用手在继志肩上轻轻拍了一下，嘿嘿笑道：“那真好极了，告诉你老弟！此地女的，嘿！可真有美的，尤其是哈萨克的姑娘……”

石继志看了莫小晴一眼，皱眉对那老汉人道：“告诉我这些干什么，我也不想……”这老汉人哈哈大笑了一阵，朗声道：“老弟，起先我以为老弟已结了婚了，所以没敢说，现在知道你还没结婚，我才说……今晚上这远近千里的姑娘都赶来，乖乖……可真有美的！”

“你妹妹长得太美了，这里没一个男人配得上，所以我没敢说……”

莫小晴越听越不入耳，站起身，对那老汉人冷然道：“有地方没有？我想歇一会儿。”老汉人连道：“有有！”说着起身至一皮帐前，掀开幕帘道：“这还是新的呢！二位就在这歇歇吧！等会儿再请二位出来吃饭。”说完就走了。莫小晴看了石继志一眼，笑道：“你再出去和他谈谈吧，我一个人休息休息。”石继志不由脸一红道：“有什么好谈的，这老家伙光说些废话……”莫小晴笑着白了他一眼道：“啊？是废话，我还以为你怪感兴趣呢，人家倒是一番好意……”说着以手掩口，竟笑了起来。石继志脸一红，不由微沉下脸道：“妹妹，你说的都是些什么话？你也太把愚兄我人格看得低了！”说着话竟走向一边，坐在那皮垫上，气得脸色发红，心想这小晴真是太小孩气了，说话毫不考虑，一时懒得理她。

一个人由皮篷上开的小窗放眼外望，不知过了多久，一只温温的小手搭在肩上，石继志晃肩把她手挣开，却听到小晴格格娇笑着道：“哟！还真的生气呀？我可没欺侮你呀……”继志扭脸道：“我也没说你欺侮我……得了！小姐，算你有理好不好？”

莫小晴本来以为这一次生气一定又和以前一样，过一会儿就好了，而且他定会向自己赔话，却不想他竟真的生了气。莫小晴是如何的娇生惯养，哪能受这个委屈？平日就是师父萧十九妹骂她一句，她还哭个没完呢，更何况自己心上人给的气，闻言不由把头一低，一阵伤心，眼泪簌簌流下。

石继志眼望着窗外生闷气，半天没听见小晴的声音，也不由奇怪，但他个性极强，轻易不愿向人家低头，心中虽觉奇怪，仍不愿回头，又等了一会儿，却听见阵阵的咽泣之声，这一下他忍不住了，不由一回头，那小晴却不知何时竟躺在皮褥上，面朝下伏在两臂上，娇躯连耸，正哭得伤心呢！

石继志生平最怕人哭，尤其是女孩子，何况还是和自己有相当感情的莫小晴。

她的眼泪就像是顺气丹似的，石继志满腹的不愉快，竟被她这一哭，弄得一点气也没有了，反倒觉得自己不该对她如此。首先，人家是个女孩子，总得让让她，哪能对她这么认真；其次，人家为了自己，不惜风餐露宿，千里移玉，自己对她如此，岂不令人伤心欲绝？再次，试想方才她说那话的动机，很明显是在吃醋，可见她是爱自己的，不管自己如今是否有资格来再接受第三个少女的爱，但是总不能这样对人家呀！这么做岂不大伤人心？

他这么一想，不由大是恐慌，心中深感愧疚，往空长叹了一口气，一时偏又不知如何向对方赔话，只是深锁一双剑眉，目视小晴，急得摇头晃脑。

石继志深恐她又像上次一样一哭没完，等会儿围过一大群外人那可麻烦，只好叹了口气，就势坐在她身边，以手往她肩上一搭，方想劝她几句，却不料她竟学自己的样，把肩一晃道：“你也别碰……我……我知道……自己……命苦……哪配……”石继志不等她说完，已用劲把她抱在了自己腿上，低头微笑道：“好妹妹！哥哥说错了话，你还好意思真生气呀？”莫小晴被石继志这一抱起，不由自主面朝上躺在石继志腿上，羞得两只手一齐捂着眼，再怎么也不好意思让人家看自己哭了。

石继志见她兀自连连抽搐不已，不由一手掏出手巾，另一手拉开她的手，想给她擦擦泪。

莫小晴是两手使劲，说什么也不叫他移动，一面口中尚哼声道：“别动我……我自己来……”禁不住石继志力大，到底把她手移开了，一面笑道：

“羞不着呀？哭成这样……”

莫小晴本是一肚子委屈，经不住心上人这么一逗，竟自又哭又笑，干脆一滚身，全身投进石继志的怀中，连笑带哼地大大撒起娇来了，一面口中尚哼道：“不来啦……你老欺侮人家……最不要脸，把人家气哭了，又逗人家……”

石继志低下头，贴着她的脸笑道：“我认识一个小女孩……”莫小晴一翻眼笑问道：“你认识的多啦！何止一个，真是太客气了……”遂又问，“怎么样嘛？认识一个女孩告诉我干什么嘛？”

石继志笑道：“她呀！简直太爱哭了，动不动就哭，哭起来鼻子红红的……”莫小晴这才听出原来是说自己，不由羞得用手在石继志背上一阵乱打，于是这一对啼笑小冤家，又风平浪静了。

二人见这帐篷果是新制的，地上铺着厚厚的兽皮，还有新的被褥，想是留作新房之用，却腾出来给二人居住，因一夜风霜，都有点累了，各自落坐一处，用起功来。

不知何时，隐闻有人在推那帐篷的门，发出砰砰的声音，把二人都惊醒了，却听那老汉人柳复西在外面叫道：“喂！请二位出来吃饭了，天可不早了……”石继志忙答应着，和莫小晴相继走出，见这老汉人居然穿戴一新。天光已透着暮色，红霞满天，时有昏鸦成群掠空，发出呱呱的叫声。

二人随这老汉人又进入先前那大帐篷中，一进内，见那老汉人一家人都围坐着，当中一矮几上放满了菜肴，有三副杯箸，其它全是大圆盘子，盛着一种热腾腾、黄酥酥的东西。

这些人见二人入内，都站起身来，二人大感不安，略事寒暄落坐后，那老汉人咧着大口道：“这地方连普通的佐料都买不全，二位大老远来，真是太不敬了，就请多包涵一点……”说着打开一只砂锅盖，竟是一只红烩野鸡，另外还有些烤肉、野味，二人在此得此美食，都不由大为开心，舒舒服服地大吃了起来，只是没有饭，吃的是一种青稞粉烙成的饼，味道也蛮好。老人一家俱是以手在自己盘中，拌抓着往嘴里放，看样子像是以牛油拌和青稞粉，他们吃来都很有技巧，决没有弄得一手一嘴都是油脂，而只是用四指把那些和油的青稞粉捏成小饼块，再送入口中，大家的手法都相似，一面吃这小油饼块，同时大口饮着浓茶，这就是本地人主要的食物。

那老汉人还取出一只白瓷小罐，内中是由川省来的“大曲酒，二人因不擅饮酒，再三推谢，他只得一个人独自饮，看样子是高兴极了。

这一席饭吃了不少时候，隐闻外面乱哄哄人群，似都向那孔雀坪赶去。那老汉人的几个儿子也在连连以蒙古话催行，这老汉人才站起身对二人笑道：“请贤兄妹一块去玩玩吧！”二人也颇想看热闹，站起身来随这一家人走出帐篷外，留下老汉人的妻子在家看门，一行八人随人群往那孔雀坪赶去。

还没走到，已看到满谷遍野都挂满了各色的灯笼，光照数里。忽见路上行人，齐让出一条路来，各自鼓掌欢呼，正不知是何事，却闻身后一阵蹄声，霎时间由众人身前驰过。

二人见竟是两匹全身枣红色的壮马，一前一后驰过，前面是一又高又胖的蒙古人，脸上生满虬须，多已花白，身穿白裘大氅，头上也裹着布，上面满缀着各色宝石，显得颇为富有。

在他身后那骑马上，却端坐着一位少女，这女孩一双大大的眼睛，身披貂皮斗篷，头上戴着掩耳的皮帽，背上插了一口长剑，背着一面蛮弓，愈显

得风姿飒爽，人娇马壮。

那老汉人面色一惊，笑对二人道：“想不到阿丹酋长也来啦……这可不容易！”莫小晴问：“他身后那女的又是谁呢？”这老汉人笑嘻嘻道：“那女孩是阿丹酋长的小姐，名叫丹鲁丝，外号人称沙漠红，本事可大了，是这里有名的女侠客，更会说一口好汉语，她也来了……”

莫小晴听后心中一动，存了心想找个机会斗斗她，看看这丹鲁丝到底有多厉害。

一行人走近了那孔雀坪，这地方是一处颇为广敞的山谷，一面背山，一面居高临下，谷内树秀花芬，还有不少山泉由高而下流淌，远看像是数条银龙倒挂，景致绝佳，尤其在这万千的各色灯笼点缀之下，更显得五光十色，似人间仙境。

众人拥挤了半天，才在边上找了一处地方，铺好带来的兽皮，石继志和莫小晴，也随着他们坐于其上。天色渐黑，四面八方聚来的人也愈来愈多，扶老携幼，叫成一团。

就在他们坐处不远，搭有一个大黑皮帐篷，篷帘高卷，内中坐着四五个人，方才骑马而过的阿丹酋长父女也在其内，另外三人却是一老二少，那老汉人指给二人说那三人中老的那个是本地酋长，名叫司川，那两个年轻的是他儿子，今天也是来选妻的。

说话间已走出一排哈萨克人来，他们各持海螺，齐吹了一阵，数以千计的哈萨克人和索伦人一同举手三呼，那老汉人笑道：“开始了。”少顷，就见出来二人，拿了一条大粗绳子，二族比赛拔河，拉了半天，结果哈萨克族胜了。那柳复西对二人道：“马上就要开始比武了……”只见已有无数壮汉，架起了高高的架子，转烤着整只的牛羊，一时人声沸腾，肉香四溢。

石继志和莫小晴正看得有味之际，忽见那皮帐篷中，二位酋长走出，一直走至人圈中央，各自把二臂搭在对方肩上，立刻四下叫声如雷。

二酋长行过礼后，才各自相背而行，走入事先设好的帐篷内，那司川酋长的帐篷，就在石继志等坐处不远，他两个儿子也跟父亲入了帐篷。

石继志由这老汉人口中，知道司川酋长的两个儿子，一个叫南熊，一个叫烈日，都有很好的武力，大概在二族通婚之前，先有一场二族竞技。

那柳复西不由皱眉，对二人道：“去年比赛武功，我们这一族输了，就因为那阿丹酋长的女儿丹鲁丝太厉害，没人能敌，今年她又来了，看样子，今年我们是输定了……”

二人闻言，远远朝对方大帐内望去，见那丹鲁丝正依在她父亲身旁，低头在笑说着什么。

灯光照耀通明，整片场子光同白昼一般。忽闻一阵密鼓之声，二族人各自扬手高呼，鼓声一停，就见从司川族这边“嗖”一声纵出一名汉子，这人手持一口厚背鬼头刀，先走至本族酋长司川面前一鞠躬，说了一阵，司川笑着挥手令去，这人遂持刀走至这草坪中央，还不待他叫阵，就见由那阿丹族跑出一人，一身皮裘，个子很高，也是先跑到他们酋长阿丹帐前见礼后，再回到场中，各报名字。

柳复西告二人道：“那瘦子名叫匹敌里干，是阿丹族有名的武师，能一手连出两口飞刀，这人很厉害！”莫小晴问：“你们这边这个用刀的叫什么名字？我看他轻功倒不错呢！”这老汉人呵呵笑道：“这是本族有名的赫金，他是我们酋长的女婿，很有两手功夫，这一场比武可好看了！”

说话间见那赫金和匹敌里干，也是互相伸一臂，搭在对方肩上，面含微笑地点点头，然后放下手，那赫金一连退后四步，单臂挽刀，金鸡独立式一站，口中说了一句：“塔刺！”匹敌里干身形一矮，探手入怀，跟着向外一抖，掌中竟多了一口霞光闪闪，薄如纸翼的长刀。

这刀呈长方条形，宽不过四指，长有三尺左右，石继志不知这是何兵刃，莫小晴已吃惊地道：“想不到这家伙倒有一口缅甸刀哩……”石继志凑近小声问道：“什么是缅甸刀？这兵刃我还没见过呢！”莫小晴抿嘴一笑，低声道：“真难为你了，还是大侠客呢！缅甸刀都不知道呀？这种刀，是从西域来的东西，薄如纸翼，平日以犀牛角为软鞘，可围束腰上为带，用时一抖即直，不过内力不佳者却不擅用呢！”

说话间，已见匹敌里干已把那口白光四射的缅甸刀抖了个笔直，接着一个盘旋，“跨虎登山”式往前一蹲身子，单掌压刀面，目视着那赫金。

此时四下人声鼎沸，就见这匹敌里干一迈右腿，一阵急转已至这赫金身后，掌中刀“毒龙出洞”，直取那赫金后心便扎。

赫金不慌不忙，容对方刀已到了背后，猛一俯身，掌中厚背鬼头刀“倒卷翎”，“刷”的一声，直往匹敌里干的前胸划了去。

这一刀又疾又快，四下的人都尖叫了一声，忽见那匹敌里干单足点地，全身猛然向左一晃，像是全身侧倒下去。那赫金一刀不中，匹敌里干肩头一甩，竟像不倒翁似的又闪了回来，上半身猛一沉，掌中缅甸刀“凤凰单展翅”，疾如电光，向赫金下盘劈来，招术既快又猛，像是得过高人传授。

莫小晴和石继志都不由对望了一眼，暗忖想不到此地也竟有如此身手，真是天涯尽有能人了。

就在匹敌里干这口缅甸刀才一劈下之际，那赫金一声怪吼，全身竟自拔起，足有两丈多高，往下一落，已闪出了一丈多。

只见他右足一点地，身子朝那匹敌里干猛扑了过去，这扑击的劈势真快，掌中刀“桃开一枝”直取对方后背。

匹敌里干虽背着身，可是已知道身后刀到，想转身来不及了，他右脚向前猛一滑，上半身往前一抢步，双臂猛一延伸，全身向前一扑，外人乍看，定以为他是跌了一交，其实这一式名叫“野人抱影”，上身只差着两三分就挨着地面了，仅凭两足尖之力，把全身支撑。

赤金一刀走空，他急忙猛挫腕收刀，想换“桃开一枝”为“拔草寻蛇”，直斩匹敌里干的双腿，但他错估了匹敌里干这一式的威力，不容他抽招换式，匹敌里干竟然一声怪喝，全身伏地，紧贴着地面一个大旋转，就势右手向外一抖。

那赫金偌大的身体，竟被他这一抖之力给摔得一溜翻滚，出去足有两丈多远，掌中刀也出了手，但他心里有数，知道这完全是对方手下留情，否则这双腿早就别想要了。

他站定身形，赤红着脸，匹敌里干跑上前，将地上的刀拾起交还给他，二人还拉了拉手，那赫金就垂头下去了。

奇怪的是，这两边人并没有任何抱怨，大家一致都鼓起掌来，可见这两族人的感情夙日是如何融洽。

尽管如此，在司川族这边，总是一件丢脸的事情，尤其是那要面子的酋长更显得脸上不大光彩，故此见他在帐中低囁了二子一阵。

就见由他帐内“嗖”一声，射出一条人形，这人好灵快的身法，在空中“黑鹰单亮翅”，延出左臂把身子先在空中稳住，跟着“细胸巧翻云”就空一个筋斗已飘然落在了那匹敌里干的身前。

待他身形一定，众人才看清，这人高高的身体，浓眉大眼，虎背熊腰，全场均热烈鼓掌。那柳复西低告二人道：“这人就是我们酋长的儿子，名叫南熊！”二人点点头，都暗赞这南熊功夫不弱。

那匹敌里干把那口缅甸刀收回腰上，二人略事拉手寒暄后，各自一亮式，二人都一个转身，这一次竟是对开了拳掌。

两下里走行门迈过步，各再把身形施展开来，往里一合，擦拳过掌，都把式子亮了开来，跟着如同走马灯似的一阵急转。

莫小晴对石继志道：“原来天下武功俱一家，你看他们动手过招，各种式子还不是和汉人一模一样？”石继志笑着点首，目不转瞬地注视场上二人，小声向莫小晴道：“晴妹，你身手不凡，你可看出这南熊所施出的这套掌法名称了么？”

莫小晴笑咪咪地注视了一会儿，遂道：“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，他这是‘七十二式开山掌’，为华山派的看门功夫，对吗？”

石继志不由暗自一惊，心想莫小晴还真是见闻广博，自己若不是蒙恩师再三把各派功夫演说与自己知道，似此种功夫，还真不易看出，想不到她居然知道得如此清楚，不由偏头笑了笑。

那莫小晴只当说错了，不由脸色一红，笑道：“怎么？不对是不是？”石继志叹道：“果然不愧是萧老前辈的高足，见闻如此广博……”莫小晴这才芳心大放，乐得直笑，白了石继志一眼道：“你考过我了，我也要考考你，你知道那另一人所施的叫什么？”

石继志不加思索地脱口道：“这匹敌里干施的是一套少林派的罗汉拳，晴妹却考我不住哩！”莫小晴闻言吐舌笑道：“果不愧是上官先生的高足，真是失敬了……”那语气模仿着石继志先前说她的语调，听来十分滑稽。

二人只顾调笑，场上早已打得难分难解，只见人影闪闪，掌风呼呼，在这静寂的草原上，更显得快似飘风，疾如电闪，吞吐撤取，点虚抵隙都恰到好处。

一转眼已各递了二十余式，石、莫二人也不由看出了神。那南熊一个绕步盘身，好似风车似的已转到了匹敌里干背后，只见他猛然一探右掌，并二指直向匹敌里干“胸护穴”猛点。

匹敌里干又岂是弱者，他见那南熊身形这一闪开，背后一股劲风，就知对方招到，赶忙一滑左脚，右肩向后一甩，“倒托金梁”，右掌伸着一翻，竟用掌沿横撩南熊的手腕子。

南熊左掌猛收，“凤凰单展翅”，抖左掌及掌背向匹敌里干的肋下击来，匹敌里干身形向前一闪，左脚向右一滑，只见他身子向里猛一收，“懒龙伸腰”，双掌齐出，这种抖力全系发自骨节，力量是又猛又劲，直取南熊右肋打到。

双掌一闪已到，南熊怪叫一声，只见他向后猛一错步，脚尖暗用力，双臂向右一带，身子快似急电地向右一旋，已经闪开了这双疾掌，可是他身子并不停，跟着从右往后，一个“怪蟒翻身”，“金龙探爪”向外一抖右臂，反向那匹敌里干右肋击了去。

这一掌真快，匹敌里干双掌一落空，知道自己要输在对方的掌下，他竟

一咬牙，左腿赶紧从自己面前往左一探，两腿成斜十字形，全身用力，猛向外一拧，身子没离开原处，已把式子转了过来。

遂见他两臂在腹下一交错，竟用了一手“金蛟剪指”的功夫，兜着南熊的左臂下，猛往上捺，真是好毒的一式。

别说叫他实捺上了，就是容他指尖划上一下，也是不得了。

南熊焉能不识这一招的厉害，眼看南熊右臂只撤出了一半，已被匹敌里干交叉的双掌捺上了，可是猛见他左掌向上一撩，一式“朝天一炷香”，直奔对方“华盖穴”猛击了去。

匹敌里干见这一式来得好快，自己左臂反倒没有撤出来，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他竟暗运真力，把力量完全贯注在左臂之上，猛向上一扬。

很明显他是想凭自己高超的内力，把南熊的腕子震开，同时右掌施了一手“分水功”，向外猛力一挥，安心要在这一式中取胜南熊。

南熊七十二式开山掌，完全是一气贯通的功夫，见招拆招，见式破式，他这一套华山派的掌法施出，非常沉实，确是难见的高手。

他这招式中，虚多于实，可是令人又不能不防，往往以为是实式，用力去迎，他却是虚式，以为他是虚式，说不定他就是重重的一下，简直令人防不胜防。

他这一式确实是虚式，正是骗敌诱招之法，就见他猛然一挫双臂，好一招“倒托金梁”，一双铁掌猛挥而出。他这种内力向外一吐劲，匹敌里干不由大吃一惊，身形已被他那凌厉的掌风震得连晃了两下。

匹敌里干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抖双掌，挥了过去，那南熊身形也跟着一式“黄龙翻身”转了过来，那双在空中的掌，翻转过来，依旧朝下猛捺，匹敌里干掌上是惊人的“马鞍功”，用“羁马卸甲”的手法打出。

这两种极为相似的功夫，恰恰合在了一处，一声大震，四只手掌互撞之下，分出功夫的强弱来了，那南熊一连后退了三步才拿桩站稳，可是匹敌里干竟被震得全身一阵踉跄，一交坐倒在地上，随着一招“鲤鱼打挺”，重新挺起了身形。

四下掌声如雷，都狂喊着南熊的名字，匹敌里干脸色通红，说也不说一句，返身就自行退了下去。

那老汉人看到此，竟自哈哈大笑起来，一面对二人道：“怎么样，这南熊是有两手吧！”可是就在他话还没有说完的时候，一声娇叱，红影一闪，就空飘下一片红云，在空中“游蜂戏蕊”，三起三伏，已轻飘飘落在了南熊身前。

石、莫二人一见这人姿势，都不由自主的大吃一惊，暗想这人好俊的一身轻功。

待此人身形一落定，才看清竟是一及笄佳人，仔细一看，原来就是那阿丹酋长的女公主丹鲁丝，只不过此时她把那一件外氅脱下了。她身着一套紧身密扣的鲜红衣裤，背系一口短剑，还斜背一面小弓，长发垂肩扎了一根很粗的发辮。

丹鲁丝一出现，已得了一个全彩，万人鼓掌欢呼，那南熊不由一连退了好几步，眼中闪着神秘愉快之光。

谁也不知道，这南熊兄弟二人，早已对这位沙漠红丹鲁丝爱之欲狂，只是对方亭亭玉人自小却在中原文山受多指尼传了一身惊人的绝技，精通蒙汉回各族文字，人又貌美似仙，故此一向眼界极高。

其实她已到了及笄之年，按本族规定，去年就该列为少年男子选择的对象了，只是从没人敢不自量，一来她是酋长的女儿，非一般小民所敢问津，再者她那一身功夫，远近千里无人不知，谁还敢动她的脑筋？

阿丹酋长平日也颇为此事担心，女儿虽一心侍奉他，再三表明她不要嫁人，只是女儿大了，哪有老留在自己身旁的道理？岂不叫外人说话？

所以他心里一直为这事发愁，只是女儿才貌两佳，自己放眼外看，还真没有人能配得上她，故此今夕有意把她带来，想借比武为由，顺便物色佳婿，久闻那司川酋长有二子，武功不弱，其中若有一人能胜了自己女儿，不妨就给他们撮合一下，这么一来不但可了自己一桩心事，还可增进阿丹、司川二族的感情。

故此这位老阿丹酋长一见南熊如此英勇，把自己这边的勇士匹敌里干都打败了，心中非但不怒，反而大喜，马上以目示意令丹鲁丝出去会敌。

丹鲁丝见状大喜，她不知老父用心在此，见状运了一手“燕子穿云”的绝顶轻功，在空中“游蜂戏蕊”三起三伏，身姿真个是美妙已极。

南熊见出来对敌的竟是自己朝思暮想的丹鲁丝，心中早就酥了，一时只顾死死盯住对方，竟忘了发话比武。

丹鲁丝身形落定，见对方一双大眼死死盯着自己看，不禁勃然大怒，娇叱了一声蒙话，那南熊才从梦中醒转，慌忙向丹鲁丝一抱臂，表示见了礼。

丹鲁丝已忍不住，双臂一沉，进步欺身，竟用“单鞭挂掌”，一起式就是狠招，一双玉掌从右往左抡了下去，往南熊二腕上便切。

但南熊也不可轻视，丹鲁丝双掌一下，他已觉得有两股急劲之风，致使自己双腕发酸，不由大吃了一惊，他猝然一沉双掌，猛然一阵急转，变为“凤凰展翅”，双掌上竟用“阴掌”的功夫，直往丹鲁丝两肋击了去。丹鲁丝左掌穿右掌，并二指往那南熊肩头上“肩井穴”便点。

二人一展开身形，全山谷中万千族人，竟无一人发出声音，看得暗自心惊不已。

南熊施“双阳掌”向丹鲁丝肋边打至，丹鲁丝用“沉雷泄地”的式子往他双掌上一劈，好一式“回环献掌”，右掌劈下，左掌更从上面翻了出来，内力贯注掌心，向外一登，劲力已全发了出来。南熊用“铁羽凌风”的回身现掌式，可是被丹鲁丝超人的掌风给震得连退了四五步。

按说他已算落了下风，但南熊平日自负太甚，尤其在众目之下，竟输给对方女流，引为大耻，更何况他既存心想得到丹鲁丝为妻，这一场无论如何落败不得，否则，他就丧失了资格……如此一想，他不由脸色一阵发青，低喝了一声：“克芝尼黑刺西，武古二板达达儿（姑娘莫慌，在下尚要向你领教两手高招）！”

